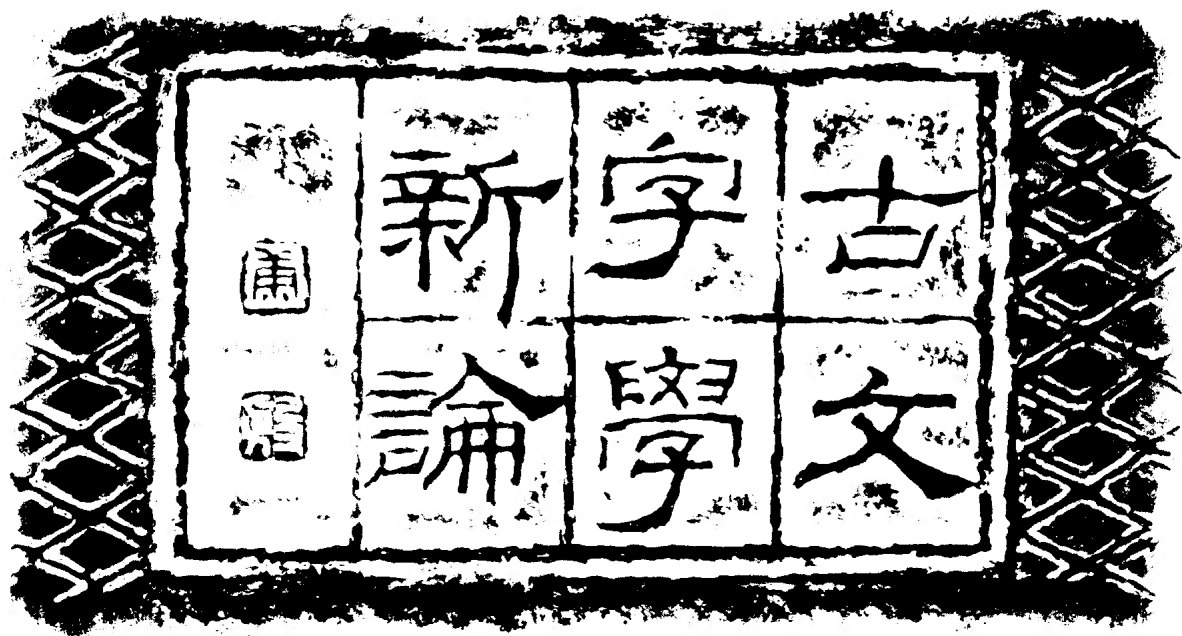


聚散齋

古文新端





古文字学新论

著者：康

殷

出版：荣

宝斋

制版印刷：北京人民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统一书号：八〇三〇·二八五印数：一、一〇〇〇

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 定价：四元三角

、五元六角

說明



一、本編原是拙撰《文字源流淺說》的上冊，着重于探討古文字形體的構造及其變化的規律性，並試作些繫括的闡述，與已出版的《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為兄弟篇，互為表裏；

本編原名為《古文字學概論》，以與內容齟齬，不甚相符，所以改為今名；

一、本編所引用的拙撰字例，于此不能詳解，除罕見之字，圖形外，多可參見拙撰《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不再一一注明。有些詳說則已收于拙撰《古文字形義徵》——此稿雖早已成書，然以種種原因一時還難付印，仍在不斷增訂，現亦預先注明：「詳《徵》釋某字」，以便於它日之用；

一、凡已經學者們詳述，又為大家習聞之說——有些與文字本身關係不大，這裏多以畧，以免重複；

一、原稿在第三章許慎及其說文之後，曾有「說文部首鉉釋」的一節專文，但已于一九八〇年由榮寶齋以《說文部首》之名作為單行本出版，現在由本編中刪去，以節省篇幅；

一、為了便於論述釋字的不析綜合的方法以及示動意符等問題，特意把《徵》中的釋義、釋示動符等四篇專文作為附錄，附于編末，以便參閱；

一、為了作實事求是的探討研究，勢必要涉及前輩們的釋字成果、研究方法等的正誤得失，對此提出個人的初步剖析，與大家商榷，供深入探討比較，並非有意責備前賢：

一、本編所指，專限于古文字學，尤偏重于形體方面的問題，很少牽涉到學者們在甲骨學、考古學、訓詁、古史等各方面的卓越成績。

一、對於許慎及《說文解字》等的評述，也只是由甲骨文、金文古文字研究的角度而發，我希望不致干擾、影響學者對說文、訓詁、文獻文字學等學科的研究工作；

一、本編所舉字例，多屬個人私釋之作，每以同一字，作各種研究，故一例或先後數見，並非無故重複。

一、本編中常用的為筆者杜撰的一些術語，已在《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中，加以解釋介紹。

本編寫于動亂中，當時的條件十分困難，資料貧乏，何況個人本非內行，目目囫圇，寫時也不過當作個人探索古文字的札記，只供自己以及子弟個別同好……少數人翻閱參考而已，是很不成熟的一家之言，現在應同好的要求，公諸于世，頗覺惶愧。又由于手抄原書，難免較大更動，只能畧作補訂。此課不足過激之處，一定很多，我懇切的盼望得到大家的指正。

古文字學新論

目次

說明

七

緒論

——古文字研究的範圍——現實意義——傾向性

一

第一章

文字的來源

一九

第一節

文字的產生和早期的使用者

一九

第二節

文字的基礎——繪畫

二九

一、巧妙的象形

二九

——早期的与绘画接近的原始文字——甲文与銅器銘文中的圖形文字——人形——禽獸

等動物——水族——甲介——爬蟲——昆蟲——植物——建築物——器皿——工具武器——其它——

——單字象形——複字象形——高級複雜的象形

二、象形文字的構造精神、功能、特點以及方法、習慣等

五六

象形文字的現實精神——形外之意——多方摸索而成——利用一形構成表示多意的

文字——具體的方法、習慣——取景角度——倒物形——位置的經營——人的方向——

平面構圖的前後——人數、禽形中的局部之表現方法——引線——帶意符的象形——

帶声符的象形——附声象形与含声象形——

三、象形字的演變与發展

九八

由專形轉化為泛形——象形字的簡繁化、變形——象形後變為會意——變為形声——

先變會意後又變為形声——變為簡單的形符、意符、声符

第三節 六書

一一三

二、會意

一一六

應用意符構成的會意字——用幻想構成的會意字——由象形轉來的會意字——

用幾字之間發生联想構成的會意字——會意字的轉化為形声

三 形聲

一四一

形聲字的濫觴——含聲象形與附聲象形——形聲——古聲問題——古文中常用
的聲符——省聲——古文字聲的訛化

四 指事

一七八

五 假借——借聲——借聲兼借形意

一八三

六 轉注

一九四

魚生

一九八

第二章 古文字形的演變

一九九

第一節 簡化·整形

二〇一

一 以人形構成的文字的簡化

省去人形——用手形代人形——由雙手省作一手——省手形——以人代父——以人代女——

以人代持異的人形——以女代人——以子代人——以簡單符號代人——由人形中省——

去頭足——以人代動物——省去手執工具形

二、其它字形的简化·整形

二一九

省去施加作用的對象之形——省去工具器械——省去對環境的描寫——省

去重複·繁雜的物形——瘦化——廓綫化——實化——旋轉·堅立——加飾——兩形混

合——移位——直綫·方折——曲化——省此繁彼——省形·餘声——過簡——合文

以一筆代繁形

第二節 分化

二五五

第三節 訛化 訛繁

二六三

訛裂斷·分解——訛裂·變位——訛連——訛長——訛短——加形·意符——加手

加足——加声符——兼加形·意声符——反覆積疊訛繁——特殊的訛變形

第四節 轉化和訛混

二九四

互調——字意的轉化——古文中的相似形和訛混

第三章 古文字研究的發展

三〇七

第一節 古代的古文字研究

第二節 許慎和他的《說文解字》

三一九

許慎的研究字學的主客觀條件——未見真切的古文資料——缺乏辨識字形能力——
說文中特有的詁形——思想的腐朽雜亂——把文字神秘化——濫解字形——推不能辨
解之字為形聲——誤分形為多字——分部部序混亂錯訛——小結

第三節 漢代以後至近代的古文字研究的概況

三七六

以說文為基礎的字學研究——晉魏人的字學——唐人——李陽冰等的字說研究——
宋人二徐——推測說文的字學——王安石與《字說》——鄭樵——晚偽古文的搜輯成書——
宋代的金石之學的興起——元人的《六書》為基礎——清代——說文聲價的最高
峯——古文字研究的重大轉機——甲骨的出土與研究——新的研究之開始——
直接「望形生意」的收穫——新的得失及其原因——經驗教訓

第四章

今後的古文字研究的方法

四三一

一、解放思想，直接觀察研究古文字。二、在實踐中提高觀察理解能力，望形生意。

三、以辯證法的科學思想方法為指導。四、全面的搜集、觀察古文字，探求規律，利用規律。

五、竭力尋求初文，並就其初文探求原形。六、盡量察清所考之字的全部發展過程——字史。

七、盡量就古文字探索古音，利用古音線索。八、用原古文詞、文義為線索，根據並作為驗證的根據。

九、用經、傳為參考。

十、用字書為參考。

小結

五三一

後序

五三五

附錄一 釋良——吉、食、飢、鄉、既、粹、爽、頤

五六五

附錄二 釋古文字中的示動意符——止、行、矢……

附錄三 釋阜

五七五

附錄四 口、日形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五九九

附錄五 古文字形中的小點

六〇九

古文字學新論

緒論



一 古文字研究的範圍

古文字是一向令人覺得神秘。古奧、枯澀乏味的東西。從古就有人稱之為「絕學」，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宣稱：「蓋著述之中，考證為難，考證之中，圖譜為難，圖譜之中，惟鐘鼎款識，義迫乎六書，制魚乎三札，尤難之難。」這里還只指全文而言。當時的人們還無法想像後來才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工作，何況他們的着眼點也僅：是什麼「六書」、「三札」之類，還是過分的簡單化了。

那麼，古文字學這門「絕學」是否真的是如此神秘莫測、超塵絕俗的、吓人的古怪東西呢？

无可諱言，今人而研究三十五百年以前的文字，又沒有多少可靠的倚傍，當然是艱難而專門的工作，但這並不等于說它就是象古今人們所吹噓的那樣神秘、玄妙、高不可攀——只有一兩位非凡的人物才認得的。一般人都根本不配窺探理解的「天書」，嚇人的寶貝。我以為，只要有一定基礎，懂得其中若干規律，不畏艱苦，認真學習鑽研，就不難入門，甚至還能升堂入室的。這里首先要掃除其神秘性。

研究古文字，一般最簡單的，有只釋某文字為後來的某字，就算完成任務，並不深究其形、結構的，古今學人常有這樣釋字的——只能算作翻譯……不過那樣簡單，也就沒有什麼研究的意味了。自近世以來，很多人都願意稍加解釋，在古文字形、音、義方面比以前稍詳，超過前代，但是辨別入微，更精密細緻的古文字形、音、義的研究，似乎也還不多，並不十分理想，有待於我們繼續探討。

要求既然提高了，所以這裏所說的古文字研究，就稍為複雜，其任務就是探討文字是怎樣產生、構成的？表現什麼意義？後來形和音、義又是怎樣演化的？這種變化有那些規律？等，這也就是要察明漢字的源流。比較而論，仍偏重於文字的形、音、義構造方面。這是我原來的簡單設想，開始提出時，還有些顧慮，覺得研究只限於字形，其範圍似乎縮得太小，將貽笑大方……近年才弄清了近世前輩們的意圖，所劃的研究範圍，如唐兰先生早些年已明指出：「才把文字學的范围，重新規定。我的文字學研究對象，只限於形、音、義，我不但想把音韻學找回來，實際上，還得把訓詁學送出去。」十分精到，也為我解了此圍——使我幸免以杜撰、無能見識，可以放心大膽的專心致志的只鑽研古文字的形、音、義這一方面。

範圍雖已縮小，但要求的精度提高了，所以並不等于簡單容易一些，因為絕大多數字形問題，很少

比乎過去的字書，和文獻記載，只能由近世學人，由文字中直接分析研究。有些字很鮮明，在字形上，古往今來變化也並不大，甚至可以一目了然，有些就不同了，古今字形的變化，差別太大，要通過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這一過程的依次發展的階段，並且透過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這一過程的內在規律性，費很大氣力，才能識破一部分文字，而其大部分文字，還未能破釋，弄清，因而要更多，更透澈的辨出解釋這些未識的文字，就是研究者們最高的理想，這是一個新的而艱巨細緻的一種工作。

如就全部的文字學研究來說，自然它還應該包括篆文以後的字作如古隸，八分，章草，楷，真，草書等，把每字的古今變化，作一條縱線全部展示出來，才能弄清每個字史，但這裏只是指古文字，即只研究由文字的原始形態，相對的初文開始，亦即今天所能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銅器銘文開始，到篆文為止，這一個階段，即文字的源和上流階段，因為這些是文字的來源，而且這一階段比較後設更困難，因而前段也是過去作的比較缺乏，膚淺的（至于某些古文字書如《甲骨文編》、《字表》等，其今只是搜輯，羅列了各種現象，而沒有解釋，甚至也沒有貫串系列化的排比，因而並非提高到一定高度，把它們系統化，分清源流，正變，察明其發展上的各種過程，以及其內在的聯繫和規律的研究，只是一般的工具書）此後的篆文以

下的文字，與現代通行字形接近容易了解。還有《說文解字》之類字書，可以參照比較，自然方便易知，所以大家都着重於這個古文字階段的研究。只有把古文字弄清楚，才能真正懂得每一字的來源，判明源流，及其全部過程，並由這種源流過程的探討中，可以逐漸掌握古文字的变化規律，打破這個缺口，才能有助於更進一步來辨識那些未識的古文字，擴大知識領域。

一般的文字學，多是較單純的只研究文字的形式、音、意的構成、產生、變遷，而少牽涉到古史問題——見字而不見人，脫離史學的、純學術，這是一種生硬的分割。這樣一來，就難明瞭在一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中產生出來的文字，而且把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即為了探索古史的目的也給弄模糊或取消了，所以我們在探索、闡述文字產生、变化的同時，也不避免——而且力求對古代社會面貌的涉及和探討。當然這也要實事求是的由字形意的實際出發，避免牽強附會，詳舉舉罷。

現在所用的「古文」一詞的含意，已經和許慎等所用的「古文」大不相同了，這是歷史發展的结果。我們所說的「古文」主要是指商以至西周的早期文字；甲文、金文，東周已經是晚期了，狹義的說，已經不古（一般學者采取的廣義劃分法，連篆文也算作古文範疇，為了界線較易劃分，仍把東周文字稱為古文，篆文只

標篆文，以免元謂的糾纏。許慎所謂的古文是「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即所謂，辟中書」之類，名為春秋實際上恐怕只是戰國時期之物。唐兰先生也主此說，因為他根本沒看到現在人們所見的古文。此外他們又造出一個「籀文」的古怪名稱來，引起古今人很多爭議。實際上，這些多是晚周戰國時的文字，現在看來都是古文的末流。（在說文中又多次傳抄失形）都與現在所說的古文不同。這些觀念，範圍一定要弄清楚，以利於研究工作，不應再有元謂的混淆和糾纏。

二、古文字研究的現實意義

我們研究古文字的主要目的，已經越來越明確了。既不是為了滿足某些藝術上的欣賞，「發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為簡單的好奇心所驅使，更不是像前代封建士大夫、經師一流那樣用古文字為「証經」服務。相反我們要用五經為古文作注腳，用部分可信的《經》以証古文，甚至運用古文以証某些《經》之為偽物，其目的是很明確的。就是把古文字本身當作寶貴可信的第一手史料，又由字形、意諸方面的探索、解釋，進而用以溝通那些卜辭、銘文等更全面的史料，使商周時期的真實的社會面貌在三千年後的我們面前再現，揭示出我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和規律，這是古文字研究者和古史研究者共同的任務。

我們的古代史，是人類社會發展史的一部分，它和世界上其它國家地位的歷史相比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差異。具體的情況都必須通過謹慎認真的研究，探索逐步的弄清，只有這樣才能使人們懂得祖國的前天，懂得那時社會的文化、經濟、生產情況、階級關係、民族、風俗習慣、宗教、語言……地理氣象、科技水平……各方面的情況，弄清社會發展過程，才能探討其發展的規律性的東西，對於今後——祖國的今天和明天也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意義。這是大家早已深切懂得的道理，無須多說的。

從古文字、卜辭、甲骨文、金文、文獻各方面已有的可信資料推測，商和周初雖已有文字，但文字只用於統治階級心目中的現實目的，如田獵、風雨祭祀、疾病、收成、戰爭……，遠未必有把國家大事記下來，以傳後世那樣的習慣和深謀遠慮。^{注二} 有史之後也多佚失，如《春秋》那樣的，新朝朝報也不會有，即使有。

〔注二〕¹ 籀文、王國維先生考，山東六國用古文，秦用籀文，籀為秦書文字……頗有創見。予疑籀篆二字為同字，其聲極近，同有抽引之意，蓋奪一字，只有古今之別而已，另有詳說，于此從畧。

〔注三〕《尚書·多方》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我們由古文字冊字仍象書石之形，並非簡冊，亦不能說明有史（殷革夏命）也值得研究——無法由這裏的不太可靠的經句，來肯定殷之先人就「有典有冊」。

這類估論，還須認真研究。冊字見《徵》釋文，上冊一文，夏見《徵》釋文，又如《史載秦史始

秦文公十三年，見《史記秦本紀》。當周平王十八年，學者們也認為晉書之有《史》也應在東周初年……

也難解決多少問題，何況那也是春秋時期才有的新事物，現在所見到的上古史：

一、是後代人根據古老的傳說，零碎補記了一點主要的如零散的事跡，本來真偽參雜，後來又集遺竄改。

二、有些則完全出于後世的儒家等的偽託，無中生有的捏造，用晚周，或更晚人的理想，憑空製造的古史——把夏

商……奴隸社會美化為烏托邦，為「黃金時代」，作為托古改制，開歷史倒車的資本。這也正如《史記》所載，至于

三皇五帝……就更更晚了，真是顧頡剛先生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

凡此種種，揉雜在一起，就是上古史。後來者也多偏信為實，無力分辨。不但史前的歷史渺茫混亂，就連商周初的

歷史自然不僅是帝王世系，家譜中最重要的情況之大部分也還是空白或虛構，尤其反映其社會本質的方面

更空虛。為了弄清，究竟這些古代社會面貌，現在也，有依賴「地下博物館」，古遺址等的發掘……提供的

第一手的資料以及出土的文字記載了。我們能靠古文字資料來探索、解決：

一、補充商、周及其以前一段時期的空白；

六、证实某些傳世的經史以至古傳說的真偽。

三、剔除推翻後世儒門等所捏造的偽古史、偽古禮、偽古玩……竭力還歷史以其本來的面目。

近代考古發掘的巨大成就已為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寶貴史料……畫出了五十萬年以來我國人類發展的大致輪廓……都是過去所無法想像的。那些非文字範圍而且已經成為今人的常識了，不必多談。即由

商周文化遺址的發掘和甲骨、銅品的出土，研究而論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明顯的例子，如商代的幾座大墓。

殺殉坑的發掘，發現了商貴族殺殉人之多。江蘇銅山、丘灣遺址的祭冊、遺址的發掘，可見當時一個祭冊用

御祭之慘狀，鄭州商代城址祀製骨作坊遺址的清理，發現銘人骨為器……對古文字研究者來說，更重要的自

然是百年來，甲骨及銅器的多次、大量的出土，為研究者们提供了很新鮮的第一手的文獻史料。它們由卜辭的

研究中得知商代已有的主要农作物、家畜名称、种类及田畝畛畧、商面庫……等字，初步推測商

代的裴·畜牧業發展的水平規模由臣·美善字詞用性法……推測了解商代文領主的殘暴的壓迫殘

害奴隶等情況。報告之救濟關係的異族「方面名稱」部。方位。戰爭。用兵等情形。報告的好惡迷信。

董同桂用性法以及用八性的統計商王的世界。天象記錄、最古的日蝕記載、曆法、地理、交通、文法等。更多的了解。

是商上的每事无下……各種生活情況，已能具體而微的勾出了商代社會情況的粗畧輪廓。雖然還不是清楚、豐富、真切，但比歷史上孔氏以來的人，都了解的清楚多了；又如郭老由孟鼎銘和周初尚大量的奴隸，庶人為賞品，由多鼎計算出當時的奴隸價格……早已脛炙人口。無煩贅舉，大量的成果，都是以說明這些寶貴的「第一手文獻史料」，如能得到認真、深入的研究，就會向我們展示出當時的社會情況，而有很多情況又是不能由地下博物館中保存下來，提供直接實物來顯示出來的，所有這些史不是經傳中所能找到的，唯一的只有它——辭、金銘才是最可以信賴的「第一手史料」，此外還能有什麼東西經傳？和它們相比呢？

郭沫若同志說：「識字乃一切探討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會文化之一要微，于社會生產狀況與組織關係畧有所得，欲進而追求其文化之文化，尤舍此而莫由」。

這裏的關鍵，就在于對古文字研究的正確、深淺，如何？責任就落在古文字研究者身上，研究者得出符合于金來字形、意和原文義的正確、無誤的解釋之後，才能從這再考証出符合歷史的真實結論，發揮它的正確作用；如果在這第一個環節出了疏失、差錯，差之毫釐，下面的結論就會誤以千里，全盤皆錯，不可能有真實的歷史相符合。這樣的結論除了給歷史製造混亂之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初文 身 事 史初文 衣

反映着戰爭、農業水平、畜牧乃至舞蹈、音樂、醫藥、科學幻想的文字都還茫然不知。又如：商王所祀的對象，以及他們的始祖，究竟何人？花樣翻新的慘絕人寰的刑牲法、酷刑、等字仍未能知。或字形內容尚未能破釋，都嚴重的影響着對卜辭乃至商代社會情況等方面的深入理解。郭老曾指出：甲骨的研究，以後恐亦未有涯涘。中國學者，特別是研究古文字一流人物，素少科學的教養，所以對這絕好史料，只能零碎的發揮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有系統的科學的把握。也有說：『以興趣出發，一鱗半爪的鑽牛角尖，或憑一時靈感，不惜臆測武斷，以及旁徵博引，陷入煩瑣哲學，都不是科學的正確道路。都很中肯，很有道理。然而在實際工作時，也很難避免這類的毛病。』

十分明顯在這里，正確深入的弄清文字，是先決的重要的條件——古文字研究者的責任，也就更重大了，只有隨着古文字這種史料研究的深入，發展，較全面的掌握之後，才能更準確深刻的理解卜辭、金文——和由字形本身直接反映的豐富的內容……才能寫出比較真實詳盡的商、周史來——那才算是「信史」，才能更有充分的根據，揭示出我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奴隶制時代，從而認識歷史的發展規律。它對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宣傳和教育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也就是「古為今用」。

請參閱、魯迅、《門外文談》

汪寧生 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 《考古學報》八二年一

郭沫若 古代文字之辨正的發展 《考古》七二·三

唐蘭：《中國文字學》和《文字學導論》

啟切 《古代字彙論稿》



三、古文字研究本身的傾向性：戰鬥性

對於歷史和史料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思想方法，水平等人物都會有其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持有不同的世界觀的人，也有其不同的歷史觀而且也受着歷史時間的一定的局限，這些都是客觀存在，任何人也無法掩蓋和否認的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也並不是超階級、純學術性質的東西。

這一點我在開手時並不甚了了，只是在不斷實踐中，隨着認識的深入，才日益察覺這個研究工作本身就是充滿着富有強烈的戰鬥意義的工作。所以這樣說是由於以下的幾方面原因：證據：

甲、由於有過對物形能力的描畫，古文字形本身來源於古代各項的社會生活實踐，又反過來反映着古代社會形、色、之生活的生動景象，所以很多古文字形本身就寓于古代社會生活面貌的一些縮影，它們鮮明的反映着當時的豐富多彩的生活鬥爭，甚至還有些科技與科學幻想，也反映着殘酷的階級壓迫，那些血淋淋的字形，刻畫着今天人們無法想像的極其殘酷的鎮壓羣衆，千方百計屠殺人性、人倫……真令人怵目驚心，慘不忍觀的情景，有的清猶如畫——可惜這些重要文字，直到現在也仍然有很多未被學者發現、理解、承認和充分的重視，這都對古文字已能辨識的有百字以上，詳《徵》，古文字所反映的商代階級壓迫，一文所以直到現在也還有學

者不承認商代是奴隸制社會，更有人不承認我國曾經歷過奴隸制時代；又有的人太過敏，把某些並非表現虐待、壓迫或慘殺的字形，也硬解為此類字形，過猶不及。

又有的學者們引用一個有名的公式說語言文字都不算上層建築，沒有階級性，等。這公式適用於標音文字……真是疑問，但却未必也適用於這部分古漢字。試想，出于大領主的御用，出于手筆的描寫着各種方法慘殺殘害被迫者的繪畫作品——文字，是近于文藝一類的上層建築，似乎很難算是無階級性、無傾向性的作品，所以，我有点懷疑引用此公式是新的教條主義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的反映？它妨礙着研究的深入。由于有這樣的公式流行，禁錮着人們的思想，所以人們就只敢于說某些晚期文字，如：娥、姁、字之从女……是文字有階級的影響……而不敢直接指出大量的商王御用卜人等津津有味地描寫各種壓迫慘殺入牲、人殉的字形的，有階級性。這些說法，和馬列主義的精髓——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似乎有些背道而馳的。這問題重大，而我的水平太低，認識上或有誤，謹提出來，和專家商榷；在黨的解放思想，百家爭鳴的學術方針的落實的今天，我期望着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們，從一系列的上百種描寫此類內容的字形、文辭的具體實際出發，認真研究，再作出符合實際的結論。

乙、記載着大量的商周時期的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等內容的卜辭、銅器銘文等古文辭，也必須通過古文字研究，才能明瞭，自不待言；

丙、表現在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傾向性。上文已提到不同的階級，都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方法。如過去的研究者，都是封建士大夫、官僚、遺老……他們堅持着反動腐朽的地主階級立場，唯心主義的歷史觀！都力圖保存、復古、倒退。從許慎說「文字者，經藝之本……本立而道生」……以至於清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為了「解經」，不過是「補經傳之闕」，把研究古文字當作「尊經衛道」復古的手段。維護封建統治的道統。他們拼命美化三代為「文明盛世」為「黃金時代」……大開歷史的倒車。近世又加入一些西方資產階級漢學家的毒素，大肆歪曲我國的歷史、文化史，大倡「中國文化西來論」、「商代崇拜生殖品」……等為某些帝國主義侵略分子大造強盜輿論——更使我們感到詫異的是，居然也有個別素稱進步的名流，甘心在古文字中尋覓「為帝作依」。有的學者盲目迷信封建、殖民的兩全其美，多方抹殺掩飾古代的階級鬥爭——不但拒不肯信數以百計的描寫鎮壓慘殺內容的古文字形，知小辭，而且面對動輒以千百計的殺牲報殉的地下出土的事實，仍拒不承認商代為奴隸社會，大談「中國古代未經過奴隸社會」，或又多方把商代描寫為曲為更原始、幼稚、野蠻、落後的狀態，由農業生產直到宗

教音與生活習慣風俗各方面，肆意歪曲，如漢字形中都能找到證據……不顧真實的大量遺物、文字資料等，證據如山，妄作出很多輕率荒謬的結論，竄改、歪曲歷史、文化史的本來面貌，把商史變為糊塗賬，引入五里霧中。

因而，我認為在研究方面，也充滿一系列的錯綜複雜的陣壘，分岐與鬥爭。就其本質而論，

一言以蔽之，就是科學的與反科學的，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矛盾，只是由於這門學問的冷僻，外行不能問津，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重要內容很少或尚未發現，所以並未引起社會上的充分重視，於是保存和落後的勢力，和肆意濫解的人們，似乎一直佔着上風，無人揭破。何況又有人大倡古文字形的不可知論，注有人又盲目引用文字無階級性這個教條，成了新的擋箭牌……無形之中，取消鬥爭，更為保守以及獵奇的勢力，掩護！也有些人滿足于兩十年前的《說文》的旧說，以及百十年來的一些陳說，不求前進，他們似乎總想使古文字研究工作停滯下來，以取消古文字研究，當然這只是這一領域中消極的一面。

凡此種種，都使古文字研究工作很少受到，或者說逃避了科學時代的洗礼，使它連一的落後于其它各項科學一日十里的進程，也落後于考古學、甲骨學的研究工作，與偉大的時代，很不相稱，這大約是少數人壟斷的結果吧。

〔注〕例如，有名家指出，研究三十年以上之殘餘文字，若射覆然……可見一般。

科學似乎也還沒有占領這塊蘇聯冷僻的偏安一隅，所以才冷清清，沒有什麼生氣。誇張一點來說，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它依然在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幽靈控制之下，沒有徹底擺脫封建時期的經師士大夫遺老以及獵奇家的公案，因循敷衍，抱殘守缺。我相信讀者如果看僅上百個反映古代階級壓迫的古文字形——和佛教的地獄變相相近，就會充分明瞭我以上說法並不是過激的「替總」的危言了。

郭沫若同志曾屢指出，卜辭研究是新興的一種學問，它是時常在變遷着的，「甲骨文的研究，是方興未艾的一種學問，前人的成就，每不久便被推翻。都是科學的辯证的言古也頗有針對性。如果釋字和古文字學這個基礎環節的研究停滯不前，跟不上發展，自然限制了卜辭研究的進展。

由於勢和需要來看，迫切需要加強古文字研究工作。這是一門具有現實意義的，而不是為某些人誤認為與現世隔離，不食人間烟火的枯燥乏味的經院式考據之學的無聊工作，或沒有一點時代脈搏的純學術的探討工作。而是一種生氣勃勃，富有戰鬥性的，有時代精神的一項學術研究。

如果我們能讓更多的人懂得它的現實意義，解放思想，擺脫幾十年來封建士大夫遺老們的迂腐頑固的復古思想以及近世資產階級學者的階級偏見和惡意濫解的習慣，衝破精神枷

鎖，種人為的禁錮，在各項實踐中提高觀察力，學習一點科學的歷史觀點和思想方法，來直接觀察分析這些第一手的史料，刻苦鑽研，就會逐步發現它還是一門趣味盎然的工作。這樣就會吸引啟發更多一些の有志之士，參加到這項研究隊伍中來，群壘一新，才能打破壟斷，把古文字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集思廣益，取得一些新的成果，跟上時代的需要。



第一章 文字的來源

第一節 文字的產生和早期的使用者

對於文字的來源，什麼人才是最初造出文字的人？等，不同的時代、階級的人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現代人的科學的說法：勞動人民是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文字也來源於勞動。

恩格斯指出：人類的祖先由於勞動，使他們的手達到了高度的完美……如果沒有長期勞動的鍛鍊，就不可能有這樣高度靈敏的手……如果沒有長期的勞動，就沒有生產的高度發展，就不可能出現作腦的分工，沒有高度的文明需要，自然也不可能有文字的產生。而文字所描寫的對象，也多是勞動者及其成果，我們在實際的研究中越發体会到我們的古文字是古代勞動者的汗和血凝成的！當然這也不應該是機械的理解。魯迅先生說：文字的創造必須經過許多人手，只有大家都懂得了，才能普遍流行開來，成為共同應用的工具。這是歷史上約定俗成、論的解釋，基本上道破了文字來源的祕密。這應該是代表唯物史觀的科學學說，這是非常自然的解釋。

然而鮮明的階級鬥爭不但反映在古文字字形本身和後代的研究上，而且也反映在文字的起源的解釋

與傳說推斷上，古代的論者往往以上述科學的推斷相反，他們出于反動的世界觀，偏偏要纂集勞動者的勞動果實，把文字的出現歸功于神授或聖人的創造，神乎其神。宣揚英雄創造歷史。而且字既是神聖之物，則釋字識字的人自然也可沾些神聖的光彩，像宗教中的僧侶一樣，藉神秘的說教，實享着敬神的祭品。此等傳說，主要如下：

(一) 河出圖洛出書說，徹底的文字神授論，也是取愚蠢的作偽，荒誕可笑。大約也是漢代緯識家者流的傑作，並不見于更古的經傳，不待後世，早經漢代唯物論者王充的痛斥，而且由于過分的神奇，很少有人相信，現在已無須詳介，也不須要再駁：

(二) 把文字和八卦硬扯在一起，都算作伏羲氏的大作。說文引《易》繫傳：「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古之情……」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尚書·序》孔安國傳序：「古者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這大約代表晚周至漢人的說法，這裏分明有幾種明顯的問題：

甲 把結繩、書契、八卦、象形文字幾種本質、形式、用途等都不相同的東西都混為一談。這裏的結繩和書契，可能是初民曾經使用過的東西，但應早于象形文字很多，所以這就把文字的起源時期推得太早了。而伏羲、大約是晚周人造出的代表着漁獵時期的「聖人」，據說他曾教人結網——

四是人類漁獵時代的主要生產工具，在那種「穴處野處」的時代，文字的使用，不可能與網相比擬，沒有什麼文字的需要，又怎能和結網同時出現？

乙 把文字創造權都歸于這一個「先知」「聖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已很少有人相信了；

丙 把象具體物形的象形文字和八組抽象符號的八卦，誤混為一談，這二者性質、形式完全不同，而且毫不相干，二者之間也不會有任何內在的聯繫，大約它們產生的時代也不會接近……過去人們相信，古說「總是把八卦當作是很古老的神秘之物，但今天所見的最早文字，雖然也是紀貞卜迷信活動的文字，辭一甲骨文中完全不見八卦的踪影，也不見乾、坤、坎、艮、震、卦、地……八卦名稱和常用諸字，而且也根本看不到商代有此種卜法的痕跡。估計那時的古人們思想樣素簡單，也不會產生這種概念化的、有多少哲理的思維遊戲……而用甲骨的卜法，就比這簡單多了。

不但流行于商代，而且流行于其它民族。由以可推斷八卦的產生，似應在人們思維能力發展到較高的階段，而《易》的成書，應該更晚很多，其上限也不會達到西周的早期……這些都是專門的問題，有待于專家的考訂。幾十年前華石斧曾以八卦解甲骨文盡穿鑿之能事，大約早已被人們遺忘了；




丁，如果說人們觀察天、地、鳥、獸，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來創造象形文字，那自然合理。但這八組符号却是抽象、概念性的東西，或與長短不齊的著草、算筹有同。我想任何天才也不可能由八卦中辨認出新出 天、地、鳥、獸……之形，它與任何物形也不相干；

這裏還要順便說，在家形文字的另一系統的符号，即由半坡、姜寨文化遺址出土的幾十種符号以及銅器銘文中的八〇一……七類的符号文字？大多是抽象的，顯然這些符号與甲骨上象形文字非出一源。但流傳到後世，也還無人破釋。近年有的人試圖用八卦來解釋它們，能否獲得成功？一時還難有定論。但有一點很明顯，那就是，把這並不大相同的兩種符号，捏合在一起，還要費些力氣，必須改變幾十種符号，以遷就于八卦，或改變八卦的符号，並取消，削減它的緊括性，使之原始化以遷就于古文符号……

三、把文字的創造，歸功于黃帝史、倉頡。我們近年對于帝史等字的研究，似有助於考察此

注：此是輯的有文，見馬王堆別今戰國策，而不見于古文。

說「黃帝之名，還未見于卜辭或早期彝銘」——最早只見于晚周的《陳侯因齊敦》，而且古代以帝指「上帝」，根本沒有稱首領人物為「帝」的習慣。卜詞、銘文以及《詩》都一致如此。這所以黃帝以及「三皇五帝」等名大約都只出現于晚周，是那時人的偽託、創造。

史字由古文字形中的初文   考察，原象手執長柄的竿，畢以捕魚之形，与事为一字，由此知其初意，應即用以指狩獵之事之人——或管理、組織獸獵的人。待到有文字之後，他也许兼記獵績，這和後來指專掌記載史實的史官本不相同。卜辭中出現的「卿史」，金文作「卿事」也即經傳的「卿士」都已晚了些。西周中季才出現了「內史」的官名，尚未明所司何事。也未必要專主記史的人。那麼，既無黃帝其人，自然也史無所謂其史，何況上古的史，也並非靠要筆杆兒混飯吃的人物。這種說法由黃帝一名的出現以及《荀子·解蔽》「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宜也」來看，這大約也是戰國人的偽託——特別流行于秦——及承秦制的漢代。

如果那個時期真有黃帝其人，距離文字的始創時代也遠不相及。

以上這些傳說把製字之事歸于某人，不合情理，而且連時代也都相差太遠：

四近代流行的說法。

大概以為文字是古代巫和巫的作品……而且常有「古代巫史不分」之說。

說他們專司祭神，兼管記事等。這當然比某些古代之說近理，可謂全勝于古。

然而由古文字形分析來看，上述說法，也還有些具體問題值得推敲——這主要是由於古文字學者沒有把古文字中的巫、史和尹、祝等的初形，本意弄清，還不知巫、史等有何區別，其責任在此而不在彼。因而這裏要把由古文字形中探討巫、史、祝、尹本來形意，作一簡介：

史字已如上述，原掌掌數獵之事。旧釋誤以中形為筆，為官府簿書，為「肘後懸筆」而且據後起之意「記事者也」來推測，所以才令人誤會他自古就是司記事的人物……






現在再來看看巫，許慎解作「祝也……象人兩袖舞形，与工」……都非其原意。我發現其初文作：








圖 象人兩馬，後有一豕形，馬，豕皆家畜，人雙手牽之，可能示禁呪野獸馴服，和醫治家畜之意。周代尚有「巫馬」之官，主醫馬……這「圖形」也是畜牧時期的一種情景的生動

〔注二〕見《南開學報》八。五，「說帝」一文。詳《徵》卦帝及釋皇

〔注三〕參《源流》事史。詳《徵》卦原文事史。


的寫照，後來的金文省作   以多， 代替鳥，鳥形，甲文特有作   後來又多省

作  被人當作初文，解為人執牛尾齊的舞字，卜辭中的「乎無出雨」亦即「呼出以雨」之意，辭意亦明，後世

化省為   和  無， 齊度壹，銘所記的「大無」也即「大坐」，郭沫若家亦以此說（注）那么正

和史在古代確也相近，但各有其司，分工仍異，史主數牒而巫主馴，醫家畜，他們和後來執筆以


記大事的史，相去都很遠。而巫和祭司也另有分工不同，司祭事的大約是「祝」，其字古文作






 甲 象張口的人跪在示社前，張有所祝禱之狀，他才是主祭祀之事者的正式名稱，西周

金文有「大祝」，後來的「詩」中有「工祝致告」……「晚周也有「田祝」之語。上古的祝由字形而言，只

能看出他們的動口，他們是否要寫字？遠大証據和研究，不太清楚，不能確指。還有一種是：

 甲  金 尹 多解為手執筆形不確，這里不見「手」形，何況如作「凡」則又與帚混淆，而且手執一

的指法，與執筆異態，以食指按——上愚考乃象手執針以刺瘡人之形，與「所」殷  伊形，聲皆近，緊皆

醫字之初有文，由醫治入疾病引中而有治理之意， 源流， 殷 尹…… 微， 釋殷 尹， 與書寫的事更遠。

而迄今為止能確知的較早的使用文字的人却非史，非巫，非祝，非尹……而是：

甲、製司人。這是由山東大汶口出土的陶尊上的刻字以及丰坡、姜寨等地出土的陶片上刻字得見的。就中大汶口出土的幾個文字，可能和後來商代所用的文字，同屬象形文字，一脈相承，同一系統的文字。這是迄今為止，人們所見到的信而有徵的最古的文字。然而這刻文，或為誰，出自何人之手？是製司者？抑是另外的什麼人？恐怕是永遠無人能解之謎吧！

另外一種常使用文字的是「神吏」的。乙、商代的卜人，或貞人。商王和貴族御用的神職人員，他們才是使用着成熟文字的人。專司卜、貞，在卜的前後要把前詞、驗詞等，刻在甲、骨上。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大量的古文字——卜辭，都出自他們的手筆。現在的研究者都公認他們是商代統治集團中的知識分子，學者專家，大多通達天文、氣象、等多方面的知識，而且也是画家，和最高明的書法家，刻字藝術家。由古文字形所表示的內容，可知卜人乃巫、祝等，雖然都是以迷信為職業的人物，然而各有其司，並不相混，而使用文字的不是卜人……此後西周銅銘有「令汝史乃祖考司卜事」之語，曾鼎、史有繼承之意。《左傳·昭·十三》記載觀從對晉楚平王的話，說「臣之先佐司卜」，所以被授以卜尹的官職……可見這似乎是世襲的專業。

〔注〕參《源流》無一巫，詳《徵》釋無一巫。

這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量的骨上刻辭，並非卜辭，而是紀事辭。還有「宰豎骨」以及人類骨刻辭，紀獵績之作等，都与卜詞不同，但這些骨文也和卜辭文字風格一致，也一起出土，可初步揣測也同出自卜人的手筆——他們也兼司紀事，大約也正由紀卜而漸轉為紀卜以外之事的。

由此可見，與文字記載之事最相近的莫過于卜人了，那麼，說：「史巫不分，史是最古搜集使用古文字的人似亦不妥——那還是未明史、巫二字的字米形意時，為旧說所囿的看法吧。

現在我們還是講求實際，暫就已知的情況，作个初步的結論：

甲、據現在所知文字的最初出現，是商文緊相需于新石器時期，其成熟和流行，應是農、手工業已經相當發達的奴隸制時代，也是青銅器時代——商代；

乙、最早使用文字的人是在銅器上刻劃文字和為考的人，其次是商代在卜中，骨等上面寫刻卜辭的卜人，或貞人——而不見得是巫、史；

丙、在沒有實物的出土，和第一手記載文獻的被發現之前，我們暫時不必相信商代有史和史官之說。

就今日由卜辭所見，商王等之領主，眼光短淺，迷信，頑固守舊，他們所關心的，往來是他們个

人及其家族的吉凶，包括作「鬼夢」在內，出行遇風雨？游獵所獲，祭祀用何牲，數量，用法，最多也不過戰爭、獲業收成……邊警情況，喪祭之吉……而未必有記載國家大事，以傳諸後世的遠見，或什麼，升中于天……向天「進報」的習慣的；

丁、文字是在以勞動為基礎上產生的，我理解為是在勞動中才鍛鍊出高度靈巧的手，由於勞動生產的高度發展才出現了休耕分工，出現了高度文明的需要，而文字又來源於人們的生活實踐——首先是生產，又及映了這些實踐等。不一定作機械的了解——非把文字看作是勞動者直接動手創造的作品不可吧。因為如果我們承認文字產生、流行於奴隸社會，那時的勞動者，都是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的奴隸們，連性命都朝不保夕，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被領主當作人牲，人殉殺掉……哪里還有閒情逸致來創造什麼文字？創造文字對於他們這樣的入來說，又能有什麼用呢？

這是一個重大而不易解決的課題，還有待於地下文料的出土，和長期的探討，想非短時期內所能解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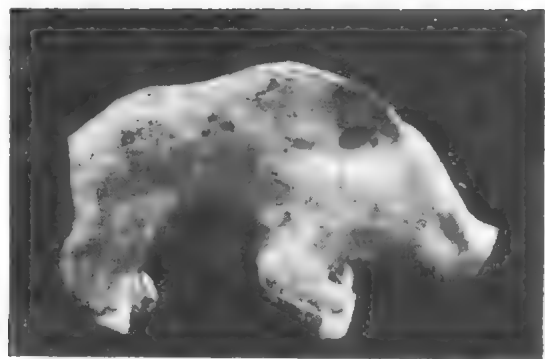
第二節 文字的基础——繪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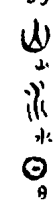
一 巧妙的象形

大凡見過西班牙阿爾塔米拉 Altamira 石洞古壁画或複製品的人，都對這原始人所画的活潑的野牛……個個對上古画家驚人的表現能力感到驚奇。讚歎。魯迅先生用它來解釋文字的起源，非常恰當。當然後來的西方文字並未沿着這條象形的道路發展下去……



我們的上古先人大約也有這種偉大的繪画才能，他們的作品雖未發現，但由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河姆渡出土的刻鏤（見下圖）和文汶口出土的陶形（提梁陶器）及後來的商代早期甲文、銅器鳥獸銘文圖形中，高度的表現物形的能力來推測，這是完全可能出現的。河姆渡人……的前人，也會有与之媲美水平。而商代早期甲文刻手們本身就是画家，否則無法寫出那么美妙的文字。假如他們不是刻劃簡練之有高度裝飾風的象形文字，而自作自由豪放的繪画的話，



也會畫出生動活潑的繪畫作品來，書畫同源，這句話只適用於此際，也許將來會有所發現的。現在的我們却只能論早期文字中的象形文——簡化的繪畫。當然我們稱作象形文字的字形，就遠遠不是許氏或近代教科書、字典裏所介紹的呆板枯燥的之美的「曲範」。

前人每說甲骨文已經很進步了，已經大大脫離了原始狀態，已經很晚了……有些道理但也有些誤會和錯覺，他們大都把甲骨文字「圖圖」的創作文字發展過程中的一个靜止的單元，彷彿甲骨文都是同一時期同一個樣子，沒什麼差別的東西，也可見他們對其中的早晚、初進的變化，發展不甚注意、深究。也有不少學者遂深信「古文皆簡」的誤說，把最簡化失形的籀文多与篆文接近當作正傳來介紹，而對原始的繪畫性強的初文却是无興趣不甚了了，也不求甚解，多被當作不識之字或異体字處理了。這樣一來就取消了早期文字，或顛倒了文字的源流，本來，造成和助長了這種錯覺。

實際上遠非如此，即使同是安陽出土的甲文，早晚不同時期的文字也是大不相同的，這也就是說在這二百多年的時期內變化激烈迅速，不只到了晚期才多所簡化，尤其是卜辭中常用之字多失去了原形，面貌皆非，所以只有早期甲文中還有不少接近原始狀態的初文在，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文

字——由繪畫中提煉、概括出來的形象來看，就會發現這些甲文中確有不少遠保的着鮮明、準
 確、生動完整的物形，接近于繪畫的那種原始形態。它應該是文字的雛形。例如：



帝 从旧释



馬 从旧释



鹿 从旧释



鳥 从旧释



憂 从旧释



雞 甲誤釋鳥



為 象手秉事象鼻 从旧释



奇(?) 不释



賊 从旧释 伐斧之人



莫 甲誤釋與



果 不释



桑 甲誤釋从之 不释



壺
从旧释



席



壺



罔
从旧释



漁
从旧释



鄉
从旧释



罔
从旧释

這些早期甲文、字形何等鮮明、生動、細緻、準確、接近繪畫。我們無法說它距離繪畫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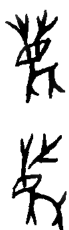
遠吧？但這些字形在此後不久的甲文中却變得很簡單的——有些物形已不清晰的家形字：



鳥



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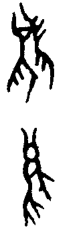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雞

這樣的簡化形真的進步成熟了，和初文相差很遠，給後世的研究者遺留下很多難題。

在銅銘圖形中有時更明顯細緻一些——單純的由時代來看，它們都較晚些，更抵晚于早期的甲骨文，但由于使用目的不同，常不作為文字使用，工作方法上是製成澆鑄模型，比契刻甲骨骨自由，而鄭重，所以風格莊重，裝飾性強，而且形象準確，刻畫細緻，與甲骨文異趣，有些又恰好可補甲文之不足：



布



豕



母



牛



魚



車



象，以上均係銅



犬



羊，不粹



馬，不粹



振



明，不粹



何



氏

這些多是文字，或後來簡化為文字，對這些較複雜之形學者往往當作「圖騰」不釋；

此外也還真有些純圖形，圖騰後來也並未轉為文字的，如：



由上舉諸例可見他們的繪畫手段之一斑。而且由此可以推斷這些文字與最原始的文字之間的距離並不是十分遙遠，那麼時間也許就不一定會很長。也正賴有這些明白如畫的初文在，才有可能使三千多年以後的我們得以直接，望文生義，並察明其源流。詳《徵》。圖形銘文初探及商周王族的族徽

一般來說早期的書手製造和使用文字的態度都非常現實，嚴肅，他們審慎的摸索，創造着能表現當時的社會生活中種種景象的方法。如實而扼要的反映着當時的獸獵、漁、牧、製、各項手工業以及建築、交通……的生產鬥爭，和種、殘酷的嚴刑花樣繁多的祭祀、戰爭等階級鬥爭以及日常生活、娛樂、風俗、習慣、醫療……甚至連在字形中反映着一部分當時人們控制大自然的某些幻想……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只待我們的細心發掘。然而却絕沒有象後世漢儒大師們所需要的那些超現實

還是請大家分別類的看一看古代的天才們創造的象形文吧。

甲、象人形的文字：

在人類社會中，人才是這一切社會活動的中心。所以他們造出各種各樣的繁多而細緻的人的形象，不是概念化的一般的簡單人字，例如：

以在當時的不同的社會身分、階級地位而論，就有各種的人物：

有生食的



52

尸位素餐的卿士

坐在屋下教号拖令的A₂令，

頸挂「明」目的顯赫的大貴族的



戴冕的貴族之介冕

乘馬的



奇(？)

被土領主商王奉祀的前代英雄（）仗斧揚威的

魃
—
魃

都是「威儀退」一表堂堂的文奴隸主的形象。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他们的爪牙，

執戈揚盾的武士之



或荷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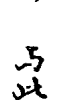
手執刀斧的刽子手



供天領主們娛樂的、化裝舞者的



都是供商王驅使的人物形象，



有戰敗被禽的俘虜被縛住雙手的



少年兒童俘虜的



有戴桎梏的



有被慘殺、身首異處的死囚



有被埋埋為人性的



被銘解肢体的



有身著特定、有尾飾的奴隶服裝、双臂又被索縛捆着的



有梳着特定型辮髮的奴隶



有被打上被壓迫階級烙印的卑賤者、刑徒、奴隸



散髮倒臥在血泊中的人牲之



被囚在牢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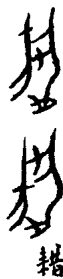


谁说我们的古文字形本身没有反映鲜明的阶级色彩、无阶级性？不算意识形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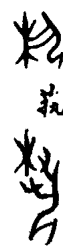
反映從事於一般生產、生活的人的形象也是五花八門、无所不有的而且常是生動活潑的人形。

有作各種操作的不同姿態動作的人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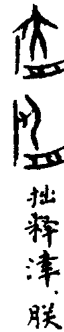
象秉耒而耕的農夫之



栽植苗木的



持篙撐船的舟子



挖埤甕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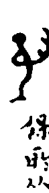
提酒罈的人



拳四捕鳥的人



背負幼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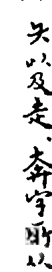
提魚的

梳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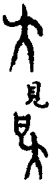
洗髮的



奔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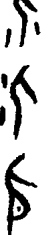
肩扛器物的



在水中游泳的人



病患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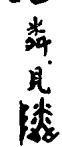
手舞足蹈的舞人



爬樹的人形之



登山凌厲、汗液淋漓的人



雙手擺祭品于示以祭的人形之



執戈……器械的人形之

在盆中洗浴的人形之

伏倒跪拜的人形

無首哀悼死者的人形之

伸手揪住對方頭髮互相撕搏的人形之

作夢的人形

以年齡而分則有毛髮蓬鬆龍鍾扶杖的老者之

也有象在襁褓之中的嬰兒

以性別而論，除不分性別的一般人形外，另分為專門的士形，士形之中也還有細緻的區分，又分為：

一般的髮上加簪的士形之

既嫁而持箕帚從事家務勞動的

大腹便便，腹中藏有胎兒的孕婦的

生兒育女乳發達的


頭上插戴羽毛裝飾的美女的

悲慘的，分銛之餘的婦女奴隸的


此外他們還造出一些分別運用某一器官的人形，如見、皇、民、臥、見、見……表現方法獨出裁新捷巧妙，又只是


自然的再現而是經過高明的剪裁，是特別突出的強調某些器官而省略其它部分，成為一些直捷精鍊使人一目了然的特寫人形。如：


 元 元 大 頁 強調頭部的人形。

 先 強調手的人形。


 仙 同上。

 易 強調足的人形。

 彳 彳 彳 強調足運動的人形。

 上 強調手舞足蹈的人形。

 須 強調須的人形。

 若 若 貴 強調髮的人形。


 見 強調眼的人形。

 只 強調口的人形。


 眉 強調眉的人形。

 古 強調古的人形。

 下 強調有眼的人形。

 耳 強調耳的人形。

 身 強調身軀的人形。

 頁 頭、髮、目、手是全身俱見的人形。

不但如此，而且還利用口目的方向性以表現其人的頭部、眼口的方向，以加強其表現能力，例如：

 矣 表示其人左右旁顧。

 只 張口向前方，作某些口部動作的人形。

甲.豹



甲.犀兕



甲.羊



甲.鹿

表現這些獸類一般採取側視全身形。最適宜表現獸的不同外形。特點鮮明。而且他們又發明了

另一種更簡鍊而鮮明的方法。即只刻畫某些動物的頭部。用頭部特寫以代全形的方法。如：

牛字只作牛頭的正面形



後省作



羊字作



後省作



鷓鴣的雀只作



後又變為多形

鹿也有作




稱成它字


(此外如雄鷄形在鷄字中也只作鳴鷄頭頸之形) 這樣更集中簡鍊。醒目。牛羊等字遂成定形。


這些都由于書手熟悉生活有細緻的感受觀察和高度的概括能力。所以能用寥寥幾筆表現出那

種動物的特點。例如用双角內曲的特點以表現牛頭——用双角下曲以表現羊——用毛角和角


將森嚴的双眼以表現鷓鴣的「鷹隼之視」——用双角上端如菌狀的特殊形角以表

現  鹿一麟，長頸鹿。



用  形角以表示鹿。

 形角以示鹿……

用尾下垂以示鹿。


用尾長曳上翹以象犬。用肥尾  以表現狐……

















在早期拙文中各有專形，直肖其獸，然而這非熟練的畫家——早期的書手們不能勝任愉快，（不過這樣的寫刻效率也較低，所以後來漸改變方法，放棄專形，改用比較概念化的「泛形」，配合音符，意新造成一些形聲、會意字，變象形為形聲……）

表示肉食之猛獸多用  不旁犬。虎  等為泛形，配合音符成字，例如：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狔，以彡、各聲。




表示草食有角的獸類多用牛、羊、鹿、馬……為泛形，似馬、象之畜，則用馬、豕……篆文中尤為流行。

此外還有一些是由象獸畜之形簡化而成的代形，它比泛形更簡，已失獸形，近于符号，如馬形的 

在漢代只作                


有作  以象无辨等字（如不見其來源，不難猜作「牛尾形等」）又如象人騎馬形者作      

愚特奇駝馬之獸，有作              

形在它部中也作頭仍極大。雁字漢多以鳥如鮮于璜碑額作，全文以鳥虎省聲，字作

手執麥以飼此鳥狀，由聲推之，試釋鶴。鷹，金文作鳥頭亦大，緊為表現其啄人之故，後已改作

不鳴之鳥如雌雉。雁，鷹字，雉，以及一般表示鳥的字如雌、雄、雛、隻、雀、雌、羅、雉。

齊、奮、雞、羅……多以佳，文致可定。更晚造之字（鳥等，京屬專形）自難在此例。

而，水族，甲，介，爬蟲，昆蟲等形的文字

這類動物各部都有專形，遇有字物，如：（魚形已見上文，不再舉之）

    甲，虫，亡

   甲，萬

   甲，龜

   甲，龜，日，並，釋，龜

   甲，龜，蛙，形，誤，釋，也

   蟬，形



甲，愚按为辰字初文，胡厚宣释篆，智释蛇。



蟬，蟬類害蟲，上之有。



國，蜻蜓形，或特为蝎，郭特其甲文，亦为虫刺。



蜘蛛之類，的昆蟲，旧不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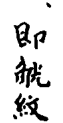
甲，愚按，象天牛之類，有翅及觸須，一對，啣齒的昆蟲，旧释盖，有角之龟。



昆，愚字所从，皆非初文，综合分析，象大腹有翅，大足能飞的昆虫，即蜂等昆虫形，金文蝎字亦从之。



旧不释，我特释，藏，蝎牛（及螺）。



之有。

此後尤其是篆文中多把象難象的變形，也取此泛形，配合声符，成字，如：

用，鼎代蛇，甲，成，无，龜，龜，龜，龜，龜……

用虫構成蚺、蜎、蚺、蜀、虹。且見于金文。蛇、禹、中、弟……

詳《徵》釋蛇文

用竹代表昆蟲構成蠶、蠶、蠶、蠶、蠶、蠶……後世又用虫代蛇，蠶省作蛇，蠶作蜂……見說文

又誤用蠶形代表蝸牛作蝸……

又借此形構成蠶、蠶，指示蝸蝸

以上參《源流》第三章、甲

丁·象植物形的文字



因木枝柯繁茂的
樹木形或梓桑亦通



甲 桑桑

象形



甲 棠、棠
木葉形



甲 愚梓華

象枝上有繁花形



木、穗下垂
的象木



甲

委所以象枯葉
卷曲的病木



穆、木安下葉，穀下落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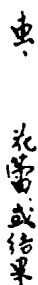


穆所以




木、麥形

生
養
所
以
衆
初
生
木
齒
形



象脱落麻皮的麻形。



茂盛繁茂的植物，或葱郁

後用 代表樹木

用木代鐵作物

用此以代草和幼苗

用
以
代
初
文
的
示
林
……

米、麥、粟、黍……米、粟、遂算保存着「方形」，但由于字體已變，不再具有肖形的能力了。

戊·象建築物形的文字



萬

莊嚴宏偉的殿堂建築——宗廟之屬



重檐四阿的殿堂。



六六

側視盧形似盧字。有作

京

京

京 高臺上的京觀形

林

林

林 木叢鬱的範圍 為瞰圖

舍

舍 一根柱的小舍 甲文未見

厂

厂

厂 簡陋的棚子 甲文未見 平頂小房

命

命

命 尖頂的糧倉

門

門

門 門形

門

門

門

門 一扇門

倉

倉

倉 有一扇小門的倉 貯藏室

養

養

養 養牛羊的畜舍

井

井

井 井幹俯視

井

井 井牆 築牆的版幹側視 用以代牆

後多用代屋室

商人通省作 構成多字 如廟 廟 廣在室 廟 廟

用代高台建築 如高 用代建築中某部分

用 象小房 如原

己 象器皿形的文字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皿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鼎



盛食品的高脚盆



古代盛酒漿用的上有蓋、腹側有耳的壺。



象曲柄，柄上有裝飾的凸凹的勾，與後世量穀的斗不同。



象爵



商
一
商
學

象三足兩柱的筆形。



易
尊
觚之屬



酒罈下多尖於



姐的俯視形，有漏孔的姐面



盞
象一側有鑿，另一側有嘴的盞 与今日茶壺相似。

後多用皿为表示器皿的泛形符。配合声符成字，如盤、盪、盪、盂……篆文尤多，无須列举。晚周又多

加多斗如鼎作鼎。五作五。商作商。以日代焉。五作和。茶源流。第五章 諸字配圖。

象工具、武器、武器的文字



象牙



斤
象鑄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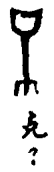
象片鑄頭形



我
長柄鋸形



車 刑刀、小刀見



製車用的皮鑊、斧鑊形



畢 長柄罔



象罔獵罔、魚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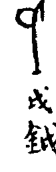
獵 獵叉



寬及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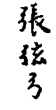
戣 狹而有肩的斧



半圓形空斧



角形



張 弦弓



箭形



箭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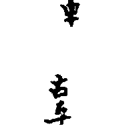


箭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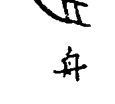


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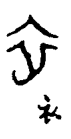
車 象其它交通工具、日用雜物、樂器等形文字



俯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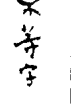
船的俯視



衣 古上衣形



衣 象衣形、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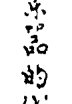
衣字



朋 一朋、串貝的省形



樂 樂器形的代表形



樂 樂器形的代表形



壹

古鼓形



聲

磬形的简化



籥

排簫之美，管乐器代形



帚

掃帚形

以上所举除圖圓圖面以外都是单体象形，有人顾名思义以為「单体象形」一定都是些非常简

单的形，其实頗不盡然，如举的象，翼，燕，車……单体象形却比複体

象形的竹，何，花，伐，心，人，米，艸，物，貝，海，舟……複雜多了。

複体象形——高級複雜的象形

這是由两个乃至几个单体象形，基文構成的，表現出幾種物形之間的關係的高級象形，它是在单体象形基礎上發展提高起來的。由文字的同性內容而言，尤為明顯，即单体象形一般只能表現名詞，

而複体象形才能表現動詞、形容詞、副詞等更複雜、深刻的種、內容、含意。


它与单体相比，僅是物形多，真，由孤立物形变为互有關係的物形，由簡單而複雜，由低級而高級……的变化


和差異，本質仍是象形，所以有人称为「會意」，甚至更有人称为「指事」，此似不确切，含意：見下文，這樣就


会把象形變質，也把象形的範圍縮的太少了，我以為那是對象形的理解不清。例如，何，西，戒……都


分明是象形，怎能算作會意？怎能把「人荷」之形，和「人舉」之形，的画面當作會意呢？就依許氏所舉全意的典範实例，止戈為武，人言為信，而言，也是錯誤的…… 複合象形之例甚多。


由两个基本構成的複合象形，這是最簡單的複合象形。


 从，象兩人相隨，從之形，也作从，在古文中左右一撇无別…… 由二人構成


 北，象兩人相背之形，逆背的象字，自卜辭開始，乙借字指方向，為南北的北。 由二人構成


 荷，何象人荷戈而行。汝示擔荷之意，借聲以為誰何，後世另借荷為負荷字。 由人、戈構成

 伐，象以戈斬人形。戈，援心鉤住人頸，曰誤釋為人持戈形。 由人、戈構成

 坐，象人坐執弄戈以示戒備之意，即干山字初文。許誤釋為，學者宗之。 由戈、山、人構成

 手，手執錐形…… 許氏解為人執戈形，古文中作——，乃有銳尖之錐…… 由手、——構成



 保，象人負幼兒，迴臂護持之狀。 由——、子子構成

 門，象二人後手互掙對方的頭髮相鬥毆之形。 由二——構成，後有作——

 酌，象人提酒瓶而飲之狀，以表示酌酒…… 由——、——、酉構成

盥

金

象人臨盤水自鑑之形。由俯視的  人形和盆水  構成；

𩺰

𩺰

象兩魚相遇相接之形。引中可過。合結交……之意。由相對的兩條魚構成；

𩺰

𩺰

象人手持魚形。引中為舉……由伸臂的人和魚構成；

𩺰

象老人扶杖之狀。用以表現老。由毛髮蓬鬆的老人知手杖構成



𩺰

為

象人手掌象鼻形。由一隻人手和象構成；

𩺰

采

象人手持樹葉形。由一隻手和有葉的樹構成；  後省作  ；

𩺰

象人用手治鞋（已磨的皮）。由手和頭折出的死牲  構成；


𩺰

執

雙手戴鞋韁的人形。由人形和  構成；

𩺰

吳

象扛器的人形。後省作  由  人形和日  構成；

𩺰

象人手持刀形。由人、刀構成；後世似乎已无其字

有時也把兩個單位象形混連在一起。成為一體。如：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𩺰

由三个基本構成的複合象形

𠂔

杜梓戎 象執戈，甲冑的，戌，武，形。由大人形，戈，甲三形構成；

𠂔

津朕

象人操竿榜舟之狀。由舟子，高竿，舟三形構成；

𠂔

寇

象有人闖入室內襲擊人之狀。由山屋形，人，執械之手構成；

𠂔

宿

象人臥于室內席上之狀。由屋形，人，席三形構成；

𠂔

夾

象兩人夾輔一大人形。由大，兩，人構成；

𠂔

無

無

象人雙手各牽一獸畜之狀。由人，雙，手，省，牛，構成；

𠂔

戴

象用斧礮下人的雙足之慘狀。由戌，雙，足，𠂔，構成；

𠂔

鼓

象手執桴鼓鉦擊鼓之狀。由手，鼓，桴，壹，鼓，構成；

𠂔

卿

象兩人相向食食之狀。由二人，一食，豆中，盛有食品，形，構成；

𠂔

象手執長柄四捕奔兔之狀。由手，𠂔，四，兔三者構成；

由三个以上的基文构成的複沓象形



養 象手執鞭以牧羣羊之狀。由手、鞭、四羊六形構成；旧译養



興 象眾手共起井幹形。(漢作興 改以日) 由四手、井或日五種形構成；



鑄 象双手執鼎在火上熔烤之狀。由双手、鼎、火、盆五形構成；



解 象双手拔脫牛角之狀。由双手、牛頭、角、血四、五種形構成；



舊译漁 象双手執網捕魚之狀。由双手、魚、魚回四形構成；



我 梓福 象双手捧尊灌酒于示上以祭示之狀。由示、双手、酒尊、由尊口流出的酒漿四、五形構成；



裝 象手授魚四捕傷害木苗的衣蟲……由四株苗、甲文衣之省、非、草四、衣、手七形構成；



秦 象双手執牛耕打禾。由双手、双禾、牛耕五形構成；



焚 象双手各執箕、帚，掃塵入箕之狀。由双手、帚、箕、塵五形構成；



災 象手執丫，又又承在火上烤災之狀。由手、又、西、火六形構成；



萬 萬錫 在叢林掩映之中的一座高聳的京觀等建築。由四木、京、日六形構成。


這些都只是最淺近和大家都較少的看法。而進一步逐漸探討其構造、發展的規律性。





二、象形文字的構造精神、功能、特點以及方法、習慣等。





甲、象形文字的現實精神。


文字是人們的社會實踐的產物。由古文象形文中特別明顯的顯示着它們多是直象某物之形，非常直接描摹現實，也只有這樣才能傳達彼此間的思想感情，心心相印。很少有只憑空想創造的脫離現實、曲折費解的字。因為那樣的脫離現實景象的文字造出來也不能為別人所理解——例如象後代人所幻構的怪形什麼「藎」是「草木之怪」，「藎」是「角」以及《山海經》所造的楚漆器所畫出的那些无怪陸離的怪物。在商、西周象形文字里都未出現過。也許在商、周初人的頭腦中還沒有這樣的虛幻的東西，至少那樣的文字在古代的描摹的需要中沒有多大的用處。在古字形中最多也不過有象倣面舞之類的字形——那也是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存在着，並為大家所習見、共睹的事物。

如以甲文所表現的動物為例來分析的話，也很明顯有趣。他們所象的動物多是在當時的炎熱的中原實有的動物，所以通肖其形。如：象、犀、兕、貘、虎、豹、犬、豕、兔、鹿、麋、麟、麋、鹿、麋、鹿、麋、鹿……等形，絕非未見其物而能


虛構。而在動物字形中却未見能熊字，以及明顯的狐形（那些字也許是比較寒冷地區的周人的傑作吧）就我現在所知，甲文中唯一的例外，虛構的象形文只有形的龍字。因為古龍早已絕跡，商人和現代的我們一樣的沒有瞻仰它的機會，不過我們還能見到化石，由字形有角而无足來分析，与古龍是不相干，只是麟、蛇、蜥蜴、海馬等多種動物的綜合形，把這幾種動物的特點，會萃于一身。

此外如鬼頭作田形，古文作，有点古怪，許慎解為鬼頭也，概是太儒，白日見鬼，其實也不過

来源于等當時流行的「冀期舞」，化裝假面舞所用的假面具之簡化形。這種假面大

約也是模擬某些猛獸頭特點，如大口、雙角、牙、須製成的，寫作形有黃金四目之意，四目大約是指

假面上方的兩隻獸眼形，又加上下面的兩個眼孔，供戴者向外看的孔穴，作田又是形之省，或形之訛，由

于這種假面、雞頭、獠牙詭異，令人生畏，因而就借用此形來象徵可怕的鬼頭，如此而已。否則，誰

也沒見鬼頭，是个什麼樣子？自無法可象，象出之後，別人也還看不懂的，鬼冀黑形，声近同，語源有同

後來的某些奇僻如解為龜，為龜生角，翼為一足神獸……禹為，猴生角……那些為地球

上從所未有的珍貴動物都不過是晚起的奇談怪論，在古文中送无類似的反映。看來古代造字人

還是太老實了，他們都不過由實際出發，顧及後代經師以及近世漢學家和大師們的豐富的思想像能力和神采之筆的。不過我們釋古文字還是由字形實際出發更可靠些。《管子》：「謀乎安，不可敵也。」

【注】這由《慎子》：「毛鷹西施，天下之主故也。」衣之皮俱則見之者皆走也。《周禮》：「夏官方相氏。」：「冒熊皮者以驅疫癘之鬼。」

可知其概 參《源流》第一章 辛一 諸字配圖，詳《徽》釋與黑一商代的假面舞

乙 藉某些象形以表示字形以外的更複雜的其它意義一（引中）

由于文字的需要日益提高，擴大，象形文字僅一直象某形，已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在用文字方面，就進一步使象形文字表現出更複雜的內容，往藉某些直接可象之形以表現無法可象之意。這象形文字在形意之間有些距離，曲折繁紆，令人解釋上也要費些周折，僅依靠望文，仍難生義，必須由字形着眼而又結合文義以及傳統訓詁等方面作較深入全面的分析推勘，揣測，才能大致明瞭其用意所在。當然這里也須要懂得一些古代的歷史，古民俗等方面的常識……



甲 豐聲 字形本象瓶打麥之形，直接可表現出豐收得麥之意……



甲 叔肆 本象以手懸治屠牲形，可表示得肉，卜辭常用「叔」以示幸福，很明顯這是由于初

民生產水平低下，不易得食，故以得麥、肉為福。甲文家柝為「陳福」，蓋未明其字形內在之意……

口 示 祿 象用囊過漚，漚，酒食也。即祿字初文，有福祉……等意。有得飲料、精製食品

酒……為福之意。後世篆文又加示作「祿」以示福，祿為神所賜之意。示，示，原意更泯沒不顯；

中 康 概象用「庚」，廟車之類，簸出米穀、精米。田訓康為「昌」，美善意。緊亦由得精米為福

之意引「博」而來。說文以為「糠」形，誤。

以上諸字詳《徵》。釋古文字中示幸福的字形一文

金 糗 本象熟米，穀粒落下之形。用禾熟以示善，美；而周人所習用的「糗」，則由穀粒的連續下落

而表示連續不已之意。《詩》：「糗之文王，令聞不已」等，皆「治」此意。詳《徵》。釋「糗」之「糗」

中 𩺰 示捕魚出口，代表池等之意。在下，辭中用為動詞，示得魚。周人用以示福。周金文中習見的「𩺰」純

魯。《魯休》：「亦由得魚引中之意」；《魯源流》：「魯字」

詳《釋》。釋古文「魯」

金 𩺰 本象双手由崖邊取石之形。古意為福，即「𩺰」字初文。此段即「純」，概亦由取得建築，或冶金原料

引中而來……衣食住行，古人重視，自較今人為甚。

以上這些字由原文義分析，都非本形所取的直接的打麥、治牲、穀米、鹽物、未熟、捕魚、采石……之意，

而是取其形外的引擣之意，如僅取其形辭之自然与原辞文義落難合。



甲改本象手執又摘或挂一鈎之形，以示改變掛鈎的位置，或改懸其它物品……用以表示

改變、更改之意。由改字的晚意可以推知其意如此，而絕非直接的又鈎……參《源流》改字



金更 內是𠂔易或𠂔鼎的省形，這裏示用又調變西鼎以效之意，泛示更改、變動、

繼承、繼續等意。此形未見于甲文，殆周人之語字。



大衆鵠鵠頭形，特別強調其以眼借視之最強

的鵠目以表示觀看之意。卜辭「唯藉」蓋即「觀藉耕」。



舊誤釋羊与相混；



甲若諾 本象人梳通頭髮之狀，用以示通順、順從，引申而有允諾之意。卜辭習見，常不

若……即帝意不順從，依允，允諾之意。吳其昌釋為海神……不但与字形无關，而且也難合文義



……甲𠂔 𠂔本象人双手，各持一豆，豆中盛有食品，以表示相比、相配……等意。卜辭中

即用以表示人的配偶等意，与字形密合……詳岑編末所附《徵》釋𠂔、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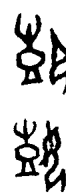
這其字由文義中所示之意可知都非本形助的摘鈎，又𠂔、𠂔頭屬梳髮、捧食等直接的形意……

而是取其更改、觀看……等字形之外的史廣泛、深刻的含意。



金、曉

本象人伸手指日形。用以表示炎域的夏日。杜樸為夏日之夏的本字——古文中與夏夏有別



甲、却、鑿(?)

象人守鼓旁。由卜辭最習見的「有尤……有來鼓」文義，可知有用鼓

声以傳、邊警之意

又見于《史記·周本紀》：「曰釋為奴隸之儉，豈皆非。」詳《徵》釋豈——却



甲、金、事

本象執四補衣，後省作「事」，用以表示大事；（此外

又有為「事」史，初意殆自責指麾戮獵或記載獵果的人物，後來轉指史官……）詳《徵》又



甲、家

本象犬附豕形，以示它是須獵取的野豕名詞，而非家中飼養的家豕。並不表示射豕意；



甲、不、粹



金、偏

本象人伸臂提魚形，用以示舉提……引中而有標，謂「等意」；



金、拙、粹、俞

本象以銳品刻修盤，木盤以示修改和孔穴之意。後世作「俞」改，「俞」示孔穴，詳《徵》



甲、安

前入土，意同安，不粹，詳《金》。本示婦女自外入室內之形，意用以表示安全之意。

秦篆有作「安」，「即」之省。「」乃指示向前方運動之意的意符。



金、沐

本象双手傾盤水淋沐一人之形。然周金中的「金壽」、「金」，皆與「金」所取皆水淋不

的意味？如嚴格的說，只能算是測字——在不得已時的權宜之計，並不能滿足深入釋字的要求，因而似乎也不是嚴肅的古文字學者的態度。因為古文字學者所要研究的正是古文字形體學……

丙、文字是經過多方摸索而製成和定形的

在初民始製文字時期，他們曾經不三不四的，多方摸索，用哪種形式，形象，方法，才能更明顯確切的表現出所需要的內容，含意？更容易令人理解，心心相印，而避免誤會。現在我們由同一字常有不同形的異構，可以分明看出文字是經過不少修正，淘汰，改善，不斷的錘鍊，逐步達到約定俗成，為大家所承認，漸趨一端，定型，郭老也頗主此說。有些文字直到後來也還保存着這種多方摸索的痕迹——其異構也依然流傳着——這裏還不包括大量的象形，含意字後來改用形聲字之例，頭例如：



甲、日許韻，不釋。

象貓頭為頭，心視金文作



不釋，本已十分鮮明，但由於和



羊形省文的



甲、日許韻，不釋。

形相近而易混，遂改作



確清人也知為觀，加鳥身于頭下以別

于



或又加示動行的走而作



金文，又省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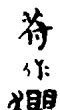
甲，省去雙目，篆又作



又加示動



符作



選金文，又省作一目的



而



形，又省作



而



而



而



文字 類作象形和合意字 這樣就可以充分發揮這一種物形基大的作用，避免字形過分的駁雜分散，令人難識

雖記，所以這是抗商駁繁的高明方法之一，有一舉數得之妙。這里只能舉幾個典型的實例，大家不難舉一反三：

利用承緒形構成了下列諸字

固皆不釋 象双手持網捕象形 已見上文 用捕象以述指事 及司獵事之人——史……



金不釋

象用繩索套捉象形。蓋即捉字初文。篆省作𠂔…… 極可能又省作：



金不釋

象身上加一，即一之省，蓋用承被捉去以表示失去，引申為喪失，失墜……意。又省作



甲不釋 金不釋

轉指過錯失，誤，小災難…… 詳拙《微》釋此文，它字亦同此，不另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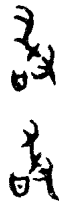
金不釋



晚金

田釋地

表示象隊屋下，沒示隊墜落，引申又借聲以為地字



金



倒象形之訛，由上舉事字可證，金字蓋象後手捉象一以示果敢之意……



甲不釋 金不釋

象以手牽，提一犬形？

省訛作人及犬……沒示引，提，牽，等意。篆訛作



犬象形之

訛作不犬

一

反

又加手訛繁作



參《源流》之

爰

詳《微》釋字，爰



中逐表示兩承相追逐之狀。省作



篆作



隹

𠂔

弟

弟

老

禹

羽

金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陳列、懸挂、行列等意。

羽

金

象手執叉，又承肉在火上烤炙之狀。

後世篆文作

羽

又分作

羽

羽

羽

這里還未把正在研究中未識之字以及專限于表示羽的性別的

羽

羽

羽

計入。

利用蛇形構成的文字

羽

金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以捕毒蛇之形，轉為男子美稱，又轉為兄弟字，吊喪之帛，表示美德的「惺惺」字。參《源流》弟字

羽

金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叔字。漢人譯經典時另借叔字以代，為伯叔字。現代學者多以此蛇形，為繳矢形。

羽

金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即患或禍害字初文，另外又訛轉為，桓，回，迴，豆……參《源流》老

羽

金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羽


 甲不釋 提蛇尾投弄蛇。疑即𧈧字初文。夏伯禹察亦取其專意以為名。美称。


 甲不釋 双手拍蛇頭以捕蛇。疑即𧈩之異構。以上諸字詳《徵》釋蛇文下。同不另注。


 甲不釋 象執杖擊蛇之狀。字意之義未明。待考。甲文家或釋危。似亦无據。

利用  自注構成的文字


 甲不釋 象以帚掃弓之狀。用示獵戰歸來。自亦不聲。以下諸字參《源》四五三。詳《徵》釋自。




 甲不釋 引弓射之地。人。自亦不聲。

 甲不釋 何尊。𧈮。金。𧈮。象以辛。小刀。脩治弓形。用以表示修治理之意。

 甲不釋 甲。金。造。形意未甚明。蓋有双手持弓之意。弓亦不聲。

 甲不釋 蓋示張弓追逐禽獸。敵人之意。自亦不聲。

 甲不釋 甲。不。初。文。𧈱。象矢刺人之形。金。字。蓋示弓發矢傷及敵人之意。或有表示發矢可射中人的。

一段距離之意。有作   甲。經傳借次字代之。再有則作  金。師。詳《徵》釋自。

〔注〕    弓。變形。弓。聲。後訛作  象訛作  許遂誤解為堆。為  省。近世。

伐 戔 戔 何 武 戔 賊

學者又由師官等字猜測自有眾意……今人仍聚許說而解官為堆 詳《微》釋

利用戈形構成的文字

𠄎 甲伐 象用戈斬人之形，以示征伐、誅戮等意。許氏誤為「人持戈」，近世早期中文家遂釋為舞……

𠄎 甲伐 象用戈斬傷多人之形，以示盡滅之意，亦即鐵字初文；

𠄎 甲伐 戈下有人，或示以戈攻衛之意（同） 旧釋「人持戈」，与字形不合；

𠄎 甲戔 象人持戈而坐之狀，以示戒備意，有作𠄎 甲戔 許誤為𠄎 戔 二字，學者宗之，不知其非；

𠄎 甲 象人荷戈形，以示擔荷之意。後借𠄎 為誰何字，另造荷字為負荷字；

𠄎 甲伐 象髮頭四星于戈上，用以表示災禍之意，即災字本字……見上文；

𠄎 甲武 表示戈動之意，用以示武事，有作𠄎 武 武…… 參本編末附錄釋上一文中武字

𠄎 甲伐 象用戈壞人之牆，以示戕殘、損害等意；

𠄎 甲不釋 象用戈傷犯劫犯人之解及幼兒之形，亦示 金作：𠄎 前人不釋 改作𠄎 傷持貝的解貝，

形以示賊害意。後誤作𠄎 前人不誤釋為以反則，古文一版无反，正之別，此貝亦非貝之省，篆讹作賊

用甲形構成：

𠄎 戌

𠄎 古

𠄎 𠄎

博 博

𠄎 𠄎

𠄎 𠄎

用乙形構成：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用直數構成：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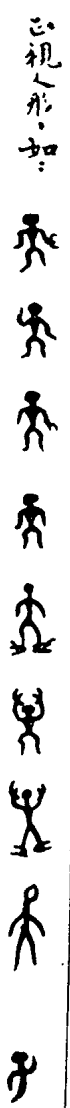
以上三例中所舉諸字的具體形意，可參見《源流》中各字，不再一一介紹，以省篇幅。

戌、造成象形文字的一些具體的方法、習慣

構成文字還有很多的方法細節，有些已為前人所知，如取景角度等，但未免膚淺粗糙，淺嘗輒止，此外還有更多是前人所未教的，都須從頭探討、介紹。有以上文中已介紹的如：人形中有不強調某一部分官的古種人形、動物形中只用特點清晰的頭部以代全身之形等，也屬此類，但既已介紹于前，可以參閱，這裏不再重複。

取景的角度

初武造字，在描寫物像也有很多取景方法上的成功，他們使用着正視、側視、俯視、散點透視、剖面、各種方法的綜合、肢體分解等方法。我們不妨先以人形為例：



側視人形如：

走，非正視

非倒立的正視

俯視人形如：

乃被陳地之人家，古文中用以示被殺害者人性；
 臥席上的人；

剖面人形如：

甲不釋 象腹中有胎兒的孕婦；

分瓣人形如：

甲 象双手洗髮的人形，右手置于身軀之外；

以動物為例，他們多採取最能表現某些禽獸……外形特點的側視圖。因為這是最方便而容易掌握的方法，偶然也用正視。俯視、分瓣……方法，昆蟲之類小動物，則多採取俯視。

側視如：

鹿 象 虎 馬 驢 狗 犬

正視如：

鹿 象 虎 馬 驢 狗 犬

分瓣形如：

鹿 象 虎 馬 驢 狗 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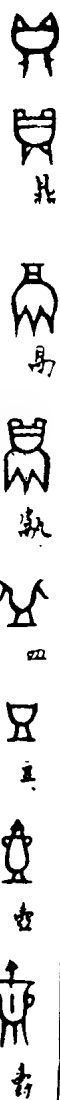
俯視如：

鹿 象 虎 馬 驢 狗 犬

古文

鹿 象 虎 馬 驢 狗 犬

以器物為例多取側視。如：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俯視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剖面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綜合側視和俯視：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商觚一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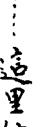


商觚一學

現代機械等製圖方法是全相同。如果說三千年以前，商周人已發明了製圖法也不過分。惜不為人所知耳。

甲宿

象人臥于室內席上之形，以表示上宿……這里的



取屋室的側視。



取俯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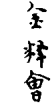
人席西形



又作分解處理，以免人形與席紋重疊相混；

又作分解處理，以免人形與席紋重疊相混；

金粹會



△曰

象釜蓋合在釜上之形，取側視，中有田形的算，蒸細取俯視，以田形與此近，八似故也形

甲圖

象商王等貴族的範圍之形，曰取俯視，密林的林林取側視，其側尚多，以畧；



取俯視。



密林的林林取側視。



其側尚多，以畧；



取俯視。



其側尚多，以畧；

甲或釋殿



象馬及牛羊殿俯視，馬形取側視。



取側視。



取側視。



取側視。



取側視。






取側視。











取側視。





取側視。


散透視——各種視面的綜合，用以表現複雜的器物等形。如： 城郭  取俯視， 取側視。






軸， 轉， 取俯視， 衡， 取側視， 轉， 取側視， 衡， 取正視。

側視的傾注酒漿的器形，多用以象奉酒品傾注酒形，奇特而巧妙，如：

 見楊守初文  象敬口傾斜的酒器，尊、觚、觶之屬，酒自品口流下；

 同上 象傾斜向外注酒的去底酒瓶，又作敬口形，有酒流下；

 金，易字初文 象傾斜向外注水的有附耳，編口盛水之器或盂之屬 參《源流》易字 詳《徵》粹易

 見金文諸字 象傾斜向外注酒的爵，已非初文，壽形略晦 也作 參《源流》壽字

 見圖  象酒奴捧酒樽傾酒， 象酒自樽口流下之狀。 參《源流》醜，詳《徵》粹醜

用倒人、動物，未示其人、獸，之被殺害、捕殺、死亡……是古文字的慣例之一，如：










倒人形  在古金文、甲文中較多，多象被殺害者，例如：

圖  象被成戈斧的劍子手投入戰俘，奴隸，將斬之狀。有作 甲誤釋， 合文，有長戈手，只作

成斬一倒人， 之形，又作 圖，誤釋為 二字，作斧落斬 形， 省為，又作：

篆

白

國形

目

隊

棄

步

事

𠂔

甲不轉

𠂔

改作

𠂔

倒人，猶人有作

𠂔

甲不轉

象手執

𠂔

倒人，人牲祭示社之狀；

与此意相近的還有：

𠂔

圖，誤分釋為

𠂔

𠂔

象用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圖，不轉

𠂔

即

𠂔

散髮人牲，加

●

示人血，用人牲祭

𠂔

或殺殉于墓坑之狀；

𠂔

𠂔

圖，舊稱為

𠂔

示人目被

父祭用錐刺目，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甲不轉

或轉

象人由崖邊墜落之狀，也作

𠂔

用倒子形代人

這裏的倒人，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象棄

象用卑棄死嬰之形，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甲不轉

倒人形，

𠂔

𠂔

即死奴隸，又作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戰傳

例甚多，可知其意。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倒禽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金敢。象手投斧。 亦倒象形，与前字同，以示为被投之斧。唐兰先生释 为双手形。

 下 甲 樂。象以手執倒鳥形之 以祭，示社狀，省作 下……



 甲 釋 隻。……用倒鳥以表示被擒之鳥。詳《微》。釋示土……一文中——易




 甲 不 釋。象手提蛇尾，抖動以捉蛇之形。用倒蛇形以表示为被捕的蛇。尤为真寔。疑即 金禹。



字初文。詳《微》。釋蛇文——禹




 甲 釋 沈。象沈牛于河水中为祭牲之狀。同文義甚明。用倒牛的 以表示其牛是已被沉入水中的。

牛牲与一般的活牛不同；

 甲 釋 埋。象埋牛于土坑内以为祭牲之狀。用倒牛之 以表示被埋或已屠殺之牛牲；

 下 甲 不 釋。象以手執倒木以祭，示社之狀。用倒 以表示为祭品的木。省說作 下 釋 樂。……

 省說为 木，不分正倒。原来的木祭之形遂失；

 庚 午 殷。象于火上鎔鼎。 之說異文，此鼎故意作倒形之 以表示待鎔化的廢鼎。

這些倒文之形，在後來的篆文中已鏗少見，僅餘 之 說为 牛，古倒子形，見于秦篆，如倒首形之 果，以示

是被割下的人頭……至於倒人爲匕，實乃誤說。毓字中的古川乃象胎兒初生的特形，不在比例。

古文中的「位」——位置的經營

在繪畫中經營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大家都了解的。在古代的簡畫——文字中，在用兩個以上物形構成的複體象形，包括一些會意文字中，互相發生密切關聯的物形的位置、角度也和在畫面里一樣的重要——這是連專家大師們也不甚了解和注意的——試看早期的古文都非常認真，謹嚴、準確、無誤的描寫着生活中的真實情景，一絲不苟，在位置的經營上也煞費苦心，因為不這樣就不易令人領會理解，起不了文字的作用。迨到約定俗成之後，漸求字形的方正整齊，美觀、易寫，逐步的放棄了這種嚴格的要求，多所改變。篆文中似乎已是不講求位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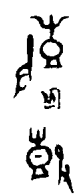
日 日在門上方，門門見日……用以示晴，故曰。篆訛作𠄎，把日形移到門下方去了，違背生活的真實；

𠄎 𠄎 象用斤鋸地，𠄎 斷斷方，𠄎 之形，𠄎 及正對，𠄎 形的中斷之處，不偏不倚，十分準確。篆訛作𠄎；

𠄎 𠄎 象人張口吹氣于一器中之形，器口恰對人口，後訛作𠄎，器口向上，與人口不發生關係；

𠄎 𠄎 象人主船上，執篙撐船擺渡之狀，篙竿在船前，入水，形象真切、生動，後訛作𠄎……原形全失；

𠄎 𠄎 中，漢釋視，象人執手捧祭品，酒于下，示注上之狀，後訛省作 𠄎 形；



中義執 執抱擊鼓

凡

形有意偏下鼓抱鍾正對鼓面

鼓槌已對鼓業



甲家手執鉗刺人目省作

作手指執入睛之狀錐指都插入目中。篆訛作目



中伐用戈斬人戈鉤入頭上金訛作



甲用戌斧斬人戌正對人頭斧過處身首四分之狀極明後多簡化



甲陵用銘截人足銘正對无足的那隻殘腿位置非常準確不無分毫金文已不明確



金器象雨水落入器皿中之形水流正對器皿口後訛作雨人們就較難看清字形意所指



甲恐象王命失將落斬人手之狀用以示其人的恐懼金訛作已失斧斤頭落人手上之狀



甲執象戴桔的人形金省訛作執手出拿外。篆訛作失形



金婦表示女子執帚理家務的已婚之妻女手正對帚柄後訛作婦帚移到女子背後



備象人提魚之狀人手正在魚頭上方後訛作備人手離身或出于背後頗乖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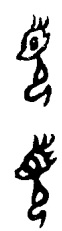



甲間象張口有目的人耳在頭後方金訛作












中毓象產婦產子子出于產婦臂下位置準確。篆訛作嬰兒出產婦肩上方

(一) 最常見而易識的方法是用細鉗刻畫的側視人形以示面向前方的人形，如：




  夏曰耕耨，耨是全身——頭、臂、足都一律向前的人形。這種表現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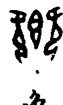
的特点是：多取側視面，下同且用頭、身各部表示方向，一般多用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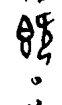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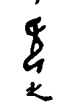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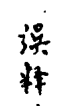
(二) 用手臂，足以示向前的人形，也是顯而易見的表现方法，如：

        向前  俯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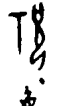


(三) 用張口的類形來表現人面的方向，同時也表現出口的动作方向，如：

 表示人面向前，飲食，口部有所活動，也作  省作  ；

 表示人面向後扭轉——以解，却，向為前，足為後——解成  象人掉首不食面前設食


之形，以示食竟……省作  。前人多不辨  之別（視  同于  誤釋為鄉）

 表示人俯首飲食，解成  飲……誤製作  全解為  形；

 表示張口向上視禱，只見于  象人跪「示」前，向高文的「桌石」視禱，辭  常省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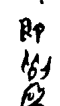
 。（初文不見弟之）另有別學者却多混  為一字，云：「一字異說——拙說可由甲文

(五) 只用却蓋，足指表示前後——却為前、臀、踵為後，例如：

 女，象伸解交又于腹部跪坐的人形——女形。這或是古代貴族婦女為了表示矜恭的有禮貌的坐

姿，猶後世所謂「欲粧」……也有人認為此女即奴字，恐不足據。因尚有真切的奴形之字，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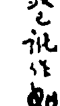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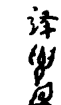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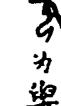
甲，象双解被反縛在背後的人形，即例之義，詳的省形，也作





多形，用以象戰俘，罪

犯，奴隸等被壓迫者。這種形，自先秦已混于，如石鼓已混作，故篆文中已共此形。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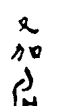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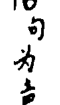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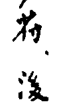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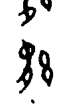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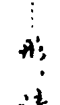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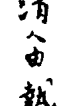
怪現世中文家都不識此形，誤視為女了。譯為為嬰……此形又作：



金，見訊字，即



形之省，象双手被反剪于背後的戰俘形——以却，趾為前，踵為後。

又加句為，後祇有作形，清人由執與待，執訊獲醜，比較而定為訊字。

對此明顯的字形，却未加解釋。

上述諸字甚顯然因釋常誤，所以發生這些疏忽誤釋的原因，不外于者不懂字形，也不辨不出字形。

中人体的前後，以及人身各部諸官，手、目、口、運用，活動的方向，在這些「小節」上的失察疏忽，不但把一般

字形誤解，造成混亂，而且也把有階級內容的字形弄亂，不能不算是古文字研究領域中較嚴重的疏失。

在象形部全意文中兼以上方為前，下方為後

在古象形文字，後像象形以及某些會意字中，一般都用着這一種方法和習慣。全世界較原始的繪畫，那些大都如是。因初民還不會運用透視法來構圖作畫，作為正面表現，前後層次，立體的關係，無法處理，只好以上，下為前後，平鋪直敘，以避克犯幾種物象前後重疊起來。何況在簡單的文字畫中，又受堅行面積的局限——不能作側視橫列的構圖，所以就普遍應用這種原始方法。約定俗成，遂成習慣，得到大家的領會，瞭解。其例之例甚多，這裏只擇頭例介紹：



图形 不釋

象手執鞭驅馬向前行去之狀。這作為橫列图形，自然便當，作為豎行文字，就不能如此，只好

改作



图形 不釋

甲文也作：



譯覽，不釋

示驅馬向前，而非向上方飛去，入在馬後，非在馬下；



圖

一組描寫樂舞的場面的縮寫，有二八擊鼓，二女在鼓的前後歌舞？而並非在鼓的

上下方。

這一二頭例已能集中典型的闡明這一類的習慣方法，不難推知其餘。



甲漢釋祝

即禮的偶異，象人跪，示社巨大的，象石，後伸手向前方的「下」示上洒祭物之形。並非双手

舉「下」這是不可能的；

𠂔

金並釋

前射中位于前方的，的，箭靶而非向上射，的；

𠂔

金，不釋

象双手执畢捕前方的取形，而非向上捕豕；（也有時為了遷就豕形，而作𠂔）

𠂔

象閉門以拒門前的牛，不使入門，牛在門前，非在門上；拙釋闕

𠂔

圖義

手牽被縛者向前……非牽提向上；

𠂔

圖，不釋

𠂔

中，誤釋義

前，後爭引一

和現在，後同，相似而非上下雙方爭引，拙釋爭

𠂔

金，受雙方推送，按受一船，平面運轉，並非把船豎立起來。初文作

𠂔

𠂔

𠂔

圖，釋受

形象真實，方向確切，後始改作𠂔，以求方整易書；

𠂔

中，義

象二魚在水，平面相遇，倂，並非上下相啣；

𠂔

金，莊

家用其戣，土偈入前方的版，幹中以築牆，並非樹版，幹于其上。其初文作𠂔

圖；

𠂔

中，不釋

象人拳兩捕前方的鳥；

𠂔

非文字

象大鳥張翅以覆燠前方的的鳥兒之形，而非鳥飛鳥上 詳《微》殷周兩王族的族徽

𠂔

非文字

象人抱兒棄于前方的兩月牆之間，一，隘巷之狀，並非𠂔在人上方

同前

不只是象形如此，有些会意或形声字也是這樣的表示着方位，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都表示向前方遠方走去，並非向上攀手登；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由此已可見一斑了。此外，古文中表示上下升降，縱向空間運動的字，必須加示升降意符的，說詳下文。

當然這並非絕對的，而且最普遍的習慣，仍是以上下示上下，這里只是一種不得已的借用方法（所以我在前句寫作

「魚」以上下示前後，以避免誤會）

象動物、人、獸、禽、字形中某些局部的表現方法，習慣和簡化

在早期初文中，象各種動物之形都精細細錄，刻畫入微，一絲不苟，如繪畫相似，在各章前已作了一些介紹。

但文字漸進步，脫離繪畫，在日常頻繁的使用中，自然不可能永遠象繪畫一般的精工，所以

發明，採用了一些簡化、概念化的省形，以代替繁複細緻的原形，這是一種很自然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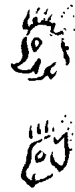
表現在動物方面的尤為明顯，這里就動物的若干細部之形作初步闡述：

動物的頭形的表現與變化

人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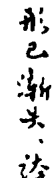


據甲文首形及原圖 甲文首字初文作：



甲文首字 是人首形的一種誇張變形，腦部作「」形，是鬚鬚和耳形，如圖。

金文作



形已漸失，誇大目形，口吻前突，再有作



自——自——自——直到篆文的

自形，去真更遠，其變化如下表：

間有等以目形



為首說，目即是首。

只是誤會。而「𠂔」等見字所從之目，只是目形，非即首也。

馬 兒 象 鹿 鹿 猴 鹿……頭



甲文作



非常過肖而簡捷，即上圖之有，後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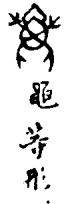
(乙乃人目之相混，幸賴馬有鬚)

以鬚相連而作



古文字學新論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𠧑 𠧒 𠧓 𠧔 𠧕 𠧖 𠧗 𠧘 𠧙 𠧚 𠧛 𠧜 𠧝 𠧞 𠧟 𠧠 𠧡 𠧢 𠧣 𠧤 𠧥 𠧦 𠧧 𠧨 𠧩 𠧪 𠧫 𠧬 𠧭 𠧮 𠧯 𠧰 𠧱 𠧲 𠧳 𠧴 𠧵 𠧶 𠧷 𠧸 𠧹 𠧺 𠧻 𠧼 𠧽 𠧾 𠧿 𠨀 𠨁 𠨂 𠨃 𠨄 𠨅



龜等形。這裏的諸字以及下文龜、蜻蜓……均可參見《源流》中有割配圖；

中形又用以象龜、蜻蜓頭。如



圖。龜，曰誤特龜。



圖。金不特蜻蜓形，或誤測為鰻、魚刺……

鳥頭

初文中也頗有此通有的特形，如鳳頭作

見甲文鳳

象上有簇狀冠毛之狀。鵠頭作



以象鵠的肉冠

鵠頭作



以毛角



的雙目

鵠以象正視鵠頭

鳥鵠頭作



以持大鳥嘴以象鳥喙……

後來多用泛形的 又 又形以代鳥頭，惟有鵠鵠頭仍作 以保持其特點……

動物的是爪蹄等形。

在初文中也都非常真實細緻的刻画出各種動物不同的是爪蹄之形如



虎用



象虎足爪；



虎用



象虎足爪；



虎用



象虎足爪；



虎用



象虎足爪；



象用



象豬腿蹄；



象用



象鳥爪；



象鳥爪；



中鵠用



以象粗壯的雄鵠腿



以象粗壯的雄鵠腿



以象粗壯的雄鵠腿



象以



象以



象以



象以



象以



象以



象以



象以



象以

後來也力求簡化，如：虎作……狗作……大作……漸趨於定型。

有一个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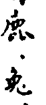
无有爪的獸足多作  有作  如：虎作  犬作 

无有蹄獸足多作  以代蹄。如：馬作  犬作  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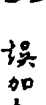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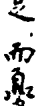
兕作  鹿作  麋作  以為區別

再晚些，則幾乎都取消了這爪、蹄之別，一律不再刻画。只作  虎  豹  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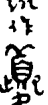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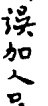
 馬  麋  麋  蓋由整個獸形特點足以分辨，無須添足，而且這時已經約

定俗成，這些習見的字形，不致為人誤會了。只有鹿、兔，能熊足仍保持作  形，鳥不仍作  人，部已省作

 有去爪形，而兔、鹿、麋、犬之類昆蟲之形，仍多保持足、爪之形不省。

在稍晚出的次幼文中也偶有訛誤，如：象形也偶作  誤加人足，而麋形的甲文也多作  金也誤作 

或因此誤，猴已非一般凡猴，而是商王所尊祀的高祖之祖，所以特意加以人格化，美化，也未可知。




至于秦文，當不誤作  見印文，篆文  誤作  誤加人足于鹿、犬、牛……則是由于彼時書手早

已不明字形來歷所致，也無足深怪——連現代個別的研究古文的大師，還分不清犬、豕之別，把犬形、豕形、猴形、麋

蟲形變都混作一團，甚至解此蟲為龜，生角，解猴形為獅……何況那些未見古文的不開眼的秦漢瓦文呢？







禽獸等的尾形

根據動物的尾形形狀、大小、長短、毛的多少……不同，在古文字形中也有不同的表現方法，最明顯的例子，如：



馬尾多毛而長，初文多作下垂的  形，而咒摩象、麟……有時作  形，一般只作  一，不加毛；





虎尾，犬尾毛短，尾長而上卷，或拖曳，作  形，金字作  虎  虎  虎  虎

豕尾細，下垂，无毛，作  形，不拖直，上捲，与犬并之  与犬并之  犬不相同，令人不難區分；

鹿、麋、兔、熊、龍等，尾短而往，上翹，作  形，如  鹿  麋  兔  熊  龍……

最特異其尾的獸是，小前大後的狐，犬尾敬首，作  形，金皆不釋，仍非初文，旧或釋貂……

鳥形文字都不再特別表現其尾，只有肥鳳，孔雀尾末稍加  形，以表示有「眼」形，即  形的簡化；

燕尾都作  人  如前之形；蜻蜒的尾也与此相近，作  用  甲末分而歧之形已見上文

我們如細緻分析觀察，也可見古造字人的熟稔生活的深度，所以才會有那簡單而過肖其物的表現方法和水平。不信請看這些平凡而生動的形象一到脫離生活的漠然眼中，筆下就鬧出不少笑話，如：

許慎的解形：鳥之足似匕，飯匙，从匕，「鳥」底足相似，从匕，解形字，「足」是象人足，象形，「解」又如「馬」字側視形

僅見二足，許解作「𠂔」，四足之形，「𠂔」羊字象牛羊頭形，也解作「𠂔」，由頭三封尾，「象」字用足尾之形，

誤視牛，羊之目為足……今來不難明白，從「𠂔」解反而更「捕朔迷離」，完全胡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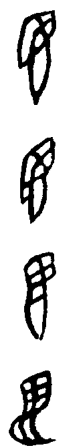
鳥、蟲的翼翅形、羽形

鳥翅形在古文中也頗有生動而細緻的描寫，如鼓翅的鳥作



毛羽婆娑，如聞其聲，此鳥為周族徽

中將珠的鳥形，詳徵粹商周兩族的族徽，同樣的張翅鳥形也見于商周玉石雕刻中。單獨的一翼之形，局部特寫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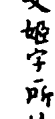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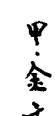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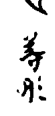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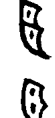


奇形，甲文、金文、篆字，因多誤釋羽，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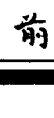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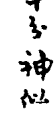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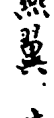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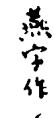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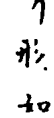
鳥翅翼形的簡化

形，後有作「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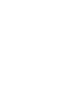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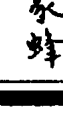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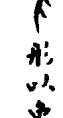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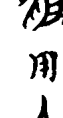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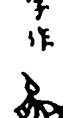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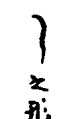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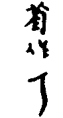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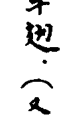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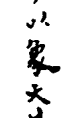


這種省文，遠可見于象「文牛」，有翅之形的「𠂔」，也用作「𠂔」形以代蟲翼。

一般多見的動物翅形多作「𠂔」形，如燕字作「𠂔」



舉的「𠂔」也作「𠂔」



并能飛的昆蟲的翅翼之形

前人說于晚說以羽為一物，誤釋中文。翼為羽，由古文字形考查，很容易知羽形另有所象。實際上羽字乃是象鳥的冠毛之專形，與翅翼之形迥異。這一點可由下面幾個古文字形中探索，证实：



金翟

象雉等鳥頭上有羽形之形，位置準確，肯定絕非翼、尾。

鴝鵒之



也，偶作：



鴝鵒

用羽形以代替



鴝鵒

鴝鵒之類鳥的特殊形狀的冠毛



金不祥

用羽形來象代標去毛的鳥形，只帶冠毛。

金字則象在品中烹鳥之形，初文作







非

象頭上加羽飾的人形，與中文美字的



為一字，加羽非是原始風羽，蓋亦由效注有冠毛的鳥而來。

上舉諸有羽形之字，其羽都在鳥頭之上，位置真切確，毫不含混，由此可証羽之初意，乃鳥類冠毛的專形，亦即專字、專款、與臣翼、毛、尾……都不相同，只是到稍後時才混稱，羽翼、「羽毛」……此外則有鴝鵒、鸚鵡形冠


象鳥美翎毛之形的古文專字是





甲

概當時已借聲，以為東西字，後用何字來直

按代西字而指鳥翎？尚未能明，待訓詁家去深考。篆說繁作許遂誤視為鳥巢……古義遂不為世所知；

毛字金之作



芳形乃象人髮，見于



考



芳字

引中為鳥獸之毛。

由此可知，在古文中的臣翼、羽、西、毛、各為專形，專稱，並不相混。不過這種古意，只能由古文字形來揭示。

古複體象形中有時為了表示几个異文之間的互相聯系，在元注用字形直接表現時，他們也偶用引綫的方法。

把幾個形聯結起來，指示某形有作用於另形之意，這是象形文的一種貫通方法，也可說是合意三種。如：



 射 甲、田誤作礼
 ↑ 乃矢形。金字即象矢傷物之形的。
 
 矧 矧的變体。加引綫以示矢中傷此。子之意。

亦作異稱後變作
 𢇛 借疾聲為
 𢇛 智
 參《源流》四六三頁。詳《徵》梓月病疾

𠂔 中偏旁
𠂔 卽 辛 本象刑刀。小刀之形。槩以商代已用为「十干」專字。本意渐晦。因此書手又加一

形于辛旁，用引线联接于辛上，用以指示辛即刀也之意。后者作𠂔，𠂔中，𠂔，𠂔等形。详《徵》释𠂔。

新新 甲 象以刀修削木，加引綫于木，示刀反于木之意。非常明顯易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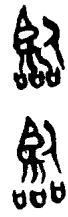

 𠂔 加引线于𠂔下，以示有绳索缚于美人。美，方人，最作𠂔上之意。盖即美字完文，後省作𠂔，不加绳索。



不用繩索攏結有角面的双角之形。引于○以示○乃繩索作成的合表形。我试料为西蜀之新文。

中不釋
 本作悃
 象人臥于席上形
 以漢粹風
 更和引錢于入席之間
 以徑調入臥于席上之意

來 中誤作史
來 本作
來 等形。象人持兩良豆中盛食物。簡形變體極多。有一種省作
來 以日代

豆 加引線于口豆之間作 ，以示豆為人持之意 詳李編末附釋與二文






金 轉 加引線于  俯視的人眼以下示目光射向三器中之意。其初文作 ……象人俯視水


中游動的一些小動物——蝌蚪之類；





𠂔






甲 不釋 戈下一目，用目上加一線以聯于戈，或有以目為戈所刺之意——𠂔 藏之異文？待考；





金 象刀割肉投鼎中加火烹煮之形。即  𠂔 字異文，亦即  𠂔 者之初文。𠂔 𠂔 即  𠂔

的變形，用引線連由于刀，刀粘碎肉下，以示此肉乃用刀切碎的碎肉。𠂔 即  𠂔 的訛繁形，詳徵釋物



而篆文的  金 即古文之  加繁作  即在  上加引線以聯結于其它物形上，以示其物被索

縛住等意。如  𠂔 篆作  示于手被繩縛之形——乃  𠂔 之異構 參《源流》  變作  金



甲 不釋 篆變作  係……都以  𠂔 是引絲釣魚 係是繩縛人類的甲文



篆 異 曰 釋 變—— 的蛻變，詳《徵》釋 莫 諱 這裏的  𠂔 皆係索和釣絲之形，而非一般絲形。

乙 帶意符的象形

象形也往往不是絕對的百分之百的純象形，在複傳象形中，常混有意符和聲的成分，姑稱為含意象形，不過

僕


聞









裝

尊

走

它沒有下文將要介紹的，含声象形，等那樣普遍（以前人們稱為「形兼意」，但內涵不盡相同）具體之例，如：

 僕 甲、日、祥僕，今、祥，象手捧其塵，双臂間有索縛，着尾飾的家務奴隸，今、象形，但人頭上着「辛」，乃表

示刑餘的卑賤者身份的意符，而非形符。刀插人頭頂，此外如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勇，

附声象形：文字本來就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發生發展起來的，所以造字的初民，非常重視字聲，也是非常自然而可以理解的。然而在過去，只在理論上承認其如此，却不知聲在早期文字中的應用情況。

含声象形：一名是象形，為了便於說明這情形而杜撰出來的，過去名為象形兼声，這不甚確切。專指在象形兼声的構形中，通常提是各可能的選擇，利用與此字聲最近的基文單份象形以構成其字，使新造的字形中兼含聲的因素，以使使人見形思聲，由形知意，易于領會。然而它們又並非形聲，其顛倒甚多，這里只先舉幾個：

𠂔 𠂔 甲比注 象二人排比跪拜之形，从𠂔之故，即曰比，比同聲，並不象篆文那樣以𠂔，只以反𠂔來分別比，以

完全放棄了聲的因素作用

（注）近世學者多誤于許氏反𠂔之說，而誤釋𠂔為从𠂔，中編以字下收四十五例，有二十例為比字

𠂔 甲比 象用戈壞人輪形，用𠂔稱字，即取𠂔稱聲；

𠂔 甲象人臥寐，用有上以手指目，目，示睡眠中有所見之意，這按一般造字方法而論，未宜从𠂔，見但在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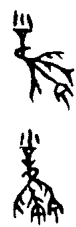
不從見而從覓的原因，即兼采眉聲；

𠂔 甲比 象形，推受一舟之形，以示受授，舟亦聲。這一点連許慎也未曾發現，頗為難能；

這是相當普遍應用的造字法，這里僅舉數例以見一斑。其餘要留待下文形聲一章里再作較詳的介紹。

比含声象形更值得我們深入淺顯探討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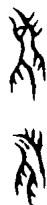
附声象形——也是我杜撰的暫稱，它是幾千次談過的問題。這就是在原來已經十分過肖其物的專形象形文上再附加声符，其目的也不外是通過這種更清楚的標声，而使人見形見声，更易辨識，避免誤會。這裡僅介紹一二實例，其餘也留待下文「形声一章」介紹形声的起源中去談。這種顯例，如：



形本來已經是很明顯的象鳳，孔雀的專形，象形文，但在初文中已多加凡，凡為声符，作：



以示此字此鳥形，應讀如凡，或與凡相近之声；



本象頭上有肉冠，雞立的鳥形，這是專門象雞的專文，但又加隹，隹為声符，作：



以示此字應讀如隹声，以免被人誤視為其它鳥形……

由此推測大約古代也未必完全沒有昧于物形的因循，或粗心大意的謬者，无怪現世的甲文，植感有不懂雞形——

把比這更鮮明的雞形甲文之



等，都誤釋為鳥，見《甲骨文編》，而且也有不懂甲文，鳴字初文都以

鷄而不以鳥，但他們在釋加鳥為声符之雞時，就完全无誤，我們可由此溫新以知故——明白古人所以加声符的重要性了。

這可以說明這種加声符的方法，無論對古對今，都不失為一種成功的方法吧？

這美附声象形是後來形声字的正式祖先。不過它與真正的形声字不同。因為形声字都是採取從形構成的。如形声的鳳字乃是「以鳥，凡声」，並非以鳳。凡声又如鷄字是「以鳥或隹，奚声」，而非以鷄……在真正形声字如果去掉声符如凡、奚之後，便只餘從形的鳥隹，不知其為鳳？為雞？但這種古附声象形則不然。它今即去形以形為主，可以獨立的，声符是額外附加之物。雖令去掉声符的凡、奚，仍不失其為鷄之形。

三、象形字的演變與發展

象形文字中有很多在出世以後沒有多久，在古文中已經有相當激烈迅速的变化和發展。這由早至晚期卜辭中的某些字形变化的激烈情況，可以充分的窺察。這里只舉出幾種重要的变化情况。其餘還有一些要在下文第二章中再作專門的介紹。

由專形轉化為泛形

一、即由特殊形簡省，轉化為一般的代表形——

現實生活中的事物形、色，豐富繁雜，各有其不同的特異之形。在古文字的初文中也曾努力模仿重現這些真實的特殊形。細心的刻畫着它的種種特點和差別。例如雞與鳥、隹、馬、豹與虎……之別。這些繪畫般的傑作公

使「易于理解」（直到三十多年之後的今天也還理解他們的智慧和努力）。然而作為常用的文字，却頗不便，因為

象這些繁雜而區別微妙的專形，非有高度繪畫素養，又深入熟諳生活的書手，就無法勝任。何況記憶困難，字形較繁，書刻不便？大約又由於人們概念的能力提高，文字在使用過程中漸，約定俗成；書手日漸脫離生

活實踐，他們的肖形能力也隨之而衰退……字形中的專形也隨之漸歸淘汰，多被一些概念化的一般形——泛形取而代

之。這是在不喪其原屬象形範圍之內的一種巨大而普遍的轉化和進步。明顯的實例極多，僅舉：



中川 象兩人立對，對峙的髮支撐撐鬥之狀。阿且和力的戰法，頗有此風。意指徒手鬥敵。稍晚的甲文中已有



作斗，只存兩斗，失去人發，自然也就不再見互相揪髮的專形，變為泛形，示意而已。秦《石鼓文》則配圖



國不祥 象手持有工扛鼎的人形，金文有作斗，以斗代拳手之斗，只是側頭的人形——泛形；



中不祥 象腹中有物形，大腹便，的孕婦，特形之，後省作斗，以一般的大腹人形以代孕婦之斗；



中不祥 即象腹部突出的人——身形，後省，即腹部的初文。後省作斗，以一般的人形之



人代特形的斗，月，取消了突出腹部的入形。（篆文通作腹，以內以表示動物軀幹……之意）秦《石鼓文》腹



中不祥 象雙手由盤中掬水洗髮之形，本以斗，周金作斗，以一般的人形之身，代替用雙手掬盪水

洗長髮的特殊姿勢的人形

(同時也改要用雙手掬水洗髮為淋浴之形。這又反映了商周人的不同習慣)



甲鳴

本象引頸長鳴的雄鷄之狀。加口以示出聲。這些鳴雞的形。在稍晚的甲

文中已有作一般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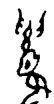
東周金文遂以一般的鳥形作

取消了鷄形 參《源流》鳴



甲委

象枯焦卷曲的病无木七声。即委字。後來就不再見這病木形之。參《源流》病



甲漢譯製 乙數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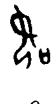
象有頸索。雙手反接的戰俘。後轉化作

參《源流》戰

一般人形以代特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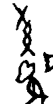
以及

參《源流》莫 評字



甲七

象上述的 女 同。後者讹作 女 後以女形代特形之 甲文無論及 皆作 女 不 女



甲不釋

象以戌斧斬莫。首身兩分之狀。 莫 是被殺之「莫」——「莫」底的特形。稍晚甲

文多有作

此 形

用一般人形的 以代特形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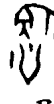
甲

捧箕的奴隸。後者轉作 僕 以 僕 代特形的 參《源流》僕



甲旧釋死

象所首跪拜于骨旁之形。 是這兩者的特形。金已省作 以人形代



甲飲

象人俯首出舌以飲于酒罍之形。 則的特形也常被一般人形所代替而作 西 金釋飲

𠂇 𠂈

𣎵



期

三



故也

禮

癸

甲 象一般完整兒頭的女形，或象髻髻之形。後省作𡥉、𡥈。旧誤釋𡥈为母，不足信。

𠂔

甲 𠂔 象手執已匙由豆中取取食物之狀。𠂔 𠂔 𠂔 即及字；（今人所釋為及之及安為良字而非及）

𠂔

甲 𠂔 象手執已由皿盤盤立中取食之狀。初意蓋為動詞；金文作𠂔 𠂔 混作𠂔

𠂔

甲 𠂔 象手執錘打鑿以鑿孔。篆更加金示質作𠂔 𠂔 以𠂔代𠂔

𠂔

甲 𠂔 象手執錘敲叩角。𠂔 𠂔 𠂔 篆作𠂔 𠂔 以𠂔代𠂔

𠂔

甲 𠂔 象手執針刺療人腹之狀。𠂔 𠂔 即𠂔之初文；後金文中𠂔 𠂔 混為𠂔 𠂔

𠂔

甲 𠂔 象手執槌打麥。脫粒之狀。——為似棒形的器具，蓋猶後世的連枷之類；

𠂔

甲 𠂔 象手執撻打破布帛之狀。篆作𠂔 𠂔 以𠂔代𠂔

𠂔

甲 𠂔 象手執棍打擊。𠂔 𠂔 篆以𠂔代𠂔

𠂔

甲 𠂔 象手執針縫製衣領之狀。——象針。金文作𠂔 𠂔 以𠂔代𠂔——執針之手

𠂔

甲 𠂔 象手執針刺有衣領的目睛之狀。𠂔 𠂔 即金文的𠂔 𠂔 篆同以𠂔代𠂔

凡這些手執的不同的各種工具：鑿錘、鞭、刀、叉、匙、針、杖、醫針、錐……後來大都混同起來作𠂔 𠂔 于是𠂔 𠂔 形成了萬能的工具，用其不再區別，作細緻的劃分了。

声符以為輔佐。告訴人們其字声應該如某声。這是象形加声符。即「達」，附声象形。……它是後來形声字的濫觴。後來更改字中的專形為泛形，遂成為新的文字——形声字；說詳下文。

乙、由於象形文的不便書寫，後來既已發明了形声的方法，於是改用形声以代替象形；

丙、有些字本是象形字，後改作它用，本意反失，另構形声字代之……

詳細的過程推測，分析都留待「形声」一節中談。這里只舉一些由象形變為形声的踴例，如：



圖不釋 象耳長，鬣尾腿短，的似馬非馬動物，即驃的專形。甲文作：

不釋

這種形頗不易作為文字書寫，也不易為人辨識無誤。這里稍有一筆画不準就會成為

非驃非馬的動物，所以在周金文中就改寫作  見驃專字中的  甲文省形，又加

各字為附声符。後來的篆文中更失去這象驃的專形，而改以泛形的馬作驃，許誤解驃為馬……

又造  以馬，藏有聲的驃字，用來代驃形，後更作驃。參見《源流淺說》駱字

這是一個非常能集中的說明了由象形專形變為附声象形，再變為形声字的典型。後又由於駱的本

意派沒更造出些新的形声字來。所以由這一例就不難，舉一反三。明白很多由象形變為形声的原因過程；

狐

蠃 蠃 蠃

犀

新

龜

圓

圖

古文字學新論

一〇六



金、不、解、邪、解、解、唐、兰、特、解、象、狐、形、有、詳、說、通、文、不、能、象、形、改、借、音、不、音、代、狐、合、不、音、合、不、即

合、狐、後、更、造、解、見、秦、中、金、狐、得、之、篆、改、作、狐、以、汰、形、之、犬、不、音、參、《源流》、狐、詳、《徵》、解、狐



金、不、解、或、不、解、蠃、象、蠃、牛、近、螺、之、形、後、不、能、象、形、改、作、音、蠃、象、蠃、螺、蠃、等、形、音、字、以、言、朕、

虫、蛇、為、汰、形、符、……參、《源流》、蠃、字、詳、《徵》、解、蠃、蠃



中、特、見、象、犀、牛、形、即、犀、的、本、字、周、金、已、作、犀、以、牛、為、汰、形、符、尾、音

篆、不、作、犀、犀、犀、字、而、特、見、為、如、野、牛、……參、《源流》、犀、字



中、田、特、虎、象、豹、身、有、圓、形、豹、文、實、與、虎、異、自、應、依、形、而、新、通、文、雖、象、此、形、目、改、作、豹、見、秦、印

以、多、不、為、汰、形、勻、音、中、文、編、以、文、義、而、新、為、虎、似、不、足、為、法



圓、特、特、造、象、龜、形、俯、視、與、側、視、之、形、……虎、異、後、改、作、形

聲、元、龜、以、龜、為、汰、形、元、音、……參、《源流》、龜、元、龜、字






中、圓、象、樹、音、耳、的、人、形、後、金、文、已、改、作、音、又、借、音、以、為、婚、晚、周、已、改、作、音、初、見、于、晚、周、金、以、耳、門、音、






中、圖、象、一、所、樹、木、蓄、茂、的、圓、圖、後、省、作、音、初、見、于、秦、公、鼓、以、口、有、音、




裘求





一〇七

用二三以示折斷。如甲  頭如三，示象的身首被折斷，金  折  中加二以示草木被折斷




用    并繩結，繩纏繞形，以象示束縛、細繫之形。常見之例很多，如：




 見金彝，象繩縛鵠牲翅  以象友黨人反解  甲  象縛人頭；





 及即後字，象繩縛人足  見辭：象束紮的絲；  甲  象束紮縛的草人形……


 象束縛束一端的繩索  木帶，象繫縛而成的帶；  甲  象束口的囊袋；

牙方，疑象頭被索縛的異邦之人……而上舉的  也作  用纏繞的繩索來表示又如：





 束 象縛纏一束長形物  美 象用繩索縛戰俘；  羞？以繩索套羊……

 象 象用繩索授衣  羈 羈用繩索籠角畜獸角  象 象以解被縛的人意同執紼；


用  中，常有作  以表示水名。用  樹木形以表示木質木製之品。用  金以泛示銅、金屬製品、品。





用  以泛示邑、城、地圖，用糸以表示絲織製物，革以示革製品，衣以示衣著……晚期就更多了。





這種形折中還有些可稱之為代形的，即用最簡單的形以代替複雜的形，併成文字，這種代形也是由




原來的象形簡化而來的，如：以  代虎，以  代羊，如  以  代鵠。


用  才代首、髮；以  代水；以  不 木 木 代 累 牙 馬 步 等 畜、 稱 成 霖

 無 辨 辨 以口形代品五、齒和 代鳴鶴目之目 頭 辨成 等 代皮豬頭作口反及 等

代骨臼形作  代動物頭如  辨形 代花紋如  文 回 木 亦 代未起筆鋒如  可 也 略

代貝形如  省作  同 句 ； 代白 如  取 省 作  與 不一而足，詳本編末所附；口形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用口形以代建築物某部臺基、神座等形 如  以口代門限或臺階、 台 台 以口代金基、 口 普 以口代東池


申口  古 家 陳 甲 且 子 口 階 幸 家 陳 鼓 子 口 辨 口 家 懸 牲 子 口 上 同 前











以小点代以廣細物末、土、水、滴血滴、肉角、新弦、代銅餅、代声音、代病气、代雷光日光等光

代動物目、乳、脂、齒、足……見本編末所附《古文字中的小点》一文 其例甚多，不能列举。

象形變意符

由某些物形發展提高，脫離了原来的形符界限，变为更廣泛的表示某種意義的意符，顯例如：

人 行 象交叉的道路形、 象人足形人賴以運動 火 是 象奔跑的人形 這幾種人們運動有關的形符

仆 徯、、、、、、、、、、……都成為廣泛表現人以及其它各種形

生物物件的各種運動的「示動意符」有時表示運動方向，構成大量的示動之意的文字 詳參編末所附「釋止」一文

⚡ 象 本來象在邊階階之形，階階是人用以登降之階，後由此進一步發展為廣泛表示人、動物以及非生物物的升降上下、繼向空間活動的意符，我們姑稱之為「升降符」……這些由於它所能表現的範圍極廣……所以已超越，形符的界限……這里只舉二例，其餘都留待下文，會意一節中再作較詳介紹。

象形文變聲符

聲符的絕大部分都來源於象形，所以象形是聲符之祖。這個道理本來十分簡單，因為只有通過具體而明顯的物形，才能使人人有懂，領會其形，又見形知聲。有些是由複雜的象形文中截取其一部分，用以代表原形之聲——這是一種脫離原形的聲符，許氏稱為「省聲」，所以這些已經簡化了的聲符也可稱「省聲符」。這也是在文字已達到約定俗成，能為大家接受承認之後才簡化的……總之，我以為在古文字——至少在象形系統主流的文字中並不存在天降的天然聲符——像許氏所講，永遠的那些——「遂」，「行」，「下」，「行」，「乙」，「乙」，「丁」，「乙」……之美，根本不像物形的，純抽象的莫名其妙的符錄，那是誰也認不得，自然也難知其聲，尤其在於創文字時期，只算神賜給，聖後、天師、道士們用以欺世騙人的天書、秘笈，與真正的古文字絕無關係。

声符，省声符要留待下文形声一節中再作按詳的介绍。

關於象形的直接的介绍，已經說得不少了，暫止于此。而有同字形的變化，則請見下文第二章，有同會意形声的種，轉化，則分別在下文各節再談。

對於象形的探討結果，不如此，我們也並未完全總結出來，而且也有些細微問題，也不宜在這裡作過多的詳介，有些多已寫入拙撰的《發微》等，同時又由於筆者並不善于屬文，所以有很多遺漏，不足之處，我盼望將來能有同好者作史好史全面的總結，論述，一定會比我介紹得充實生動一些。



第三節

六書

因為本篇是以研究探討古文字形作為主的，所以把文字的鼻祖——象形，大致已闡明之後，再來談六書，大約是比較合適的，而不顧及一般的慣例了。

大家都知道，六書之名，最早見于《周禮·地官·保氏》：「……五曰六書。」並未詳加解說所指內容。漢班固《漢書·藝文志》中才解作：「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而鄭眾說：「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許慎解作：「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又舉例加以說明。由於他的大作《說文解字》盛行于世，所以他的「六書說」對後代影響較大，一直流行了兩千年之久，至今不衰。

大家知道，不論《周官》的提出也好，漢代的解釋也好，他們距離始製文字時期都已太遠，這些都是後人對於造字方法的分析、歸納、分類，而初民在創造文字時並不可能先創出這些條例，然後再來造字。他們所想的，大約只是如何才能造出鮮明而準確的表達某此形意，易於被人理解、接受的文字來，如此而已，根本也未必要考慮到六書七書……這一點，已為學者所共知，而且也大致同意的。

大家都承認文字的基础是象形，其次發展為會意，再進一步造出形聲，即由表形向表聲方向發展的過程，而指事是否成立？還有疑問和爭議。至于轉注和假借，則只是使用字的方法，是用而非造，所以它不算是造字的方法……所以唐兰先生有「三書論」之說。這些今人之說，天學上都是對的，是按科學的論斷，當然也勝于漢人。不過在具體的認識、解釋、運用等方面，學者們也還有一定的分歧。

這「六書」三書只是基本上概括了造字用字的方法，種類而已。它本身既不能具體說明所象為何形？所會為何意？也不能明確指出造字中的許多具體的規律、習慣等細節。因而它只是一種概念性的術語，並不能真正幫助人們理解每個字的具体內容，這些具體的字都須研究者自己去作具體的觀察、分析、解決。

古今學者往往把這「六書」或稱「六義」、「六道」說得神乎其神，妙用無窮，仿佛具有「五字真言咒語」般的魔力，无往而不胜，有人說：「只要懂得『神祕的六書』一切字形、意……諸多疑難便可迎刃而解了，无滯礙，近世信士漸少些，不過也還有个別名家仍在吹捧『六書』奉為神明，他以為『六書』是探討古文的不二法門，而且他人認為只有他自己才能「神而明之，獨得其秘」。然而若由他用六書這法寶而解釋的古文字成績來檢查的話，却又百无一足，足以証明這個萬能法寶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神通。那么宣傳這種迷信和賣假藥

的江湖術士又有什么區別？可笑可憐，好在近年以來也未聞有人援引他的偉大成果，影响不大，不值得一駁。

我們只從六書這說法接受古人所發現的古代造字的方法，沿襲使用這幾個概念和術語，而具體的道路還須自己去摸索，走去，不可能靠它代勞，不必對它寄托什麼過分的、不切實際的奢望和幻想——一切懶漢式的幻想，都是無濟于事的，天下哪有這樣的念起來就能解決一切的靈咒？哪有這種省氣力的便宜事？

「六書」如照許氏以及近世教科書那樣的劃分，解釋——象形就是日月山水，會意就是止戈為武，指事就是上下——自然也很便當而清楚，然而實際按古文字的構成及其變化來分析，除了極單純又未經大變的單體象形以外，在六書之間多有很多的曲折、纏繞、錯綜複雜、活動變化的關係，例如：有不少字既是象形，又常夾雜着會意、諧音的成分，如前舉的附、聲、含、聲……用象形以達其形外之意……種、巨測的變化、混雜，以及後世學者所謂「兼生」等之層出不窮。因為造字既經多方摸索，所以異俗也很多，而且自出世以來就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經歷着種種變化，所以六書之間的互相滲透、轉化的繁複微妙，不能不窮，在「象形」一章中已涉及些，絕非象某些人羅列介紹的那樣簡單、純潔、典型、統一、固定，彷彿「聖人」就是按這六個框子而造成字，而且造成之後萬古不磨……把生動活潑的文字看作僵硬呆板枯燥無味的公式，只是形而上的死搬硬套的臆想而已，不可能「執簡馭繁」的。許氏承認有「兼生」

這由說文不少象形、會意字下注「亦聲」可知。而林罕乃至宗鄭樵，都特別注意到這一點。然而現代的「六書」的街道者馬某先生却一口咬定，絕對沒有「兼生」，痛斥了鄭樵以來直到乃師章太炎的「兼生」之說。他所持的理由却簡單得很，就是如果談「兼生」，如象形兼形聲、象形兼會意……不免要亂起來，就要打乱了「六書」的天下，不，「六書」全變成十二書了……那還了得？這是多么簡單而頑固的態度，古怪可笑的理由！

現在我們自然不妨繼續使用「六書」之名稱，然而却要擦掉其神秘的色彩，毫無維護「六書」或幾書的義務。

二、會意

象形為文字的創造奠定了基礎，它能表達出一定的物、事、情、景，如某此意。然而和社會上的此豈富多彩的物、事相比，和更廣泛而日益擴大的需求相比，顯然是不足也。無能力，因為世間萬事絕不是都能以簡單的繪畫方法表現出來的。為了能表現出更深刻更複雜的某些事情和某種意義，以適應日益擴大的需求，人們找出了這種會意的方法。它可以打破了象形的局限性，擴大了表現能力和範圍。有時也把繁雜的象形簡化，表現出這最繁雜的象形也不能表現的內容和無形可象的東西。會意字的出現也標誌着人們概念能力的提高，是人類思維能力以及造字能力的高度發展表現。

「合意」的古稱也是漢人分析製字出來的，這比較恰當——合合二字數形而後見其合意它比「象意」更能準確的說明這種造字方法，但在具體的分析、解釋上大家也有很大的分歧，並不一致。如有不少學者把複雜象形都當作合意，我以為並不合理。例如一個人形，自然是「象形」無疑了，如果再画此人手裡投一矛，荷一戈，提一魚，雖內容稍為複雜，也還是一幅直接的绘画象形，怎能把這幅画算作合意？其中的人加刀、戈、魚，自然也只是形符，而不能算是什么「意符」吧。唐兰先生力主此說似乎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令人難解了。而且與此同時也不易把象形與合意、合意與指事間的界線劃分清楚，因而對於合意似乎也並沒有一種能清晰、明確深入的說明合意的定義，其矛盾如何？它与複雜象形究竟有何區別？常言是合混的數衍，我覺得，就此一點而論，近世的學者比杜許慎的論點更後退，更混淆不清了。許氏所解「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的定義比較明確，精神上還是可取的。武信為武，人言為信。雖未免籠統一些，但他所下的「比類合誼以見指撝」的定義比較明確，精神上還是可取的。儘管他解釋武、信二字皆不足信，也遠勝于不少近人「主異」之說。因為他畢竟還著重在意方面，而且至少這樣舉例不致于把合意與複雜象形混為一談，分清「形意」之別已頗難能可貴。近世及少有人能犯這混淆不清的。

我們平素多側重于形的探索分析，對於合意的了解實在膚淺片面，也很不够成熟，僅有一點新的體會或

前人之所未發也。許可算一得之愚吧？又由于近年來對於某些古文本形意有些新的發現，或可用以提高對全意的認識和理解。目前不揣固陋，願把這些提出來，藉茲一見於大家商榷。

我發現古文中有的一些是專門表示某種意義的「意符」，在上文末尾已稍提到它，現在須要作較詳而具體的述過，實例加以說明。這可能是前人未加充分闡明的。「意符」一名，用者也還寥寥無幾，往往都誤視為「形符」。也曾有人大量的使用「意符」的名稱，然而實際上他們所謂的「意符」卻往往多是「形符」。可以唐兰先生的說法為代表。

「意符」，雖然它也來源於象形和「形符」一樣，但由於在實用的過程中已逐步發展——人們賦予它特殊的功能，使它終於超越了形符的職能範圍，而能廣泛自由的表示某些「含意」了。所以我以為就狹義的「會意」而言，則：

甲、凡屬用「意符」構成、用意符以表示某種意義的文字，才是道地的「會意字」。

這和用「形符」構成「形聲字」同理。這種提法也和傳統的以及許氏的「止戈為武」說法，在精神上相一致：

下面要舉出幾種「意符」，並通過實例略作說明。先說幾種表示運動和運動方向的「示動意符」：

𠂔 行 象人行走的十字交叉的道路之形；

𠂔 止 象人賴以行動的足形，前人解作足跡形，有時就無法解釋那些由人以外的動物——乃至非生物構成之字。

大
大
象人奔馳之狀。



在古文中就把握這三種形組織起來。構成：
 世者作相多
 行
 日
 止
 又
 是金文多見，或更作
 又

把它們加在其他很多種形存邊上用，以表示其物像包括人物以及非生物的種、運動。而月正又分作五土。

除了表示這些人物的運動之外，還可以同時又指示其物體的運動方向。

工筆的附衍
北衍
衍
火土金木
止

作为附加的意符而論，其意始无別，在古文中具全

上可以通用。例如：武字初文作，省作，从，再省始作，或作以行……

而原来的象形文，多为名词，加了「示動意符」之後，即變質為全意字和動詞。這里只舉「止」之字為例：

用世 表示二魚在水中游動時相遇或相接之意。顯然，魚不會生有人足

或留下是迹，更不可能在道路上相遇的。所以這裏的世，
 一个……都絕對不是象道路万人足的形象，而

是由形存義衰而成的意符。它来源于形符，而高于形符。详本编所附“释止”一文，下各字同此。

中法译为辰保字
表示手投辰蟲時蟲的掙扎振動 有土粒落下
用日、月以表示辰的

振動之意。依蟲沒有人足，也不會在路上行走，故「介都非形符，而是意符！

𠂔 甲 譯過 𠂔 代表耒耜犁頭往來耕出 𠂔 形的田壠之形 𠂔 加 𠂔 以示耒耜往復運動 耕土之意

前或釋此 𠂔 形為牛蹄 都与人足 足跡无同；

𠂔 金 𠂔 用 𠂔 以上表示船在前进 (非初文 𠂔 作 𠂔 早金作 𠂔) 船自然不会有入足 的；

𠂔 甲 𠂔 用上表示人在被人挥 𠂔 之意 楚莊王的 定功哉 𠂔 止 𠂔 为武 之說 是適得其反的曲解……

这个誤說 却被謹慎以來两个半世纪的小学家奉为解释金意字的至寶 圭臬 绝对的權威……

𠂔 金 𠂔 用 𠂔 以上表示蜈蚣的爬动 蜈蚣自然不会生有人足 或留下人的足迹……

𠂔 甲 𠂔 用 𠂔 表示两豕相逐之意 後者作 𠂔 𠂔 甲 只餘一豕之形；

𠂔 甲 𠂔 用 𠂔 表示鹿在奔驰之意 (卜辞中亦不多見 旧釋逐之異文 是否正確 有待由文義验证)；





𠂔 甲 𠂔 用 𠂔 表示毒蛇正在迴轉 向觀者所立的地方撲過來之意 在卜辞中用以示禍

患災難 为害等意 早金也作 𠂔 後也作 𠂔 等 以 𠂔 表示動 詳 𠂔 𠂔 蛇文



𠂔 甲 𠂔 用 𠂔 三个 𠂔 以上表示此鳥翼翅的激烈鼓盪振動之意 以上詳見拙 𠂔 𠂔 釋止


很明顯 这里的 𠂔 …… 都在表示着種 物 的 獨特 不同的運動 以及運動方向之意 而这里的 𠂔 𠂔


着人、動物以及非生物的升降、起落、上下運動之意。我們姑稱為「升降意符」。通過實例就更明顯：


 陟 用  形 表示人的  上登升。反之如  步 則僅能表示向前方行之意；



 金 陟 用  形 表示人  下 降，如果元  則  只能表示在平地上向近處行來之意；






 甲 轉隊 用  和倒子形以表示或象 視重由高處墜下來之意形； 諸字，詳本篇末所附「釋字」文

 金 釋 象 示人 提手登高崖汗水淋漓之狀意；



如只見上舉四例，自然也可以釋  形為形符的，不過再看下去就不同了：

 甲 漢 陟 陟 表示繳矢 射出後 游弋 上下之意 即 弋 雉 的 弋 字 有 此 義。繳 矢 是 不 會 攀 山 的 階 磴 而 升 降 的；


 金 博 示 双 手 把 酒 瓶 上 舉 以 示 尊 敬 之 意。絕 非 崖 邊 舉 酒 故  非 形，而 是 意 符 示 上 下 運 動 的 意 符；


 金 漢 陟 陟 即  之 偶 異 文。以  示 升 的 由 上 落 下 以 數 人 姓 之 意；（ 即  的 廓 綫，非 也）

 甲 漢 陟 陟 以  以 示 用 手 捕，投 傷 的，辰 蟲 出 于 地 表 之 意。並 非 在 不 宜 種 木 的 崖 邊 投 蟲；

 金 釋 唐 蘭 漢 釋 列。豕 不 象 手 懸 治 懸 挂 已 屠 之 牲。這 里 又 加  以 示 高 懸 牲 體 之 意。即 豕 不 豕 肆 的 異 文

（銅品銘文中所謂「宗彝一肆」，猶如說「一列」，「一排」之意）並不是象懸死牲于崖邊之狀；


 疾馬盟書 即贊之異文。𠂔 本象雙手拳立之狀。口為口省；于此加𠂔以示高舉之意。

 疾馬盟書 以下 示登升聲。後作𠂔 上 是也。即今陞字也借升代之……這些字詳本編末所附釋阜




這些象 繳 之形 酒瓶、耕、辰、豆、升……都和登階之形无干。所以𠂔 是意符，而非形符。

口 本象人嘴形。口是人的發音、飲食……品官，所以由此發義。引申而用口表示發音 是極非生物（和飲


食等）廣泛的內容。例如：



 鳴 用 𠂔 來表示這隻引頸張口的雄雞 發出鳴聲；


𠂔 金命在堂在人生頂張蓋，下發手抱合的人物頭邊加口，以表示此人在發出號令之意；

 替 用口表示敲磬發出的聲音，又入于耳目之意，用以表示聲音。後分化作  替  𠂔

𠂔 聖 吳大澂記聖替為一字，替不會生有人口嘴的，所以此𠂔並非形符；

 甲 粹雷 𠂔 表示由電光發出的雷聲 中象電光 疑即閃電的閃字 雷 電自不可能生有人口了；

 金 粹 𠂔 代表雷發出的宏大的吼嘴聲。後又省作  𠂔 金 𠂔 只用一 𠂔 來表示虎嘴；

 金 品 𠂔 代表火吹之聲。周人借字聲以為品四字。許達解：𠂔也。象品之口。𠂔所以字之。或省作：

吟

美

只用一口来表示文戏

与喘同理。(喘、吹两字都由𠂔而省作从一，变化也相同。)

歿

金 獻

大口部知日啣肉，以表示大口食肉……飽餐之意。（後世訛繫作厭、饜或餽）

顯然上舉諸例雖，磬、電、虎、天……都不全生有一張人的口而磬、閃電更不全由口部發音，所以這裏

的口都非形符而是意符。如依拙说：这韵字也都是利用意符构成的会意字。

口形的另一種意符作用是表示借某字之聲，以供另外的用途，而非其原來的形意。（陳夢家先生早主此說）

這套实例頗多。這里可舉幾個以見其一斑。如：

哉

金裁

卽象髮頭傷于戈之形，也卽災難的象字。現在又加口于下方，以表示借戈之声，以為

語詞……而不取其原來的災難之意；





金唯

这里加口以示借佳户以为数语词……而放棄它原来的爲之形意；

知子

金杯

 即甲文疾的異文，象形為人所傷之形的
 之略訛形，古音疾智知同音故

借疾为智。见说文。因而又加日于矢之间。以表示借疾之音。而不取其伤于矢之原意。

१००

金河

利即衣人荷衣形的
 荷因之省。盖即何何荷
 之初文。加日以示借何声
 舍荷意。从水以是为河

在卜辭中的、變于河、等的河，似是專指果水、河，而非泛稱的江河：

利口 中 香 卜人名，加口以示借音，与原来的象人游泳之形意无干，這是一個當時的專用字，不再見于後代文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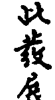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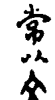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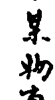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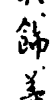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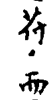





在商代卜辭中加口以示人名、地名、方、水、易之字例甚多，陳夢家已發現此點，在這里以略。

此外日也代表某物有紋飾，花紋等意見下文，我所謂日在古文中，兼是意符，主要指以上三種，此外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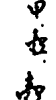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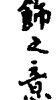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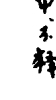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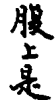



形符，用途甚廣，有近二十種作用，不在此限了，詳參編者所附《徵》，口形在古文中的表現的內容，一文

  等形文  即人的正視形之  但又在人的胸腹加  心  日，等以示有紋飾，我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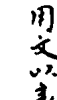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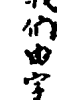



幾文的字形是象一種模擬人形，頗加彩飾的，巨大的偶像之美，因而文有文意，也引申而有紋飾……

等意，文約即由此發展，常以  作為表示某物有文采、彩飾等意的意符，而且也常用              

字胸腹中的  心非見  日，也有作  代替文為此意符，如在             中已如此，例如：











 中 香 壺傳中加文，以示壺上有紋飾之意。也有作               
















不會有人形花紋裝飾，所以  在此不會是形符，而是意符，凡此美字以文与心，口无別，都代表紋飾……
















               
















              

以為「翼日」的專字，後有改作翌，是。嚴祐來說，日在此非形符，前人多以類字為形聲，似又確切；
















             
















              
















              

以上的日，並不是直接的日形，都是表示時間，季節，氣候變化的意符，因而這些字應是以意符構成的形聲

文字中它是表示言語；表示思想感情活動，言為聲，的意符。（曰言語本元形可象，故多非形符）

油

意者
小點

雷 聞 彭 叔 彤 彰 良 香

四

金聖云義如忘
即忘的本字。以言表示心意。忘記憶
聲。過去以此類字為形聲。也只精確；

這要用言力表示心意，言語的意有文字很多，義文中更多起來。而周金中常用言代思想，感情大

八、小、等、小、点。這裏小点在古文中多象么麼細物，如沙塵、水滴、碎屑等形，由此發展而用它代表，象徵某些肉眼所不能覺察的無形無形之物，如：聲、光、味、病等，所以也只是意符，而非形符，利用它來構成的文字，似乎也應該算作會意字，而不是象形字。具體之例也頗不少，如：

٥٢

甲 代表由閃電所發的雷聲。概即見之省。

這一組字詳見本編末所附「古文中的小点」。

5

甲用 象人掬音入目之狀。用「」代表无形之音。声波……

中鼓用_レ表示而鼓面發出的鼓々之声；

故
甲不釋

代表目光……見下文

彤

金丹

月家藏在盤中的丹沙之類。夕表示由丹沙放出的紅色光彩；

彰

金影

用 δ 表示由玉璋所發出的光采；



甲辰

用山表示由感在空中的食品所散發出来的香味，也即香的本字；

光

女

姁

姁

姜

羸

媿

古文字學新論

一三二

身。甲、本象於莊的婦女形。一般在文字中多是形符，但也有時用為意符，例如由十上女構社會的餘風，後來周金文中表示姓的字多从女，如：

媿 金，媿，从女，示姓，為聲。

姁 金，姁，从女，員聲。

姜 金，姜，从女，羊聲。

羸 金，羸，从女，示姓，羸聲。

媿 金，媿，从女，示姓，媿聲。媿，媿，從通媿。篆文中尤多。女皆示姓意符。

此外也有不少形符按其性質，作用分析，也應視為意符，如篆文中多見的以雨以示氣象的雨等；

以上所舉都是利用若干種意符所構成的字，我以為應該是主要而明確的會意字——與此同時也借解

意符之便舉出了一些利用意符構成的「形」聲字，嚴格來說，都不應稱為形聲字，此外尚有其它。

乙、非現實的，用幻想虛構出來的，或用比喻、影射等方法表現的一些字。

有些字內容奇異，為現實生活中所無，故非象形，有的乃古文字形中頗有浪漫色彩的珍品，但由於一向少

蒙學者青睞也。少有人談及。之家多沿旧說釋字。現在把這几个奇文提出以供大家欣賞新疑：

𧢲

周金

𧢲

象狐

即狐字。

這裏作

𧢲

乃象張口之狐。

以使在狐口下加言。

以示狐吐入言。

用

𧢲

狐言以示妖異、怪誕、謠言。如依許慎解字會意的方法解之。可謂。狐言為繇。故。繇。金文借聲以為茲

語詞。又用為獲。獲之意。又即後來之鴻。從等文初文。象說作。𧢲。又另造秋借故美字。繇。從。...

等字代之。這種有濃厚浪漫色彩的文字。很難算作象形。豈又是意符。所以歸入會意更適當一些。

𧢲

甲啓

估計初意表示。把太陽比喻為有門之物。把它的門打開。就能把陽光放出來。于是也就是晴了。

或示開門見日之意。啟亦聲。即晴雨字。象乃造性。許誤分為二。

𧢲

晚周金文

古文

𧢲

𧢲

𧢲

𧢲

𧢲

𧢲

𧢲

𧢲

𧢲

𧢲

來以示无陽光的寒日。冬季。這些字都充分的發揮了古人對控制大自然的幻想。並非直接象形。

𧢲

甲金

設想乃冬相似。用双手掩合字門以示夜暮把月。日之光封鎖遮閉起來。以表示黑暗。





无光。晦冥等意。設想非常巧妙。大胆。出今人意表。這一組以日指或的字。詳拙《徵》釋日史。

𧢲

甲粹吳


藉用傾斜的人形。以比喻太陽正猶此形一般的傾斜。不正之意（否則日為圓形物。无法表示傾

 金 前  即  人形之稍變，在手，足部位上加犬形的獸爪。（此見于金文， 虎字）



後者作 （又与  之省作  同）此字表示是人身而實爪的詭異野蠻的動物，猶如說它是半人半獸。蓋周人出于敵愾心理，用  以稱楚，當然這是對楚人的污穢性字，惡名。而楚人似乎很明白對方的惡意，所以他們自己則稱楚而諱荆。郭老已發現楚人諱荆之事，當作不解之謎，其秘密即在于此。這類詭異的人形，純出于虛構，所以很難算作象形。



丙、由象形轉化而來的會意字。





原來的象形文，由于绘画性仍強，繁雜而不易書寫，其後日趨簡易，以適應日益擴大的需要，並牽就一些绘画能力日低的書手，卜人，所以不少象形字都被省去某些部分，多是不易書寫部分，或把一個字內的數个基文分裂，或改用文字以代原形……因而已失去象形面貌和特點，變作「比類合道……」的會意字。例如：

 戰 不 粹 象 兩 手 各 執 戈，甲 盾 的 戰 士 之 形。後 者 去 不 易 書 寫 的 人 形 之 介，只 餘 一 副

戈，甲，作  戰，用 兩 件 戰 具 以 代 表，或 士，不 再 象 形，可 算 作 會 意，或 指 事；

 戰 不 粹 象 人 執 斧 投 入 將 斬 之 狀，甲 文 省 去 執 斧 之 人，只 作  用 一 倒 入 之 戈 斧 以 示 此 意……


金文有作... 只作一斧斤頭，一之形，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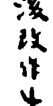
 甲不耕  甲  因皆耕 象手執耒以推埋人牲為祭之形。後有去執耒的手形只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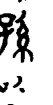
用耕及人牲以示此意。或作 甲  金耕御 加示動意耕手， 以示耕動舉人之意。更成金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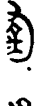
圖不耕 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有作  後耕北  金有去操刀的屠手。只作一刃、一豕以示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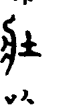
豕之意。屠羊形 初文也作真切的象形。後省作 以一刃一羊示意。參《源》列、列...

 甲 象腹下有勢的牡雄豕形。後改作 用「土」以示牡雄性之意。見上文

 甲 象手被綆縛的少年俘虜即訊。其的異構... 蓋自周初人借音用作子孫字義作 以子，象示意

 金 即鈞。象人用解北。紅兩段銅金餅圓錠之狀。後作 用金字以代金餅之形。（鈞是周代的重量單

位名稱）詳拙《徵》釋金。參《源流》金、勾、鈞

 甲 見前。早金也作 用橫寫的土字以代算小土形的 金壯。後作 以土字代其土。

 甲 詳耕不耕 象一手執其一手執帚。掃塵入箕之狀。象作 以土字代其塵之形。又有去双手

只餘箕、帚金意。

縣

男

縣

泊

沐

莫

初



𢦏 象双手持一鞭起被縛之形。口金未的難性之形。篆改此作 𢦏。難性形的 𢦏 篆不能作。改作 𢦏

以 𢦏 象二字。代表束縛的銜。縛繩之形示意。唐兰先生釋此 𢦏 形为反縛前肢的猪形。猪是无法反縛的动物。



𢦏 象手向田间播種之狀。金省作 𢦏。篆同。乙失去撒播細物之形。許乙解作。从田从力。言用力

于田也的合意字。



𢦏 中許指不祥。家用繩把南懸。挂在樹上。金改作懸人首形 𢦏。篆改作 𢦏。省去樹形。只用象鼻倒首

以示其意。象示鼻。 (漢篆多作 𢦏。不省木形。而有倒首之 𢦏 为目。) 參《源流》縣



𢦏 金。特。孫詒讓漢石經。象鼻液下流于中。狀。篆作 𢦏。以鼻。永二字會意



𢦏 金。淋之狀。後省作 𢦏。用人面前流。滴水以表示洗沐頭髮之意。參《源流》須。沐



𢦏 甲。篆。即象戰俘形的 𢦏。篆。之有文。篆一省作 𢦏。以象。人二字會意。參《源流》奚。評

丁。用两个以至幾種物形或文字構成文字。今人由此數形字。發生聯想。以明其數形間的關係。以及其

合意。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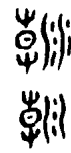
𢦏 从刀从収。表示用刀裁剪是製衣的最初工序。許乙有此說；

寶



寶 用室中有貝代表榮華權勢。王斧代表鎮壓群眾的武裝力量。漢成以示寶貴。藏……

之意。貝在此為形符。周金漸改作以玉代王斧頭……參《源流》王寶。詳《徵》釋王寶。



金朝即莫暮的省文。莫暮表示時間。即表示日暮之時。潮水上漲。即潮字初文。又借表意早

止有潮為朝……合以示意；



金在即人髮形之訛。王即王象斧頭形。合二形以表示髮為斧所傷之意。与象髮

聖于戈的一致。同意。蓋周人所造。借聲以為在字。失去原來的災難之意。參《源流》王在；



甲臭以自表示鼻所嗅到的大臭味名詞。或亦兼示犬用鼻嗅物之意——犬鼻最善嗅故

用以示嗅動詞。後加口作嗅。以為動詞。專字。分為二字；



甲自鼻形表示鼻所嗅到的魚腥味。乙見前節。



金樂用張然結于木字上以示未製絃樂品——瑟琴。琴瑟之類。从木字。以代琴瑟之形；



甲并用二人以二相連。表示兩人之相并。排列或重疊……意；



金肚从月。出。用「月出」二字會意以表示天將明。將曙……之意見《書·呂誥》：「惟丙午肚傳明也。月三日」

之變辭九思、疾世、時壯壯兮旦旦……

𩺰

甲、𩺰、𩺰、𩺰、即、𩺰、𩺰、魚形之省，以一、二以示二魚，或兩魚重疊之意。用以表示兩、二、重

復……之意。這是比較典型的會意字。參見《源流》再、詳《徵》釋魚文

這裏會意字之中有些乃上舉由象形簡化而為會意字同。例如𠂔以戈、甲而指戈，實乃𠂔之省文……

我個人以為會意字，主要包括上列幾種。然而考慮得未少，也並不成熟，還有待于大家集思廣益共同努力深入探討。

會意字後轉變為形聲。

這樣實例很多，尤其形聲字大為發展流行的篆文時期更多。因為製造形聲字是最簡單容易的方法，如：

𩺰

金前 虎爪人形。見前節。後加井為聲作 𩺰。篆作 𩺰，說文訛作 𩺰。把多竹也弄錯了；

𩺰

甲、病。見前。許篆加亡為聲作 𩺰。死，又加丙為聲作 𩺰。𩺰 分為死、病、病三字，皆形聲；

𩺰

甲、昏。見前。說文作 𩺰。以火為聲。後又作 𩺰。以日、青聲；

𩺰

甲、見前。說文作 𩺰。以魚、生聲。後作 𩺰。以肉、星聲；

𩺰

金、難。見前。篆文又作 𩺰。𩺰 從 𩺰，以示笑聲。𩺰 從 𩺰，以示苦聲。𩺰 從 𩺰，以示笑聲。𩺰 從 𩺰，以示笑聲……

「日斜為杲」、「閉目為罙」、「寧日為冬」、「月半為朔」、「月出為肚」、「牛耕甲為御」、「二人為并」、「二魚為再」……也許並不違背傳統的以及許氏對會意所下的定義、精神，而且，有些則又更确切一些吧？

今人對於會意的淺陋體會，大致如上。

三、形聲

形聲或稱「諧聲」，是文字由形、意向表音方面的發展，是文字的創造上的一大進步。因為僅僅依靠象形、會意的方法，只能製造出有形可象、有意可察的有限文字，那連簡單的文句也不易寫出來，即使加工假借也還不敷用（何況假借字也有不少形聲字），所以為了擴大文字的表現能力範圍，也只好採取這表音的方便的手段。

製造象形會意字必須要有較高的智慧才華和表現能力，比較複雜困難，製造形聲字就容易多了，不必費什麼氣力——今天人們還在不斷的製造新的形聲字，如「芽菜形聲邊道」……所以說文九千多字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聲字……這些都是前人早已說過的道理。他們也指出形聲字的構造方法就是使用形符有時是意符配合聲符構成的文字。說文說：「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這些都無須多談了。

古已有入詳細分析了形聲字中，聲符的位置，作了一番分類，如左形右聲……上形下聲……不過這工作沒有什麼深刻意義，為了節省大家的精力，這裏盡量避免談及此類成果，只着重於人的一些研究的體會——這些都往往是前人較少注意的問題，在此提出以為前人留說的某些補充。

我們的研究重心，只是古文字的形體方面，對此或時有一得之愚，但對古聲韻很不在行——這倒也頗合于唐先生為古文字研究所劃定的範圍，因而在形聲方面，不擬多談，只想着重的談談我所謂的「附聲象形」和「合聲象形」問題的體會，因為這些是前輩們很少接觸到的新課題，也許對於文字家的研究工作，有一點參考之用。

如依前人之說，彷彿形聲自漢一開始出現就已成熟，即突然出現的一種全新的造字方法，至少曾經給人造成些這樣的錯覺，這就說明實際上前人們還是沒有充分發覺形聲字的產生，乃孕育以至於後來的生長、成熟的全部過程，尤其是早期的，形聲字正式形成之前的濫觴的那段，幾乎還是空白。

大家都明白這件新的事物，一種新的造字法的出現，理應是在旧的基礎上逐漸生長起來的，形聲字的成熟也同樣有個醞釀的過程，絕不是由某位先知、聖人的靈機一動，突如其來造出來的——那樣的傑作也无法使人認識，自然也不會流行起來的。實際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在前面介紹象形文字時已經初步談到象形和形聲的關係，不是到文字已經相當成熟時期才開始重視字聲，而是在文字的出現不久，象形階段中早已開始兼重字聲了。其明顯的證據即在單作象形中已有了「附聲象形」；合併象形中有「含聲象形」。

它們都是形聲字的濫觴，雛形。後來的文字出現的形聲字就是在這些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裏再來看，那兩種有聲的成分的象形，它會讓我們免了解這種情況的。

甲、含聲象形

文字從一開始創造，或其後不久就已經強調着聲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創造複合象形時，造字人就非常經常而巧妙的盡量選擇聲音與此字相近的單作象形來作為基文，以構成新字。因為這樣作可以啟發人們更容易認識這個新字，可以由其中基文之聲，聯想到全字之聲，再由聲，形而明其義，這確是一種聰明的方法，我暫稱這一類字為「含聲象形」。這是十分普遍的方法，除了在前文九五頁所舉的：受、比、戕、營……外，還大量存在着，請看下面的實例：

𡗗 𡗗 象飼有牲豕的室，舍以𡗗 𡗗 做，而不从豕的原因就是因為𡗗与豕聲相同，故取其聲；

霖 滋 雇 卿 朕 疾 智 蕞 弟 發 何 爽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四

霖

中霖

象雨水淋于林上之形。从林。林也兼起音符的作用。所謂「亦聲」，正因此。才从林，而不从其它形；

滋

中滋

象波熱于水中之形。从熱，熱亦聲。凡這類字之初文都是象形。含聲，而非如篆文「滋」之形聲；

雇

中雇

象鳥落止于戶上之形。从戶，戶亦聲。

卿

中誤卿

象二人相嚮而食之狀。从艮，艮亦聲；卿乃秦文，是由卿尊乳而起的晚起形聲字，未見于古文；

朕

中朕

象批枝數目形。从目，目亦聲。值得注意的是其初文从鼎作「𣎵」，中朕鼎聲遠形繁，故改為目；

疾

中疾

象人爲矢所傷之形。从矢，矢亦聲；

智

中誤智

象手爲矢傷，各即「𣎵」之異構。从手，亦聲。後借聲以爲智，如「金」又作「𣎵」，此作「智」；

蕞

中蕞

象用矢射豕形。从矢，矢亦聲；

弟

中弟

象用「𣎵」捕蛇之形。早期圖形作「𣎵」，形象尤顯。从𣎵，𣎵亦聲；

發

中發

象用械打來，發字形。從來來亦聲。周人似已不知來已從來，兼聲，所以又加里爲聲作「𣎵」；

何

中何

見甲文何字。象荷戈之狀。从戈，戈亦聲；

爽

中爽

象人双手各持一良。良中盛食物……良亦聲。詳本編末所附釋爽，爽一文。

羊 甲義 家用，我「錯形解羊牲之意，以羊，羊亦聲；

𦍋 甲誤解 象執鍾敲擊手形，以角，角亦聲；

𦍋 甲象 象双手捧箕稟粟之狀，以其箕，其亦聲；

𦍋 甲登 象双手捧豆，高舉以獻祭品之形，兼含意折此以豆，豆亦聲；

𦍋 甲象 象小底形，感首作𦍋，与象人肩的𦍋相似，借肩為聲。這是四下見的單体，含声象形；

𦍋 甲誤解中 象蛇纏頸有絲索的𦍋，象形，其亦聲。（後始有作𦍋，省去了其声，只从一般的人形了）

𦍋 周金頭 象于夏日之下曝絲之形，𦍋即古金文𦍋，𦍋夏季之夏的本字，因字已非初文，故

𦍋 𦍋形之省，以𦍋，𦍋亦聲。此字未見于甲文，既不周人文字；

𦍋 甲至 象矢義出後落到地面之形，或作下夏象矢中前方的某物之形，後通作𦍋，𦍋亦聲；

𦍋 周金，曰誤解𦍋，此誤譯𦍋，象人夏手持提酒瓶之狀，用以不酌酒，以夏，夏亦聲。由此夏声，可測

知其声与酌酌近，故姑特酌。清人不識此𦍋，夏誤以為𦍋，𦍋形之𦍋，今人以為猴形之𦍋……

𦍋 周金，不釋 象双手捧爵，相慰勞之狀，以爵，爵亦聲。近人多由文義推知為勞，但于形声无說；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六


歸

中歸。象以帚掃弓之狀，以示戰，獵之後歸來之意。从自弓，弓亦聲。詳《微》釋自。

薛

中薛。象以辛，小刀脩治弓形。用以泛示治理之意。从辛，辛亦聲。同上亦可參《源》言薛。

官

中官。象引弓習射之人之室。……从自弓，弓亦聲。金文省作仍存自弓聲。同上。

闕

周金田漢特闕。象置甲盾以守的闕，境門。从甲，甲亦聲。


古

中古。古。置甲盾十口，借等代形，以示有戰爭之事，从甲，甲亦聲。

親

中親。不釋。象以戈搏，獵虎形。从戈，戈亦聲。


西

中不釋。用二易形以示兩件物品。从易，易亦聲。後省作金西。

孟

金孟。象洗物之兒形。被洗是人生第一件事，因而用以表示始也。从皿，皿亦聲。

爰

中爰。不釋。象手提牽一犬形，犬亦聲。周金說作（犬形訛晦，田枏爰。中文字自羅氏誤。

謝

中謝。爭為爰以來，一直治聚其誤，積重難返。參《源流》爰字。詳《微》釋爭。爰。

烏

中烏。象手執匙由盤中投食物形，動詞从皿，名詞盤字，皿亦聲。

烏

中唐澤。象人執手張席之狀，以示阻絕外來之言意。从因，席，席亦聲。席，寓射近古音同在東部。



射

金射房 象習射之室。从射，射亦聲。（此字尚未見于卜辭，或周人之制，與商不同）

錫

中萬 象鼓林掩映中的高木的京觀之形，以高，高亦聲。


興

中不特 象聚手合力昇起井欄之形。从井，井亦聲，後有作  井省为  盤放棄了聲符；


與




金與 可能表示用手握牙，握与之飲食之意，尚未甚明，然字形从与，牙无疑，牙亦聲；

戒

中特觀 象人斧戈而坐以示整肅戒之意，乃  戒之初文，完文，从戈，戈亦聲；

恐

中不特  象斧頭將落傷人手之狀，加心示斧動，用此形以表示此人此際之恐懼心理，

周全改作  以工，工亦聲， 乃斤錐頭，与斧頭同。（近人已多釋  为恐，于形无說）

振

金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古文字學新論

一四八

𠂔

田賦

象以戈割取。瓦敵。戰俘等之入耳狀。以戈。戈亦聲。後世改作賦……或聲；

𠂔

金彝。象人解衣而飲銅爵形。●為古文金字初文。金亦聲。●見《微》釋。參《源流》金。勻




勻

金勻。象人解衣而飲銅爵形。●為古文金字初文。金亦聲。●見《微》釋。參《源流》金。勻

這樣的字例不勝枚舉。它們都是由幾個基本字構成的有內在聯系的合體象形。而不是互不相關的只有聲上關係的形聲字。也許有人曾把這類中個別字。如：霖、滋……視為形聲。那大約是由于沒有懂字形之故。

乙、附聲象形

有很多早期的十分過肖其物的象形。包括車、人、鳥、獸等。又在形中。添附音符。用以輔助說明此字之聲。應該如X。這樣就能幫助人們更容易而準確的辨識此形。起一種由形及聲。形聲結合的作用。在上文象形一章。我已初步介紹了一些見一重二節。象形字與聲的關係。并舉出鳳、鷄、駱駝……字為例。說明形與聲的關係。附聲象形與形聲之間的關係。區別等。這里還要簡單的重述這幾個頭例。漸及其餘。以便弄清形聲的方法最初是怎樣產生說明出來的？

例如：鳳字只作    等形。已是以用頭上的特殊冠毛。長尾。尾端有眼。等特點表現

出鳳——孔雀之形。不同於凡鳥。然而又在這特形旁加凡。雖為聲而作。出鳳。…… 雞字作

鳳。鳳形。已家有內冠。引頸張口。長鳴的雄雞之形。迥異于它鳥。然而又加莫為聲作。…… 雞的

甲文作 不辨。耳長尾短之狀。与馬絕異。但在西周金文中已加。各為聲符。作 駘。駘。…… 駘管

那些未加聲符之前的特形。形象已頗鮮明。但書手們大約是為所人誤會。又附加聲符。以為補佐。這些頭例都是我所謂的「附聲象形」。而非真正的形聲字。這二者是絕對不能混為一談的。

它与形聲的區別在于聲符在這里的重要性如何？如上舉三例。本是三種動物的特形。即使取消聲符。仍

不難由其三形本身辨別它的鳳。雞。駘。駘之形。而聲符在這里只是額外的附加物。可有可无。因而不是

形聲。但它們却是後來的形聲字的濫觴。為形聲字的出現創造條件。由于既然已有聲符為輔。物形的刻画已不須

象原來那樣的細緻認真——画出過肖的特形。只用一般的鳥。馬代之。賴聲符的凡。莫。各以成字。于是只作

鳳。鳳。甲。鳳形潦草。家。只以鳥作鳳。…… 駘。駘。…… 駘。這樣就逐漸的拋棄了特形。專形。只取泛形。

配合聲符成字。才真的成為形聲字。這時的聲符在字中絕對重要。不能離開了。因為這些泛形如離開聲符就只

剩下一鳥。馬。而不再是鳳。雞。駘。駘之形。它們已失去了獨立成文的特形。个性。對此。我們可作以下的比較：

「附声象形」——本特象形、附声符為輔。縱令取消声符，仍可保持特形，獨立成字；

形 声——泛形，配合声符成字。如取消声符，則還原為泛形，不能獨立成為新字。

這就是「附声象形」與後起的形声字的真正的差別分歧。二者的性質是迥然不同的，不能混淆。

後來的形声字，多是由這種附声象形發展而成的——即由特形加声符變為泛形加声符。

道理已初步闡明，現在再具體的介紹些這種有声有色的「附声象形」實例，就不會費解了：



甲 誤釋羽，或釋翼。象鳥翼形，卜辭借為「翼」字。常又附立為声作 翬，後改以羽作：

翬……等形声字。如由羽立字中抽出声符立，剩下的，自然是羽，而不是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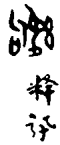
甲 晶星，象繁星形。後又加生為声作 聖，篆作 聖，後省作星，變作从日，生声的形声



甲 麥，抗枝打麦形。後金文加里為声作 糧，半麦形已失，訛作 米，不見打麦之形了；



金 似所，象双辟被反接的停聲，与甲文 𠂔，等形相同。後周金文加句為声作：



𠂔 釋評（後自看為日，遂通有作 金評）參《源流》評



甲 𠂔，本象襟边露毛之衣——皮裘。又加又為声作 𠂔（後又取消了毛形，變為形声的

的，此鳥，虎声之，以注形的鳥代形，變為純形声字；參《源流》之腐



金，許慎


象以刀割肉投入鼎中烹煮之形，形意甚明，又加月，指為声作。參《源》之爛



甲，舊

象鵠鵠探爪入鳥穴中窺取鳥卵，金文，隹夷舊我員畝臣，有侵擾之意，金改



利用白声，為附声象形，去去探爪入穴之形，變為形声字；參《源》之瞿，舊







金，荆

虎爪入……見上文，後又加井為声作……參《源流》之荆……





甲，秦

象燒燃木柴形，金加為声作見，声符呂混入形中（篆遂讹作

榮，許誤解皆為古文慎……）後世不知榮字象燃木之形，又加火作燎，變為新形声字；參《源》之榮



甲，楚






象鯉魚形，又加單為声，金以為注形，作形声的





甲，不釋

象以絲，韋編織，經緯交錯之狀，又加月盤声，我試釋為編，篆改作形声的編字，

由這里之例，又可見附声象形与形声之别，即前者仍以形為主，此形可獨立，声符則可有可无；形声多由注形组

成，去其声符則只餘注形。上举星，求，錯，孟和庸……去声則成羽，日，言，衣，未，未，西，口，易

等又遠原為注形了，不能成為星，求……等字，是明顯易察的。

編 楚 秦 荆 舊 將則爛

这里有一部分附声成形，后来也未再变，但被现代学者误视为形声，如：瞿、寔、委、甥……纯属误会。

由以上兩種象形中，可以分明看出它們都含所着聲的成分。含聲象形尤早，而聲在字中尤為重要。它是与合体象形同時產生的孪生兄弟，它比真正的形聲字要早很多。唐兰先生说，含文是形聲的鼻祖，似未必盡然。

由于上述的会声象形尤其是附声象形的創造，給造字者以很大的啟示，使他們逐漸發現這種新的方法是一條捷徑，因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由非有繪畫高手就難以畫出其特形的繁雜工作中解放出來，他們懂得了用一般化的波形，再配合音符，也能使人認識，承認的簡便方法。這時自然也就求于避繁難而趨簡易，不再多費力氣來刻画特形，真正的形声字就這樣的應運而生了。這不但簡化了字形，而且又是一種更自由的新方法，它可以造出很多不能用象形、會意表現的新字。——當這也漸為他們所知時，于是這新方法就被無限推廣，而新字——形声字就大量的湧現出來了。例如：


甲、誤釋須。从水心聲。上薛中的水名。此名一直沿用到後世。未變。前人既誤以𣶒為目。遂釋以為須水。




中幹河
从水，才何声，卜辞水名。商王常有祭河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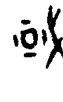

甲子者，據奎文，以幹表。从日，示器。愚以為聲。參之源流，參。



致字在周金有送致之意，動詞，蓋即 甲 氏之變体 參《源流》氏



 一 于 孟 从皿以表示蓋皿， 一 于 声；


 金 龜 从龜為小動物，爬蟲等的泛形符，以代蜘蛛形，朱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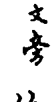


 金城 从 成声。周人的新字，後亦周改从土，省作 篆改作城

 金 或 从 一 回 戈声。晚金才改从戈声…… 參《源流》或城，詳《綴》釋示土…… 冊一更

 周金 从 象手執筆以書，者煮声，疑 月 呂 之代起字

 金 金 从 獵四形，即罕，畢之類，金声；

這裏有的速利用意符如： 月 夕……等以構成的形声字，也有此字似乎都是由声符組成的，如：月 方 甲

文 考 从 即 盤 从方皆声； 林 肉 晚金 雷 鐘 鐘傳作 大 林 的異構 从林 面 皆声符； 自 肉 旁 周金 邊

从目 即鼻字 而 方 三 文 皆声符…… 算是變例。

這方法比起象形，金意來都自由使富，易造易寫，所以後來又把不少原來的象形，金意字也改作形

声字，已見本節上文，以及第一章，第二節象形變形声，及金意變形声等節中之例，無須重複了。

古声問題

研究古文字應該精通古声韵，這已是衆所周知的常識問題。如能通曉周古音，那才理想，但在目前來說，也還沒有多大的可能性，至多也還是在開始不久的探討的階段之中。

在一般古代音韵方面，古人作了不少工作，其中包括印度和日本的僧人，都曾付出努力於這門絕學，但那些古音，多指漢代以後的古音韵。清顧炎武、陳第等才開始利用《詩》、《楚辭》、《古韵文》和說文中諧声字來研究，比較出更古一些的韵，然而《詩》、《楚辭》、《古韵文》等作品，它和商、西周的古音也還會有一定的距離；何況由韵文中察韵尚易，察声就困難得多了。

近世研究者更多，包括不少外國的漢學家們，研究也更細密，據說收穫很大，這些都成為專門的學問了，然而也還不易弄清西周以上的古音，而且商、周之間不僅有地域也有民族間的差異，也未必完全一致，何況這裏上古音資料難得——古文字大都還未能準確辨認，所以更難據以探討，都還有待於專門學者的努力，如能掌握這些上古音，將會有助於古形声以及合声、附声象形字的考釋。

至如只偏重於字形方面的研究的我，欠缺古声韵的知識，只有向他們學習，利用他們研究的成果，

由一般情理推測，初民的發音與辨音的器官，可能不會象後代人們那樣發達。發音方法也許會比較簡單，樣樣一些。實例如古音數紐相連，數韻相連，大約是古音韻部較狹，少之，不會象後來的古音韻部能分出二百多部，聲調有七音九音那樣的細密，所以後代人弄的這部分絕學，對於探索商周上古音的工作能否完全適用？也還是疑問。又約也，因此如此學者們才把上古音另列為專門的研究課題來探討吧？

前人在這方面已摸索到一些規律，似皆可信，對於我們極有用途。例如：

在聲母方面：錢大昕提出的古无輕唇音，凡輕唇音古讀皆為重唇，非數，奉微上古讀作幫，滂，並，明古无舌頭和舌上之分。如徹，澄三母与端透定无別，他舉出古讀直如特，竹如萬，陳如田，振如棠……

（愚補充：在古文中，直，德字，冬終一字，鼎貞一字，屯純一字……其例尤明而且古）又說：古人多舌音，後代多變齒音，意即指照，寧，牀等母之字，古也有些讀如舌音，如讀舟如雕，又如鞵，專如鼎……

章太炎主張娘，日二母在上古都歸泥母，簡稱「娘日歸泥」，我們又發現了古文中，如奴二字，娘，辱一字……

黃侃提出：照系二等歸精系如宗，声有崇，氣声有叢，參角，倉含……所合二切……愚按：古文用茲之，此，斯，泰之是……數字表示此意，似乎更明顯一些……實際上同類之例甚多而且古老可信。

〔注〕這裏的實例都到自一本很有影響的古音韻著作。

曹運乾主張，前三歸匣，舉出了古溪：營如環、援如狹、羽如色、圓如回、員如魂……等
為例。筆者按古文、借或減為或，以聞為婚，表以累者……殆亦皆此類，

又說：「喻四歸定，舉古讀夷如弟，易如狄，逸如迭，遺如隨，按尚未能由古文求證，或非殷周古音。
在古韻方面，如：孔廣森倡建的陰陽對轉的理論，對於擬測古音，很有幫助，所謂陽聲指以鼻
音收尾的韻，陰聲指以元音收尾的韻，對轉的情況包括：歌元對轉，支耕對轉，脂真對轉，
魚陽對轉，庚東對轉，幽東對轉，宵侵對轉，之蒸對轉，葉談對轉。據王力先生之說，則
葉談非陰陽關係，宵侵不合理，幽冬關係模糊……似更為精到。

這些在古聲韻的探討中都是極有用的，不過顯然還很不足，所以近人於字遂在由古方面陸續
追尋，証實一些尚未被發現的此类規律，如間一多先生求証明母古与影母相通他舉出音韻篇目
完以光声 毒与梅莫方 嬰与嬰莫迴切 父与頤烏後切 母与提子寒切 冥与悞煩當切 蚺与蠅
例中明母与影母字之間的關係以証颯与奄在古声之可通所舉例非古文，龍奄相通之說蓋尚无結論。
按：古文頁与兒貌殆亦一字。吳其昌也用：燕与蠻，令与命，柳，留字从卯……來說明古音

來母與明母的某些相通，我們在此也可舉：古文中來與麥二字互調其用，譌繆……从麥，獲得聲，藁从兩兩得聲，晚从夕從里得聲……以為補充；

前人已注意到古聲見溪羣匣四紐的密切關係，我由古文實際探討也有同樣的體會，如：古文羣、黑、渠為一字，光从光一字，罔从古……都从甲得聲，古文訊从司得聲，羣从君聲……不一而足，所以此說似乎可以完全肯定。

此外，在字形的探討過程中，個人也有些零星的發現、感受，如：古文中津建與朕同字，

處谷與處同字，處為戰字初文，考与長似同字，織与繼同字，疾与如智同字，我由古文字形中证实

進从佳得聲，追从自弓得聲，薦从薦得聲，後从後得聲……為前漢分傳為又創

穿林字从月，牆字从得聲，車有，菊於，薑逐而切，獲、隻古文中為同字……

似乎正齒音在古音中多屬牙音的見溪等紐，即古音中無有或少有正齒音……問題很明顯，或早已為人所知

筆者在這里也還可以由第一手的古文字而度出發，以它為根據作些補証。

我們比較留意的是一個一直比較少被前人注意的課題，在這里要不得不煩煩的舉例說明，這就是古音中

見溪母和幫旁奉非母之間的關係，有不少二母之字關係密切，試看：

由甲骨、金文古文字而論，則：

𠩺

周金，籀

从舌得聲。經典中又作胡，胡字代籀。

𠩺

甲自，象人鼻形。說文鼻字下注云：「自，讀若鼻。」借聲為自我字。後來，𠩺亦變，又加耳，作鼻。自鼻二字，

巾

甲，金，粹巾

巾

金巾

二字在古文中為同形，同字。

𠩺

金，冰

从𠩺，得聲。愚考：乃金之初文，在此為意兼聲符。詳拙《微》粹。

𠩺

斤

鑄形，實即鑄的今字。𠩺，象雙手拳斤形。動詞鑄的今字。兼含斤聲。參《源流》斤，兵

𠩺

金，史

易鼎鼎而炊之意，又兼从雨，篆文𠩺，便又从史為聲。

𠩺

甲，伐

象以戈伐殺入，与𠩺

𠩺

甲，伐

鐵

象駢斬二入形，形意皆通。

聲亦不遠。

𠩺

金，皮

𠩺，金，革

𠩺皆皮錢形。聞一多先生也疑皮，革古𠩺字。

參《源流》皮，革

𠩺

金，霸

从革得聲。

𠩺

甲，不釋

戰字的初文，篆文讹作𠩺。

或說

說文：音同𠩺。

詳拙《微》粹十文。

甲，𠩺，《源》𠩺字

甲 象有長柄的獵網形。𦉳即罟。罟也。即畢的𦉳字。

賓客古今一字

僕其古為一字

詳註《徵》《由古文字形中看古代的階級壓迫》一文中釋僕、恭、淖、僕字



𩚑 甲 愚以為即後來經傳中訓衆也的醜字又分化為醜 邵召 參《原》醜見《微》上文醜

II

甲、卬 卽牆字。後世又轉爲卬。篆訛作卬。片、日、片古声殆同；

4

見字的異形
後世訛轉為卧
卧（以代人卧于席上的
個字……
詳拙《微》、釋圖一文
案《源》

卜問中的「王亥」，《呂覽》作「王冰」，亦由亥、冰二聲之轉。前人以為字形上的混訛……似不盡然；

卜词中的「美甲」，后世更常作「沃甲」。郭老说：「微晚相转移」。

3

父 在周金中也偶省作 庚 亦即父庚 後世 为主字 父 二声亦通

劉

剛以四得声

嬌

為
以
為
得
聲

由後來的文獻及《說文》而論，則：

古讀如滂母，与皮为双声。故寧从革声而读如聘……見聞一多：《诗经新见》。可惜他僅举此一例，並未深入探讨下去。其後古声韵学者是否又继续此说深入研究？我深愧固陋，不甚了了。


由上舉之例可知牙音的見溪紐與唇音的幫滂紐竟有很多的相通之字，是客觀的事實。

在一般的道理上它們僅都是塞聲破聲的關係。這個問題，我僅能提出一系列的实例以供聲韻學者作深入研究——這可以說是古聲中比較文的問題其間的關係如何在理論上怎樣來解釋？相連之聲有元史精密的區別，局限？例如把x母分為送、等，只有某、等中的字才能連、轉？都有待聲韻家研究。

此外如：現代很多地區方音都缺少日聲。凡日母字多讀成影母和來母，如讀 日如翼，熱如夜。

肉如又、
若如要、
奶如擗平声、
汝儒乳如魯……
使我注意到篆文中：
𠂔从憂、
統从克、

梳从𠂔...更古些則然
 然以發戢嚴省声；
 人一人入字与
 六我釋为虛字初文
 为一字而内

字作又入为声。殷周的第二称由乃变为女，汝周入又变为南，古文屢字从𡵓得来……也。

都是圍繞着：日、泥、影。三母間的關係而起的種種變化。遂懷疑古音中无日声。似又不只「娘」歸泥。

又如由現代冀中某些地區方言語尾的「多」說成得「音近地」使我注意到古文字中「隊」即古地字。
戴古作

古文新學論

哉。則以鼎、賊、齊、志同字。翟有「第微」、「直類」二切。擇、毅同字。王爰為且祖物之……

似乎晚音的齒頭音。在古代也與舌音端透定母有一定關係。又不只「古頭古上无別」。

在異古韻母方面。似乎古音通轉。如光兄與光今為一字。陽部。彭音如滂。見《詩》。京如將。與昌叶。見《左傳》。

如「前轉為双創、江从工、殷亦讀水艱切、津、建同字。這似乎是古音中陽、元部多。而不是通轉的問題。

這些問題十分明顯。不必待由古文字的發現中才能認識。大約前人已注意。如有所闡述。只是由于个人在這方面注意不足。知識薄弱。目目蔽塞之故。所以所知不多了之故。如萬一大家尚未顧及。就可引起注意。

筆者在今書中仍以字形為主。不敢侈談古音問題。這不僅為了藏拙。而要在避免乖謬。貽誤讀者。這方面的取鑑已頗不少了。

我的狹隘經驗証明。關於通轉等。只能在弄清其字的形、意的基礎上再來談音轉。如不識其形。濫借通轉之說。把任何毫不相干的字。都能轉音。抹南北到通轉。幾乎无可通。有几位大師特別擅場。把絕難通之字也強用「一音之轉」或「轉注字」牽帶過。實在不足為訓。只是自欺人。近年謹嚴學者多反對而不願枉。

令 命 鈴

里 里 釐

壽 壽 壽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以兩橫成胸，胸……《左傳》的「反正為之」，不過是未見古文的晚周人之說。中山方壺已讹作




 金 金 金 金 金 即象銘截人肢的跡……陵之省，構成菱、凌、凌……





十 才 中文 其的省文， 有變作 十 構成 在 等字；






丁 万 象老人杖杖形的 考之有文 杖形部， 構成 攻巧等字……許誤以考……等字，以丁得聲；

川 象人籍的 須之省， 以須省之 川 構成 訓， 巡， 馴， 馴……皆須有聲，

須又轉為 許誤以為山川字，解巡字為「川聲」……都不是信；






川 象經縱絲之形的 經之省， 構成 金 學者誤為 訓，朱之執一；

夕 象双鉤鉤目形的 一省作 夕之省， 構成 糾， 糾……




  楊鴉頭形的 之省， 構成 非作 只餘毛角之形 許誤解為羊






角，實皆翟觀省聲。這在許氏之時，自然是無法理解的，詳拙《徵》粹觀

 圓 象盤牛耳子盤中的 盤盤，轉為盤之省， 構成 明 參《源》圓字。


日 回 表示蛇迴身向近處盤來的  老惠之省， 有作 日 一 日 一 日 篆訛作 日，構





成迴、徊、苗。 參本書第二章、不化一節、《源流》卷一、詳《微》釋蛇文。


● 象手中執一錐……形的  之省。 誤以為主字。 許以  為手執枝、解  為標点符号、逗点……

 示人急奔之形的  讹作  奔之省。 本  形。 構成  賁。 許以為奔以賁省声、顛倒其本末；






 乃象花的蓓蕾或已結實的蔬果形的   ……重省一省   以取  形。 用






以代表花卉。 許誤以為  中……









 是金虎之形的  的頭部。 構成  虎、 處……乃虎省声。 許誤以為、虎以虎……

 蓋象爵形的  及其讹轉之形的  爾之省。  今象爵柱。  示其柱有二之意。 構成

鍾、坼……皆爾省声。  也可能是燕字的讹文。

A 今蓋即象俯飲的人形  之省。 未能充分肯定。 構成  飲  禽……。 金宇初文作   注

从    乃斧頭  如矢鏃形  的混合。 所以 A 或亦全省声…… 如僅作 A 形、何人能識？

 犬口咬肉則飽的  獸形之省。 構成  餽、 銷、 緇……（ 又有作  然、構成  然亦

獸厭省声。 參《源流》獸。

87
.....

吹金其來歷

構·成·急·治·造·飴·始·貼……

業葉之省。借声为世。篆讹作世。

之省，構成「囟」，「囟」許誤解為「地交陷也」，又誤

采《源流》說光
 釋《微》釋光



象手執鎚擊殺女性之形的碑，
 之有，構成碑。舊稱碑，後人構成碑。碑，許篆讹作

字。溪解婢从卑声。(義文作𡥉，近可能由家手執鞭形之𡥉之訛形𡥉攴攴來。𡥉見于金文馭字……)

福字初文之省、本身象尊、卣等酒器構成：

字 參 參源流 禍 詳 微 釋 禍



警形之半。又訛有作岳構成送控……
 許又互解繇由客構成……紫原施

 琴 琴之。篆訛作 得成鏗寥寥……皆琴省声。

文字形成的自然規律相反，完全顛倒本末——可能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為當時的見聞所囿，把字形構成的方法，來應攬得很亂，把很容易明了的一點規律弄得很玄妙，晦澀，無人能解（見下文第二章）。大約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小黃門」等輩之前炫耀為文經師的文授之才吧？




古文字字聲的訛化

文字在三十多年的流傳中，不但字形，停不斷的變革，早已脫離原來的面貌，在字聲方面也有很大的變動，不過常在人們口頭多用的字聲——口相傳，與其經歷的漫長歲月相比較而論，字聲的變化似乎比字形的變化反而小些，這由某些古文字之聲可作推測，例如：

甲文  字在小篆中借聲以為翼，翼之翼，經傳多作翼，是《尚書》作翼，皆晚起代音之字， 各家為翼

形，但後世也都借翼，翼代用，今形在周金中已訛作   等形，篆化作，其原來的形，意

早已轉失，許誤解臣為人顛，顛的顛字，但其聲却仍為翼同（ 近特羽，翼，个别學者釋翼詳《綴》釋臣）

金文  字即 因，我考為誘字初文，象引絲入  中之形，在漢人的口語中用以稱捕鳥時用以誘鳥之

鳥，見說文圖字，直到現代河北等地方言仍稱這鳥為「誘」，如「誘子」，與周漢語音無異；

人如



形我特為未，亦即後來之勢。……二千多年之間，變化不大，蓋以日常生活中習用，代代相傳，反易保存古音，以此比較，只由文人書面記載的字音，却常有訛誤。例如：

商之異文，本象古酒器，而柱三之，實即觴字古文，因既用商以指商殷，東周書手對此器已經陌生，所以改作觴字，漢人更未能見其器。晚周之習慣于示器血諸字形中加斗，故觴形訛化作觴……然字聲也



仍宜讀如商觴，是，但自許氏誤解作「玉爵也」，與商同意，唐之使標音作「古雅切」，直到現在，還在錯稱這種銅器為「古雅切」的等。文約由于這種品，字是民間根本不用，所以士大夫口上反倒以此傳訛；



不識觴字，誤解為為吊清，曾稱現世學者又宗許說而釋吊……但民間稱父之弟，及之弟，曰叔，也正是這個



觴字，經傳借叔代之，我們還沒聽說有稱，叔為，吊吊的，也許只有學者才這樣呼其叔吧？實令人詫異。不識字



的人是不會有學者這樣的字聲怪癖的； 參《源流》：觴，叔，詳《徵》：觴弟，吊，觴，叔



象淋淋貌。後變作淋淋，類須豎疊，最直接之形是圖，象乃象之稍訛，不知經什人高人開始誤讀



為「虛振切」，所以使《周禮》的「祓除蠱害」和《齊語》的「三蠱三浴之」……都無法讀通，只好再杜撰出一些怪



為「虛振切」，所以使《周禮》的「祓除蠱害」和《齊語》的「三蠱三浴之」……都無法讀通，只好再杜撰出一些怪





為「虛振切」，所以使《周禮》的「祓除蠱害」和《齊語》的「三蠱三浴之」……都無法讀通，只好再杜撰出一些怪




為「虛振切」，所以使《周禮》的「祓除蠱害」和《齊語》的「三蠱三浴之」……都無法讀通，只好再杜撰出一些怪




為「虛振切」，所以使《周禮》的「祓除蠱害」和《齊語》的「三蠱三浴之」……都無法讀通，只好再杜撰出一些怪

解……其實，文字由金文的聲，和《詩》中的「眉有」對照，很容易知其聲同于眉……，即「眉有」


是周人的常用古語……則上述經傳文句，不過是「祓除沐浴」和「三沐三浴之」而已，很平凡的話，並沒有什麼奧妙。



象有長觸須，有翅的昆蟲形，蓋即象大牛、蝸之類的裝田害蟲之形，也即說文「𧈧，𧈧字」的初文。



今字，但自東周人已經把蟲神祕化，造出了什麼「𧈧」是「𧈧」，「𧈧」是「𧈧」，考說漢人更造出一個怪字，許書未收，今世


學者就釋為龜，而且又附會說，龜生肉，曰𧈧，科學昌明的現代，仍有个別文師不知其非，遂大談其「龜生


肉」之說，就看出它非龜，而且有趣……這不如鄉下兒童稱此裝蟲之形為「𧈧」，倒接近原形，聲。他們沒有之

師們滿博，想象不到有生肉，生翼之龜……那樣珍奇的怪物來；，詳《源流》之「𧈧」，詳《徵》釋「𧈧」



初民崇拜自然神，商人遂流行祀，靈石，其石的一種是立一根巨大的石柱，字象其形，……後世也相沿稱

為「后」，「后」字把它人格化，前些年遂時常可見民間所立的石片刻，或，又把它人格化，變作「土地

老兒」，都是古代祀土之遺風，而學者却誤以土為社，祀土，社混為一談，，詳《源流》之「土」，示，詳《徵》釋「土」，冊



象蜂或蛇之類能飛的昆蟲之形，由金文等字以之得聲來考，也應讀如，但因字曾代象蝸、螺

之形的，聲轉如，，，，，而且此外又由于和象熊形的能存字

面上偶易相混。于是羸、能兩字混周未就混亂不堪了。例如《春秋》的「夫人羸氏」在《公羊》和《穀梁》兩傳里都誤作「熊氏」。所以也難怪現代大師們也有不懂  形有何區別？釋羸象熊形了……
 是介六和人入字初文。形象廔屋之形。由六声並結合字形分析。殆即廔字初文。說文等的「武定切」蓋訛——或從廔廔相近的廔声轉來？

我們一向偏重于形傳方面的探索，對古音方面頗不在行，只能提出一點不成熟的看法如上。

四、指事

它是漢人解釋古造字法的「六書」之一。許氏一家還特地把它列居「六書」之首。用以章就和貶責他的友科學的腐朽的「始一（終亥）」之說——這樣就可以由一扯到上，下，而由上又可以扯到帝，示等字。實際古文帝，示，上，元，干，上，与一，亦元，干，是地儒的擎手好戲。間宗明義手法。他解指事是：「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實際非常含糊。我們照上、下之例推測「指事」，似是一種表現比較抽象、概念化的象形。除上下之外就不多。即使把一、二、三、……也算進去，這類字也還寥寥晨星，不够另創一書的格局。這入手以也有此混亂和為難。舉不出幾個確切的實例，如有人釋  亦為用，以指兩腋下……實際上  的初文作

賣乃象人腋下汗液流下之形。用「」象液，并非「八」，所以它是象形而非指事。或举篆文的「力」及为例

说用「」指刀及，但所指处已近刀末，并非真正的双部「」乃「」的瘦讹，且非古文。以古文而论「」与古文「」止

却有些相近了……近人又举出一个「眉」字为例，说：「即用在家形字上强调某一点的办法来表達该字的含

義……在眉的部位上加上一点，意思就是告诉人们，眉在这里……」按「眉」字分明只是象眉毛之形，附带画

出一目是为了明确醒目，如只作孤零「」的「世」形，则易令人误解，这与「」形的眼，必须配上毛而之形

「」作「」，才能给人以完整的鸛鵒之视的感觉，而不能只作孤零「」的「」形，也与「葉」字一定要作

「」配合「」木形，而不只作「」同理，所以「」并不是什么「加工一点」，把它当作指事，也不恰当。

竊念与其這樣，举上述诸字为例，或者还不如举下面几个另外的字例，如：

「」中「」，「平」象刑刀，小刀之形，既用「平」为「十」專用字，後本意日晦，遂又加刀形于下，中加引线以指

示「平」即刀也之意，这一类的表现方法，不能算作象形，似應納入「指事」。

「木」金在「木」树木根部加粗，强调指出粗处是根本。这是许氏以来的舊说，「木」末字，則与此相反；

「心」金在「心」背上加「」，以示引弓時，由弓鼓出的声音；

𠂇


金卒

在衣襟兩的末端，加上一，表示製衣到此已是最後完成之意。許解作：隸人給事者衣。

为卒。卒衣有題識者。我看_不對，因为_一表現不出_{題識}来。而且襟角也不是_{題識}的部

位。所以，隸人之意，似非卒字初意，殆後始借声以示隸卒。 參《源流》衣、卒



۷

甲：象衣領形。初文作。象手拈針縫製衣領部分，以表示將一開始製作一衣之意。有

乍，作意。𠂔，本意与卒意恰相反。古文字中即用初、乍、卒——衣的製作過程，以示時間的變化：



金文璠獨所以
在人頭形的白的前部——顏面部分加一（形以示這裡是顏面部分。義此作面

(近世甲大家拜眼眶、眼臉形之为面。与字形抵牾不合。不知何據？也与傳統的相差甚遠)

季

金田釋家隊 在灰身上加一。以示此灰已失去之意。愚釋失。恭《源流》失。詳《微》釋灰文一失。尤

分

甲、指用刀把某物剖为二，代表不名之物，只作抽象些的表现；

根據許氏以及近人對指導所下的定義來說，目前我只想到這幾個小例，是否确切？也還須進一步推

敲早已有人根本就不相信有「指掌」之字。如：唐兰先生就曾提出此說，並提出了「三書」論，這種精神

和提法，都很有革新色彩。不過我想如果擺脫開許氏所謂的上下是也，以及上述的公類方法，而由另外

數

皮

中


工

魚


的角度來看，也許還有符合「指事」之名的實例。因為有些事、物，既不易直象其形，也不易用一般

的「會意」來表現，所以用「其事有圓而又可象的某些物形」以引起別人發生對於其事的聯想，觀形

思事，從而可以明指其事、物——古文字中確有些這類間接、曲折的文字。例如：

 甲數 用獵犬、獵具以指數獵之事，代表不易直接畫出的數獵——熱鬧的文場面——


象東周時期的狩獵紋壺等的「全景畫」那樣的複雜圖畫，無法在一個字形中畫出，遂改作「指事」；

 圖不詳 金皮 象手執皮鐮形，用手執製皮工具以代表用它所加工的對象——數皮——因為


皮是沒有定形可象之物，也无法直接的象形；

 甲中 象築牆所樹立的版，幹形側視，用築牆的工具，以指示用它來築出的无定形可象的

牆，中，即牆的本字。近世學者多方猜測，猜作「玉几形」，更流行的是猜作「肱形」，皆与字形不合；

 圖工 甲工 象木工所用的「斤」，即銼頭部分。「斤」是工具（与刑斧的「斤」同）

「斤」式式不同，用木工的工具——銼頭以指示百工之事，和運用這些工具之人；

 周金魚 象在小棚下支釜為炊之形，用此形以代表過這種簡陋生活，或專作此等工作的人們——

「原人」卜辭中未見這種「庶武」，這大約是周代才出現的一個新階層。周王也用以賞其臣下，如孟鼎……

𠄎

金

用手執四畢以指示他所作的事業——四捕，狩獵之見文。

由象象執柄四捕畝的象形，簡化為「指事」；


𠄎

金

用輕結以指示戴輕結的人——之省文，由象形簡化為「指事」；


𠄎


金

用戈，甲以指執戈，甲的戍士——之省文，由原來的象形，簡化為「指事」自然也可算作會意。

𠄎

金

誤釋同，，同。用置甲盾于門中之形，以示此門與一般常門不同，是境上有武裝守衛的。

門——，即「境上門」。郭居啟節詁作「閤」……

參《源流》中，同。詳《徵》釋甲，同。

𠄎

金

用置牛耳于盤中之形以代表盟。參《源流》盟盟。

𠄎

金

誤釋法，用一繳文形以代表戈獵之事，後改用戈，雉。參《源流》夷。

𠄎

金

注：金，金。用个前微，土王，斧以表示。●銅鉸形是用來鑄造此類物品的原料——金、銅；

𠄎

金

用置鼓于口階，神座等代形。行將擊奏，以指示有喜慶之事。𠄎，古則与之相反……

這些字中有些是由象形的簡化而來，如𠄎乃身申之省，𠄎乃𠄎之省……乃𠄎執之省……

這美例子很多，如果把這些當作指事似乎也多有其實，而且把指事的範圍也放寬，也許

史恰當些。當然這又和全意有些衝突——把上舉諸例當作全意也可通。所以我不願貿然斷定，留待大家商榷。我們自然不必非湊足它以維持六書之數，以証周禮、漢說之為錢律不可——象許派學者那樣，我們只應實事求是，由文字的客觀實際出發，作更深入的精密的重新研究，最後再作出更合理、史科學的結論，也不為遲。

馬叙倫先生自謂最善長于分別六書……他把大部分複合象形都當作指事，也許另有所本。這樣的分類，似乎與許氏所舉的上下也相齟齬，不過也很少有人相信。援例，這裏順便舉出以備一說而已。我想它是不容易成立的。

五、假借

這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基本上也是文字由形、意向標音方面發展的一種表現，而且把一字的效能擴大了若干倍。許慎是最早的解釋者，他說：「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長是也。」孫詒讓作了一些補充：「天下之事无窮，造字之初，苟无假借之例，則逐事而为之字，而字有不可勝造之數，此必窮之數也。故依声而托事焉，視之不必是其字，而言之則其声也。聞之足以相喻，用之可以不惑，是假借可以救造字之窮，而通

「真變」，何況世上的事物情理，豈能都有形可象，有意可傳？所以有大多數的語言，內容也只好在聲上打主意了，除這些諧聲字之外，只好借聲意來表現。

在大書中，大約除單休象形之外，假借是最易解釋和明白的，意見分歧也最少的一書，不過這也並非絕對的統一，例如：文家一向的主張，假借只是借聲，一點不涉及其原字形，意如何，許、孫之說已見上述，近人也說：「只取其聲，不取其意，成了字形與事物無關係的純機械符号了……」誠然大致如是，但只全面些。

我們以為這種說法還有些上了許氏「本无其字」的當，而把問題過分的絕對化了，就古文字的实际來分析，並不是然。我覺得有些假借字並非百分之百的借聲，其中也不乏兼借形或意之例，因為若兼借形，意時就更發生更為廣泛的關聯，尤易為人理解，比之只借聲更為鮮明，我想最初定名的人，也許就曾注意到這一點，所以才統名之曰「假借」，如原認為只有借聲之一端，也許就直名之為「借音」或「借聲」豈不更好些？


這裏姑且把假借分為兩種來說明，即：


一、借聲，這是主要的，和大家所解的一樣；


二、借聲兼借形，意，比較少數，都要通過字例來作說明，比較：

凡 每 凡 鳳 亦 已 此 之 此 臣


甲·借聲


 甲 誤羽 象鳥翅翼之形。卜辭借臣翼聲以為「翼」字。後世更造翌、昱……

 甲 𠂔 象兩束絲形。亦即絲字。卜辭借聲為茲。指此。


 甲 𠂔 本表示前往的動詞。卜辭借聲指此。如「之夕」即「此夕」。《詩》「之子」又用以表示屬子……

 此 𠂔 是示北意。荷止聲。即雌字。也借為彼此字。

 甲 巳 本象鉤形。卜辭借聲為已然之「已」。前人曰說 巳形參《源流》巳。詳《微》粹千支。巳

 固不釋 甲 𠂔 象人兩腋汗液出。即腋液字。卜辭借作「亦」有尤。之亦（猶今口語的也）。後世沿用。

（在口語中則借象蛇形之乚文也。乚也字以代替。亦。沿用到現代。實無異于三千年前之殷語。）

 甲 鳳 鳳形或更加凡。凡聲。卜辭借鳳為風。因為風是无法直象其形的。

 甲 凡 本即盥。皿形。之盥置。卜辭借為風。全借為凡。（許嘉祚作凡。誤解為以二……）

 甲 𠂔 本象頭上插羽飾的美女。用以示美。即「𠂔」美之異構。前人之卜辭借為𠂔。誨。

 甲 兄 本象兄之省化。借聲為兄弟字。參《源流》兕。兄 詳《微》粹兕。兄

其

𠂔 其 象其，卜問借聲以為語詞，如「其來？」「其不若？」「其雨？」金「其永寶」，後又轉為代名詞；

我

𠂔 我 象有柄錫形，卜問中借為第一人称代詞，初文作𠂔，錫形尤顯。參《源流》我。

女

𠂔 金 女 女為婦女字，周金借聲為第二人称代詞，後作汝，汝緊本水名，借為代詞。

母

𠂔 金 母 本即母字，周金借母聲為母，示禁止之意，說文改作𠂔。經典又借𠂔周字為母。

永

𠂔 金 永 象人游水中形，早金中八形作𠂔，尤顯，如「永動」即永字，古文

借為永久字（後另作永），許誤解，象水壅理之長。參《源流》永字，詳《徵》釋永。

求

𠂔 甲 求 象求表形，後有說作𠂔，借聲以為求字，參《源流》求。

戎

𠂔 戎 戎 象髮傷于戈之形，以示災險之意，即災字，又作𠂔。周金借聲以為「始」字，如「戎」

生霸，又借為數詞如「萬年戎」，後又加日作𠂔，以示借聲之意；

在

𠂔 金 在 𠂔 即𠂔之說，象人髮，字示髮傷于王斧之意，亦即𠂔。戎災字之異構，周金借聲為

聲為在字，故說作𠂔，王說為土土，其本意遂不為人所知。參《源流》王在。

雅

𠂔 金 雅 象啄入肉的猛禽——即鷹字，借聲為「雅」字；

土 象初民所崇祀的「樹石」，「石」形，借声以为「土田」，「土」字。 参《源流》土。

奇 甲不释，象人骑马形，借奇为奇異字，另造騎字。 参《源流》奇字。

何 甲何所，象人荷戈形，即篆文何之初文，荷本字，借声以为谁何字，後世又借荷为身何，何何字。

居 甲毓，象人屋宇形，有魚毓的省異文，借声为居，後讹作居，古讹为古，许之误以久为居。

得字未见诸古文，而以居为居字；

明 甲明，疑即明，明的略变，借明声为名；

鳥 金鳥，即甲文象双手张席……的，之省讹，借謝声为鳥，後全文中的

赤鳥，与後世的鞵鞋殆是一字？ 许误以为象鵲形； 参《源流》謝、鳥字。

蛇 金蛇，蛇形，的变形，全文借声以为蛇，後作區，秦人又变区为艾，用为语词——

也。篆稍讹作也，许误解为「女陰也」，成为笑柄，马叙倫先生又证明它「确是女陰形……」

雷 金雷，本即雷電字，借声以为酒器名——金獸等動物形的酒器——自名为雷，見賁、雷、宗人

誤定名为尊，今仍誤沿之，後更造壘、罍……以称罐形或酒器。 参《源流》雷、賁字。

雷 它 鳥 名 居 何 奇 土

圖苗

聞

莫

眉

無

佳

者

朋

苗

甲前入據說文而釋邦。象苗生田中形。本苗圖。本字。或晚周人曾借聲以為邦字。取人

未必有邦國家的觀念。周金中已有正式邦字。或由取人之方而來？

聞

中間。本家人掬音入耳以聞之狀。周金此作。借為婚。昏瞶皆庸字。今學者以為借昏為聞。

莫

甲莫。象日沒叢林。即暮本字。後借莫以示禁止。否定之意。概自習宗人以後才另造个

繁複的暮為朝莫字。

眉

金眉。象人眉。周金偶借聲代眉。如眉祿。《詩》中金用眉以代眉。周金中之。象眉。

《詩》之皆作眉者。清金文家遂每誤釋眉為眉。不知此本假聲代字。非即眉目之借眉字也。

無

金無。象人牽馬。以馬代馬。即至本字。周人借聲以代取人之以。為有亡字。

佳

金佳。象鳥形。商人借聲以為發語詞。周人又造唯。維。後人又造惟字為發語詞。

者

金者。本象以刀切肉入釜烹煮的象。之者。亦即煮的本字。周金借者煮聲為諸度字。後又借

聲為代名詞。…… 恭《源流》者。詳《微》釋物。勿一者。


朋

甲朋。人挂朋貝形。之者。亦有作。朋。一。作手執朋貝形。周金借聲以為朋友。字。學者

非为表示朋友之朋的專字。殊不足信；茶々源流之朋，详《徵》辨朋

又「金友」：「吾輩以手酒茶品祭示社形的利」
「利」——「利」者，借方「朋友」、「官友」字
參《源流》祐

金荆 窠爪人形。本是荆人的污穢性字。後又加井为声作 **井**。後人借声为 **荆**。又。许误解。

力为刃，後人仍不識
 之为人形異狀。

金匱 蓋象置之于中，以牆之形，後借聲為語詞，見石鼓考。後有改用甘也代匱。

甲如 象双手反握的奴隶，即奴字。先秦已讹作 𠂔。 𠂔 示相似之意。用代籀人之若字。

量 金。周庚國名。形意未明。秦人借声为衡量。以代料字。一。穀料才家以斗量米形。有汁量之意。

𦰩 甲寅 象羸形。卜辭借声以为獻字，示獻之牲以祭之意。胡季宣先生有此說。經傳則借獻字为之。

甲 舊 象 鵠 探 爪 于 鳥 穴 之 形 金 文 淮 楚 舊 我 泉 晦 臣 有 攸 攘 之 意 与 字 形 合 自 古 多 借 古

以為故舊。新舊字，非字之初意。參《源流》舊。詳《數》擇雅……舊。

𠂔 甲 諱韻
𠂔 金不釋 用鷓鴣之視，以表示觀看之意，借聲為灌裸祭字，前人曰說


金鞮 似有示日光四射之意，加虎为附声。周金文中：「鞮」或作「𨾏」，𨾏高之者，愚以为卽，赤

成湯、蒙禹之堵。統之蓋即赫之字。後世以赫字代之。尚少見于周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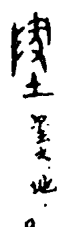
這類借聲之字，迨其晚期未流，似已漸失標準。只要兩聲相近，就可相假借。這里不必舉漢人的習慣。

為例，即如東周時的鉅侯鼎已借為為馬。夫為市散。中山器借舍為令，勤為觀……了。

乙、除借聲之外，兼借形意。

 𧇧 金聲 象麟——長頸鹿，皮紋美觀名貴。古有「蒙皮納聘」之說。後世借音，形意以

為美聲字，形容詞。參《源流》麗；

 𧇧 土聲地。即陵之說形，也作 𧇧 土晉盟書。都象示象墜屋下之形意。借聲，形意以為地

字，蓋象由悬崖墜落，必落於地面，故用以為地字，非只借墜聲。後始改作形聲之坤地，它聲；

丁 甲示，今象初民所奉祀的桌石——社形，後轉為示如告現……之意。又不只借聲，仍含原來

「靈石」的神秘之意（《周禮》的「地示」字所用乃丁，示之本來形意，聲亦由示轉來，旧誤分為二字）

人 甲入，象廬舍之形。借示聲為入。廬亦供人出入之所，故借以為入？

𧇧 金能象熊形，借聲為賢能字，兼借熊多力多能之意；

初意，今長為假借，故引為假借的典型。

這種借聲，兼借形意之例，本來也極明顯，字形都不明顯，我們眼前，並不是什麼秘密，只是由於我們泥于許氏，本其字，依聲託事，的片面之論，不肯多看多想，只是一味附和，所以連極明顯的問題也不易看穿而已。連對待這些次要的問題，也必須取不障目的一策，才能看得清楚一點。

六 轉注

古人列為六書之一，有些勉強，近世連王筠等人也發現指出它主要來說，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或包括解字法，我大致但不完全同意，似乎它主要是語言、語音，或訓詁學的課題，不過牽扯到文字而已，所以對這一書，也很少注意，不擬多談，僅對前人主要之說略作介紹和補充。

許慎的解釋：「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似乎舉出了形、意、聲三方面關係，近世研究許學的學者于此爭論最多，要分三派：

甲、主形派，此派人物堅持許氏的「建類一首」之說，如謂老之別名有耄、耄耄、耄耄皆以耂，耂和耂皆从耂……徐鍇

直到江聲都主此說；

乙、主意派，如段玉裁主張：「九憲諸字，意指略同意，可互受，相灌注而歸于一首，如初、哉、基、祖、元、始、併、落、猶、興、具于義近或遠，皆可互相訓釋而同謂之始是也。」他認為凡意義相訓的字都屬於轉注；丙、主聲派，章太炎主張從音的方面解釋轉注：「類即聲類，不謂五百四十部也。」這不一定與許原意相符。他又說：「以文字代語音，各循其聲，方言有殊，名義一也，其音或双聲相轉，或疊韻相連，則更制一字，此所謂轉注也。」意即指意義相同，聲音相同或相近之字。

我以為主形派只不過流于許說，沒有新的建樹；主意派把轉注範圍無限的擴大，漫無際涯，反而使內容空虛空泛，似乎他只是由編字書、解釋字、互相訓釋來着眼的——這未離開許氏「考老也，考老也，那老老也」和實際用字以及語言上都不發生多大關係。比較前兩說而言，章氏之說自然最勝。比較完全而實際，也可以大致的說明「轉注」——可能仍稍有片面之虞吧？也有近人評章氏之說：「綜合形、音、義三者，兼而論之，似未達其本意，但也未提出更新的說法，我不懂怎樣才能達其本義？」

結合章說，我的不成熟看法，以為轉注的產生，主要由于以下幾種原因：

一、綜合方言 也即章氏之說，不贅引；

二、語言工的進步——由古的簡單的單音字詞，後轉為複合詞，收音節語的需要和適應。

正是由于要造成借語音相同、相近的同意字，所以也往往造出或借用一些在字形上也有一定联系的轉注字來——這大約也就是許氏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真諦。

也有些轉注字是由同一个字分化、孳乳而成的，字形自然更為接近，這種字如：

命令， 公、共， 共具， 申、內、雷， 苗、圃 部由曲由轉來， 犀、兕 部由犀由轉出，

分、辨 部由辨轉出， 開、關 蓋皆由開轉出， 考老 部由耂轉出， 皮華 部由甲轉出， 會、合 部由合轉出

隙、款 皆 部由京轉出， 奚、訊 部由奚轉出

音近、同的同意字在字形也相近的，似乎也是轉注字，如：

啟、開 从門戶， 艱、難 都从艱聲意， 追、逐 同意， 雙聲， 墮、界 从田， 觀、有 从目見， 墮、祺 从示，

寶、貝 都从貝， 蔣、蔣 从艸从冫从艸， 龍、也 从龍， 觀、觀 从見， 祖宗 从示， 紹、紹 从系，

恐懼 从心同示懼意， 龍、龍 从龍从声， 蘇、蘇 从侖， 團、團， 珣、珣 从玉， 綽、綽 从習， 綽、綽 从習，

鹽二疊
穆二
旅軍所馬
兼升

更改、翻滾、顛倒、

顏面
·
自然繫

不過在字形上也遷往，有相通之處。

搜集和深入研究的，因而不顧多所牽涉，以成糾纏。而且它畢竟和速字沒有什麼關係的。

近世文人也頗有人濫用標注的方法，強解文字，把很多形、意、甚至於聲各方面都是无关系的字，如：

無武
事不敢
月朔
舟前
……
考都北為轉注而且自謂唯此一家才是深得真傳，其他人都在

魚肝油、拍按法、玉容散、斑痧、他不但並非華氏之學，而且也遠超範圍最寬的張氏之說……用肆意杜撰

我們不能引為高鑑，由此我得出一條重要的教訓：

在沒有真正看懂掌握某字的字形之前，絕對不要濫搬搬注這個法寶來解古文字。

魚生

六書之說已大致介紹如上。

這種美，名目也並不是十分理想、固定、不可移易的，都有待於今後的深入的研究，肯定和發展。

在初民始創文字之時並未事前造出什麼「六書」這個條件、框，並嚴守這個條例！必須遵循某一「書」如鳥氏所說的那樣不准越雷池一步。所以有很多的「不純」現象，如上所述，不再重複，而且連早期的象形文中也常「兼含聲的成分，或又加上意符……不一而足，何況所有的聲符、意符又來源於形。所以象形、會意、形聲、指事，都有互相依存、互相滲透的關係，並不象說文序以及近世教科書中所劃分的那樣「六書并列，井然不紊……那樣的簡單而純粹，象西方對待純粹狗一般，何況古文字流傳了三千多年，長期處在不斷的活潑的變化之中，很多字都經過變化，有些原為象形，轉為會意，又轉為形聲，有些由象形直接轉為形聲，有會意轉為形聲……這種文字史上的滄桑、錯綜複雜……凡此種，都是文字在創造、使用、流傳的過程中自然而然的發生着的。這種不純和混雜也是顯而易見的，連許氏也有所覺察，如他常在象形、會意字注中注道：「兼聲」以說明這象形或會意字中兼含聲的成分。後代的說文研究者也大都承認這一點，並名之為「兼生」。

第二章 古文字形的演變

文字從出世開始就不斷的變化着



更古老的变化情况无由得知。即以今天所見的安阳出土的甲骨文而論——由殷原遷殷到商亡不過二百多年，其間字形的變化已經很大，尤其那些較完整的初文，簡化更快，所以甲文中初文數量很少，而簡化的達文占極大部分。所以有人以最多的字形為研究的根據，效果自不理想。在這個歷史階段中的原始形態——初文中，卜人都做得十分認真，細緻的刻劃物形，似乎唯恐一筆交待不清，脫離了物象就會被人誤會。不解，因而一筆不苟，執一業一，連小點也不肯忽略。這是初期的特點。所以我想這種甲文上距文字的始創時期也未必是十分遙遠的。此後並沒多久，似乎許多常用字已被大家認識，熟悉約定俗成，卜人也不再那樣小心翼翼，開始放手簡化那些常用字。大約這也和當時的鐫刻條件有關。那時自然還沒有錐刀，不知使用什麼工具？玉刀？青銅刀？鐵刀？獸牙？在那堅硬的牛骨、龜甲上刻許多累黍小字，實在是一種奇蹟。困難的工作，這一點和在鑄銅的型上刻按入的字也不太相同，因而迫切的希望簡化。尤其是卜人日常頻繁使用的「前」「辟」「考」字，包括干支、卜貞人名之類，都是例行公事，每條都有的俗套字，橫豎都

是那幾句數十個字。觀者早已看慣記熟，但人遠不得刻出來敷衍了事，所以便作了些無所顧忌的簡化。對於其它字也會有所影響。總之關於字形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可以說簡化是主流。尤其在這段時期更是如此。

字形的簡化也象造字一樣是在自然而然的進行着，並不可能先定出某些條例章程，然後再來按章行事。不過一般說來字形的簡化似乎也有些規律可尋，只是由於我們受到理解字形水平的局限——主要由於辨識不出很多字的初文，不知字源，所以對於其簡化規律方面的研究，也還很膚淺。簡單而且多只限於篆文方面的探討，如：言与心，皿与口，瓦与缶，衣与系，肉与骨……等在偏旁方面的轉化、通用等，很少接觸到那些古文中更深更深的東西，自然也很難談到其間的規律性。對於古文字形的多變，常感到是迷惑莫解或看作是「一字數形，隨意增省」……見全編。馬衡序的不可捉摸的怪物……例如：中文的爽字變作之多，曾使甲文家眼花撩亂傷透腦筋，因而成為聚訟紛紜的怪典型，難結所在，也不過是八八形兩字中所持的物品之形——作旦，口，口，口……口，口，口……二十二種變作，我作了全面的綜合分析，比較之後才恍然大悟，分清其正變，原來也很簡單，万变未離其宗，都是圍繞口，口形發生的各種變化，其實並無多大的奧妙。如能深入全面探討掌握其初文，就可知其來歷，查明原委。參見全編附附釋與頭

耕

服

戒

弄

執

僕





力


甲 譯執 人扶耒以耕 金注 加音為聲 篆省人形 不注 籀 變象形為形聲






這種有去人形 已成為文字簡化的規律之一 但一般多經過以手形代替人 以局部代全身形的階段 其例更多 更為普遍 見下文 有些字為了形意的完全 就停留在以手代人的階段 而不再簡化。

乙 用手形以代人形

由于人形之不易寫 故後常以手 以等以代人形的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𠏁 𠏂 𠏃 𠏄 𠏅 𠏆 𠏇 𠏈 𠏉 𠏊 𠏋 𠏌 𠏍 𠏎 𠏏 𠏐 𠏑 𠏒 𠏓 𠏔 𠏕 𠏖 𠏗 𠏘 𠏙 𠏚 𠏛 𠏜 𠏝 𠏞 𠏟 𠏠 𠏡 𠏢 𠏣 𠏤 𠏥 𠏦 𠏧 𠏨 𠏩 𠏪 𠏫 𠏬 𠏭 𠏮 𠏯 𠏰 𠏱 𠏲 𠏳 𠏴 𠏵 𠏶 𠏷 𠏸 𠏹 𠏺 𠏻 𠏼 𠏽 𠏾 𠏿 𠐀 𠐁 𠐂 𠐃 𠐄 𠐅 𠐆 𠐇 𠐈 𠐉 𠐊 𠐋 𠐌 𠐍 𠐎 𠐏 𠐐 𠐑 𠐒 𠐓 𠐔 𠐕 𠐖 𠐗 𠐘 𠐙 𠐚 𠐛 𠐜 𠐝 𠐞 𠐟 𠐠 𠐡 𠐢 𠐣 𠐤 𠐥 𠐦 𠐧 𠐨 𠐩 𠐪 𠐫 𠐬 𠐭 𠐮 𠐯 𠐰 𠐱 𠐲 𠐳 𠐴 𠐵 𠐶 𠐷 𠐸 𠐹 𠐺 𠐻 𠐼 𠐽 𠐾 𠐿 𠑀 𠑁 𠑂 𠑃 𠑄 𠑅 𠑆 𠑇 𠑈 𠑉 𠑊 𠑋 𠑌 𠑍 𠑎 𠑏 𠑐 𠑑 𠑒 𠑓 𠑔 𠑕 𠑖 𠑗 𠑘 𠑙 𠑚 𠑛 𠑜 𠑝 𠑞 𠑟 𠑠 𠑡 𠑢 𠑣 𠑤 𠑥 𠑦 𠑧 𠑨 𠑩 𠑪 𠑫 𠑬 𠑭 𠑮 𠑯 𠑰 𠑱 𠑲 𠑳 𠑴 𠑵 𠑶 𠑷 𠑸 𠑹 𠑺 𠑻 𠑼 𠑽 𠑾 𠑿 𠒀 𠒁 𠒂 𠒃 𠒄 𠒅 𠒆 𠒇 𠒈 𠒉 𠒊 𠒋 𠒌 𠒍 𠒎 𠒏 𠒐 𠒑 𠒒 𠒓 𠒔 𠒕 𠒖 𠒗 𠒘 𠒙 𠒚 𠒛 𠒜 𠒝 𠒞 𠒟 𠒠 𠒡 𠒢 𠒣 𠒤 𠒥 𠒦 𠒧 𠒨 𠒩 𠒪 𠒫 𠒬 𠒭 𠒮 𠒯 𠒰 𠒱 𠒲 𠒳 𠒴 𠒵 𠒶 𠒷 𠒸 𠒹 𠒺 𠒻 𠒼 𠒽 𠒾 𠒿 𠓀 𠓁 𠓂 𠓃 𠓄 𠓅 𠓆 𠓇 𠓈 𠓉 𠓊 𠓋 𠓌 𠓍 𠓎 𠓏 𠓐 𠓑 𠓒 𠓓 𠓔 𠓕 𠓖 𠓗 𠓘 𠓙 𠓚 𠓛 𠓜 𠓝 𠓞 𠓟 𠓠 𠓡 𠓢 𠓣 𠓤 𠓥 𠓦 𠓧 𠓨 𠓩 𠓪 𠓫 𠓬 𠓭 𠓮 𠓯 𠓰 𠓱 𠓲 𠓳 𠓴 𠓵 𠓶 𠓷 𠓸 𠓹 𠓺 𠓻 𠓼 𠓽 𠓾 𠓿 𠔀 𠔁 𠔂 𠔃 𠔄 𠔅 𠔆 𠔇 𠔈 𠔉 𠔊 𠔋 𠔌 𠔍 𠔎 𠔏 𠔐 𠔑 𠔒 𠔓 𠔔 𠔕 𠔖 𠔗 𠔘 𠔙 𠔚 𠔛 𠔜 𠔝 𠔞 𠔟 𠔠 𠔡 𠔢 𠔣 𠔤 𠔥 𠔦 𠔧 𠔨 𠔩 𠔪 𠔫 𠔬 𠔭 𠔮 𠔯 𠔰 𠔱 𠔲 𠔳 𠔴 𠔵 𠔶 𠔷 𠔸 𠔹 𠔺 𠔻 𠔼 𠔽 𠔾 𠔿 𠕀 𠕁 𠕂 𠕃 𠕄 𠕅 𠕆 𠕇 𠕈 𠕉 𠕊 𠕋 𠕌 𠕍 𠕎 𠕏 𠕐 𠕑 𠕒 𠕓 𠕔 𠕕 𠕖 𠕗 𠕘 𠕙 𠕚 𠕛 𠕜 𠕝 𠕞 𠕟 𠕠 𠕡 𠕢 𠕣 𠕤 𠕥 𠕦 𠕧 𠕨 𠕩 𠕪 𠕫 𠕬 𠕭 𠕮 𠕯 𠕰 𠕱 𠕲 𠕳 𠕴 𠕵 𠕶 𠕷 𠕸 𠕹 𠕺 𠕻 𠕼 𠕽 𠕾 𠕿 𠖀 𠖁 𠖂 𠖃 𠖄 𠖅 𠖆 𠖇 𠖈 𠖉 𠖊 𠖋 𠖌 𠖍 𠖎 𠖏 𠖐 𠖑 𠖒 𠖓 𠖔 𠖕 𠖖 𠖗 𠖘 𠖙 𠖚 𠖛 𠖜 𠖝 𠖞 𠖟 𠖠 𠖡 𠖢 𠖣 𠖤 𠖥 𠖦 𠖧 𠖨 𠖩 𠖪 𠖫 𠖬 𠖭 𠖮 𠖯 𠖰 𠖱 𠖲 𠖳 𠖴 𠖵 𠖶 𠖷 𠖸 𠖹 𠖺 𠖻 𠖼 𠖽 𠖾 𠖿 𠗀 𠗁 𠗂 𠗃 𠗄 𠗅 𠗆 𠗇 𠗈 𠗉 𠗊 𠗋 𠗌 𠗍 𠗎 𠗏 𠗐 𠗑 𠗒 𠗓 𠗔 𠗕 𠗖 𠗗 𠗘 𠗙 𠗚 𠗛 𠗜 𠗝 𠗞 𠗟 𠗠 𠗡 𠗢 𠗣 𠗤 𠗥 𠗦 𠗧 𠗨 𠗩 𠗪 𠗫 𠗬 𠗭 𠗮 𠗯 𠗰 𠗱 𠗲 𠗳 𠗴 𠗵 𠗶 𠗷 𠗸 𠗹 𠗺 𠗻 𠗼 𠗽 𠗾 𠗿 𠘀 𠘁 𠘂 𠘃 𠘄 𠘅 𠘆 𠘇 𠘈 𠘉 𠘊 𠘋 𠘌 𠘍 𠘎 𠘏 𠘐 𠘑 𠘒 𠘓 𠘔 𠘕 𠘖 𠘗 𠘘 𠘙 𠘚 𠘛 𠘜 𠘝 𠘞 𠘟 𠘠 𠘡 𠘢 𠘣 𠘤 𠘥 𠘦 𠘧 𠘨 𠘩 𠘪 𠘫 𠘬 𠘭 𠘮 𠘯 𠘰 𠘱 𠘲 𠘳 𠘴 𠘵 𠘶 𠘷 𠘸 𠘹 𠘺 𠘻 𠘼 𠘽 𠘾 𠘿 𠙀 𠙁 𠙂 𠙃 𠙄 𠙅 𠙆 𠙇 𠙈 𠙉 𠙊 𠙋 𠙌 𠙍 𠙎 𠙏 𠙐 𠙑 𠙒 𠙓 𠙔 𠙕 𠙖 𠙗 𠙘 𠙙 𠙚 𠙛 𠙜 𠙝 𠙞 𠙟 𠙠 𠙡 𠙢 𠙣 𠙤 𠙥 𠙦 𠙧 𠙨 𠙩 𠙪 𠙫 𠙬 𠙭 𠙮 𠙯 𠙰 𠙱 𠙲 𠙳 𠙴 𠙵 𠙶 𠙷 𠙸 𠙹 𠙺 𠙻 𠙼 𠙽 𠙾 𠙿 𠚀 𠚁 𠚂 𠚃 𠚄 𠚅 𠚆 𠚇 𠚈 𠚉 𠚊 𠚋 𠚌 𠚍 𠚎 𠚏 𠚐 𠚑 𠚒 𠚓 𠚔 𠚕 𠚖 𠚗 𠚘 𠚙 𠚚 𠚛 𠚜 𠚝 𠚞 𠚟 𠚠 𠚡 𠚢 𠚣 𠚤 𠚥 𠚦 𠚧 𠚨 𠚩 𠚪 𠚫 𠚬 𠚭 𠚮 𠚯 𠚰 𠚱 𠚲 𠚳 𠚴 𠚵 𠚶 𠚷 𠚸 𠚹 𠚺 𠚻 𠚼 𠚽 𠚾 𠚿 𠛀 𠛁 𠛂 𠛃 𠛄 𠛅 𠛆 𠛇 𠛈 𠛉 𠛊 𠛋 𠛌 𠛍 𠛎 𠛏 𠛐 𠛑 𠛒 𠛓 𠛔 𠛕 𠛖 𠛗 𠛘 𠛙 𠛚 𠛛 𠛜 𠛝 𠛞 𠛟 𠛠 𠛡 𠛢 𠛣 𠛤 𠛥 𠛦 𠛧 𠛨 𠛩 𠛪 𠛫 𠛬 𠛭 𠛮 𠛯 𠛰 𠛱 𠛲 𠛳 𠛴 𠛵 𠛶 𠛷 𠛸 𠛹 𠛺 𠛻 𠛼 𠛽 𠛾 𠛿 𠜀 𠜁 𠜂 𠜃 𠜄 𠜅 𠜆 𠜇 𠜈 𠜉 𠜊 𠜋 𠜌 𠜍 𠜎 𠜏 𠜐 𠜑 𠜒 𠜓 𠜔 𠜕 𠜖 𠜗 𠜘 𠜙 𠜚 𠜛 𠜜 𠜝 𠜞 𠜟 𠜠 𠜡 𠜢 𠜣 𠜤 𠜥 𠜦 𠜧 𠜨 𠜩 𠜪 𠜫 𠜬 𠜭 𠜮 𠜯 𠜰 𠜱 𠜲 𠜳 𠜴 𠜵 𠜶 𠜷 𠜸 𠜹 𠜺 𠜻 𠜼 𠜽 𠜾 𠜿 𠝀 𠝁 𠝂 𠝃 𠝄 𠝅 𠝆 𠝇 𠝈 𠝉 𠝊 𠝋 𠝌 𠝍 𠝎 𠝏 𠝐 𠝑 𠝒 𠝓 𠝔 𠝕 𠝖 𠝗 𠝘 𠝙 𠝚 𠝛 𠝜 𠝝 𠝞 𠝟 𠝠 𠝡 𠝢 𠝣 𠝤 𠝥 𠝦 𠝧 𠝨 𠝩 𠝪 𠝫 𠝬 𠝭 𠝮 𠝯 𠝰 𠝱 𠝲 𠝳 𠝴 𠝵 𠝶 𠝷 𠝸 𠝹 𠝺 𠝻 𠝼 𠝽 𠝾 𠝿 𠞀 𠞁 𠞂 𠞃 𠞄 𠞅 𠞆 𠞇 𠞈 𠞉 𠞊 𠞋 𠞌 𠞍 𠞎 𠞏 𠞐 𠞑 𠞒 𠞓 𠞔 𠞕 𠞖 𠞗 𠞘 𠞙 𠞚 𠞛 𠞜 𠞝 𠞞 𠞟 𠞠 𠞡 𠞢 𠞣 𠞤 𠞥 𠞦 𠞧 𠞨 𠞩 𠞪 𠞫 𠞬 𠞭 𠞮 𠞯 𠞰 𠞱 𠞲 𠞳 𠞴 𠞵 𠞶 𠞷 𠞸 𠞹 𠞺 𠞻 𠞼 𠞽 𠞾 𠞿 𠟀 𠟁 𠟂 𠟃 𠟄 𠟅 𠟆 𠟇 𠟈 𠟉 𠟊 𠟋 𠟌 𠟍 𠟎 𠟏 𠟐 𠟑 𠟒 𠟓 𠟔 𠟕 𠟖 𠟗 𠟘 𠟙 𠟚 𠟛 𠟜 𠟝 𠟞 𠟟 𠟠 𠟡 𠟢 𠟣 𠟤 𠟥 𠟦 𠟧 𠟨 𠟩 𠟪 𠟫 𠟬 𠟭 𠟮 𠟯 𠟰 𠟱 𠟲 𠟳 𠟴 𠟵 𠟶 𠟷 𠟸 𠟹 𠟺 𠟻 𠟼 𠟽 𠟾 𠟿 𠠀 𠠁 𠠂 𠠃 𠠄 𠠅 𠠆 𠠇 𠠈 𠠉 𠠊 𠠋 𠠌 𠠍 𠠎 𠠏 𠠐 𠠑 𠠒 𠠓 𠠔 𠠕 𠠖 𠠗 𠠘 𠠙 𠠚 𠠛 𠠜 𠠝 𠠞 𠠟 𠠠 𠠡 𠠢 𠠣 𠠤 𠠥 𠠦 𠠧 𠠨 𠠩 𠠪 𠠫 𠠬 𠠭 𠠮 𠠯 𠠰 𠠱 𠠲 𠠳 𠠴 𠠵 𠠶 𠠷 𠠸 𠠹 𠠺 𠠻 𠠼 𠠽 𠠾 𠠿 𠡀 𠡁 𠡂 𠡃 𠡄 𠡅 𠡆 𠡇 𠡈 𠡉 𠡊 𠡋 𠡌 𠡍 𠡎 𠡏 𠡐 𠡑 𠡒 𠡓 𠡔 𠡕 𠡖 𠡗 𠡘 𠡙 𠡚 𠡛 𠡜 𠡝 𠡞 𠡟 𠡠 𠡡 𠡢 𠡣 𠡤 𠡥 𠡦 𠡧 𠡨 𠡩 𠡪 𠡫 𠡬 𠡭 𠡮 𠡯 𠡰 𠡱 𠡲 𠡳 𠡴 𠡵 𠡶 𠡷 𠡸 𠡹 𠡺 𠡻 𠡼 𠡽 𠡾 𠡿 𠢀 𠢁 𠢂 𠢃 𠢄 𠢅 𠢆 𠢇 𠢈 𠢉 𠢊 𠢋 𠢌 𠢍 𠢎 𠢏 𠢐 𠢑 𠢒 𠢓 𠢔 𠢕 𠢖 𠢗 𠢘 𠢙 𠢚 𠢛 𠢜 𠢝 𠢞 𠢟 𠢠 𠢡 𠢢 𠢣 𠢤 𠢥 𠢦 𠢧 𠢨 𠢩 𠢪 𠢫 𠢬 𠢭 𠢮 𠢯 𠢰 𠢱 𠢲 𠢳 𠢴 𠢵 𠢶 𠢷 𠢸 𠢹 𠢺 𠢻 𠢼 𠢽 𠢾 𠢿 𠣀 𠣁 𠣂 𠣃 𠣄 𠣅 𠣆 𠣇 𠣈 𠣉 𠣊 𠣋 𠣌 𠣍 𠣎 𠣏 𠣐 𠣑 𠣒 𠣓 𠣔 𠣕 𠣖 𠣗 𠣘 𠣙 𠣚 𠣛 𠣜 𠣝 𠣞 𠣟 𠣠 𠣡 𠣢 𠣣 𠣤 𠣥 𠣦 𠣧 𠣨 𠣩 𠣪 𠣫 𠣬 𠣭 𠣮 𠣯 𠣰 𠣱 𠣲 𠣳 𠣴 𠣵 𠣶 𠣷 𠣸 𠣹 𠣺 𠣻 𠣼 𠣽 𠣾 𠣿 𠤀 𠤁 𠤂 𠤃 𠤄 𠤅 𠤆 𠤇 𠤈 𠤉 𠤊 𠤋 𠤌 𠤍 𠤎 𠤏 𠤐 𠤑 𠤒 𠤓 𠤔 𠤕 𠤖 𠤗 𠤘 𠤙 𠤚 𠤛 𠤜 𠤝 𠤞 𠤟 𠤠 𠤡 𠤢 𠤣 𠤤 𠤥 𠤦 𠤧 𠤨 𠤩 𠤪 𠤫 𠤬 𠤭 𠤮 𠤯 𠤰 𠤱 𠤲 𠤳 𠤴 𠤵 𠤶 𠤷 𠤸 𠤹 𠤺 𠤻 𠤼 𠤽 𠤾 𠤿 𠥀 𠥁 𠥂 𠥃 𠥄 𠥅 𠥆 𠥇 𠥈 𠥉 𠥊 𠥋 𠥌 𠥍 𠥎 𠥏 𠥐 𠥑 𠥒 𠥓 𠥔 𠥕 𠥖 𠥗 𠥘 𠥙 𠥚 𠥛 𠥜 𠥝 𠥞 𠥟 𠥠 𠥡 𠥢 𠥣 𠥤 𠥥 𠥦 𠥧 𠥨 𠥩 𠥪 𠥫 𠥬 𠥭 𠥮 𠥯 𠥰 𠥱 𠥲 𠥳 𠥴 𠥵 𠥶 𠥷 𠥸 𠥹 𠥺 𠥻 𠥼 𠥽 𠥾 𠥿 𠦀 𠦁 𠦂 𠦃 𠦄 𠦅 𠦆 𠦇 𠦈 𠦉 𠦊 𠦋 𠦌 𠦍 𠦎 𠦏 𠦐 𠦑 𠦒 𠦓 𠦔 𠦕 𠦖 𠦗 𠦘 𠦙 𠦚 𠦛 𠦜 𠦝 𠦞 𠦟 𠦠 𠦡 𠦢 𠦣 𠦤 𠦥 𠦦 𠦧 𠦨 𠦩 𠦪 𠦫 𠦬 𠦭 𠦮 𠦯 𠦰 𠦱 𠦲 𠦳 𠦴 𠦵 𠦶 𠦷 𠦸 𠦹 𠦺 𠦻 𠦼 𠦽 𠦾 𠦿 𠧀 𠧁 𠧂 𠧃 𠧄 𠧅 𠧆 𠧇 𠧈 𠧉 𠧊 𠧋 𠧌 𠧍 𠧎 𠧏 𠧐

于柳 甲不釋見前。甲亦有作  不釋 卅即  或  甲之混。手以執之。以一手以代  形。(後省去此手。不作。)

市 或  甲之形。或為通行字。流傳于後世的篆。分楷中。至今)

 圓到  甲并  皆不釋。象人雙手捧鼎進食形。福遂以雙手。手以代人形  以  的慣例可知此形亦即：

象雙手捧鼎的图形：



釋義 甲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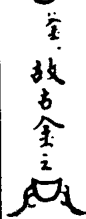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形亦常有作  故古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釋義 金文



甲釋義

象人束束而結之狀。金文省作








圖下釋




以  手代  身







以上諸形可見  次有  又者。相當于  截取  之形。




 省為  相當于  截取  之形。



 之形而成。用人的局部之手。以代全身。全部之形。是一種巧妙而不改變其象形性質的方法。



丙。由雙手省作一手。



既以雙手代全身之形。如  等。諸例。又有很多原象雙手操作的字形後來都簡作一手操作之形。相當普遍。





 甲不釋。象雙手執長杓  四  畢。有所捕提之狀。即  用之者。後省作  凡  釋史。後為定形的史字。

以一手之  代  兩手之  以。

…… 祐金，見前。後更有作 形者，示……以隻手代雙手。

 甲不釋或譯象 象雙手執斧的巨人……稍後即有作一手執斧的 詳《微》釋夏……




 甲譯實不釋 象室中的人雙手引弓……甲文亦有去一手只作一手持弓之 甲亦譯實亦視為同字……


以上所舉如對字是由對一黨一對，祐字士 出成，又示，泮朕字是 一 一 朋




都是經歷了由全身而有作雙手，由雙手再有作一手的全部簡化過程的典型。然而還有更有化之法在……


丁 省去手形。


有些字形由雙手省作一手，後又完全省手，有的則象只一手？後亦省去。（一）前者之例，如：

 甲 因皆不釋 象雙手執杵椎理坑內的人牲的慘狀，又省作 只用一手來持杵擊人。

後更有作 形，取消了殺人者的雙手形，（其字有形意也因此而隱晦不顯了）




 甲不釋  象金，縮字所从。象室內有人引或執弓之形。後省作 取消了雙手之形；




 甲譯辨 象雙手執斗澆灌酒，斗示以祭之狀。後只作一斗向上下澆酒漿之狀的：









 甲譯辨 有雙手，金又把斗柄擡上則成 釋初 前人以為辨，辨初，數字；



古文字學新論






二〇八

 中不釋  中福 象双手捧酒灌示形。後有以作  中福 金。後遂定形作 福。






 中不釋 象双手捧。傾盛水品注水于品中之形。後有以作  中不釋 (後史有作  沙易)



 中不釋  中誤許  中不釋 見前亦省作  中不釋  中不釋  中不釋  中不釋  中不釋

 金沐 象双手傾盤承以淋沐人之狀。金文中亦有作  者。去傾盤的雙手形 (此後尚有多種變作)

 中不釋  中不釋 象手執柄兩捕鳥……省去双手作  中不釋 (篆訛作  手形訛作  中不省)




 中不釋 象双手執鉤釣取魚形。後有作  中不釋  中不釋 又省作  中不釋 篆訛作  中不釋

 中不釋  金  中不釋 象双手投展。蠱蠱刺掙扎。震動有土粒下落。省作  中不釋  中不釋

省去投展的雙手。郭祥家 (金亦作  許誤解。象力昧晨之晨。實即  之同文) 篆又造振。

 中不釋 見上節。省作  中不釋 再有則作  中不釋 甲省手。後成為定形字。再來看：後一種：

(二) 李米只作一手之形。後亦省去。這樣的實例也頗可觀：

 中不釋 初文象手執戈斬殺入形。後省戈手作  中不釋 今人承許氏說誤以  篆訛裂作

為「人持戈形」。于是就變被殺者為殺人之手。劍子手了。遺老遂解此殘酷之形為舞……

鯨

差

折

新

刻刻

刻刻

易 忠 貨 賊

陵



甲誤釋鯨

初文：象人手持釣魚之狀。後有手作



甲誤釋鯨



國誤釋鯨

後全文改作



鯨

篆誤製作



許氏誤解為「魚名」……



甲誤釋差

初文：象手執繩索套投一羊形。後有手作



等形

甲誤釋羊

又乃作



後手投羊



甲誤釋

初文：象手揮斤鑄斷木為中木形。後有手作



甲誤釋

入皆知為折字無疑矣



甲新

手執斤斫，辛，辛亦聲。省手作



甲新

後遂成為定形



國誤釋

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有手作



等形

只于豕腹旁加一刀形。甲文家誤釋此



國誤釋

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有手



又豕形為



字作



也。被甲文家誤釋為北



——他們



把



北



豕

……

統釋為北

以為无別

又誤以



刀為



已

出了兩重錯誤



國誤釋

以長刺傷執貝之手。臂有血滴下。示傷害等意。甲有手作



全作



或說作



或



……



金釋

象手執鳥形。亦作



不釋



豕



豕



豕



豕



豕

即上舉倒鳥形之訛

詳微論示……一文釋易



甲不釋

象鈞子手執鉞。截斷入下腹之形。是



甲不釋



豕



豕



豕



豕

豕的異構。甲釋陵。其文不手

集

津

朋









貝 吳

？ 裁

？ 矣


疾

？ 因









 見前 省作  中 見 以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中 見 狀也 省作  中 見 以  代  代  代  代  代  代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二字 晚周金文多用 朋 為 朋友 字 今學者遂誤以 朋 為 朋友 字 不知 朋 本 作  朋 也 不過是 晚 期 才

借 朋 貝 之 朋 為 朋 友 字 而已 像 商 王 那 樣 的 大 奴 隸 主 們 也 不 會 有 「 五 倫 之 一 的 朋 友 」 的 吧 ？

 中 見 用 傾 斜 的 人 形 以 比 喻 日 日 斜 如 人 過 午 之 時 中 文 也 偶 有 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中 見 象 以 成 各 隸 人 頭 並 噴 濺 之 形 省 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以 側 視 人 形 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中 見 用 頭 上 加 辛 以 示 罪 入 奴 隸 刑 餘 之 人 其 異 文 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形 意 同 亦 應 近

 中 見 象 人 為 火 所 傷 之 形 金 文 偶 有 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中 見 象 人 在 口 中 之 形 未 基 明 胡 厚 宣 釋 說 也 有 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朋 見 狀也 省作

甲文編輯象以戈新入形之𠄠從以象人執戈形之𠄠𠄠為同文。𠄠𠄠二形各質不同。史不能相通。

所蓋亦所成之者




己。以人形代女形。
















象座子。初文。後也有作久加。久估。久保。中。以人形代身。孫漢釋为仔。

云：「薛生仔猶生子」，執此為據。按此辭乃生疏青，非生子也。（又多誤釋「仔」為保，為仔）

史記中 王 金姓 家七手執一土 土乃鈹然工具 古以鈹為婦女美稱 蓋亦由隋美勞動轉來 文王母曰太任

省作狂
旧分为狂、任二字

中不幹 象大腹便便的孕婦形。又有改作  中字。以  代 

金
从
女
金
从
女
金
从
女
金
从
女
金
从
女

康。以人形ノ代各種特異の形

古文初文象物象人多有象形。務求真象過肖。故亦不便書刻。後漸以泛形相代。概括。用一般的人形之「」以代各種

具体特定的人形亦其一端：

僂

死

僕

奚

絛

腹 躬 般 伊

书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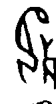
僂

僂

僂

僂

用用以表示伸臂、手指向下以提物品的人形之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索的... 化繁为简、便于契刻；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用一般的泛形的「人」来代替裸体的「身」形；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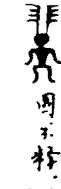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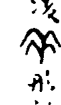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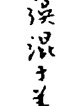
束枯外困危憂愁。後借聲為叔。後多有作  者為入；






 中不特 象酒奴捧尊酌酒之狀。  象偏旋酒奴。金亦有作  以入代 

辛。以女形代人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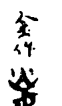

古文字中的多是合修象形人形。有時也用女形來代替。一般可視為同文異構。例如：

 見上節。其甲文異構作  中誤釋為母。金文 象蛇纏一女之狀。以女代  之初文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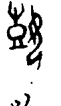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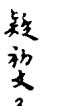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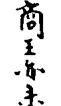
 中不特  中不特 象頭戴飾羽的舞蹈者。後  形誤作  誤混于羊。許遂解為甘也。其異文作：

 甲  早金  金不特 都象戴羽飾的美女。以女代  美。每為同字。後始訛作 

學者遂誤云：古文每。母通用也。詳拙《綴》釋冀黑……美。每……

 甲誤釋九 象人頭上火燃之形。以示免險。甲文異構作  詳安。不特 金作  初斯達釋九。借為貺。以  女

代  形。頭上火燃。而非伸手奉火。故說象天明。（ 省） 光。後轉聲。意為  光。詳綴釋九。一光。

 甲誤釋。象人分鼓旁之形。以鼓聲傳藝。多作  以女代  疑初文不  女。商王亦未必以婦女成邊……待考。

郭特錄差近。但釋為是賊。證據不足。似少人相信。詳拙《綴》釋壹。鼓……

古文字學新論

二一六



因解游象人豎執大旗之形



本象人形，但文字作執，甲耕游

以子代執旗之人；

与此相及，也有用人形的「人」代替子形之例，如甲文「執」，也偶有作「執」，甲九五二，不釋

癸，以商卑衍卿代人身



甲不耕，田耕謝

象以解張席



也作「解」，甲「解」，不耕

以「人」代人身，「人」即「人」之有

金多誤作「解」，用「人」以代人身之形。身形既失，无怪許氏解篆此文之「解」為鵲形了；



甲見前，早金或者誤作「解」



不見頭，猶金「解」，以「人」代「人」；



甲「人」，示人病臥牀，篆作「人」，以「人」



甲不耕，象婦吐哺乳子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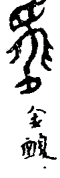


篆者誤作「解」，以「人」代「人」，側身露乳的專形之婦女。

子，由人作中有去足，頭



甲不耕或誤釋為「解」



金「解」，誤釋釀，即篆文「解」，夏之初文，乃全身各部畢顯的人形，後多有作

「解」，負者去足手形，如「解」，由「解」頭有「人」，負……



見「解」，象人豎執大旗之形，象舞端，象人豎執大旗之形，特別強調，突出雙足，在甲文中已

多有作「人」或「人」……（「人」蓋即篆文之「人」形，說文「人」部之字，原多象舞人，詳拙稿「義」）

禮

禮 甲不釋

禮 中釋禮

捧酒灌示社也。省作

示社

示社

禮

甲釋禮

雙手執勺洗酒漿祭示社。後亦有丁作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禮

甲祝

象人跪示前問口祝禱之形。後甲文中常省丁作

示

示

示

示

示

而且與兄弟之口凡異形。故前人的古文兄與兄祝為一字之說不確。詳徵粹光兄祝

禮

甲釋

象雙手捧豆祭示之狀。後多有示作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禮

甲物

牛首旁置刀。刀上沾血。示以刀屠牛。也有牛作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禮

甲不釋

象雙手捧餽品注水于另器之形。省作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禮

甲與

象眾手解起。東形。象此為車。後亦有去東一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空元一物。四子已元可解。亦不見于甲金文。

禮

甲金不釋

象人伸子之指日。以示炎熱。我釋為夏日之夏的專字。後有日形。只作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禮

甲不釋

象用刀割肉投鼎中烹煮。月聲。後分化為數字。亦有肉形及聲符月作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禮

甲不釋

圖多誤分為萬羊字

象置熟羊牲于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示

神 禎 禎 禎

神 禎 禎 禎

神 禎 禎 禎

神 禎 禎 禎

下面要談：另外種之變化、表現方法等

戊 瘦化

很多早期金文、图形，刻劃物形比較自由，鄭重，所以多過有字物常用，而表現。作為文字使用，不便寫刻，所以多把原有有條積感的物形改作單線或輪廓線，見下節姑稱為「瘦化」，如：



文字作 天 天



圖見 賢不 文字作 天 天



圖 文字作 人 人



圖不 賢不 文字作 人 人



圖 文字作 天 天



圖見 賢不 文字作 天 天



圖 文字作 羊 羊



圖不 賢不 文字作 羊 羊



圖見 賢不 文字作 羊 羊



圖不 賢不 文字作 羊 羊



圖 文字作 羊 羊




圖不 賢不 文字作 羊 羊



虫字作  虫



金文 甲文多作 

金文作 


虫



金文作  止



金文 甲文多作 


金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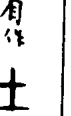
止



甲文作  未




金文 甲文多作 

金文後有作 


未



周金文 甲文作  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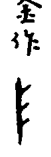


金文 甲文多作 


金文後有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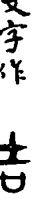
工



金文 甲文多作  金




金文 甲文多作 

金文後有作 

金



甲文多作  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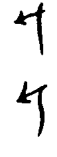


甲文作 

甲文後有作 

采



甲文作  竹



甲文作 

甲文後有作 

竹

乙、廓綫化

很多早期文字，在銅品銘文中作全凹形，蒙範殺使，以面來表現，在甲骨上契刻却不便如此，偶而才用此刻法，一般多用輪廓綫，等綫刻方法——即勾勒的方法來表現，更為細緻，這是由於所用材料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表現方法，這種細緻的甲文，多屬早期的初文，其時代性一般較銅銘要早些，也較上節所舉瘦化的綫刻早些，後來才由廓綫簡化為單綫，這是一般的文字變化的過程，實例如：



甲金子 甲作 子



圖部分 甲文 偶作 文



大子 甲作 子



圖部分 甲作 子



圖不 甲作 子



圖不 甲作 子



或 甲作 子



圖見 甲作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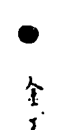
圖集 金作 子



金 甲作 子



圖部 甲多作 子



金 甲多作 子



甲商 甲多作 子



圖 甲作 子



圖羊 甲文初文 子



圖不 甲作 子



圖止 甲作 子



圖部分 誤釋 甲作 子



圖 金文 子



圖 甲作 子

庚·實·面·化·

与上舉解化相反，有些金文，圖形把本應用解化，細勾刻畫的形象也用實面來代替——等子物形的

古文字學新論

二二八

前點而失去細微內容嚴格來說應是一種退化。原因之一是由于時代略晚書手已開始不甚重視物形之故。



宗廟

之形。甲作



也有些圓形作



...



域

城郭... 圓形中作



或又完全填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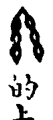


內容含混不明；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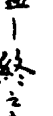
即種然形的



的上端之



表示其終已盡一終之意。全文多誤作



已失然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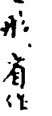


食

象豆中貯盛食物香味四溢之形。有作



圓常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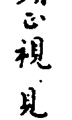
原形。意盡失，含混籠統，如不見

甲文。誰知其為何物？「聖人南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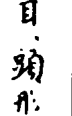


羊

誤作前。羊頭正視，見眼角，双目，頭形。圓形混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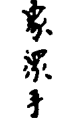


...



犬

初文。象深手，昇起并欄之形。井亦聲。甲文後誤省作



以日，圓亦如是。然而偶誤作：



...



鹿

全文多作



將「羽部」安化；



鹿

圓形中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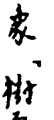


僅存鹿的投影；



鹿

家，附石之形，西周金作



...



駢

取

馬

辛 校轉 豎立

有很多物格 如四足之獸、盤、車……等本來就橫置為宜。在早期原始文如圖形，也多如文字橫寫，自然易解，但作為成為文句的文字時為了便於豎行排列，字形不宜過寬，因而多把文字的內度作九十度的校轉，變橫形為豎形。除便於排列外，也有些複份象形是為了牽就于字中某文的既定之形，如「𠂔」，不便改作「𠂔」，這樣就往往違背真實，好在這時已經約定俗成，不怕觀者難于理解了。試看下列的一些明顯的字例：



圖不釋 象靜立的馬形，但在文字中都旋轉直立起來，甲文作

周金作



圖不釋 一手執鞭驅馬形，為了整形而改作



圖不釋 把手執鞭形移于馬腹之下，甲文作

與「𠂔」同，後來的周金文又改作

……近于方整，便於書寫，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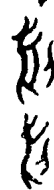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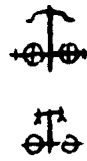
圖不釋 形頗似馬形，然而耳長尾短，都與馬有別……在文字中也旋轉豎立，改作：



和「𠂔」等形，前人不釋（周金文已難象其形，遂改作形聲的「𠂔」加舌標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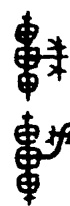


圖：不釋象，手執刀屠豕形。甲文作 ，省去了執刀的人手形。雖然如此，然而字形十分準確鮮明，刀及心對牲腹……甲文家仍然未明其內容，視刀為 ，釋為牝牡的牝字，誤；



甲：釋車



多取平置（俯視）後周初金文才改作豎立的：



參見《源》





甲：舟

初文多平置，後來在文字中都旋轉直立作   等形，以便於直行排列



甲：不釋，執竿刺船。

後轉作  

……

舟形既立，以便字形方整……



圖：象盤形，本來是平置側視。

作為合符文字使用，豎立作  

以牽就  

……

……

……

……

……

……

……

……

……

構成  般 

浴見下文

又作為聲符，構成 

……

……

……

……

……

……

……

……

……

……

……

……

……



圖：不釋象，手執  等由皿盤中勾取食品之形。

甲文已多轉作  

……

……

……

……

……

……

……

……




……

……

……

……

……

就  已定形的  形，不能作 

……

……

……

……

……

……

……

……

……

……

……


……

……

……

……



甲：金在浴，浴象入浴于盤中之形，不能手執作 

……

……

……

……

……

……

……

……

……

……

……

……

……







……





……

……





……

……








遂將形豎立以就形作。這又被學者誤釋為，誤視為，視豎盤為牆了；





 甲家父手執錐刺殺人目，後省錐形作，又與真實動作不合，後漸把目形旋轉以牽就于。

遂作全





 甲字彙：家用戈刺殺，修目睛，因不能違反習慣作，戈形橫置，因而只好把旋轉作以牽


就于形……

 甲誤釋爲象人臥席上之形，因形不能橫作，故此字亦無法作形。他們曾試作，甲亦釋








爲席形橫平，近真但反失臥之形——變作人跪坐席上之形了（或解象人跪之形，而非臥字？）

 甲吹，象人張口向器中吹氣形，後訛轉作，便于書寫，但形已不甚明顯，頗遜于初文；

 固 甲示兩戈相交兵之意，省去了甲形作，仍存兩戈，一正一倒以表現白刃相交之

形，後被轉作，把下面的倒戈，改爲正戈，以便于書寫，但交兵之形，意全失；

 甲處，象兵射象，以示野戰，甲隅轉作，篆作

 甲澤耕，本作，甲誤釋象雙手執，斗，灌祭示之形，後省雙手作，又形又旋轉作

𠂔

金不辨

象狐形

乃狐頭

双耳形

枝轉作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由圓形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所以把 𠂔 形旋轉堅立起來構成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士加飾——加字面上的裝飾以美化字形

原始的文字，初文多直接描寫物形，所以邊肖實物，以後，尤其是周代彝銘的書手，多追求字形的美化，加

以各種裝飾筆，寫成一些，茂文而不顧所象之物形如何佳，使字形逐漸脫離所象的物形，例如：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使用（馬衡先生誤以為此處有毛飾之形，為其所愚，見《文選考》）不但戈形如此，而且擴及到其它有柄工具上；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這樣把字形加繁，既不美觀，也無意義，有些只是一種在那時代書手間流行的拙劣的怪癖，惡習。低級

實的生活情景，以便使人易于理解。這幾個基文是在發生着什麼關係？這約定俗成之後就常把原形中基文位置移動、調整——主要是為了使字形方正，而不顧其原來造字時的意圖如何。現在這些字的原來造字的方法——定位以及後來的變位，似乎還很少引起學者們的重視，所以我們除在象形一重中已作些介紹，這裏還要再談些，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研究。

𠂔

𠂔 此門形特意作門，象如「𠂔」之形，相當于俗字的門。又在門前加牛，以象閉門。

拒牛之狀，說明𠂔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牛的闖入。篆文𠂔，蓋即此形之訛。𠂔形既失，牛形又訛作牛。

移于門隙間（許遂誤解為「門」，才，所以拒門也。但又解才字是「草木之初也」，怎能用以拒門？豈不

自相矛盾？漢分也常訛作𠂔，下亦牛形之訛）

𠂔

𠂔 金闕月在門上，前，以示月先由門隙間闖入，或可由門隙之間見月，表示其門有間隙之意。

篆訛作𠂔，把月移到門隙的下方或後方，原意盡失。雖然字形方正整齊，後更訛作𠂔……

𠂔

𠂔 𠂔 並非𠂔，象置目于𠂔，𠂔中之形，金訛作𠂔。𠂔 移目于𠂔外，篆作𠂔，移目于

𠂔旁，原意遂失。後人只能以「以目，字聲」解之。何況篆文中𠂔形已訛作𠂔呢？

離

雀

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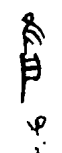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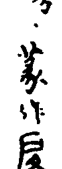
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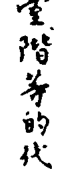

译美

御

 甲 許慎甲 不釋象執兩捕鳥……篆作  形作  鳥移出兩外字方整而形晦


无怪許氏謂出个「山神獸……猛獸……」緊指魑魍而言。此字早期甲文家已辨其為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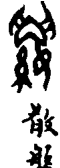


 甲 雀 鳥落戶上之狀 然其初意待考 篆作  鳥移門下 形亦難知矣

 甲 出 初文不足離口而出 口是門限臺階等的代形者作  金說作  學者據此也形猜迷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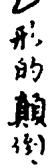

解了為履以出則納履……為說，說了百年之久

 甲 山 斧 釋 則 是 象 雙 方 鈎 即 目 形（即 固 形  大有 双手者）後以形有作口字作  又變形





作  口 出 鈎 之 外 全 失 鈎 目 和 口 器 之 形（許 遂 誤 作……以 口 日 為）

 甲 作 嬰 見 前 金 或 此 作  散 盤 執  即「執  但其形怪異，不易理解，故清金

文家猜作嬰……近人不釋按形中之  即人首  形的倒形者目  即頭索  形之訛 

即  形的顛倒  即反前雙解  形之訛……原字的基文具全只是顛之倒之位置

錯亂无怪清人多方猜測而終未能明今世金文家存疑不釋反而是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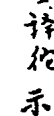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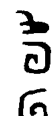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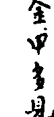
 甲 次 初 文  許 端 正 對 人 頭 係 由  有 化 而 來 仍 存 原 形 周 金 多 作  方 整 而 失 原 形


五 直線、方折



稍晚的古文，往往把初文象物作的一些曲線、圓折之形變為直線、方折，也是很自然的簡化字形的方法之一。尤其是在甲骨上用力來契刻時，直線就更顯得方便易作，同時也能為那些不善于刻劃物形的篆卜人開了方便之門，因此在稍晚的甲骨文中之直化方折尤為流行，效率或有提高，而原来的文字中的鮮明的物形亦多隨之而隱晦喪失。但在金文中就沒有這樣明顯迅速的直化——只有後來的篆文以此相似：這是一種較普遍的簡化方法，後來篆篆變為隸書，也不外採取這種方法。

 金  甲  甲  辰 象蜥蜴地蟲，蜥蜴身，蜥蜴四足蟲之形。後甲文多直化作 。

近人執以釋字遂猜測  象石磬（鐵磬……）一時成為權威性的「定論」，不過後又改作「蜥蜴」了……

  甲  誤釋它  金 許從示蛇迴攢入之意，後方直化作   金 甲 多見 釋題，其

後更有作  回……詳拙《微》釋此文——亮……

 初文，雖已簡化，尚可辨出兩點相對之形。後直化作  金 文 道，魚形已失，許遂誤解為木




材，據「交積材也」了。今學者仍信從其說；


等也。爲此美，都超出文字範圍，在這里改畧。




卯，有此繁復。






指早期文字，當文字遂在多方模索，並未十分定型，統一的時候，多有此美現象，即在其俗字中，有時特意加強表現其某一部分，而簡化其另外部分，——似乎有意的避免整個字形的過繁，例如：





 國家手執鉤鉤貝，貝形甚簡，甲文作  有手，而貝形極明，又作  甲，手省，皆持，重手形而有去貝——




別構則又作  貝省爲日……見《源流》句字，在下詞中爲人名，似可選釋爲句甲，或句甲，元煩譯，卅；

 因，於家，中手持鼎，具食形，又改作  因，詳集，即  甲，詳具省去全八——用双手代八形，而加細刻畫此



鼎形，後多承取後者，（篆又省化鼎形而作  具，具鼎，則原意不能爲人所知）。

 甲，詳謝，今，手，或，解，或，家，手，張，席，以示謝絕，隔絕之意，或作  加，古，以示謝絕，外，界，之，言，字，形，省，化，因，形


爲一，或作  有席，有古，而有去，解，手，之，形，（後，二，形，並，存，） 爲， 變，爲，形，聲，的， ；

 甲，詳，鴉， 圖，不，詳，家，鴉，鴉，頭，毛，角，目，細，刻，炯，有，神，的，雙，目，之，形，用，鴉，目，以，表，示，觀，看，然，易，爲， 形，羊，字，相




混？改作  加，畫，鴉，鴉，之，鳥，身，形，而，省，化，目，以，代，目，省，化，毛，角，後，金，也，作  用，目，代，目，而，有，其，毛



而篆文中又作用入目之而有毛南……




參《源流》觀籀奇字，詳《綴》釋籀。






甲中籀為女之大腹者，保持女形，以示其腹中有物胎兒而已，較簡單含蓄；又作以一般大腹




人形代替大腹便之孕婦却在腹中加子形，以示胎兒，篆亦承此形，改作





甲中籀象母乳子形，象乳頭突出，雙臂環抱兒的母，象張口吮乳的子，都是特寫之形，後

金作籀有別攝，羊只強調母子有指指與哺乳之圖，魚取等聲（？）參見《源流》乳字

籀中，中漢釋象投蛇之形，省化品械之形，而強調蛇——一根棍狀物，不易象捕蛇之具。又作



籀強調捕蛇具——而簡化蛇形，甲文作篆作都是後一種的簡化；




籀象手牽象鼻形，也作改用双手牽象鼻，手形加而象形省。



甲中籀象銘入足，強調銘銘形，又多作籀後銘形省化，而人有一足，另是已銘，後金文多取第二種方

法作

籀象兒手双手執棒推理人姓為祭形，甲文又作省一手，強調被宰者腦汁飛濺的慘狀；金文作

甲中籀省兒手而加卜，示以強調，御之地，此方示社前，後作御，漢方為御，御字，甲中作：





等字人臥牀上的字形。所以的月皆月牀之有。金篆多有。如牀字金作見字篆亦作牀

皆牀有誤抄但不有為月。宋代以迄近世十餘年來的學者每誤以月形為牀亦

即由此美有文的月引起來的誤會 詳《微》釋月。




甲篆下辭中意如佳乃初文之有金作……這才應該是花卉的字。後世

篆只有不有自許氏來猶多為學者誤解為實牛鼻形……不知其牛在何處？

甲見于等字。頗遭近世學者誤解為之象自形。唐兰「象由甲」陳夢家……字乃象下

骨的初文等形之有。蓋亦即篆文形之祖。以下骨而泛代骨形。篆无形；

甲文中每下必用的干支字簡化尤烈。僅括數例以見一斑。如：

甲辭方子丑之子……已不成物形。稍早則作尚有果形殘痕可見 金文作大錢都存果形或原象

鼎下加火以烹炊之形。自許氏以迄近世學者都強解此果形為「子」、「倒子」、「兒」、「着水之子」形…… 詳《微》
釋干支

甲寅与大形甚近。无怪唐兰先生說「大乃射具又用為寅」。按稍早甲文作等形並不

作金作等形。實皆大等燕形之有。用燕為寅 声亦近 篆作





寅


口

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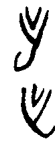
西者作  甲辰 金者

一者作  甲午


西昌者作  甲申




才者作  甲辰 金者

學者每喜其簡，以為必古。據此等形，以釋字形，其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皆知為作，但知其形，所象，近年筆者才悟為衣領之形，然此形不足以表示其製作之意。察



其初文，本作  象人手執針縫製衣領形，以表示製作，如將開始製作此衣不久即平之意，學者誤譯，知

其意，同生後省作  終有為  金承之作也…… 篆此作  許誤解作止也，止也，以已……




甲辰釋舞，本華者，其說如據此形分析，果象人兩手各執一木形物而立，非舞形之狀——似字釋木為半尾

亦无不可。然而這只是省文，稍早的前身作  釋無舞，再早些則作  甲辰釋木為半尾，何

況在全文中並無數商作林之例，早周作  再早則作  不釋，人分明是數，高的有形，具傳而微；而


日本形在古文中也是數高的代形——由甲文  訓者為  訓  甲辰釋木為半尾，可證，這里的日本

本，皆才，形之有訛，據此亦可知  形中之  金之  必亦數形之有

無疑，余考  都即圓形象人牽馬，如下圖 形之有……乃止的本字！



由來省訛為來——巫

巫
 卜辨中义義概亦指巫，周金始用以代有亡之亡。古文初文象舞人之形，必作。

人等形，而不能作单纯的木……所以旧说不足信。详拙《徵》于无妄，以及释冀，黑……

易

甲、刀上有被切客物的粘附，卜辞中「物牛」、「物羊」……亦有作「勿」。前贤说「物」乃象屠牛之形，在卜辞中为用牲法，今

人特为牛犖犖发去皆不足信。乃乃物之省，周人用勿为否定词，代商金文，不用为物字。详《徵》释物，勿。

分

甲金分，亦用刀割某物为两半之形。八太抽象，不定形。旧说解……非是。只示一物之被分割而已。由形声分析疑

是激起的牛半判初文，後加牛，以示所分剖者为牛，即卜辞之“卽牛”；也很可能是金文中的：



辨
黏

的省文。早也即上举罪罪無中的早，是多数富的省代形篆訛誤解为罪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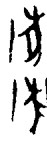

与讼也从二耳。字皆附会。解辨从耳。非。
又省而作八。五声中分判。辨半等字皆可通。


甲。失形。旧释误为求。徐泐波等释为报。出或亦释卜辞。出本为《易》之有尤。但于字形无说。亦不能昭信。



于学者故无确释。按此八本形已稍晚。其略早者作八八八……也。頗似八八八形。而且由前举的






後者认为 ... 诸形更可知 ... 分明是彐形 


形之有誤。不過原來大約還不只是簡單的三角形，而應是數次分之二形，只有多次分之二形才能表示失一尤，所以這單








他的字形之  可能就是  有用分被沈于水？以示失去，或是与金文  有关……









 出，旧释为「陽」，用分之被入，投去表示失，又用失分以示小失，損失善意。拙考失，尤古为一字，篆讹作失。

  ……形，再有化字作：





  甲释无  金文古声在支部与失今一字皆由方，形构成的  或  形转来，由失分而成失由失






之方過而轉为「異也」，甚也，善意，後作  已往完全失形，許遂誤解为「从心，又声」，詳《徵》釋此文，失尤






 甲，已 形尚不知所来，由甲文象以，半沿形的  有方  再有方  異文  有方  金可知 




即此形的  之省，也作可能  是整個    加  之有，辭声转为   台，今人常释为「𠂔」形……

  即  老形之有見前，或又有作  ……近世学者多生误会；詳《徵》釋此文，亘……

于 甲，尚不成形，皆  之省，尚未明所来，早金亦皆作  形，後省去  形，只作于。許篆更讹作 



 甲，少獨立之文，形亦稍晦，筆者由不少  構成的古文字形中才明其方  形  之有能，金讹作 

去  已遠，篆讹作  始与  之讹形  相近，許遂誤为「官省」，为堆，有眾意，今人亦明古 





与  金亦相干，何至混于許氏誤說，以讹傳讹，仍解为堆，有眾意，一  之形豈能表现眾意？詳《徵》釋 

古文字學新論

二五二

沙 甲、易 乙簡不成形，其初文本作  甲文中已極少見……金文中仍有一例作 ……後史省化才作沙……

卜 甲、卜 辭常用卜以代外，學者多釋外如卜而即外而……

後史有專業性的省文如晚周泉文：晉陽省作  邾郭作日月，柏人作  燕作  齊省為  金省作全……乙不勝舉，大約也如現代的白菜作白才，黃瓜作王瓜，零售作另售，民警作民井。

午 合文

商、周都用不少的合文的方法，以節省簡化文字，最多的是數字以及它与物品單位名稱。卜辭中常用的人名，殷王

二 人

人 五

三 四

九 百

三 萬

四 牡

二 殳

妣 母 甲

十 月

十 宰

廿 朋

卅 羌

三 祖 癸

雨 風

般 庚

小 臣

不 病

亡 是 患

下 上

大 吉

𠂔

不用

𠂔

亡戕災

𠂔

令月

𠂔

三祀

𠂔

淮隸

𠂔

尸夷方

𠂔

翼翌日

𠂔

受又祐

𠂔

三匹

𠂔

六百

𠂔

三千

𠂔

五月

𠂔

小子

𠂔

取天

𠂔

文王

𠂔

五十朋

𠂔

永寶用

𠂔

寶尊

𠂔

子子孫孫

𠂔

孝孫

𠂔

子孫

𠂔

大夫

𠂔

至于

𠂔

無疆

𠂔

即

𠂔

公乘

𠂔

公子

𠂔

之所

用古文簡化的方法流行到戰國時期。秦統一後，只有𠂔、大夫等所餘無幾。漢分書中瀕于絕跡。

只有廿卅卅區等數字。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大約由于古文的字形活潑自然，書寫排列自由，並不強求方整。

一律。秦篆已過分的方整，不容有過大而繁的字形錯落其間，不楷尤甚。此外又由于卜辭文字只供商王以

及卜人等少數人使用，是一種內部的專業性文字，容易約定俗成，所以合文最多。後來的文字，沒有這兩

種條件，所以合文就漸被淘汰。而且連周金文等流行的重文類，二之類作二，也不見于正式文書、碑版。

第二節 分化



古文中的某些字，後來由於社會需要的增長等原因，而常由一字分化成數字。這種分化在字形上多是由于原造字時產生的異體流傳引轉，如「一」重而所從，觀或莫津，莫訊……或變形轉意和轉聲，借聲引申，加舌，轉有舌……多方搬轉，尊乳而來，其過程往往錯綜複雜，雖一既已知的資料，情況已非片語所能盡述。這裏不擬詳介，只擇其簡明典型，用簡表介紹一部分，以見一斑，而且也只能介紹到篆文為止，其後也還有不少漫起的变化，這裏盡量簡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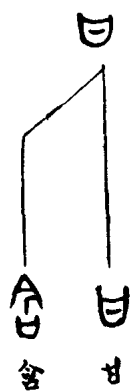
最简单的分化之例，如：

月



參《源流》月、夕字。

甘



參《源流》甘、七、頁

索

衛
索

母母

世

ॐ

爽

母

參源流

素

参之源

僕

儂

備

僕

業業

參源流

詳《微》階…文釋僕

𠂔

孰

亦

來

肺
脏

參源流亦

液

液

亦

亦



鼎
鼎

1

盟
盟

聖

聖

盟

參《源流》聞盟盟盟

聞盟盟盟

𠂇

執

反

72

何

付

頁

辰

報

報

參《源流》報、及
譯《微》階、壓、一文、釋報

𐎧𐎠𐎼𐎿

2

一、

7

往來

久

见

✕

九

Y

卷一

卷

丸

參《源流》
光
詳《徵》
釋光凶光

座一

歃

外

4
4

脱

癸

朕

良

7

一
雄

津

津

1

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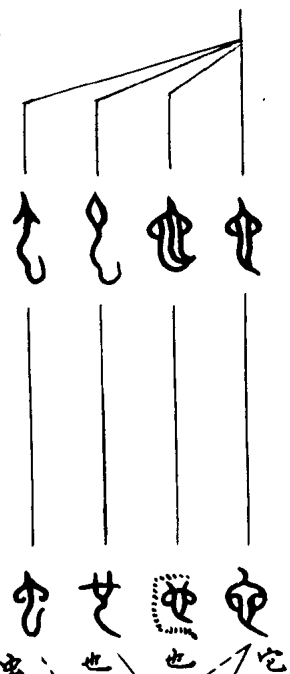
律

達

濟
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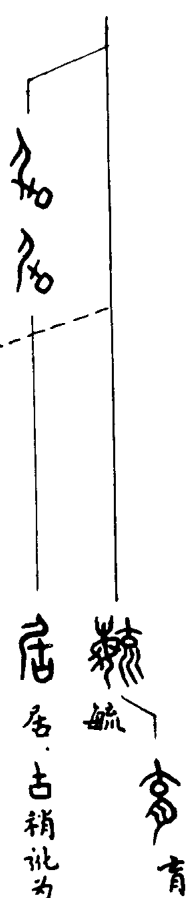
参《源流》津·建……
 详《徵》梓·津·建·朕

它



參《源流》虫它三五
 詳《微》釋蛇文一虫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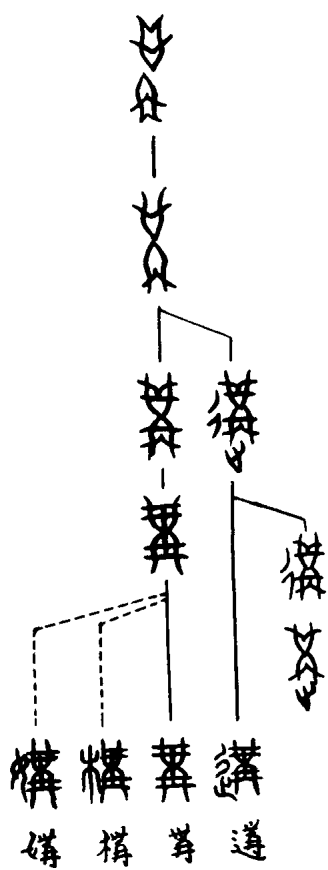
毓



王國維先生由文獻對比又釋為后

參《源流》毓...四五

蕞



參《源流》釋蕞二五
 詳《微》釋魚文蕞

尉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尉

尉

參《源流》五六三頁尉
詳《徵》商周針療釋尉

处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处说文讹作𠄎

參《源流》处處一二
詳《徵》潛歷一文释处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參《源流》一六六卷
詳《徵》释蛇文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商



美一美

番商

意轉

出

容—簡—省

简

尚
意
釋

22

畢音轉訖

1

參

醃

鰭形變



敢！

勢

散
散

參《源流》商五〇三頁
詳《徵》釋商

詳《微》釋商

興

界

組

文選、解

妮

采《源流》沐九八頁
詳《徵》釋

洋徵榷

[illegible]

上

一眉


眉


周金文中之習見吉語「眉」


壽《詩》皆以眉代之。

方上舉分化之例相反的是字形的合併。如果些古文異構，專字的廢除等，使文字精簡化。




字形合併之例如：

 甲 象用炊帚之類滌器，以示器中食物已盡之意。

 𠂔 甲 象用棍攪火，示火盡，已為灰燼之意。篆合三形為一字，寫作：

 秦權 以示盡盡，和魚有灰燼之意。（說文仍有 𠂔 字，似已少為人使用，後又造繁文燼字）

這些例子接踵起來，遂合不少，而廢除專字之類尤多，如甲文中的：

 𠂔 北文曰誤釋北， 𠂔 北虎誤釋北， 𠂔 北鳥誤釋北……之類。說文中除底字之外已多不存，語言中變為複合詞——

只稱北鳥、母鳥，而棄專詞專字。這種伴隨語言而來的文字變化，似是一種較普遍的現象；

又如東周曾借入罪字即朋友為朋友之朋的專字，後世只用朋而廢朋；𠂔為伯某專字，漢以來以叔代

之而廢弟，非弟字。

這類字例太多，不能列舉，問題也很平常，淺顯，大家不難舉一反三，多所悟會的。

這種簡化，是向字音化的進步，但也有一點弊病，那就是大家常說的「一音多意」的問題。

第三節 訛化·訛繁

甲 訛裂斷——字形訛裂、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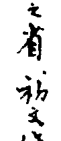
晚期古文中流行的寫法，常把早期文字中的某一物形分解、断裂或把互有聯系的數物基文，分裂為互不相干之形。這就使不少文字失去原來的明顯形意，令人難辨，而且往往筆數也隨之加繁了。其優點是可使字形整齊、易寫——可分作數段寫，如：



金文省作



中誤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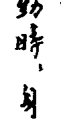
蓋



之省，初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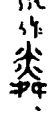
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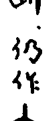
騰象人攀登高崖激烈運動時，身邊汗水

淋漓之狀，加多亦升階前，中文省作及及是完文而末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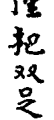
石鼓文誤作



人身未斷，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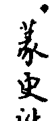


人形，僅把双足脫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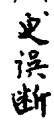


于人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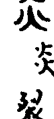
大，篆更訛作



尖，更誤斷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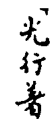
尖



裂人作四段，許遂誤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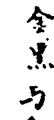
先行著人的病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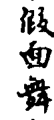
金文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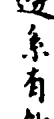
篆為一字，象假面舞者，身邊系有飾物鈴等或涂色，秦篆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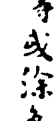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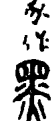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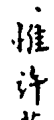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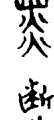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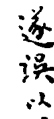
同于古文，惟許篆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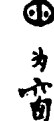
斷為三節，遂誤以假面之



由為窗以



尖——尖為火...



其異文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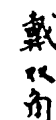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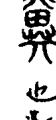
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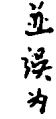
戴以角形假面的舞者，篆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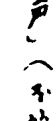
也，斷為三段，並誤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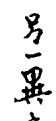
北異聲（不以異）另一異文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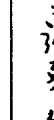
目不辨象戴文目怪獸形假面者，說文訛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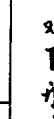
頭，双目形不離，雖頭，又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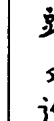
臣目形...



...



...












...





















...





















篆文  見中 篆文  唐 篆文  金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篆文 

 采 見甲文 采 說文說作  誤變采樹繁茂的枝葉之形為三又手形；




 伐 甲伐以戈斬人形 金作  義說製作  戈後脫離人頭人遂誤解為「人執戈」；




 伐 甲伐 象以戈伐多人形一集伶屠殺故有滅也之意許篆說製作  誤處與伐字同；




 取 金不釋 象以指挾人目後說作  釋取 指離人目此外如  因取說製作  取  取 甲取 說製作  取

 狀 甲狀 說製作  狀 固不釋 金文說製作  狀 (篆作  變為形聲)……不此類；



 界 甲唐粹界 又鐵元翼 前形 說文篆說作  界 誰也不易由此發現其形的踪影；




 榮 金通粹榮 疑象植物花蔓繁榮榮繞又疑象花蕊形一榮聲近 篆說製作  榮 形  說


為  二火之形 与枝 莖 離 形象之變 許誤解為  有…… 今學者或猜  為火炬形；

 榮 甲前籀 箭架 見前 周金少說作  用…… 篆說製作  原形蕩然无存；





 榮 甲偏安 固部 象火炊易形後多說製作  易底已漸脫離 篆更說作  許遂

解作  歷也 古文不易字…… 氣上出也…… 誤以易的外廓  形為上升之氣；



 榮 金不釋 象  夏人 手指日形以示炎日即夏季之夏的今字 晚周說製作  人之力

形訛裂。爰出身外作  (又誤用夏日之嘔為夏商之夏一賊……)







甲漢釋作。人自見。周金乙訛作   訛裂為  形。篆亦作  臂出于踵後；





金鑄。象人領下有須形。篆訛裂作  又訛為  (分為二字) 皆共須形；




甲不釋。曰釋燕。燕形。金訛裂作  演翅断裂。泉文訛斷作  篆訛斷作  和  燕



金鑄。象有翅。大腹。細腰。六足。側見其三。能飛的昆蟲形。即蜂等之形。篆訛作  亦作  手

中捧着一堆莫名其妙的零碎。金失文理。什么形也不象了。篆《源流》云：「燕。詳《微》」釋燕



金在右上加一。以示由手發示弘之音。篆訛作  難明原意；




甲篆。執棒打麦。  即變形。篆訛作  斷尖為  二形。今人迷惘；


這是普遍現象。倒不勝舉。而說文篆尤甚。如：鼎訛作  易 舟作  高 倉作  倉

面作  面

  復作  合

 作  豆

畐作  畐 易

甬作  甬 庚

等亦皆屬此類。它比漢分六朝楷等。脫離原形更遠。而字形亦拙醜呆板。一無可取。參本編第三章第一節。說文特有的訛形。上舉的鼎、鳥、高、面、畐……形之訛。近世學者早已指出過。非余一人之說。

乙·訛裂·變位

古文、初文的複作象形，不但物象鮮明，而且方向、位置的安排也都妥帖謹嚴，一絲不苟。說已詳前，但稍晚些的籀文中，不但常把字形物象支解分裂，而且還常把這些已遭分裂的或文擺錯位置，方向變成些互不相同的基文——甚至已成為符号的隹、勹，形意俱失，更晚的篆文，自不待言了。這樣的字例，比比皆是：

甲不婦

金粹為伯異文

象人子提魚形，稍後甲文已訛作

亦訛到人背後，金說作

以上並釋伯

篆亦沿之作伯

許誤解作，从人，角声……

其实小舟不過是入舟之省文而已；

金粹為婦

初文象執帚之女，用以表示已嫁而從事家務操持的女性，亦声

（而早期图形，金文多以有婦，及婦之意——猶男子之作夫）晚金始訛作婦，置帚于此女背後，篆訛作

婦，許解也說：「此女持帚洒掃……」已不顧其形之不能「持」了；

甲好家女抱子形，有善意，似与重視生育的古風有關，無論及側女，子二形位置不變，及書則作婦，子手仍抱子。

金作婦，先秦仍作婦，篆始訛作婦，許解作，从女子，已非其初意；

甲好家女抱子形，有善意，似与重視生育的古風有關，無論及側女，子二形位置不變，及書則作婦，子手仍抱子。

金作婦，篆始訛作婦，許解作，从女子，已非其初意；

僕

由潛美生羞之意而轉為婦士之美稱。如周國的太任：「義說作妊，妊為孕也。任，荷也。孕，移入背後；

中田釋僕，近人不釋。

象双臂間有索縛，衣有足飾的家務奴隸，手捧其座之形。形實意足鮮明之極，不難

一目了然（而早期中文家很早而順利看破此形，如王、羅、郭諸家，作出確釋，確為難得可貴）周金已說其作：

形說製作

双臂說移于背後……意新，平移到双手上，其座形的尔也說作田，又跑到「辛」上去：

如果不是賴有那个更是以說傳說的傳統之「僕」字的話，就成了任何人也看不懂的一堆破爛——誰能了解

這重事象何形？然而學者釋說之「僕」，誰也不疑，釋初文完文的真僕為僕，却橫遭物議，終于令

人不敢再釋了。以方、聞疑之詞……很足以說明學者的眼力，和對文字變化的規律理解水平。

這里可以指出，山說為「仆」，山說為「仆」者為「奴」，都是通例，而「僕」說為「僕」者為「奴」……完全符

合字形變化說化的規律，不必少見多怪了；（此外，僕字又直接簡化為「僕」，二声古代亦近）詳《微》釋僕

因不釋，前曾釋僕一陪，象編髮奴隸抱瓶傾酒釀造……之形，後与「僕」混，金文中說作：

子釋配

形說有以衣變徑作

（此外還有作「僕」以「代」者作：

和「配」

以「代」

）詳拙撰《微》「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階級壓迫」一文中釋「配」……

訊




儋





戮





穆





間





繫




 中許望不釋 說見前。在西周末期即已訛誤。變位作  散盤。被縛者的頭。索之  顛倒作




 雙解及剪的身軀。訛作  ……百餘年來猜測紛紜的。孰  速底。實即「孰  」訛；





 金許望蓋即  入  中。之繁文。象人被斷雙足之形。……（也可能表示人用雙足踐踏  之

形）後金文又訛作  雙足。口  目之有痕。訛移到人背後去了。入  入  余釋各。孫許允



 中不釋 象以銘截人解。血流。……篆訛作  不但形中高舉雙解受銘的人形  訛作  并



省為戈。且  釋為  左向。以背受戈。雙解之  訛為羽形。許遂以為鳥形。……參《源》戮




 金穆 象未熟穀果落之狀。晚周已訛誤。變位作  下垂的  穗穀與本身脫離。……篆訛作

 禾莖與穗相背脫離。分為二物。許誤以  未數衍塞責。不知  形亦  形之有。……

 中間 掬音入目的。早周已訛作  後更訛作  金多釋各。……耳与入頭分離。生于背。聲。顛亦主

理；（這裏的  實際上又是齣字。金文  上半部形的訛混。齣。柱又生于人的頭頂上。詳《微》釋齣）

 甲象用繩索把戴柱格的人柱系起來。他在人類。篆訛作  繩索脫離了人類。而且誤墜到了人

的脚下（由于許誤以  為相混。所以今學者不釋  為繫。而另外譯作  以示恪守許訓之意）

𠂇

金彷彿田形成之頭，引得百年来学者常誤解，吳大澂開其端，唐兰先生假其後，仍然

說：象人高舉右手過頂似翼……翼形自有為翅之形在，人手不論舉多高，也斷難象為翼的；

𠂇

中，乃張弦的弓形，甲文常亦誤連作𠂇，曰：𠂇，後更作𠂇，皆成歸官音，連……多字，金誤為𠂇。

篆史訛作𠂇，遂為篆文巨，近許遂誤解為，从巨省，學者信之……詳徵釋名；

𠂇

中，乃象割物之刀，上粘附被割物的碎屑……之形，篆訛連作𠂇，多連手刀，許遂誤解為三彩旗，

今多知其非：（然而又解此刀為犁，以𠂇為犁頭啟土形……堪與許說相埒……）

𠂇

中，固不詳，象右手執四捕象形，乃甲文身甲狀之省，後象形有訛，且与中相連而作𠂇，伊段或

𠂇

並釋事，𠂇，𠂇皆𠂇，一𠂇，一𠂇，皆倒象形之訛，有，乙見上文，不贅述；

𠂇

𠂇，金敝蓋象授手授象，𠂇，即𠂇，倒象形，後訛与手形之文相連而作𠂇，𠂇，初形

冬失，唐兰先生遂謂𠂇，小西手……形，大意見導論，篆更訛作𠂇，真从𠂇，西手……；

𠂇

中，乃象用右手援引，極難陷于坑穴內之人形，秦篆多訛連作𠂇，誤連𠂇，𠂇為𠂇，見秦勢注，或更訛作

𠂇，秦精誤山為山，山原形意蕩然，說又同，許誤作𠂇，从𠂇，𠂇，山，高奉承之意，我們却實在無法奉

承文經師這種會意附會的解說，只能根據早期字形以釋此字了。

參《源流》卷字

無

金不辨

金不辨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文也相治作 許氏未見古文，誤解作 以林 吹……

參《源流》無，詳《微》特無

患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來應原來是 的訛連只由卜辭大義，位置精測，于是唐蘭釋悔，愈以 為 為 句

陳夢家由 帚 好多，不其 而 粹 為 娘……都為猜測，而無字形方面的考察和根據……

或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見上文

或國近人遂誤全為 以 戈 衛 入口……不知初文既不 戈，也不 口，而口也從不代表人，詳《微》釋冊

蜀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這在一起了…… 然 已用盡 金說作 篆說連作 與 字形混

壯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見前

而这里的 由 之 小 形之者，土塵之小，又与真相連， 又訛有 由……由 訛 訛 為 儻 也可也

良

豆 中豆 象豆盛食品高出豆口之上，熱香四溢……後不久字形訛省，食品与豆相連作 豆 固亦作 豆

丁 訛長

古文中的初文，唯求肖具，晚期古文，常追求字面的美化，裝飾效果（而不顧其結果是否破壞字形）他們往往把字形中某筆延長，以求字形繁茂，因而這也多是種訛繁而蛇添足（僅偶有簡化作用，古人解篆字為「引書也」似即有引長筆劃，以求字形脩長齊整之意……）其例不多：

斤 甲 斤 固不釋 即銛形的側視，是及部側視的誇張，金訛作 斤 篆更訛作 斤

斤 都把及形廓線之人延長，並与柄、柄訛斷完全失形，令人難知，唐兰先生就感到迷惑難解

反 象手執匕匙（由皿盤豆中取食物）之形，多見于初文，以 反 般 既字，也作 反 代表食物

篆訛作 反 形之匙訛長为 反，遂被誤解为人形，果然如此，則与 反 反字同形为一字了；

甲 固 作 反 者乃 反 之省形，象楷 銛 形 見商 金 訛長作 反 失形（与 反 同）

篆 訛为 羊 同理，篆承沿作 羊

金 甲 並 粹 子 粹形，金文多誤延長，形作 粹 篆同，許氏不識粹，故誤解为 与 女同意

面

共

庶

丰

蕪

黃

而他解为「从入」也把「𠂔」的讹形「𠂔」解为「从入」……

𠂔

见金文

用

（形指示入頭形中的前方顔面部）篆讹长作

𠂔

把入頭全部围绕截断，初意亦失。

晚期古文東周每喜折各體口𠂔𠂔𠂔……形都延長作𠂔𠂔之形似乎是東周書手的一種莫名其妙的

怪癖。習氣。他們大約已對字形所象不甚了了，也不講求這些，只求字形茂密方整而已。例如：

𠂔

國粹共

口𠂔鼎腹相當于釜形。籀文讹长作𠂔，金字即讹长作𠂔，繁而失釜形。篆文同此；

𠂔

周金，粹原象在簡陋的屋下，支釜炊爨之狀。這里的釜口形也讹作𠂔，金字讹作𠂔，石鼓

𠂔

金華

口𠂔本象皮錐形金文多稍讹作𠂔，篆更讹长作𠂔，許氏遂誤以𠂔为數目字二十之廿

𠂔

中蓋

象傳人子火上焚燒，日代人頭，金已讹作𠂔，篆讹作𠂔，見漢印文漢字（唯說文篆更讹作𠂔，莫士，許

氏遂誤依讹形之土而解为「黏土」……从黃省，古文中蕪、黃二形意並無瓜葛……）

氏遂誤依讹形之土而解为「黏土」……从黃省，古文中蕪、黃二形意並無瓜葛……）

𠂔

金華

𠂔也是人形，以日代頭，甲文省頭日，以作𠂔，人形作𠂔，光明蓋用𠂔，形以示人身所飾玉，〇𠂔之形

或即璜字，西周初已讹作𠂔，師金蓋𠂔，𠂔，日讹为𠂔已失去了人口代頭之形，疑銅品有別損處，篆讹作

𠂔，許未見古文，難怪他誤解为「从田从莫，莫亦声」，純出于穿鑿杜撰；



甲不釋燕形十分逼真。日象燕頭日味箭之形後也。此長作廿。晚周已能作燕。燕形已晦。

(說文遂誤視為上象口下象頸脉理的嗑字……學者信之常喜引用)篆更訛作燕……



見于篆文。無等字。乃數高馬承的代形。後亦訛作某。見于周金文。燕……



金不釋。疑口銜巾形的吊形之訛。疑即啣銜的初文。亦白既。某王天命。蓋即啣王天命。其字聲可。見于篆文。席。蓋即从广。吊聲。許解。庶聲。不知亦有吊字。(吊與現用的吊的簡化字吊不同)



甲不釋。象蛇形。秦篆中之艾。即。形之訛。蛇頭之。亦訛為廿。亦。形的變形。借聲為他。後又借他為治問之也。亦訛長作。雙筆上出。與秦篆之。作。同理。或六國文字？



甲不釋。分明似刀。从止。止亦斷頭之刀形。(其意尚未明)篆文中也訛長作。把。形也。誤作。形。許引通。人。說。止。人為。似頗不亞于。士力于乙為地。人持十為斗。妙說。



甲不釋。示足行來至口之意。金訛長作。母訛甚長。篆作。



甲不釋。本即。甲。先之省。形中。形兩筆。延長交叉。逆訛為。省而為。許誤作地。交陷也……

奇


心





与




象







金






史




金步，漢釋字，象二十人拿一。銅錯形，晚訛長，癸化。形为一，金字訛作；



心，不特甲，誤釋貝，象人以及禽獸的心臟形。金訛有作等，後更訛長作，篆訛作，本形已





失，无形可象；(甲文中的，貝二形稍近，而實有別，學者多誤以心為貝，以心為貝……)

古文用人形之，人身形，梅成之字，一部分在篆文中訛長作，如，由訛為，入訛訛為，

腹，甲文訛為，篆文，由也，應是這樣訛長的。而且也把訛長作，如


作，見，以車，勻聲，訛作，變為人抱，色一車之形，无文理可言；




甲，本長鼻，細尾之物，周金或訛作，尾大而鼻短的怪獸之，見為字，把狐尾加于象後了；

金，不特，予特為，金初文，冰以之，此形在篆文中，訛長作人，許氏以為冰字，引起不少糾紛；

戊，訛短

与上節相友，有些違文也，常把原文中的某些長形物，筆誤予縮短，使原形大變，所象不明，例如

象，字本鼻長尾小之形，然在周金中，却變成短鼻，肥尾之，又失原形特點；

金，史(非初文)甲，乃長柄獵弓的，畢，甲之省，曰說皆誤，金文多縮短兩柄作，，形篆同；


乙

甲金、P


象人跪坐之狀。周金通者，膝足縮短作，以作彎身而立人形。許誤解為符節之節。

申

甲誤釋母




古盾形之省，盾有立柄，以便手執。甲金文中已常誤縮短作  形，前遂誤以 為石函形。（篆文中又訛長作  都失原形）

彐

甲象古代長襟的上衣形，現《源流》四、三圖。周金多縮短作，失去長捲的襟袖之形；

申

甲、異人舉申

申，尚見四形，後訛縮作 字作，由形已失，遂令近世學者誤以 為人形。




彐

甲金、失

彐，金多縮短為，篆訛作，失去了矢箭的特點（又把鐵翼延長）。

彐



甲金、力

彐，象人臂，手形，以示有力，用力，後縮短為，篆文訛短作，或更訛變作，失形。許誤

解為象人筋。甲文中又多縮短手指作，以致現世學者多誤以此解為耕具之 耒。


彐

甲下、彐

彐，上矢射及的，金訛短作，篆同，都廢縮前杆，所以許氏誤認 形為鳥飛至地。





彐

甲、六及偏旁

彐，房屋的側視，象屋宇，下無兩端為簷形，金多有作，无簷形。晚金篆中无作 者。

彐

甲、寅

彐，見前，燕形之省，金皆省而訛象為，个形乃收翼， 形之訛短，亦作  等形，亦借人為燕頭。


前八釋失、非：詳拙《微》釋于支、寅。

乙·加形·意符

始製文字的多方摸索階段，由於某形字形還不够鮮明，易為人誤會，書者有鑑及此，所以也偶在字形之外，再




補加形，意符以為補助，如：



甲字，本即有形，作為圖形，又常在外加畫古字形，倫解作……後來的晚期

書手有時是由於乙不如原形，本已得其形，而再加形，有意符往，弄巧成拙，魯林架屋……這是後來字形反而加繁

的主要原因之一，這是一種普遍的規律，例子很多，舉不勝舉，這裏只能舉出幾個顯例，如：


金辛，本象形，刀和利型，其刀柄為十，十與用字後，本意漸晦，因而又作形，下加刀以示辛本為刀


之意，後省作辛，方形，形意反而不顯，故早期甲文家有，其初誰既不知，則字亦无由可說之嘆，其實得其初


文明其所象之形，變化之理，也就不是永久的秘密了 詳拙《微》釋辛考



甲比，比，蓋象人跪拜之形，未宜定疑即拜的初文，借音為比前，曾有不少異說，比以示母，祖母以及牝動物，周

金祖姓字又加士作

金祖姓字又加士作

甲翼……鳥翼形，即臣，後借翼，字，卜辭借音以為翼，翼，日，字，或又加示時意符作以為翼

經

終

昔

約

賜

卓

聖

聖的專用字（後世多用聖，是……字代之，惟《尚書》借翼字代之，今學者每以《尚書》作翼為誤……）

聖

金本象結在土，仿織用具上的經絲縱絲之形，西周末金文又加糸為形，意為作經用糸

以示川川本為絲形。因許氏誤解聖為水脉，以川為水，今世金文家仍以聖為省文，晚出的經為心字……

甲終

即之錢，見前，篆作，加絲以示之為絲形，用意與經等多字相同，不一列舉；

日

昔蓋象于日下曝肉條乾則曲為脩之形。晒乾此肉洵要數日時間，下辭稱三日而為昔，前說後來

周金又加肉作：見金文，以示本肉形（後世多用脩字，說文又作，從肉……）

勺

金勺鉤象人抱扛而枚金銅鉤形……篆作，用金字以指示，本即金銅古稱金，鉤之意，後分為二字

沙

金易見上文，畧因商周多以金銅目為賞賜品，故稍晚又加金作，或如貝作

金粹易篆分作，賜三字

山

金偏旁有階磴的崖巒之形，側視。到周末多作，下加土，以示本為崖

又魚示崖下的地面，構成陸地，陳陳等字

月

甲金聖本象人立，上金是仰面之形，金更加月，以示入仰望月，月圓明故有人望之，又以為

鼎

金員用○形以示鼎口的圓形。後鼎省為貝，意變如古之，君子員之，其意如○以示圓形作員和圓

蛇

因个中它 本象蛇，後變為中中二字，篆文作蛇如虫于也，以示中它之力能屈之屬，不知中亦由个

蛇形轉來，因而重複繁瑣；

而加意符最多的大約是加示動意符的个个个个和周文的火等意符以表示物體的運動；

火

甲誤釋火，或釋走，我釋火，只象人走跑的姿态，以示走跑，西周早金作伏，又有为火之字形，唯

御

後作御，御金御省个加个个个，以表示杆在被入揮動着……

翼

初文象人拳四捕鳥形，周金亦加个个个，以表示人在心翼之的走動，石鼓其來選之

蛇

甲它 蛇回來繫人，亦作个个个个个个，周金又加走变形作个个个，以及个个个……

地

甲詳降，金詳裝，初文象手投展，地象蠕蠕之象，出于地下之形意。後亦偶作个个个，如个个以示動作；

門

甲成象手開門形，亦作个个个，金詳微以示門動之意，与个个个无別；

足

足踵後拖繩索，故行動緩慢，一落後，金之多作个个个，或个个个，加个个个，以示人之運動；

手

甲詳臂，亦詳用力達，以手持个，意欲未及，明後加个个个，詳拙之微，釋个，釋止，以示動的意符；

與



極




承




故

慶









是

 金與 意形未甚明 字形中有四手 篆字乳為  變為五隻手 (捧一耳之形) 繁而無文理；

 甲必 象收手援引人出坑險境之形 篆此作  俗人作  極，共有三隻手；

 金 甲：許靜必象收手捧一人形與  一  大異，曰誤將二字相混，良由不明字形所致，篆又加手誤作




 把手誤加于人身的下脰，變人身為一種莫名其妙之形，二字之形可參見《源流》九十七頁




此外如  守作  持， 考作  持， 尸印又作  抑， 來又作  挾……不勝枚舉





實際上周人已有此習，如  古加手作  故，金故  中  加手作  故， 加手作  敦，敦一敦

(附) 讀如足。

稍晚書手往往不明字形所象故濫加足形，僅字訛繁如：

 文辰之形也，或作  甲不辨 後來作  不 金慶 必心亦示紋 从厲。秦篆已訛作：

 說文史記作  都在厲尾部加人足形—— 變北長頸鹿為畸形的怪獸；

 甲：意  困不辨 皆象猴 足加人形。然由早金已或誤作  誤作  金祥




皆誤加人足形，篆作  誤借有人足之象形， 人又由形聲轉為  羞愧之羞的本字……再轉

車。兼如形意。声符。

古文周金中已有在象形或或它字中再加形意符、声符、破承原来构造、後字形煩瑣、累贅不



















見上節，到晚期更加晦澀為聲，金為形，意作

……成為堆砌繁雜的很難書寫的怪字，

 中属
象獻形卜辞借声为獻用牲法 甲金又都加虎省为声符作
 金
後更加犬为形意并












作
成
鼎
彝
彝
鼎
金
廠
蓋
示
取
蒸
者
為
犬
一
蒸
文
之
品
……
篆
又
加
瓦
以
示
質
作
鼎
許
氏
誤
為
大
題
各
社
撰
出
宗


廟之名義獻……又分为寓、霽、獻三数字；

中分为数字皆不释象「葉」筍葉毀皮破和虞指
 的敗鼓之形。在周金文中又改作：

𢇛 𢇛，戍聲。如戈以示敵方的戍，戈所毀，戍亦聲。又如虎為声符……見《源》；戲，詳《微》；釋立。


 先秦石鼓又加子，以声作子。以子代立，为声符。（后世仍以立为声作盟，以羽代臣显，翊……）

見上節。周既如亡為聲作如也……或更如示動意符大止之作如也。以示眾夫猶如說，失去了，或丟掉了。

甲子

象手執一鳥以示得捕之意。前人已由卜辭文意而定為獲。許解鳥一枚也。乃晚意。象爻變作雀。以


大示獵政作獲



...

示人係自外入室一省客省注 **介** 金清寄 **介** 甲 前乞如意如賓 孝乳為 **介** 金省加貝以示賓

貝之意。貝亦声。

篆文因襲其形，又讹作

W

田形篆省作田 田 田 或又加糸示質 加之為聲 作 田 經

何

金瓶 吸入落肉之猛禽——即鷹字。說文或更早些已然。誤以卜反人形為𠂇——𠂇又加𠂇形聲。

而此作癰

又重加萬形而作 **𢇛** 驚犯一个十分鮮明易懂的字形 弄得複雜混亂不堪 令人艱難貴重

春

金

來 象頭髮蓬鬆。龍鍾的老人。 困聲。後又作耄。 耄 以耄考。 困聲。下又加眊。 眊 以象進食。

于老人

——为長者壽之意。後通省作。又讹为。叢多作。

壬 反覆積累 訛繁

晚期古文的某些繁化，叠床架屋，是由于反覆曲折的層堆疊積造成的，很多被後世沿襲下來，以致

辨識和書寫都極困難不便：

疆

盟

盤

疇

饗

田 中田 田 金耕田，萬年光田，用西田相隣接以示分疆，邊界之意甚明。金又作田田，亦明。字乳為

細田 細田……加多，音聲以示分疆即強字。金文大都又反借疆為盟，後又加土示田界作疆疆。

盟 中盟 朱盤以立牛耳，是古代立盟的習俗儀式，亦是明，後古文明字作盟……即盟有聲，晚金則以明

作盟 反音聲加繁 參見《源流》盟盟。

盟 周部 甲四 今家盤形，古盤四音同即盤字，梅成 甲四 甲四 甲四 立轉作甲，如

以象手執匙由皿中取取食物之狀，應是動詞。周金片形多誤變為月字，說作殷，于是又另稱以金

示質，殷之盤金，以示示品，殷之盤，以為名詞，盤，漢又造殷，以水晚周，漢流行木脂漆盤……今

米一 皿形，易識易書，却被後世，聖人弄得如此繁縟——反而令人不知，皿本即古盤字了；

皿 中皿 象依長而彎，曲的田盤形，夕，蓋代表往後耕出這田壠的耒耜，耒耜的前身，金文用

皿聲稱成，皿，壽，又加繁作，……，又加繁作，加田，後更及以壽為聲，作疇；

饗 金獸，大口，舌肉，必能饗之意，極明，但由于，字草乳為，本意漸失，後又連以食，獸聲的饗，以為饗

饗字，說文未收，但頗見經傳，如《左傳》：《公孟》……

表

人 表 象 襟 下 露 毛 之 衣 一 表 後 加 又 補 聲 作 人 說 形 又 誤 加 毛 形 于 聲 符 又 上 而 作 人 後 又 省 衣

作 禾 金 義 又 用 禾 為 聲 依 許 說 稱 成 食 字 許 誤 解 作 禾 禾 聲 實 即 人 形 之 變 唐 解 米 為 多 是 蟲

并 中 戔 象 以 戈 斬 斷 之 之 狀 表 示 戔 殺 多 人 亦 即 許 解 絕 也 殲 滅 之 意 後 又 加 非 為 聲 意 符 疑 如 剪 非 作

殲 或 更 加 夕 刀 形 意 符 又 代 表 戔 骨 殲 多 之 作 殲 許 徵 盡 與 絕 也 之 戔 无 異 只 形 繁 耳

門 金 漢 許 開 用 門 中 立 甲 盾 示 有 武 裝 守 衛 之 門 即 所 謂 境 上 之 門 改 周 作 門 以 上 甲 說 而 作 門 義 又 加

作 關 關 火 以 金 奔 火 象 走 跑 的 人 形 加 三 以 示 快 速 狂 奔 先 秦 文 又 加 二 火 作 火 石 鼓

中 終 即 中 之 示 終 已 用 盡 用 以 表 示 終 終 之 意 後 變 形 借 聲 及 意 以 為 冬 季 字 作 人 終 冬

終 又 以 冬 為 聲 符 以 冬 稱 成 終 終 字 轉 了 不 少 圈 子 又 回 到 原 地 但 字 已 加 繁 很 多 了

鄉 中 鄉 又 誤 為 鄉 一 鄉 同 象 二 相 對 而 食 之 形 有 作 鄉 既 用 鄉 為 鄉 字 字 素 人 又 在 鄉 的 基 礎 上 而 造 出 鄉

鄉 與 鄉 不 同 以 二 邑 後 更 以 鄉 為 聲 稱 成 鄉 饗 以 食 鄉 鄉 又 加 向 聲

癸 特 殊 的 訛 變 形

古 文 的 隨 物 象 形 能 力 特 點 後 期 早 已 失 去 所 以 很 多 特 殊 字 形 在 後 文 中 化 化 為 一 些 莫 明 其 妙 的 字 形 一 些 常 用

基文的拼湊物。如：



金錄 狐張口以言。篆說作依口狐形，全身訛亂，頭裂為月肉，双耳訛變為，因作形；



金彙 双手捧反縛双翅的鷄牲形。篆說作以羊代鷄，以米字代鷄牲口中所銜的米形。一。



見中駁 双手被銘，血流的人形，金已訛作篆史訛作双手，臂之形的一羽變羽羽



甲美 頭插羽飾的舞人，金說作篆史訛作羽飾，雉尾，壹羊，許遂誤作以羊從大，羊在大畜主

給膳，徐鉉又幫腔說：「羊大則美」……他們只見到訛形的，所以這樣誤解也是順理成章的；



甲虞 天牛之美，金虞，篆說作虞，漢在已訛的猴形之頭上如角，因而章太炎解為猴生角……



金 蜂等細腰，大腹，有翅的昆蟲，篆說作變蟲腹為人形之，蟲頭為，蟲吻為肉……



甲勞 双手被交接的戰俘奴隸……周金已多訛為與相似，但双交叉于腹前的，女失形；



周金 双手捧新斟酒相勞，金說亦。篆說作以（或）之訛形（與）轉來的（異）



甲子省音粹表 以多日品，桑桑，西周人已不識桑形，故訛亂作……篆史變桑為犬，



周金 敢象手授犬，即倒象之省，後訛作，篆史訛散作，，……

𠂔

𠂔

臣

𠂔

𠂔

字一後多用𠂔代尸當作外夷字，而以尸為尸居字近世或以為屍字；

陳

甲誤譯陳

陳

象帶蛇的繳矢，後省矢羽而作𠂔，又有表示繳矢飛騰的意符之𠂔而作𠂔

𠂔仍作𠂔

漢譯經曲借𠂔代尸，由于矢形的𠂔訛為𠂔，許遂誤作「東夷之人也」；

𠂔

甲見𠂔字

𠂔

象捕蛇之具

獵矢之義

既用繳矢

形之𠂔

𠂔代尸

又用此捕蛇之𠂔

𠂔以代𠂔，𠂔即改用捕蛇之𠂔以代𠂔，雖射飛鳥的繳矢

詳繳釋第卅五

𠂔

甲誤釋𠂔

𠂔

金

象鳥翼形，卜辭借為𠂔，日字書作𠂔，一般多作𠂔，呈

而

𠂔

形後

𠂔為𠂔，臣……𠂔作𠂔，許誤以為𠂔字，一入下已形大誤，今意𠂔失，乃以翼代臣字；

𠂔

甲釋

𠂔

象人拳四捕鳥省鳥而作𠂔

𠂔

形變省而作𠂔

𠂔

一方面

𠂔

又變𠂔為飛

而作𠂔

𠂔，𠂔而𠂔，既是異臨字，經傳作𠂔，以及象捕鳥時心翼，的翼字映全右後部作𠂔，也是用捕

鳥形才能表現的，因謀，希希，希意的，希翼，其翼字，用翼仍示捕鳥為鳥翅，只是臣的同音假借，遠非翼本

意，而且捕鳥之事，本極平凡，也是無奇異之意，真正表示奇異的字是：

𠂔

𠂔

象翼而文，見前

象詭異的化裝，假面舞者，才有奇異之意，但後來除用為地名外，又借為以為希

莫 莫 字了。臣子莫、翼子莫、莫之間關係微妙複雜混亂 詳微釋 釋莫、釋翼

穀 金料 象用斗物之量形以示計量。史記、料氏亦即統計之意。因而料是計量的字。金量、圖上未甚明。但无

計量意則可知。但自秦人用方計量字，應是借量為料。後世遂沿用，料仍有量意。

御 甲、詳翼、不釋 穀 金御 象執鞭驅馬形。是執圖、駕御御的冬字而。

御 金御 御 則象執手執鞭推理人牲為祭之形。與執鞭驅馬之形迥異。然經傳

借御為取，許誤合二為一。近世學者仍泥于許氏誤說，而釋為同字，又誤解為執鞭驅馬……余之原之取御

御 金御 象插有矢的矢面，後稱為箭，形。象此為御，楷作御。

御 象人臨坑穴中之形，由一般文理推測也可作御，如以示水，土，象由御而此作御，變御為日，曰之理。但金文已

借御為御，釋變作御，白二字，如，弗以我車御，即……白，陷于艱，二字古音可通。而且後世都以御御代御如

信御、書御……而後御字 溜 篆隸變也作御……

春 金春 初文不見，或不能確識，此又已通，以神以日也。純聲，篆文同此。漢以來都作春，這不是舊字之隸變，而是新

春——雙手持杵杵米形的隸變，或變為夫，與泰變泰……並同，曰連為日，或改作，以日春有聲的新形聲字；

人

金雅家啄人的極禽。即鴈的今字。金文借聲以為鴈受字。篆文作雁。加肉以示一為鴈的啄的人肉。仍即鴈字。

但誤以中病聲以下為鴈。為乳為應。應。又加鳥作雁。說繁。又注雁仍是雁的精。誤解為鳥也。尸聲。

讀如鴈。且誤以鴈為鴈受。鴈鴈的今字。不知此三文皆鴈字。漢人借雁有聲。加鳥作鴈。為鴻鴈。

字。誤作。尸聲。出子。極而越混亂。

計說多誤。又助長了

這場混亂。這些字

之間的關係。要如下表：

乙. 字意的轉化

僅就篆文以前的古文字而論。也流行了兩千年。社會日益進步。對文字的要求也更多。更複雜。所以原來的用一個古文字

內容也多隨社會的發展。而有很大的顯著的發展。轉化。這種字意的轉化。發展比字聲字形的變化更大。也更錯

綜複雜。而且極為普遍。舉不勝舉。這是古今訓詁家們永遠研究闡述不完的課題。還是留待他們去研究發揮吧。

這里只能舉出幾個最突出的甲金文。而又只是少為前人所道及的頭例。以為代表而已。例如：

士

𠂔

甲部。象男根形。甲文多省作上。甲不祥。金文作士。殷人只用上附加于高邊以示其為牲性。如𠂔壯

𠂔

𠂔

周。人始用士以代表男子。如士士。後竟發展為統治者的一個階層。卿士、士大夫了。

卿士在下。辭早金中多作。卿事。後經傳中多作。卿士。士或兼是事或史的代起字。詳《徵》釋士

𠂔

甲文。殷人下辭用為用牲法。即用戊斧。碑碎牲以為祭品。如歲牛。歲壯。甚至歲美。戰俘。歲立臣。奴隸。周

時已用歲為大。祭之名。後史用歲代表年。與殷人用。紀紀年同理。去歲字的初意很遠了。參《源流》

𠂔

金文。以士土。王。容形。以中。中即𠂔。人髮形之變形。這里表示人。髮為斧所傷。與後世于戈形的𠂔。其同

意。乃與之異文。周金文借𠂔以為。在于。字。甲文未見。殆周文字。後有作𠂔。改王為土。參《源流》在字

𠂔

甲文。用入頭着火之形以示危險之意。下辭。今多誤解。即。今多誤。是其初意。曰釋光。非。周人借形。轉為光。如。用光

父。文武取光。今人多誤解。𠂔為人執火形。与字形入頭上發火不符。詳拙《徵》釋光。光

𠂔

象双解被。反剪的人形。戰俘。奴隸。先秦形說。如。借𠂔為如。表示相似之意。石鼓。原意及失。

𠂔

甲文。原象以銘截斷人之形。周金形說。如。銘形之。沈澣。上。上。陵遂轉有登

陵字意。由此轉為陵谷之陵。孝意。參《源流》。陵字。詳《徵》。古文字形反映的階級壓迫。文中釋陵



兵



竹版甲兵象双手执斧鎗形。蓋象所未善工作。猶現代動詞鎗所未。蓋自東周始轉指兵一軍品。又轉指戰事和



戰事：（斤本來是生產工具，並非武器。某學者以斤為典型兵器，恐不足信）；



禾 甲 禾 禾 禾 金孟祥年
禾穗大根長的成熟的裝作物之形。卜詞用以指豐收。如：東土受年……而唐

中季改用年以紀歲（在商、西周初都以「祀」紀歲）；歲字的意的轉化已見上文。

 土
 土
 金井耕之
 原家初民崇拜的自然神 1. 樹石石柱形土祠多有祭土之祠 即漢之前漢后唐初已而祭祀

聖地引轉為「疆土」、「土田」之意。卜問未詳。亦與內祭冊之「」而轉為「」或域同理。參《源》五八

 中
 金並蔣冊
 象列石之形，亦《雲石》之一。周漸榜為簡冊：參《源流》五八七頁。詳《徵》釋示土冊：


 甲 海國
 全 海國
 以刀割牲肉。附于土。且祖。上以祭之形。動詞。用牲法。卜辭有「宜犬、宜寧、宜羊、宜羌」



削百義……後者即割百名戰修之意。後由此轉為致敬等意。如周金「宜于王姜。姜賓令貝十朋」……後史轉

為「宜其室家」……去初愈甚遠了；（近世學者常誤以宜為頌形）
 恭《源流》五八五—六頁



中孫家手被縛的兒童——少年傅雲，即傅計，傅家公婆的異稱。故後來孫一遊孫尚有遁逃之意。周金文

才用以為「子孫」字，字意遂轉，原來形意，早已不為人所知了。許強解作「……以子以系，系續也」；

 金刑 有刑作刑 金刑 即刑罰字 聲轉而意隨之 本非以刀 升聲

篆訛作刑，又轉為刑，這法頗繁。 又分轉變為 以創，傷也……說文分為數字；




 甲不特 象人于解向田中獵物種子肥？形，後作 甲 金 本為美稱，尊稱……後用以示性別 代士字；




 金黑 象戴假面的斯舞者之形……概由東周人始用以表示顏色——卜辭中多用 繼以示黑色不稱黑。







而 古文中的相似形，如誤混。







在古文中有兩形本來就相近，或某形簡化之後才與另一形相近，後遂容易相混淆，而在近世的研究者眼中就更








易引起不少的混亂和誤會，這樣的實例也頗不罕見，如：




 甲矢 矢形与 人 燕的簡化形之 甲文寅 確極相近 難怪當世大師竟說，矢本射具而用為寅……

但金文雖說而不有作 矢，所以這 只是甲文的特尚之形；
 在金文中又偶有羽形作：









 遂易与人形的 人相混，如 省為 人 夷 許誤解為，帶弓之人； 甲文 人 金訛作 人 訛作：





 金誤轉為，大子，合文；
 訛作 篆作 矩以矢； 象張弓形之 人 秦篆亦誤為 人 見疑字所以

 金文又與 亦近（甲文又作 与 有別），後金文 多改作 与 交已遠，不再相混。

甲子乃一杆形的廓化。在甲文中頗与熊形的形相混。其義可分：熊形之与象狐的雙耳之无異，



所以金文的辭。篆文竟誤為——不過後者字形不多，所以並不多見；





以金皆正。盤形的豎五，由盤四聲轉為凡。金文中者為後漸与近而誤為月。月舟。如






此為股。股誤為助。俞……許同誤解股為旋舟。現代大師亦不察甲文之非舟。圓于許訓而誤

解。榜舟之形的為舟。了見徽粹澤……般（許解俞為空中木為舟也……學者不信之不疑）

金見各足形。後演化作与之形的近。混。如西周金文火。火亦誤為火。火篆史訛作：






許誤解此會意字為形聲。又誤作貨省聲。在貨字下則亦誤作舟聲。清學者已指出其誤；






甲上釋金已。象鉤形。与象蛇之稍近。許誤釋已為蛇形。或与此有因。象龍已蛇表亦然。另字偶

有甲文有刻形為。与形大十。今學者多誤以為。僅是由于大師們疏忽。造成的人為的无

謂的混亂。似不能歸咎于古文原形之易混。參見《源流》五二五頁。詳《微》粹于支已。及于支小紀一文


不釋王。象儀仗和刑斧斧頭鎮壓工具。時与生產工具的斧頭之工工相混。如




甲金文作恐。象用成王。斧頭人形的。偶亦作












見前。後省作

仍象

上所有牲肉之形。

象尖頂的石柱。不能在上面

切割。學者每力証組与宜为一字。与字形。原文義都齟齬難合。只是一種誤視字形的疏忽……










衣形如把衣上部的領陽斷。下襟縮短弄直。則成行形。頗易与八行相混。已發現之例如：早金道字作

衡 新道所之 行即行之分梨形。又作
 
 行變作
 
 行。初文之形。蓋有藏人首于衣中之意。後人于之。

又為
 
 行形遂誤為
 
 行。或
 
 等形。意亦轉為道塗。無人知其本意。









人
 
 金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古文中。四字各有特点。絕不混淆。試看下面各形：

人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人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作斜形。如下圖 蓋象組圖跪拜的人形。借拜聲以為匕。与一般立形的人形迥異。尸。彎腿人。

刀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尸

不過這些僅是我們的分析。在某些學者們就未必如此細辨。如：他們對于人也字的不別。就十分簡單。



就是照搬許氏「故智」行事，率由舊章，即以左向者為人，右向者為匕，釋竹簡為从匕，亦為匕，並作出卜

辭比从同字，的荒謬結論，以致全誤；而對於刀匕之別似尤混沌，如釋以刀屠羊形之甲骨文作

即對刀匕物之有文為匕，釋以刀屠羊形之

判到？又為匕，把

混為一談，把用刀屠羊的物牽強為牛牽犁，沾有牛血的屠刀以為犁，犁頭啟土

甲金，早期古文，多用為建築物業部，如基，階，的代形，日，用象人口形及品形，此外尚多，詳見李編末所附

釋古文中的口日一文，晚期二形多混作口（而口形又常混作日……）

古文中田田形的來源亦頗不少，其初文多有區別，後混同作田形，如：

田形，中，初同，變者為田，田，再省為田，如異，田，隸，畢中所以之田，皆田形之省，異，今




尤為典型，蓋其初文亦作田，象人拳四捕鳥，省鳥作田，再省作田，田，一，田，……

田，田，等假面形，後亦有作田，如甲文田，田，即，田，田，之省，田，即，田，田，黑


之省，而田，鬼，田，畏，……頭作田，皆狎，猓可怖的，顯頭，假面之形的省文，詳《徵》釋，異，黑

示黑色。如卜辭中的「𪔐牛」即黑牛……金文作尚可。又讹作篆作未說。但山与篆文山字

之山同形。所以許氏就誤以此山為山。解作「隱也。以山中線」。準此之例則篆文的未見諸甲。金文的


也極可能即古金文變的訛變。這裏的災烤灰等的山火也變為山了。而災


兩声在古声中可通。說已見上文。𪔐後又加邑以示地各作𪔐。詩有𪔐風。而古文中却一直未見其字。𪔐林公

仍是省文。其完文作金象執爨烤猪狀……金文中的「𪔐師」、「𪔐王」、「𪔐即」、「𪔐地名師」、「𪔐王」我

到了只見于經傳却不見古文辭的𪔐地。𪔐國。填補了這個空白。不過還未敢遽定。詳《微》釋文

字形由出現文字以來。一直處于變化之中。在稍晚的甲。金文中尤其是周中葉以後的金文。已有很多

相混的迹象。如上舉周金文間借為昏。婚字。人頭竟與酒甬上部之形相混。人足形竟會誤

變為女字。成為二人倚相連的畸形怪胎。又能把象尾画成了蒙首的狐尾……都出了一般情理之

外。給我們這些三、四十年以後的研究者。帶來了很多的迷惑和困難。也是很自然的。

社會上的事物五光十色。十分豐富。而字形却很简单。有限。所以常出現一形多象的現象。如上

舉的日。日。田……如果我們不熟悉生活。執一的泥古或肆意臆斷。似乎都難摸到古文的邊際。

第三章 古文字研究的發展

第一節 古代的古文字研究



古人在創造古文字時期，不可能留下什麼說明、記載之類。編上一部古今字对照表，而且這種文字流行時間不長，也就不可能有什麼口口相傳，把當初造字之意傳到後代。實際上有不少的字形在晚期中，又已漸退化，周金文中就更甚了，可見彼時的文字筆劃對於部分字形來歷，已不甚了了。那麼史前的人，又是怎樣來了解這些呢？既然那時沒有什麼《說文解字》那樣的字書，所以歷代人們也只能根據他們所見到的「古文」來作些分析推測——這大約即古人的「望形生意」法吧？

現在所知的最早的解釋文字的，開山人物，是春秋時期的楚莊王。他解釋過武字，說：「文武定功戢兵」，故為文止戈為武。許慎把這四字作為解「金」字的典故。漢末兩千年間都把它奉為金科玉律。

第二位名人則是儒家的「至聖先師」，信而好古的孔丘。他自己吹噓：「吾猶及史之闕文」，「殷禮吾能徵之」等大話，而且說常「夢見周公」。有降神見鬼能藉以神化、美化自己，而在解字方面也頗留下一些名言。

如：解字是「一貫三为王」……《書》鈔引並補充這三代表天地人……解字「推十合一為士」……解字是

「視文之字如面狗也」……釋狗字是「叩也，叩氣吹以字」……以上皆說文的引文，此外略略，而且他還釋過銅品銘文，釋

湯盤銘是「苟日新，日新又日新」……而「一貫三」「推十合一」「面狗」……也不外是「望形生意」。

第三位，是春秋傳——《左傳》的著者所引的「反正為之」「四蟲為蠱」；

第四位，是戰國末期的韓非，說「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公，背山者謂之公」……《五素》

以後到漢代經術大成，研究古文字者日多，鴻篇巨製則有鄭眾，據說他曾有釋字之作，後世不傳，

現在所能見到的就要算「五經文字」的謹慎的《說文解字》了。這部著作據說在其後的漢人中已頗有影

响，如引用過晉呂忱《類聚》，都在這影響下著作補充。自唐李陽冰、宋徐鉉弟兄開始，研究者漸多，到清代

達到頂峯。研究者和研究著作之多，遠超前代……

此外《爾雅》據說也作于周末漢初之際，它談訓詁，不談形音，所以從略，自宋父開始了全文的研究……

這就是自古代春秋時期直到宋代以及其後研究古文字的粗畧概況，

下面還可作稍詳一點的介紹和評論。

由前兩章里已經看到不少古文字在其流行過程中的激烈而迅速的變化情況，可以明了很多字形
的研究，只有由其原始狀態——初文，才易于洞察其明確的形體和造字的本意。這種初文的相對時
期是商殷最晚下限也須在西周中季以前，待到東周的楚莊王立時期，早期古文字已流行了千年以上，已
接近古文字的末流，字形多已大變，我們試用孔氏所定時期的文字以現在所能見的晉公壺、秦公毀等為信為
例與甲文早期金文相比，就可知其大概。何況銅銘字體還算最莊重認真和保守的，至於那時手寫的
書簡就更為潦草簡陋，如康侯盟書和休休室等，就較早的銅品，在當時已很少流傳，左傳記載戰敗國用
臣執求和之事，其書重可知其家藏並不是什麼重寶，楚王之觀觀九鼎等，則尤為明顯，由此可見楚莊王立那時人不
但沒有知道造字接觸領教，而且也沒有多見周初文字的機會，遑論更古的殷文了，即使偶見一二，也未必
便能辨識暢通，很有把「日」字且「辛」讀為「新」日「新」的可能——如果不是他捏造的假古董的話，而湯
字尤不可信，因為卜辭、金文中都作唐而不作湯，他們都只能根據與他們的時代距離並不很遠的「古」文字來
望形生意而已。我們由孔氏及其同代者對古代社會情況的缺乏了解來分析推測，也只能是這樣的。
元此種「元」不受着嚴重的歷史的局限，即使是古之「聖人」，名王……又何能例外？

新的階層，称之为「士」……如果孔氏真曾解作「推十合一」，那就說明孔氏不知此字的底蘊如此。所以拆作「一个算術公式來解字」，是配和江湖拆字先生媲美。堂上至聖不識男根，知他的門徒許慎硬把毒蛇之形的「也」字視作「女陰」，真可謂无獨有偶，天然的一對，「德不孤必有隣」此之謂歟！至于說「狗」也，之美就不值得一談了。不過這些孔子之說，似未見于信而有微的《論語》等，所以其真實性也很可疑。

如果這些解釋，並非出于漢儒的无端捏造，真的出于孔子之口，那么，這些和他口頭提倡的「知之為知之……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多么不相稱？自己就偏要「強不知為知」，大言欺世。

所以，依據前釋諸字都是漢人偽託，只有「湯盤」之說，似應可信，如此品非百分之百的腐爛，就是大聖人念了一大串別字，那老早有考考，殷代也根本不会有這套「脩身的戒規」。通觀上述，只有「視」之字，如「狗」算是說對了。那么口口声声大談三代如何美好，殷禮如何文明，先王之道，又如何仁義言言盡善，彷彿多么熟悉古代社會，實際上連古文字之意也不知，只知「文任人言知」又哪配大談古事？不過為了「托古改制」大開倒車而製造偶然，完全是信口開河，見神見鬼，是九一真的東西。而這些就是被許慎之流推崇為極致的「舊章標準」，拆穿來看，也不過是一个沿互而千多年的無聊政客의 騙局。

三、左傳的「反心為之」……倒直接的見于左傳，不過此解也並不可信。因為篆文之「西」是古文的「𠂔」省之省，「𠂔」篆文認為「𠂔」，古文認為「𠂔」，以「𠂔」代「𠂔」可證。傳為之「和」聲，眾所周知；古文中一般都沒有反心之別的。另一條，「四蟲為蠱」的「蠱」字，字形甚明，大約沒什麼問題，只是未明其初意云何？

四、韓非所謂公、山、私又是許氏的一張主牌，其實也靠不住；「公」字古文作「𠂔」，「𠂔」——「𠂔」——「𠂔」等形，從不作「𠂔」作「𠂔」；而「𠂔」也不是什麼「自環者」，而是「𠂔」——「𠂔」的最省形，也可視「𠂔」為「𠂔」絲之省。篆文源之解……

先秦時的諸子如莊、列等也只是圓立論譬喻之使，根本不談考據，也不標榜「傳古和修談古事」的。

古人對古文的名稱，傳流到後世的大約只有上述的幾條，用今人的眼光知識衡量，都不太可信。

漢承秦制，在文字的使用方面，基本上也沿襲下來。例如漢初的官私印與秦完全一致，即可見一斑。漢王朝對於文字也還比較重視，為了文字問題還召開過兩次大會……說字未史廷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這些已見于史乘記載，並經近世學者多所介紹的資料，無庸贅引。這里只談一點，個人的新的體會。

我由這些史料以及字書中分析，覺得漢代對於小學——文字學研究是多元的狀態，不免有些混亂的。以近世的研究者對這些情況也常混為一談，頭緒混亂。所謂多元，即包括下列五種：

一、繼承秦的傳統。據說秦始皇統一後，李斯等作《倉頡篇》、《爰歷篇》、《博學篇》，其目的仍是用秦篆為標準以達到書同文的目的。漢初人把這三篇合併，稱為《倉頡篇》。宣帝時徵齊人來心《倉頡篇》的俗讀。張敞從學，傳到杜林，作《倉頡故》、《倉頡訓纂》。其本是研究秦篆。這種秦篆是流行於晚周的秦國文字，它上距商、西周的古文已經很遠，也與先秦文如秦公毀、鐘、石鼓等文異；

二、傳統的古金文的研究。漢代王室，偶有古器物的收藏，如梁孝王藏一尊，值千金見《漢書·文三王傳》。帝室藏有齊桓公時有銘文的銅器見《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當作祥瑞，因是改元為元鼎。其四年得鼎后土祠旁，又得大鼎于汾陰，但无款識，藏于帝廷。見上書及《漢書·武帝紀》……

有文字研究性質的一點記載是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好古文字的張敞對此鼎作了些考證，并釋其銘為：「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不旂萬難，敬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天子玉頸休命。」見《漢書·郊祀志》。

這大約是見于正史的最早的金文研究。除了孔子對湯鑒的釋文，他又提出了「不宜為宗廟」的建議……都很有些學者味道，十分難得。可惜他没有什么著作傳流下來，大名也不甚為人知。世俗流傳着、画眉的韵事。

和帝時，匈奴……遣使還古鼎……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孫永寶用，惡乃上之。」見《後漢書·竇憲

傳》以後也還有幾次得古銅品的記載，但未言有元銘文，所以不再贅引。

那時傳世出土的古銅品數量有限，而且都見于祖廟，藏于帝廷，又無搨傳之術，完全由帝王壟斷，所以許慎的說文中只引了一点秦刻石，而全不見周金文。因而清人吳大澂已發現并指出許氏雖說「郡國亦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而實未之見，大約正是事實。

由于資料少，又無緣得見，所以直接研究古文這條路走不通，偶然作一点成績如張畝未為主流；

三、晚周六國文字，漢人所謂古文的研究，六國文字是与秦篆異形，被秦所排斥，毀于秦火的，然而這種用暴力以求「書同文」的方法，也不完全成功，並未徹底的毀壞掉六國文化，人心不服，還有人甘冒生命危險，保存一點下來，在漢代被發現了的古文經，就是秦火的叔父，在漢代是件大事。據說當時

有《周易》、《毛詩》、《左氏傳》……已有八獻出，又有由孔子故宅牆中拆出來的《古文尚書》、《礼古經》、《古文論語》等現在學者大都承認這是六國末期的抄本，它並不是——今人所謂的「古文」，劉向父子發現了它的可

貴，劉歆因而創立了他的「古文經學」並建立了「六書」說，據說杜林、衛宏、鄭眾、許慎都是這派的後世的傳人。這些人包括許慎在內，都有一个大錯覺，這就是他們以為孔子鉅中書：（一）一定是孔子的手跡；

(二) 孔子所寫的一定是原始的古文，把這種字的時代性全弄錯了這樣的，古文在《三石經》中還可見其彷彿。這種「古文」是戰國晚期魯地文字，既非孔子手書，更非原始古文——即使真出于孔子之筆，也不過是東周人的文字象現在能見到的東周銅器銘文那樣也。距離原始文字太遙遠了。說孔子所寫的是原始古文，也和現代某些缺少文化常識的人說文字是孔子所造的……相去不遠。

四、俗文字學：如果說上述三種都屬學者、專家們之說，則這種才更是代表漢代比較流行的世俗的觀點。我們由《說文》序中得悉：漢代的大多數人和今文經學家對文字的看法更為混亂、幼稚。形而上學，甚至可笑。他們認為秦漢隸書就是倉頡所造的原始文字，他們說文字是「父子相傳，何得改易？」是永遠沒有改變過的，因而不信另外還有什麼「古文」，所以他們就根據漢代流行的隸書來解釋文字的構成。說「八推十為木」、「虫者屈中也」、「人持十為斗」、「馬頭人為長」……《春秋緯》中很多。還說「幼子承詔」，其辭中有「神仙之術焉」……甚至迂腐地引這些杜撰的解字來斷法，當然更為無知和可笑。無怪許慎斥責他們的解字是「俗儒鄙夫，翫其所習，蔽所希聞……」

以上所舉四種漢代人的文字研究，看法，都沒有較全面的，較多的記載或著作傳流下來。

許慎的學說是綜合繼承了上述第一種秦文傳統和第三種古文經的兩種資料和其他前輩的研究成果。學說的^注由於資料困難，貧乏，他根本無法走張敞曾從事的古金文研究道路。周金文資料，在說文十分罕見，而非常鄙夷上述第四種俗文字學。當然這也反映着不少他自己的錯誤和缺點。有些思想也並不比漢世俗夫鄙儒們更高明。有些解字方法，如「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也和後者無分軒輊。同樣是巧說邪詞的野言，牽強的臆說……大約都是漢人的通病。但他的學說大作竟成為統治後來兩千年古文字研究的經典。

唐兰先生說：「這樣的文字學，先天上已經夠貧弱的了。因為它們的理論根據，只有六書，而六書的條例建立在西漢末年以後，那時所見的材料只是殘缺的《史籀篇》，傳寫的古文經，和有些人改寫作隸書的三千三百個小篆的《倉頡篇》。材料既少，時代又晚，所得的結論，當然很靠不住。但是，兩千年以後的學者，還只根據本身問題很多的《說文》裏所保留的一些材料，怎能^注有進步呢？」《中國文字學》七

〔注〕許慎的說文據他說曾博訪通人搜集衆說而成的，他曾引述了董仲舒、杜林、乃師賈逵、楊雄、衛宏、尹彤、譚長、官溥、周盛、王育、徐巡等人之說，皆當時的名宿、經師的名言，所以說文也有

代表性，代表着漢人研究文字的大致情況和最高的水平，唯獨少引張敞之說。

本來文字的研究，並不一定是儒門所包辦的事，例如韓非也作些，但到這時，漢武罷黜百家，獨崇五經，小儒之流，儼若天驕，壟斷了一切學術研究領域——他們大吹：「通天地人之謂儒」，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劉向儒家的專利項目。這時的董仲舒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權威，我們由董仲舒：「以仁治人，以義治我，仁字以人，義字以我，一貫三为王，三者，天地人也……」之說，也可見其釋字的主導思想，方法，水平。

代表着漢儒的謹慎和他們的失著《說文解字》對於後世——直到現在，還在發揮着它的極大的影響，成了顛撲不破的偶像，因其如此，本編在下文中專闢一條，作較詳的剖析。如果我們把它當作歷史的產物——漢代人編的字典，它搜集記載了漢代的篆書資料，漢人的解釋，當作古文字本，流中的的一個過程，片段，對於今天理解古文，也是資參考——批判的利用，並非全部无用，這大約可以說是公允之論吧。

然而很奇怪這部東西，不但能嚇唬欺騙漢宮中的小黃門、宦官、宮妾，以及呂氏、趙主、徐鉉等一十多年，間沒見過古文，也不明古事的人們，奉為的學究，而且在商周古文字，和地下文獻情況，第一手資料，已經大量積聚的現代，也還有不少學者被這固陋死板的漢儒的山靈障目的束縛着，在考釋古文時，只要一捧出這聖經，就是以昭信。

才學者以批判學者之口，不敢非議，成為鐵案。論不安事考驗，信浮淫之語，王充語。編古文字書的也依然要按這離亂大章的說文部有編排古文，名義上的古文字研究學者，骨子裏仍依漢儒，似乎正是李贄所謂，儒先臆度而古之，又師沿襲而誦之，小多勝譽而聽之，萬口一詞，不可破也，十年一律，不自知也……至今日，雖有目，无所用矣。趙氏家……誰也不想甘冒不韙，被駁而昭于中大，亦多語，于是乎說文一書，既成為文字學發展中的精神枷鎖，前進路上的障礙物，伴腳石，基本上起着消極的作用，不把它打破，搬開，就不能解放思想，擺脫桎梏，所以還必須條分縷析，審慎而深入的批判揭露，其目的也不外是通過批判，揭穿這位漢儒及其大作，來說明在古文字研究中脫離實踐，沒有調查研究的唯心史觀形而上學的破產，說明沒有真知灼見，只靠販賣孔孟之道，章句易，仙道，偽古說等垃圾，編造巧說邪詞，師心自用，裝腔作勢，訛名騙人，是禁不起歷史的考驗的。以此同時也就可作出比較正確的重新估價，以便今後正確的恰如其分的利用這份漢代人的遺產。

既然說文是最古也是最集中的解釋字形的著作，它對後世的影響也最大，至今不衰，片言不能解紛，有較詳的介紹，剖析的必要，在下文就用一節來專門介紹許氏以及他的著作，在由古文字研究的角度出發，提出一些我們的看法，來和大家商榷。

第二節 許慎和他的《說文解字》

許慎的生平不甚詳，大家都知道那一點：他專攻的《京房易》，由郡功曹掾考廉，作過汝水長，入為太尉南園祭酒，嘗後曾遠受古學文有，五經元叔的大名，後來不知何故，放棄了這個清談的祭酒職務，入宮？去教起「小黃門」孟生……等，和宦官打交道去了，此後不知何故，竟挂冠下野，退居林下，安于寂寞，寫成《說文解字》、《淮南鴻烈解詁》等著作。在漢安帝建光元年（公元一三二年）把《說文》獻于安帝……

這裏費解的就是他和宦官的關係，這在東漢朝臣與宦官鬥爭激烈時期，潔身自好的人物，都舍此力恥，諱莫如深的他却津津樂道……後來上書也順利的直達天聽，蒙優詔，賜布，也許頗藉口的高足「小黃門」這時的小黃門之力吧？這些有關的時代背景，而待熟悉東漢史的同志們去研究吧。

這裏集中剖析其大作《說文解字》。

現在平心而論，那時編輯這種字書是今首創的新工作，收入近方字，又首創部首分部，也確非易事——也許前人鄭眾、賈逵等已草創過這類方法，又由許氏繼承來完成，工作量很大，一人之力有限，又要「博訪」，長期堅持，所以許氏不失為一個勤奮的有心人。這部字書集中記載，并反映了漢代一部分研究文字

學的成果。如果拋開他宣揚儒門教義、京氏易派荒誕唯心等理論，只從這個歷史的內蘊來說，也算難能可貴。比起那些只公漁而人民飽食終日優遊林下、无所用心的豎仕官僚，總是不能同日而語的。而有些消極的怠果，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客觀原因以及後世追隨者的胡吹亂捧造成的。千秋功過，評論起來都是比較複雜的。

這個結論也要以說文的主導思想、成就等為唯一標準，沒有把這前提的根據剖析清楚，也不可能作出較正確的人物評價。所以還是要先從說文入手。而我們的目的只是初步的評論說文，並不想全面的研究評價。

大家知道，研究古文字這門科學，最低要具備以下幾項主客觀方面的條件：

甲、較全面的精識占有大量準確的第一性的古文資料。這包括原始的初文、古階段的、中介……等。這是研究

古文字形體等的先決條件，沒有這些資料，其它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乙、一定的高度的辨識字形以及分析其意聲的能力，才能辨識、分析、調查研究這些資料，從研究中逐步掌

握古文字的構造、變化的某些規律；

丙、比較科學、正確的思想，從歷史內蘊來說也須要有象王充那樣的樸素唯物主義的觀點指導

這項科研工作；

丁、考古、古器物、古民俗、人類學、等方面的常識；

戊、古文獻、記載等方面資料的搜集和運用；

己、比較科學的工作方法等……

以上這些只是從歷史的角度、觀點出發的最基本最低的要求。對於今人自然更高些。用這些簡要條件來檢查說文，就會非常清楚的發現它的不足了，這是因為上舉的六項基本條件中的：

甲、由上文中已知春秋時期的大人物已經未見古文，多不明字形，未歷何況更晚五百年的漢人？由於古文

字太古，對於他們那樣漢代的古人來說，却又是沒機會看到的新事物，他們都很不開眼，只多見漢代流行的篆書，不但沒見過甲骨文、殷金文，而且連周銅器也如同麟鳳，由出三件銅鼎便視為祥瑞而大改其字，也

可知其大概。鼎、大名的姓字精成鄭玄竟連「犧尊為何物？」也無從想像，可見其一般水平。這一點情況



已為清人發現，吳大澂已指出許氏雖說「往于山川得鼎彝」，實際上他並未見，也未能多識，所以說文中

只能引秦刻石，從未引金文一字，而他所謂的所謂「古文」最多也不過是「薛中書」——大約是戰國時期流行于齊、

魯一帶的區域性文字，它距離早期古文字已往很遠，面貌全非，何況晚周奇字的傳統性比篆文更少，誰也不





即使如此，他也經受不起。我們試舉幾個淺近之例，來看一看吧。

我們由漢畫象磚、石刻、陶俑中常見漢代的「建鼓」之形，與殷周鼓形基本相同。參見《源流》「豆」字，詳

拙《徵》釋畫古圖。這本應該是許氏一生中都習見之物。篆文作也與象鼓形的古文相似，荀業





廣究然，字形鮮明直接。然而許氏却看不懂，不知道這是鼓名詞的「豆」字，又誤解作「以豆」——硬把食品的


「豆」當作鼓來敲。把古造字人當作了十足的笨拙——「画」為鼓，而且也連累現世大師至今，仍誤為「豈」之原始為豆……

一直不得正釋。而篆文所以之「山豆」，亦即鼓形，「豈」字（甲文作）等形，以尤顯，蓋示鼓聲，借


以表示豈美之意。許氏誤以為豈解作「豈」之豈滿者，也同豈一樣的貽誤至今。

漢代人仍有一種考過腰漫的長，呈銳角形襟的古式上衣，見于陶形俑并見《源流》衣及徽解衣圖，所以古文作：

   甲 等形。篆亦作  上象領袖，下出長襟之形，十分鮮明。許氏至少也是見慣的。然

而却硬解字是「象衣襟之形」……不但合字形，又作人形者，而且也不合生活現實中一般情理——誰見過二人同




穿一件上衣的怪事？這也不合比同穿一條褲子容易……穿豈到什么程度？這豈有豈藝？抑是「野言」？


鼎是漢代也還流行的炊具，許氏大約也靠牠吃飯，經常目睹。篆文也並未甚訛，還是作，仍存古




鼎形，向是作狀，魚象足側有飾，許却誤解作……其本于下者，象析木以炊也，那么鼎足就不見了，鼎

若失去了三足，哪里遂成其為鼎形呢？豈不成了甑、釜？



道路是自古到漢並無二致的，古文作  卅八卅，即十字交叉的路口之形，何等簡明？篆仍作  未訛，但


許却誤解為，人之步趨也，以  為 ，小步也，象人胫三屬相連也，又擅改作  於……以自圓其

「胫三屬相連」的謬說。此字漢篆一直未訛，都作 ，唯許篆訛；

倉，是古今都有，而形狀也都相若的建築，篆作 ，与古文  无別，A 象倉頂与  同，下有榻前小


門的戶戶，見《源流》倉圖，許氏不識此形，妄解作「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以食省，口象倉形，弄得「圍大

亂」，篆文中   倉，食也有嚴格區別，許氏「倉黃」之際，連這也弄不清，又誤認其代形之口為「倉形」；

為字，秦刻石作 ，許曾見之，漢篆亦皆未訛，象人手，象即象字，与篆文象字亦无異，全字

即象手牽象鼻之形，許却硬猜作「母猴也，其為禽也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為母猴形……」，古文為

象兩猴相對形……如果看不懂「闕疑」不解，也不傷大雅，何必如此杜撰——不但猴，且是「母猴」，甲文初文画猴

甚肖，但亦能分清此壯……說的話能活現……又把「双人手」的  形，居然也改作「对母猴」……這里順便再看之

尚



集

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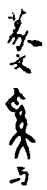

戈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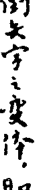
鼎字篆作 乃古文 稍變 象毒蛇形也是 之異文。金文之 亦與同

蓋象後手投毒蛇形以示凶武。見 粹蛇文為 而篆文形不甚顯。較難辨識。不過可以不亂加揣測。



許又誤作 母猴為頭似 以由 拘。許氏之母猴可謂一往情深。有些偏愛的。多麼荒唐可笑！

篆文 與古文 無異。分明象頸索被入掌的俘虜。奴隸之形。經傳中也多訓為奴隸。可謂「流傳


有自」的「旧燕」。許既不識此形。而又不尊「古訓」硬解作「大腹也。以文。絲省聲。」

 乃倒戈字之變。即 形之變。本象矢着地之形。用以表示抵達之意。許解作「鳥飛高下至地。

不上去而下來也。誰見過自動倒栽下來。掉落地上的呆鳥呢？


戈也是漢代主要的兵器。篆作 即 之略。字形與实物。本不難相對比較的。許却解作「以戈一

橫之象形。戈乃戈金非同素之品。戈即象戈耳。何必以一橫之？那又怎能象戈形？（戈象柄蛇具。許誤為「摩也」）

篆作 象兩手後手相搏。猶如解頤之狀。這又是何時何地都有之事。無分殷周。秦漢的。許却解作「兩手相對。

狀仗在後。把人的自軀之形當作「兵仗」。參《源流》門字。

通過上述。顯然這些試題對他來說。還是太高深了。因為他連最简单的 本象牛頭之形。也

誤視為金牛，湯作「角頭三封尾之形」；又如羊，象羊頭，之省，也被他看作有足、尾的金牛形；把「近取諸身」的「解」作「下基也，草木……」……何況比這些更複雜的問題？

從他所解釋的這些鮮明淺近的字形來看，足可證明五經大經的大經師、南園祭酒，的辨識字形的能力，幼稚到可憐的程度，很近似于國盲，也許還不如國盲，不懂得國畫的人吧？他不但對字字已變形，其物又絕跡的

簡單字形、物象，如：齒、觥、甌、卣……之類，無法看懂，那是可原諒的，而且即便是把古文篆文和此字所

象的實物一起擺在他的眼前，他也依然是看不懂，不能把字形與實物聯系到一起，縱令這是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之物，如過自此物的字形，也還是如此茫然，儘管他是四十年來被信士們奉為文字學領域中的神明、教主，

《說文》中 特有的訛形舉例

說文中的篆書有很多獨特的假形，一常，把漢篆，甚至漢分書，這又是許氏常，談論的俗書，以及更晚的楷書中，未錯或少錯的字形，也給弄錯大錯而特錯，這都是稍懂字形來歷變化的人所弄出的怪事，只能算是不懂裝懂，自作聰明的結果，原注俱在，不得接此青子，林罕多陽冰……後人所以清未龔橙批評說文中的篆文，還不如漢隸較為近古，雖不免偏激，却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估計他的《說文叢理》稿中，一定要列舉若干實例為證，惜未能一見。

美 長 欠 果 無 行 章 康 幸

不過這裏實例。說文之說文。信手拈來。也就不少。足以為證。試把漢篆、隸、傳統楷與說文說文形對比下。

美

見漢印漢字。其例甚多。即甲文與篆之稍變。唯說文之說文。又誤解作「粘土也。以黃省。把被縛的人

形。果變為上。又把上擠上去混在人形中……漢代不知漢字。又寫錯字形……遑論其它？參《源》莫

長

漢印文。其例甚多。與甲文「長」等尚近。又唯許說作「長」。又故作它語……以之。以化九者高遠也。久則變……

欠

漢印文。與周金文同。唯說文說作「欠」。誤以口的一形為「欠」。此誤。連李陽冰都已發現。指出見說文……

果

漢。同母與石同。周金文之稍訛。與果相去不遠。唯許說作「果」。失其原形。參《源流》果

無

見漢印。無當等。與周金文同。唯許說作「無」。下又從亡。唐李陽冰已指出其誤。見說文。徐鉉的校定記

行

漢印。行。漢。都與古文的「行」元異。唯有許說作「行」。其說已見上文；

章

漢印。章。漢碑。章。六朝楷。與周金文「章」形同。許說作「章」。又誤解作「……」以音从十。十。數之終也……

康

漢印。多見。與周金文同。唯說文說作「康」。又誤解作「……」穀皮也。以米。以米。庚聲……

幸

漢印。極多。幸。漢簡。幸。曹全碑。都從「大」。以「幸」。蓋有大得幸。食之。為幸意。古文未見。文理通暢。唯說文此

作「幸」。又強解作「大」。以「幸」。大死之事……迂曲穿鑿……何況「大死之事」。又何以算作是「幸」呢？

門

漢篆

門 小書

門 楷

都與古文門相同。唯有說文篆說作門。

日說作F。其却門前之形。

巾

漢印 姚家氏 今十鐘

與古文巾近。

以爲本蛇形。此者作巾。許說作巾。漢以巾代巾。又誤解爲巾。

𠂔

漢篆印

與古文𠂔同。手持肉形。許說作𠂔。

以月。又附會爲。不宜有也。容庚先生早已指出其誤。

卓

漢篆

卓 漢

與金文同。見于金文綽字。本不以巾甲。

但許說作𠂔。

𠂔

漢印

𠂔 楷

與古文𠂔同。甲中有十。唯有說文仍作𠂔。

𠂔 反與古文𠂔不同。雖非訛誤。亦乖于傳統。

凡

漢篆 凡

與古文凡同。許說作凡。

又誤解作。以二以。古文及字。漢篆風亦勝于許篆之風。

𠂔

漢篆

與古文𠂔同。許說作𠂔。又誤解作。十升。以量具之斗以解古酒斗。長柄酒斗宜其誤也。

𠂔

漢篆

與甲文𠂔同。象斗中有物者。升升。唯說文說作𠂔。

𠂔

三字石經

𠂔 漢

都與周金𠂔同。唯許說作𠂔。

𠂔

小書。見華山廟碑

𠂔 與古文𠂔近。許說作人。又誤解作。人頭也。金文𠂔。唐兰先生釋元。

𠂔

漢印文

𠂔 漢

都與周金同。說文說作𠂔。又誤解作蛇形。

酒

漢

酒 楷

與古文酒同。多表示由瓶中流出的酒。而非水。許誤以爲水。又變漢代流行的隸書之酒爲篆。

品 荊 毒 支 龍 兕 邊 食 于 度

書之酒。變三酒為水。今學者仍守許說，不敢逆釋古文。酒為酒字，而譯酒。中另有酒，水名，非酒字。

盥

漢分見溫。与古文同。乃象牛耳的。之變形。中之人非人形，許誤以人為入形。變漢分爲

篆。誤作。即誤變。牛耳為。又強解作：仁也。以血以食因也。秦源流：盥盟

荊

楷。古文。一井，井的訛繁，从井為附聲。說文訛作。井訛為井，又誤作：刑聲。秦源

遊

漢分偏旁，礼部碑。炎，的略斷，變尖為米。說文才訛作火，火變入形的。訛裂為双火之，火，遂誤說為燐。

𡗗

印文偏旁。从火，与古文同。亦唯說文訛作，並解作：从火。頭非後世傳摹之誤。

𡗗

漢印。龍。漢分。皆古文。之變。秦篆仍作。見刻石龍字。唯說文訛繁作。訛為。

鬼

漢分。鬼。楷。皆古文。變。从示有尾。唯說文訛作。解作：从。私陰氣也。

邊

漢礼部碑。邊。楷。与古文。同。从方，方乃声符。唯說文訛作。以代方，甚誤。

食

漢印。偏旁。与古文。同。即初文。之訛省。唯許篆史訛作。又誤解為：从。

于

漢篆。印文。与金文于相同。唯說文訛作。又解作：象气之舒于，从一。一者，其气平之也。

𡗗

漢印。于。𡗗。与周金文。同。說文則訛作。又誤解作：从。為省声。秦源：度

皇 居 高 京 享 面 曷 夏 厚 野

古文字學新論

三三〇

皇

漢：礼器碑 与周金文皇、秦刻石、诏版等並同，唯說文讹作皇主，以自，自始也……；

居

漢官印：漢匈奴呼律居裝成羣，封泥：居室丞印、私印：譚居……皆作居。漢分作居，楷作居，皆与

佔近，与晚周司文居等同，唯說文篆讹作尸，亦不見于經傳，都居敬節之衍，旧釋居，疑多家

高

漢印：高漢分，高傳統楷，都与古文高同。唯說文以及部分晚漢篆分讹作高，高；

京

漢印：古文京之略变，京漢分，京楷，皆与古文京近，唯說文讹作京，从口，讹断；

享

漢官印：与古文同，京京城垣上有兩亭相對狀，唯說文讹作享，享，郭

面

漢印：壇，古文面，面倉廩形之省变，仍近京形，說文讹作面，完全共形，泰：源流：面，康

曷

漢印：揭字所从，曷漢分，福，与古文曷同，唯說文讹断作曷，泰：源流：揭

夏

漢印：獲，古文夏，夏夏之省形，唯說文讹作夏，夏；

厚

漢分：厚楷，与古文厚近，象古代炊鼎形，煮水品，唯說文讹作厚，失形，讹断；

野

漢印：与古文野相同，說文讹作野，以上文字，許篆之誤，已为近世學者所知，並被公認。

野


漢分：与五代摹泰嶧山刻石野字同，說文讹作野，漢印文亦作野

冥

漢分 从六乃廿一之隸變。与與變為與同。古文本作說文據分書之冥而誤變為即變

非六为卯頗乖文理。新得許氏能用。……从日以六。一。声。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出也。始巧說解之。




甲

漢分 从十乃古甲之省形。意近古文。……許說作从丁。又誤解為人頭。……崇之源流。甲。


游

楷 从旡。从水。与晚周篆文同。許等誤變。……为。說作。變漢分为篆。

集

漢印官印 集。同于古固形。及金文。惟說文說作。繁而无當。不見經傳。







冰

楷 从水。从。愚考乃金文。声。魚意。与周金文同。許說为。誤以為冰字。又誤以为。……




辰

漢分 古文之少讹。但說文更讹作。晨。漢分。楷同。時辰。晨多字。許誤以属。振为晨。

農

漢印 農。漢分。曲即之連省。与古金文。田。田省。田之讹。許等說作。誤以。



桑

漢分 礼品碑 桑。六朝楷 都近甲文。唯說文說作。許祇不知桑形。誤變桑为。三手形。弄巧成拙。




公

漢印文多見 与古文同。唯說文考說作。又引韓非。自營为。背为。以解之。

北

漢。京兆尹史名揚。等印文。數見。漢。張遷。華山。北。傳統楷 唯說文說作。來歷不明。

是

漢分 礼品華山碑 从早。与周金文同。唯說文說作。誤解作。从日。正。……

德

德 漢分 德 六朝、唐初楷 与金文 德 同唯說文訛作 德 亦直訛繁作直 未明何據？

伐

伐 二字各經 与古文 伐 同，仍作以戈斬人，戈在人頸狀。許芬訛裂作 伐，人戈分離……

叢

叢 漢分 近于金文之 叢 以 叢 即 叢 省省聲，或視為从人心衣 說文訛作 叢，誤以袁聲；

變

變 早漢印 与金文的 變 石鼓的 變 皆同，从史，金篇 尚不誤，唯許訛作 變，史缺作 變，

黑

黑 漢分 近于秦篆的 黑 見秦印，費默，始皇詔中黔所以，古墨，上官黑……唯說文訛作 黑，

魚

魚 漢印 稍近于魚形，勝于說文的 魚，

智

智 楷 近于周金文之 智，說文反而訛作莫名其妙的 智，而且无法書寫……

良

良 漢印等偏旁 良 尚近于金文之 良，說文更訛作 良，誤變，豆散之形为 良，解为 良；

克

克 漢分 稍近于金文之 克，說文更訛作 克，

許氏對于當時流行的文字以及今文經派的釋字，頗有些取索之詞，指責人們「說史古文嚮僻虛造不可知之書，更亂常行以耀于世……現由上舉之例已可見有不少謬誤，都是許書所特有的，那么他不是在罵着自己？起碼自己也是被罵的對象之一，他所弄錯、解錯的這些字例，与被改低的漢人的「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虫者生中也」……

「八推十为木」、「士力于乙者为地」……在伯仲之間，實堪媲美。如許之解長，士……不過是以五十步笑五十步。无
 疑的權威也不比別人高明，反而常把世俗弄錯之字也弄錯了。那么究竟誰才是他所謂的「俗儒鄙夫」？
 他又痛斥他的同代人：「蔽所希聞不見通學，未嘗觀字例之條……其本意不外是打出當時名流的招牌嚇
 人，藉以噉汁，同時又炫耀自己的多聞善問。不過我們却幸賴此書才一窺漢代名公是怎樣「觀字例」條的。
 王育釋義：「蒼頡出，見夫人伏木中，因以制字」。又說「天是」，「天居西北為无」……皆千古奇聞；
 官溥說東：「日在木中」……
 毛，秘書說易字為「日月為易，象陰陽也。按即改篆文日彡为日月」……
 楊雄說疊：「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三日大威，改以三四」，又說「拜為，拜以兩手下」，
 歐陽喬說離：「極數也」……
 博士說心：「以為火藏」……
 尹彤：「中……讀者傲」……
 張林說：「平，讀若懲」……杜林：「以為敗指，敗」……徐巡說東：「木至西方戰栗慄」……以隸書之栗曲解
 看來大都是荒唐无稽之談，實在也不比許氏高明，却都被許氏當作名言來引用，實為此書之累。這樣的「通學」
 以及他們的「字例之條」，許氏如能「不見和，蔽所希聞」的話，倒也未嘗不是幸事吧。

丙：我們再來看看許氏的思想。

(一) 他不是一般只推銷孔孟之道、腐朽的政治倫理、道德……的經師，而且還是專治「京氏易」的。「京房」的「周易」流派，是今天學術界公認的最唯心最荒誕的流派，其最大特點是以大倡「天人感應論」而著名。這樣，就把原來的五行等說中的一些樸素的唯物因素也剔除出去了，所以清代大思想家龔自珍全廢，曾對這種「以陰陽災變解周易」表示厭惡……這唯心妄動的思潮到清末流計氏筆下，更變本加厲，可謂青出于藍。他常「犯京氏易」和漢代流行的緯讖、騙人的方士的鬼話，又捏合在一起。今天從費玄著《說文解字全書》的思想來分析，他既直捷董仲舒等拾取賈青着孔門私傳，代表着腐朽的小儒，又繼承、推銷史唯心荒誕、迷信的「京房《易》」，還兼售史以迷信、騙人為事的「緯讖之學」和方士的仙道思想。子不語的「怪力亂神」他兼收并蓄。因而他的主導思想是合儒、京氏《易》、方緯讖、仙道等迷信思想于一身的古怪的混血，比單純的儒道更為荒誕、唯心的迷信妄動，可算集其大成。在歷史觀方面他更混亂，無知妄動、倒退，不遺餘力的美化「三代盛世」把黑暗血腥殺氣彌漫着的奴才社會說成「光明的樂土、歌頌、王功聖德」，「英雄、聖賢」創造歷史……他捏造了不少宣揚復古倒退的偽古史、偽古說，又散布了大量神秘、荒誕的各種腐朽、頑固迷信的思想。實例見下文。



象他這種思想，昏庸腐朽、荒謬、迷信的人物，即使具備了上述甲、乙兩種條件——掌握多少第一性的

原始資料日見古文，又有極高的辨識古文的能力也仍然無法正確理解由古代社會產生又反映當時真實的社會面貌的古代文字，何況他從未見過真正的古文，缺乏辨識力呢？

這三種致命傷，就決定了他的大作《說文解字》的整個性質，成就命運了。我們還是看：反映在《說文解字》中，他的世界觀的一些具體實例吧：

在這部大著中，開宗明義的第一個字，就是：

一 本末不過是用這一橫一豎代表一個數目而已，非常平凡直接，大約也和阿拉伯、羅馬的 I 同許解作：「惟初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這是宣揚他，始一終亥，說的開始，這簡單的，有多麼神奇！」

王 愚考乃   者 已見上文 原來商周初大奴隸主都以上這層投人民的凶器自居，並不隱諱的，

後儒就多方掩飾這一點，許解作：「天下所歸往也，抄九教《呂氏春秋》而來，董仲舒曰：古之造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为王……」看看這些文經師把這沾滿鮮

血的斧頭，美化、神化到什么程度？奴才比主人更虛偽狡詐！實際上他們根本也無法由王形看出真象：

三 用三畫以表示三教，何善渝明？然而在許氏筆下自然也成了「天地人之道也，又三教，大約他們還不知道古文字中的四作三，不知他們又將何以解之！加上什麼東西，才能湊成「凡四教」呢？

示 今来作 下五 象一横一竖的古代桌石，多果门之形。盖即社的苓字。作示示则象在人们祭社

時酒在丁上的祭品之形。(甲文被俘象形諸字中才作示)單獨之杜只作丁五。不知小篆。蔡元濂派。

示字 丁是初民崇拜的對象——自然神，所以後來也多轉用示表示祭祀和神秘宗教等意。

許解作「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即示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除「取

貴遠達信、腐朽的「天之感」應論以外還能用什麼科學性的東西以「示人」？近年亦又被「大帥解為生殖品以「示人」了。

蘇文只是形聲字，周金只作生，借生為姓。不似女。許解……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

販賣「王權神授」的謬論。不少古人已懂得這感天生乎「實即」知有母不知有父」的古代女權社會的

特点。而且直到西周中季（？）以後，才有「天子」之名。卜辭中未見此稱，可知其不古。說之，他在這裏只不過

借獄與售「王禕神授論」一指出「天子和人所生的」甚眾衆生的不同。後者命中注定就應受「天子」的




屠殺和奴役的。在王充等時代提出這樣的論點，我們說他反動，也不算違背歷史主義吧？

皇即皇有原象人立土上翹首仰望之形。周金加月形作以表示月圓。既望……也可象


入仰望月形。许却解作「月满与日」字形中无日。相望以朝君也。从月从臣。臣朝廷也。多么巧妙的把


他們所宣揚的封建社会的「君君臣臣」——「主子和奴才間的倫理道德觀念，竟推廣到宇宙日月，上去了。又把這種反射拉回來，藉以証明人間的「君臣」是「天經地義」，「万古不磨」的真理……許氏不愧是小儒及動說教在文字研究？方面的真意的奠基人，值得受到歷代封建王朝的推崇……

目文，許誤解的（系列目文如見，取，臣，民，臧……我們留待下文再介紹。

𠂔 手執甲形，這裏的甲即等，有柄四，畢，甲的省變。本作又中𠂔

執四捕分形之省，詳微，釋分文字，更許解作「从又持中，中正也」，又是推銷晚起的儒門之說，以近律去，試想在那種，承原狂，人們衣食不保的初民造字時期，哪有這種高貴的哲理，思想？他們只熱中于數，以謀生存而已。即依許說，「中正」也應該是个形容詞，並非實有的某物，那又怎能手執？

這個中形，並非中，字自許氏胡謔以來，又被學者多方揣測了兩千年，至今未得正解；

𠂔 与古文𠂔无異，象成熟的禾本科農作物。許解又很不平凡了，「嘉禾也，二月始生，八月得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於秋，而生，金王而死」，借題發揮，大要儒家的「中和」以及京氏的五行相配！

高論，若照他的妙論，似乎上古人種植農作物為禾之時，就是根據儒家的「中和」的學說而定名的！

來

古文作來，本是行來的來之本字。後來，來字互調，見前。來字變形，來即以來。

示行來，來多麼簡單？遠古人發明種麥，掌握了種麥技術知識，是勞動人民在漫長的史前歲

月，長期勞動中得到的智慧，許氏却大扯什麼「來疑之端」，又附會為「文時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誤以

名詞為動詞，解變為「秋種厚，理故謂之變」……金也，金玉而生，荒誕而且忌毒，他篡奪了勞動

人民長期勞動中得來的果實，算作天賜給「天子」，用以養民之物……又是「王權神授」的進一步發揮……

物

甲文，象以刀箸牛，篆作物，未為許解。「天地之數，起于牽牛，故以牛，勿聲」也許又是京氏之說吧？

大經師上知天文，不知地理。省而作以，篆作少，与古文未遠。都象刀上沾有被割物的血，碎屑等

以，即刀形，漢刀仍多作此形。許誤作以，州里所建棋，象其柄有三游，所以趣氏……誤以刀為棋，後永縣朱節

趣氏，是其所長，居然用來解字，這扯出不少字來，實不過是信口雌黃而已。

士

是象羅根的甲文，士——上的訛變，見前。後世另借「勢」字代之，不見於文，確亦難知，但可以存疑不解。

許氏却強解作「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又誤把由蛇形的也變來的也也

看作「女陰」……可謂無獨有偶的笑話。後者連清代人已知其非了，然而「女陰」論的最後一位衛道士

近世馬某先生却堅決擁護許說，說『𦵏』也，確象女陰之形……也算別具隻眼吧！

𦵏

甲象扶耒以耕之形，我稱為耕的初文（周金加声符皆作𦵏，篆省作耜）由字形分析，自是

動詞，卜辭中多為動詞，如：『觀耜……』然而許解作：『帝耜千畝也』，引陳說又補充說：『古者使民如借，

故謂之耜』，此字也是商代奴隸社會的產物，但你看大領主商王對待給他耕種的奴隸們的態度多麼克己，

客氣呀！然而這不過是神話而已。詳《微》釋力、耒、耜耕。

𦵏

篆 古文作𦵏 在宜邊疊疊三個『𦵏』圓形物，甲文未見，故未甚明。𦵏 宜初文，史作𦵏，由字形、卜

辭文義推測，即表示用刀割牲肉以貼附于『𦵏』且祖上以為祭的形意，詳微階門『文』釋宜，那么在『𦵏』邊

加『𦵏』很可能也是堆積的祭品，說不定是人牲的頭顱之類，自然非田非日，許解作『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

宜，乃行之……』你看，古代是多麼美好而有法治精神的文明社會？不過這和卜辭的『宜百美，即割百名

戰俘之內以為祭品』宜……『先三……』或五臣『股解五名奴隸為祭』等血腥的奴隸社會真實情景相去太

遠了。他又引楊雄之說：『亡新王莽以為豐以三日太盛，改以三田』，都與原形意無關，且亦未必為史（誤）；

𦵏

甲象孔雀形，又加以凡声，商人概即呼孔雀為鳳，篆省作鳳。許不知古代中原炎熱，多有孔雀。


有「鳳、犀、象、麟、龜」……而偽作「神鳥也」……出于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寧，但常見此鳥的，又邑商，也并不寧，常有戰伐，且有牧野之變，而最後一代暴君的頭也被懸于木白之旗了。

許氏的訓博遠不止如此，如「馬」字注中文說：「鳥者日中之禽，鳥者知太歲之所在，燕者謂子之候，作巢避戊己，所貴者故皆象形，為亦是也」；又如「駮」字下注說：「駮馬以壬申日死，乘鳥忌之」；和坐現、方士、莽師之流的迷信職業者相比，真是無遜色，皆非儒者所宜言。不過，大約儒家本來也有此類本領，也曾把孔子和麒麟拉關係，演出「西狩獲麟」的鬧劇，來抬高孔子的身價，滑稽荒唐，開風氣之先。


「象」象射前中的之形。概由古代部落中選推善射者以為軍事首領，中，獲象而為美稱，尊為，許等所謂射侯之說，未必即此字初意，因為當殷時已有周康等名，未必由射侯，箭靶所轉。許又杜撰一通：「天子射熊、虎、豹、服猛也，諸侯射熊、虎，其祝曰：毋若不安，侯不朝于王，所故仇而射也」……有趣的偽古禮，最多也不過是東周人造出來的繁文縟禮，與古無關，更與此古文字形、風馬牛不相及也。




這比他解夢字引的「周禮」的「六夢」、解鼓字所引「周禮」有六鼓……等更是無稽，偽古禮、偽古說、千古九徵，也未必合乎情理；

曰 篆 象口中含物之形。是含的本字。一可視作代表食物的泛形。許解作「口含一」道也。誰知這神聖的「道」竟是可以放在嘴里品嘗的一種食品呢？

辟 篆 即甲文 辟 圖形  之少變。未訛。象以刑刀「辛」施殘酷的肉刑之形，「口」為被刑對象。——

口代表被割落的殘存——即鼻、目、耳、手足勢等，所以字代表着「法也」。亦許說。許氏解作：「从尸，辛，節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就把嗜血成性，殺人如麻的大奴隸主或大農奴主，裝扮成悲天憫人的救世主，把血腥的黑暗慘景變作文明人道的有法治的夫天化日，有偷天換日的手段。（近世某公也頗承此衣鉢，據稍晚金文 辟 中之「口」割落部分殘存，解為玉辟之形……說辟即辟字初文，化救伐為玉帛，深得陋儒三昧，且有出于盜，更勝于許。）

甲 象五手有于盤中以盟之狀。已見上文。金作  說為  篆訛作  說為  又由盟聲，傳為溫，許解作「仁也，以血以食因也，官溥說，想得太仁了。殊不知此  不過是一隻牛耳而已；

金 偏旁 象被斬斷脚的人形。即甲文  誤譯為金文  等，象一足斷落之形的省文，卜詞「車𠄎」，此已佳甚，即肢體之人牲，禁此之意，後用以示施刑、災禍之意。金文又加虎為聲，作  處，說文作

由商周古文字形中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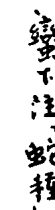
荆楚鬼方之鬼

獲茲教南方國

可窺知當時大領主有敵視污穢其他

氏族部落的忌避。許氏也更在解字中大肆宣揚大地主貴族的大漢族主義，挑撥民族矛盾，在說文中：

美字下說：「南方蠻閩人也。」

變下注：蛇種





北方狄人也



狄，赤狄，赤犬種，狄之為言淫僻，

東方貉以身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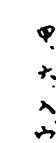
云：「孔子曰：貉為言忌也。」西方美，以羊……西南獫狁，獫狁從人，蓋在地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從火，火人也

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東狩浮于海，有以也……一套為七雜八的荒謬反

動的怪論。按：美字先秦只作不以虫，美乃後借字，字本作，以失，失後省作，人亦非人形之

而且古文中的夷字本作，後始借夷字代，凡此大都是穿鑿附會，只反映了他的反動和无知；

介




甲六八

象屋，虛形，或由字形及六，声析為虛的个字，借声以示數目——六与九同理

治京氏《易》的大師，又把這平凡而簡單的字形解作：「《易》之數，陰變于六，正于八，以八……」


的玄妙的《易》理，這可以想見這字初出——他們遠，沒有这么大的學問。許氏用晚起上千年的《易》以

解古文又怎能解通？大約也因許氏的作俑，才給予華古斧等近人以易解古文字以偉大的啟發；

真真甲文只作鼎形的



物文，四釋自

這也可能是小篆中常用的省文，也偶作，周金也作：

具如十內，中載具甲戌戌、動物辰寅、植物未、自然現象申等，就已考出的十六个字可以

充分肯定。參《源》各字，詳《徵》。釋十支本乘也是很現實而合理。平常的事物，毫無神奇奧秘之處。但由

大師解來，就很不尋常，非九的熱鬧，他把十十的十個字分配為東西、五方，同時又把十個字安排作人身

各部之形，外加陰陽五行，生死消長之數，又把十二支配為十二個月……幾乎把宇宙万物、天文、地理、政治、

人事……都囊括無遺，恨不得把儒家以及京房《易》之類的糟粕——也是他稍懂一點的「菁華」——古腦兒都塞

到這里來，極盡穿鑿附會之能事。這里只擇尤介紹幾字，以見一斑：

十

金

本象斧頭窄而，有肩的斧形，也即斧字的初文。本字篆稍變化，仍甚明顯。許氏把這柄單純的斧

形複雜化作「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象人臂」，古造字人哪有這樣的偉大能力、神通？

十

山 田 見成形

印

國 部

印

甲 不 釋

十

甲 釋 戌

象古代一種寬大一般多有孔的大斧形，名稱與戌

稍異，篆作戌，未見其形。如真懂一點字例之條，本不難大致看懂的，許解作：「滅也，九月陽氣微萬

物畢成，陽入地也。五行，土生于戌，盛于戌，以戌合一」。

十

金

十

甲 不 釋

十

甲 釋 戌

十

甲 釋 戌

十

甲 釋 戌

十

甲 釋 戌

十

甲 釋 戌

十

甲 釋 戌

十

甲 釋 戌

許解作：「梧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此与文同意。又誤視午頭之小形与篆文作介同，特曰确是互相抵牾之具，所以引中而有梧逆之意，然而他並未辨認出許形來，空發了一通玄妙的高論，然而許頭和箭鏃又怎能「同意」？（我們愧不明什麼「陰陽」，如以凸為陽，凹為陰的，那末理論來分的話，許形應屬「陽」）



金文作



蟄一類的昆蟲形，一般用以象徵田害蟲如螽蟴、地蟲之類，蓋上古語即以此

類昆蟲為辰。蟄字來也是害蟲，人們化害為利，變為益蟲了。在十支中，右為蟄，它是人們肯放取取糧食的

來源，与入生活有密切關係。

詳《徵》解十支，辰

中文釋作



胡厚宣釋蟄

在十支中有作

形。許解此蟲為「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震民，林叢時也。物皆生，从匕匕，象芒達，厂声也。辰，房

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化平凡為神奇，多方揣測，頭上是道，說來說去，也仍不知辰竟是何物？



申，漢篆仍有作



形的古文，見說文申字注。（篆多讹作申，目与申形之目月誤混）本家

示閃電之光，蜿蜒伸展之形意，許也曾解為電，見申字解，但在解十支時却解作「神也。七月陰氣成

條，自中東，从臼，自持也。吏臣舖時曉事，申旦改也……」可真的有点神了。而且他還把東漢時腐朽不

堪的官文工作時間表也「神化」，用來解古文了；

字？而又取得兩千年來獨霸「文壇」的優勢，贏得人們的信仰和崇拜？原來除了對少數數字作了較切實的解釋之外，無法敷衍，只有敷衍了，不過在敷衍之中却隱藏着他的高明的詭計，他巧妙的運用着：故弄玄虛，神乎其說，捏造古說弄手法，而其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有意地把文字神秘化，弄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程度」，其人自然是許氏，因為除此以外，誰也不懂——這些方面他却是非凡的能手。因為他所解的九千多字中，象形文，很少，不合達到什一，會意字更少，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晚起的形聲字——元須知其古文形體如何就可以解作：「某，某聲」，「輕，帶過，事安」也，把不少非形聲字，誤作形聲處理，見下節。這是他廣泛使用的敷衍方法，主要的長技，而更巧妙的妙處却是他把許多的已簡化的，有聲符，當作單純聲符，就是把那些由完整字形中割取的一部分，不能單獨成形的簡單筆畫，當作獨立的聲符。這些什麼也不像的抽象筆畫，又經過篆文等的訛化，面目全非，尤難理解——即使像原來的造字人再來看時，也辨不出何形，彷彿是天降的自然的聲符，乃「浩圖問書」一般，十分玄妙，只是神授給大任師的秘錄，天書，那麼，能辨認，而又能解釋這天書的人，自然也就應該是上帝聖旨的神秘人物了——塵世上的後生，凡夫只好心悅誠服，五體投地——在把文字神秘化的同時也就給自己罩上一層神秘的色彩，實際上他也一點看不懂，只是編造一些巧說來辭來。

𠂔 篆 乙字形，許氏不計較這些解作「不順也」以干下中，「𠂔」文也，「誰也不知道這算什麼」天話？「幸虧

見到古文的𠂔 形，大家才明白這原來不過象一個倒八形而已，由此引中為「不順」，「逆」……

𠂔 篆 依此形而論，則分明象三隻手形。許解作「日初出東方湯谷登榑枝桑故本也」象形，「按桑

是漢俗通行的神話，不見經傳，許却引以解文說字，誰曾見神桑為何形？「乃常桑怎樣位列？其實

都不過是古文 形桑之訛，訛者而為 許反誤解桑為 成字，顛倒其本末，弄神弄鬼，

何補事實？這樣的訛形篆自不如漢分之桑，傳統楷之桑接近古文；

一 篆 不成任何物形，十分抽象，許立為專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讀若自，引而下行讀若還」

按古文中亦無此類引而上行的古怪寫法。何況卜辭的契刻，銅銘、鑄文，焉能分別其上行、下行？

部中還捏造一個解作「旌旗杆杆的𠂔字為例。以古文作 自有旗杆杆在，何須另加旗杆？

這樣穿鑿附會濫解簡單抽象的筆劃之例，在《說文》中，還有很多，例如：

𠂔 許解作：「右虔也，象左引之形，後人標聲……」左虔也，以反，讀與弗同；

𠂔 許解：「拙也，明也，象拙引之形……」𠂔字以此，余制切，又把 𠂔 字算作由「𠂔」構成的字，

一 許解作「流也」……讀若移，

乙 許解：「鈞藏者」……讀若……

丿 許解作「匿也」……讀若隱，

フ 許解作「古文及」見飲字注及古文作力及象手執匕以採取食品之形 茶《源流》及、フ形怎能表現？

U 說文用方部首 許解：「U 虛 飯器」以柳為之象形……按：古文中的 U 形並無獨立之文，只見於複作象形，如：以 U 象土坑形，可見于 𡵓 中，不釋我釋為御字初文 𡵓 甲 𡵓

以 U 象鳥巢穴，見于 𡵓 甲 𡵓； 又 U 之省見于 甲文之 𡵓 後省作 𡵓 去

𡵓 後省作 𡵓 出……但未見有用 U 形以象飯器的字。許文立為專部，部中實无一字；

U 說文部首 說文除上舉的，飯器 U 之外，又另列這一 U 部，解作：「張口也」象形，亦為古文中所未

見——如僅見這下唇 U 形，又怎能看出「張口」之形？此部中也未見一字；

△ 篆 許解：「三合也」……讀若集，古文無獨立之△，古文中用△不少，內容不一，如：以△象：



屋蓋形，見于 𡵓 金 舍 𡵓 甲 京 𡵓 高 𡵓 倉……器蓋形，見于：△ 𡵓 𡵓 會

以△代人口形，見于 甲文 𡵓 飲又省作△ 𡵓……一个簡單、孤立的△形，怎能表現「集也」？

口

一


篆 古文元獨主形 許解：「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口，象遠界也，誰能有

懂呢？古文有「見于」，象用繩束縛的囊，人（？），象繩縛的帶。

等，都用「口」象縛物的繩索形，又見于「」，束代表被銳品刺透的某物，未見什麼「林」



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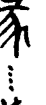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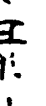
才

篆 許：「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特生枝葉，一地也」。古文今作，象髮為女所斷，挂于其上

形，用以示災禍之意，災之別構省作，中，借戔災聲為「才」始字。許反解戔从才聲，

止

篆 許：「承之頭，象其銳而上見也，不算太誤，但非獨主之形，它只是「」承頭部，「」死承的

頭，頭折，血出之形，並已訛化失形。許解為承頭也是由整個「」猜出的，單「」形什麼也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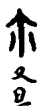

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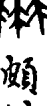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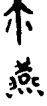
尔

篆 許：「詞之必然也，从入，一，八，八，象氣之分散」。這「氣之分散」實不易用文字來表現——這樣

玄妙的「从入，一，八」也無人能領悟吧？既使看出「氣之分散」來，又怎能聯系到「詞之必然」呢？

尔不見古文，按古文「」，甲，金，用「」以象「」，柱側加「」以示其柱有二，作「」。概即

由「」訛作，意變，聲轉，借聲以為第六族。「」又是「」之省。許解爾从尔聲，顛倒本末，

（近年見周初何尊「爾」字作，頗似燕形，稍訛，後更訛作，省作「」，燕尔古聲近……）

于

𠂔

說形。許又解作，象氣之舒𠂔。从𠂔从一，一者，其氣平之也。多么奧妙？其實連古文于也是形之省，

許氏長技之一是把他所不識的不完整的象形文拆開，又取出字形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作基文，一省，一，這樣就

解其字為「...」，實不識的象形字為形聲，這本來也是一種權宜的敷衍塞責方法，其例甚多，如：

𠂔

金。象木穗熟落之形。見前。篆說解，轉作𠂔，𠂔形，許就此說形解作：「木也，从木，𠂔聲」。這樣就

把象形由穆中割出獨立成字，強解作「𠂔，細文也」，完全顛倒其本末，單獨而又說轉的象形，唯他能識；

𠂔

甲。用沾墨于臂上的一根單線形，以顯示這根線的細微——幼之意。由微小引申為長幼，篆說解作𠂔

形意轉晦。許解作：「从𠂔，从力」；而由這𠂔形分離出去的：

𠂔

形。說來也單獨成𠂔字，其聲，意仍同于𠂔，幼，安即𠂔之省文，省聲。許解幼為「从𠂔，从𠂔」，又是顛倒

本末。許解這𠂔形為「...象于初生之形，太巧妙了，古文初生之子，也只作𠂔，倒于見𠂔，而无作此近于細胞分

裂形的𠂔之理，這新難象于初生。難道名儒許氏之流的「天人，呱呱墜地之際，便作𠂔形」？

𠂔

甲。𠂔。象人雙臂被縛，血流之形。金有說作𠂔者，去銘形。篆分為𠂔，𠂔二字，省銘或有𠂔，為𠂔。

為拳雙臂的受刑者說為𠂔，許遂以𠂔為基文，一省，一，以𠂔為𠂔，𠂔聲，顛倒之，適得其反；

与牙

𠂔

金稍晚。未見初文。就其形分析，似象象手，与即牙。说文篆讹作𠂔，与牙讹为与。许误解与为一，与，另以为与字，解作，赐予也。实乃與之省文道意。误解與为，以解以与。弄得讹乱顛倒，一塌糊涂。

𠂔

甲不释。初文，象象力抬起并欄之形，并亦声。後稍变形作𠂔。改并为日，金文更加作𠂔。省日段，則成𠂔。篆近如果单只一日形，很難說明什么意图，它只有在𠂔形中才能有同心合力之意。然许与此相反，

𠂔

解此省文之𠂔为合會也。又以同為其文，解𠂔为，以解，以同，同力也。又是顛倒本末。單

一个简单的𠂔形，又怎能表示合會也？同力也？與，同二字，古声亦通。近又得高景成同志由古文獻中補正：

𠂔

甲，象皮衣形，衣襟露毛，金加又，为附声作人𠂔。晚周才省衣形，误加毛于声符的又，字形上作𠂔，衣形已失，借声以为乞求字。说文讹作𠂔，乃𠂔之讹。许又误以還有讹文之𠂔，求为具文，古文，直到

現在還有不少學者仍泥于许说，不考字形所象，以及各形出現的遲、早，誤以𠂔为人衣之正体，

𠂔

甲，概借戴神帽，顯頭的假面舞者——冀形的側視，以表示鬼。見前兼借冀声。甲文无單獨的田形鬼頭，与田四字无别，金文偶有一𠂔形，从田亦甲，之省，不易獨立成文。许误以田为其文，立部解作，象鬼頭，

甲文有𠂔，金文有𠂔，長田蓋，都与定型的鬼字甲，之头有異与篆文𠂔偶合，當是另字，待考；

人

不知大經師在何處見鬼頭來？別人未得見鬼，自不知鬼頭為何狀耳；



甲飲

象人仰首張口

或出舌

飲字

之形

周金或他器人形

作

飲

或有人身

作

飲

亦有作許誤以此省文為正形，其文一為行，遂解飲為，以又，會聲；而會之誤是以商金聲了



晚周金以水

以

愚考

即金文初文

在此為聲

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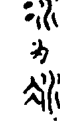

古文見經字常

與幫旁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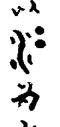
寒亦

以

得聲

又用金示冰凍為冰，與金銅冷而凝——由汁液凝固之理相似，故說冰為，汗又由此中分割出

人形，以為冰的正字，又解作：凍也，象水凝之形，又誤以冰為凝字……兩千年來曾引起很多學者的

疑惑和混亂。近世人才幸見晚周金以為冰，冰月而非凝，才使這千載疑團一朝冰釋；




金鹿

我釋為鹿

形字

象長頸鹿

狀鹿形



正象

長頸鹿

所特有的

紋齒形角

象作

兩鹿未甚訛。許解非常新穎可喜，他說「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以鹿，喻」不知大經師的

靈感由何而來？真匪夷所思者，在此又把長頸鹿——鹿的紋齒形角錯下米，當作鹿的角形使用了（近世

馬叙倫先生又巧將這對麟角的形為侶字……）其實他不知看不懂罕見的麟角鬼頭，連普通的



古文

虎

象虎

也

看不大真切準確

因而曲解作

以虎

虎是家人足

……

這里且不說

虎

虎

是象人之足，是多麼荒唐，和不近情理？只看這字本象虎形，而𧈧——𧈧只是虎頭而在它字中，
之都是虎有聲，那在虎形中，又何必以虎聲？可見他根本看不懂𧈧形，也不知𧈧為何物？

所以才曲解它為「虎文也」。徐鍇還自作聰明，出來打圓場說：「象其文章屈曲也」，仍然不懂……

大家試想如果初民造虎字，上取虎文，下配人足，該是一個什麼樣的白痴？

𧈧 許解作：「數足踈地也」，象形，九聲……篆文以足，象聲，又是文却八塊的騙人戲法。篆文𧈧只是

象各種不同物形的古文的混變，不能獨立成文的。𧈧的古文來歷不一，如：

𧈧 本家有柄數四畢四，今聲。先秦已訛作𧈧，石鼓四柄作𧈧，或是有手執𧈧的𧈧形之訛；

𧈧 甲，離。象手執柄四形，同上禽字。𧈧 象手取鳥，篆變位，訛作𧈧，或又省佳作

𧈧 實即甲文之𧈧，二手一𧈧（許氏猜作「山神獸也」，以禽頭，以公……概誤以為晚起之「魃」字）；

𧈧 甲，變作𧈧，𧈧（手投？）𧈧 象蠍尾，手？之形，篆作𧈧，稍失形，許也解

作：「从𧈧，不知這蠍尾是又怎樣，踈地？」此外又如：

𧈧 象虎，金。𧈧 皆蛇形，金字象手捉蛇之形，此是蛇尾与手形之混，更不能画蛇添足，一再

来「蹠地」？由上举几例，可见字形原来各有所象——初四「手」，蟲蛇与手之形不能分割，獨




土成文，更不是「獸足蹠地」和「九声」，许说全属子虚。他既误解为「獸足」……遂再误解禽



鳥，禹为獸，蚌禹为「母族」，一误再误以讹传讹……使古今很多学者上当，如郭璞、章太炎、沈兼士、

顧××、衛聚賢等，无不直捷，间接为其所愚。详《徵》辨蛇文禹禹，其实也和其它字形方面


一樣，誰過分的相信而想依賴他的話，都很难避免這樣的結局。



他不但善于拆解動物，也沒饒過无生物，如：

△ 甲片會 △ 金同 象把釜、簞、蒸、鼎、蓋三件一套的炊具都完整的疊放在一起之狀。△ 形即

簞的正視圖，象作△ 非說用以表示會合集……等意。篆作△ 未甚訛，亦不難知，但許解作：

「从△，从曾省，曾，益也。曾見下文」 △ 省而作△ △ 形，意皆近同（或又加示動符「手」而作

△）許又誤作「合口人，从△，从口」……拆作一堆莫名其妙的符號，除他以外，誰也看不懂；

△ 金。△ 象釜，合而為蒸炊食品之獸，人表示炊氣上出之意。由此形，聲推測，曾、蓋

即甑（或爨是蒸）的初文。說文中既改△ 形為△，遂又誤解△ 為「詞之舒也，从八，从口，四声」；

乳

乳

篆

乃甲文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乳

包

包

篆

未見于甲金文

如僅就此形漢印作

而論

則字象人懷鈎之形

已与子九平

詳《微》

粹十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于支

獻

獻

篆

中釋義

象上釜下鼎的「獻」形

後加虎為虎作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釜屬」並非大誤

字又加虎作

虎

金

蓋示器可蒸文之意

大亦声

篆作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虎

為「宗廟之大名羹獻」大祀者以獻之……給這「神聖」的狗命名……完全是偽古禮……難見于古文獻的；

凡

凡 即盤 上的豎土 借声为凡 有作 凡 漢印仍作 凡 見鳳字等 唯有許誤改作 凡 強解为……从二、

偶也。从二、 乃 古文及。誠莫明其妙的杜撰。(近世文師馬氏等竟釋 凡 为船帆形 注而証殷有帆船……)

車

𠂔 金 象人攀蛇形 或騎坐樹又工形 非初文……象讹作 𠂔 双足離人而生于樹上 許誤解为 覆也？

从入、桀、桀、點也……在桀下則解作 𠂔 也。从丹在木上也……

白

白 概用指木之形也 以示白色 篆作 白 与古文近 並未甚訛 許強解作 西方声也 陰用事物色白 从入

合二、二、陰數 白 古文白 純出杜撰 誰也沒見過古文中有這樣的怪白字；

立

立 象立谷起狀 許篆讹作 立 許遂誤作 立 說……从北 从一……人居在丘南故从北……真太巧了

人豈能一定 居在立南？ 如人居在立北 字就應作 立 了 又上文他解 立 字为 在廷東故从東……同巧

(二) 把極多他所不識 不能解釋的象形和会意字 都生拉硬扯作为形声字处理——這是他的主要

長技 万室妙藥

能

能 象熊形 亦即熊 本字 許解…… 已声 已 乃熊目之形 連忠心的追隨者徐鉉也 友駁說「已非声……

難

𠂔 金 象一虎双目炯炯 的猛禽 見前 許却解作 小雀 从隹 四声；

龍 蓂 絲 句 倂 壯 裝 單 彭

𧈧

圖 𧈧 𧈧 𧈧

金家龍形即上圖形之省 先秦作𧈧 脊上加「棘」刺形 見秦公殷

後作𧈧 見秦刻石製字 說文誤作𧈧 許氏誤解作「童省聲」不過也少有「信士」

𧈧

金家戴有双角形「顛頭」的手舞足蹈的舞者之形。篆作𧈧形少說 許解為簡單的「𧈧」異聲；

𧈧

一 𧈧 𧈧 金家用鈞絲釣魚形 篆誤製作𧈧 許氏誤作「𧈧也」係聲；

𧈧

金家八批許制物品——U之形說文誤作𧈧 許氏誤作「包省聲」皆變明確之象形為形聲；

𧈧

金家八提魚 見前篆批作倂 許誤作「𧈧」誤以省龍之形的「𧈧」為基文；

𧈧

𧈧 牛邊加土以示其牛為牡雄牛 篆作𧈧 仍从土 未訛 但許誤解作「𧈧」牛土聲「士」已見前

𧈧

𧈧 𧈧 金家用田 四捕食之狀後田省為𧈧 與田混 說文誤作𧈧 許誤作「𧈧」即

依是形聲字 農聲與𧈧也相去不遠 並不相諧 怎能取以為聲符？ 許以𧈧為頭蓋 息進切

𧈧

𧈧 𧈧 金家 獵具 蓋是獵叉與柄柄的混合形 許訛作𧈧 又誤解作「大也」以𧈧卑 𧈧亦聲；

𧈧

𧈧 𧈧 金家 𧈧 與古文同 表示田直 鼓 鼓出的彭 之音 許解 鼓聲不誤誤作「𧈧」

聲 這回連徐鉉都不信了 為他圓張 說當以形者乃得聲 一個簡單的𧈧形 豈有「𧈧」之可言？

皮

𠂔

金 象手执皮條以代操作。加工的对象。皮可算金意或指事。許誤作：爲省声。爲、皮声可通。

但在𠂔一皮形中。哪見「爲」許解「母猴」的踪影？當然更不必說「象手牽象鼻」的古文不相了。

𠂔

金 象手执筆形。篆作𠂔。筆形宛然可辨。許解作：「以帶一声」。這「带」不要緊。却暴露了

此公連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吃飯傢伙也不熟悉的原形。貌似博學的詭辯。不但害人。且亦害己。

𠂔

金 象人俯臨盤水自鑒照之形。許既誤以𠂔一𠂔爲伏臥字。自然不知今篆象形。遂解作：「从臥。始

有聲」。始是不見于古文的晚起形声的冷字。又誤解爲察水中之物的𠂔。𠂔。𠂔。臨爲「从臥。品声」。

𠂔

中釋象。不釋 象手提引一犬之狀。金稍訛作𠂔。篆訛作𠂔。確已難明。然而可以關鍵。許却

強解作：「于声」。

𠂔


金 象用手指刺入眸子之形。是商代的大領主对奴隶的殘暴野蛮手段。篆訛作𠂔。許已不知其

初意。強解作：「堅也。从臣。又声」。又和𠂔賢二字之声。也很難相通。

𠂔

金 用「工」斤。斲頭墜特傷人手之狀。以示其入恐懼之意。一乃甲文𠂔。之變形。一改本爲「工」。工亦声。

後更加心示心意作𠂔。許未明「工」爲何物。亦未知字篆象形。因而誤解爲「工声」。了事。



金 象屋室簷下之際的孔隙，用以表示孔穴。篆仍作  未訛，許誤作「土室」，以「八」聲；

甲 釋 象樹葉形，有作  木，篆訛作  木，許誤作「楊」也。葉薄也，以「木」世聲。後更訛繁作  葉

葉，許才認得是「木」之葉，這回當然可以解作「以木」葉聲——這才是他最擅場的拿手好戲；

實際上金文的   也都是  金文世，又作  可證之有形，借聲，並非「三十年」，許說又是顛倒本末；

耳 篆 即  之「此」裸男伶的側視形，以示軀體。許改「以人」，「尸」聲，不知此「尸」為「壯品」之形也。今學者或釋此男身為「子」字……

福 周金、篆 皆象雙手捧尊，觥注酒予示以祭示的  形之有耳者，則為  許解「以示」易聲。

不過凡事都不是絕對的，這也有不少相類之例，即今借聲，或形聲字他却又當作會意……如：

閱 字不是以「見」聲的晚起形，聲字他却解作「兒」，「兒」善訟者也，「人」入「入」借聲，聲字他却解作「家」，「上」俱下也……

由上舉的少數字例中分析，如「東」以「因」聲，「取」以「又」聲，「能」以「山」聲，「彭」以「多」聲，「光」聲，「惠」以「蕙」有聲，「穴」以「八」聲……也

多有訛誤，似乎這位大師，在字聲方面也不太高明，往往是敷衍了事最多，也不過用漢字以解字而已，並無古音方面的真知灼見，而且由不通其字形也自影响他對字的理解，筆者素未留意于此，未作正式搜集，大約此類聲誤之例較

其他訛誤更多，因形聲字最多，占文字的絕大部分，那些錯誤都面給研究聲韻的學者去作專門性的探討吧？

古文文字學新論

三 濫解不徹

本來一人的知識領域有限，而文字甚多，浩如烟海，它牽涉到人類社會各方面，一人豈能盡知？所以對一些字不知，蓋不鮮，亦不為病，病在強不知以為知，以一如充十用，不惜穿鑿附會，甚至裝腔作勢，信口開河……

在解釋文字來說，許氏是始作俑者，首開其端！如果拋開楚莊、孔氏的話，而且集其大成，承先啟後。

清人每說「許君重不妄作」，近世學者每喜稱讚許氏深得孔門「開庭之指」……似乎又是這方面的一個典範。

就實際點來看，不知他們這種吹捧，何所見而云然？有何根據？我們却只能把他作為反面的典範。其

伴証據尤在著《說文》全書，信手拈來，已不勝書，在文中已附帶引過不少，這里只再舉幾個最簡單的字文：




已 篆 本即尸之變，並不難知，然許氏却把這起坐的普通、極的人形，當作神聖的「瑞信」符節，大抵一通

「中國者用玉，使山邦者用廟，王邦者用八」……「撫古礼」。又把許多字所引的「已」都釋為表示節制之意符。

四 篆 是 篆 是 篆 …… 考古文字的變形，愚者皆牛耳之形，篆訛作四，若僅據四形已



不易測知初文所象，許強解此牛耳為意，說它是「窗牖窗廡闔明象形」，我愧不能斷句，誤連竄璞。

許說的很肯定，但是忽然又以四為目形了，如以齒為目……出尔反尔……近人或日襲其誤，如閭宵

⊗ 篆即甲金文的同形之   西初文作  等形 曰釋西 分明象一鳥翎形


原意可能是用這二羽毛之形以示輕細等意 尚未能確知 借声以為東西指方向 則是可以肯定无疑


許誤解 ⊗ 為：頭會喘蓋也象形 不知他是怎能由這 ⊗ 形中辨出顙頂骨形的？同一个

 後誤作  許又誤解這 ⊗ 形為鳥巢 解 ⊗ 為鳥在巢上 象形 曰在西方而為棲 其結果

是兩敗俱傷 一个也沒有猜中其實 見不到或見而不能辨識古文字 雖聖人閉門思之十日不能得也

西 篆 許解作：舌觀以谷有象形 竹上皮 讀若治 誰的古竟是這形狀的？古又与谷有何相干？怎


么又忽變成竹上皮了？自己也轉迷 方向 不知所云 全然沒有一定主意 其實此形 金文作  甲文作

 分明是一張席形 詳拙《微》釋西席 一直到近年仍有某權威堅信許說 力爭西為絲 或草

⊗ 篆 与稍晚金文   同 上溯即     等為葉形的甲文

許解臣為：「顙也」的顙字 豈為的翼翅為人的下巴？

⊗ 篆 是甲文  的訛繁 篆文 古图形作   等形 本象捕蛇尖矛獵具 甲文

弟中可證 篆文  形已晦 但無論如何也不全象許說的「緊 概也 象折木表斜 銳 象物挂」

齊

篆

古文与此近，象戕塊初割得方正，整齊的內塊形。

◆

田

見于鼎中

入

刀前

◆

可得明心（其声意近于戕）用肉或其定食物

塊以示齊整之意。◆

未穗，而且送无作，上平之形者，故知许氏：未麦吐穗上平也之說誤（甲文綏特，四穗）

匕

篆

与古文匕

相去未遠，象折刀——刀頭已失之形，用以表示匕失，無等意。许氏不易測

具象文形，意誤解作：逃也，从入，从匕。他自然也无法解釋为什么，从入，从匕，就能表現逃？

皂

篆

是甲文，小篆有作：皂，皂，金之訛，原象豆盛食品放出香之味之形，以示香意，即篆

文，香之字。许氏解作：象嘉禾在象中之形，也以扱之，……一粒也。

𠂔

篆

是古文，𠂔的隸變，訛化之後，又由隸而變篆，遂更訛作：𠂔，已見上文。字于文義原有晦暗

幽昏之意，許遂巧解作：从日，从大，口声，日數十，十六日而月始虧曲也，把字形當作算術題了。

這也与許氏解出，世為三十，解革，訛文，亦為三十年，……古字為，从十，同。為後世測字先生開山之祖；

𠂔

篆

象某種小獸的側視形，見之，而无尾之形，按：實即古文，亦即花紋的



之訛省形，都是

豕之狡兔之形，再省訛則成，省爪但見尾，這種变化的道理極簡單



易解

种

及

巫

夷

夷

許誤解作「似兔·青色而大·頭身夾同·足与底同」不知地球上是否有此怪獸？詳《微》釋象之

𧈧 象 即人的双足形的𧈧 𧈧形之稍讹·許氏看不懂這兩脚·誤作「對臥也·以身中·相背」

𧈧 象 古文𧈧 見于甲文殷 𧈧 𧈧 𧈧 象手執匕匙（由盤·殷中投取食品）形之稍讹·已形本作

𧈧 省而作𧈧……象又讹为𧈧·許遂以为人形·曰又解作「以又·从人」……現代甲文家多仍守許氏說·常誤釋甲文中的𧈧 𧈧為及）參《源流》及·詳《微》釋及；

巫 象 本即夷……的變形·已見上文·參《源》無·詳《微》釋無·來歷較複雜·曲折·變化亦大·固非漢人所能知·不

過·許氏所解却不離奇——「象人兩袖舞形·与工同意」·以又怎能·象人兩袖舞形？思考工乃斤斧

頭形 中作𧈧 固形作𧈧 巫与錢頭·真是心為·又怎能同意？（而且同時許又解工為「巧飾也·与工同意」）




𧈧 象 即古文 𧈧 𧈧 之讹·𧈧 象人被巨蛇所纏·感憂意·說文說作𧈧·蛇形 𧈧 𧈧 𧈧 以為𧈧·遂

誤解為「人持弓·會鼓禽」·又誤以為弔字……誤以千里·學者浸之·清末以來·學者多以此蛇形為「繳矢」……

夷 象 即古文 𧈧 𧈧 真·繳矢形·↑ 省為人·象誤為人·許遂誤以此人為人形·以𧈧為弓·解作·以𧈧

為……「東方之人也」·實際上古文字中夷字都作𧈧·並不作夷…… 參《源流》夷·



商

 象 与周金文相近。可能是周金文  之讹。  緊燕形之讹借声为第二称。许解作：震



猶靡麗也。从门从鼓。其孔鼓。尔声。与奥同意。以己之昏。使人昭之。他更不知爽为何形……

金

 象 与金文  同是甲文   ……象而点相遇、相接之形的讹变  渐讹

作   许误解作：象交積材。爰浩濫的双点为未材料……误考後学。

告

 象 与古文  无異。象置牛牲于口上以祭之形。许解：牛觸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今人已多知其妄

這樣的实例太多。不能列举。如上文所举的：宣、衣、鼎、行、倉、為、易、象、至、及、列、人、弓、等、尔、互、

以、象、幼、公、乘、易、甲、已、午、戊、戌、辰、以及未、祭、……之美。率皆妄解濫释。

此外，问题也还很多，如：误分一字为多字的问题。

古文一字，後常由形、声、义、篆、乳为多字。许氏，不見通学。未嘗觀字例之体。不明分化之理。多把一字，不列

为数字。其例甚多。充尔金書。举不胜举。这里只举其尤 如：

 象人提魚之形。有人则为  ……许误以  为基文。分为两，并举也。  悔。惕也。二字另列後造的  。

銘也。共为三字。

豕……豕部。𧰨，八即八之讹，长；豕，豕部。誤作豕也……豕，豕部。豕亦豕部。万上形全同，有的版本作豕示。

分头已断，误解作‘分头也’，断头之家，如何能‘支’也？
误解作三字。

象一手執麦，一手執械打麦形。或省執麦手作米。或如里为声作釐。说文误作釐。釐按








完整，誤解作「引也」从「彳」聲；
 釐，誤解作「址也」从「厂」之性址……从「示」聲；
 釐，家福也……从「里」聲……三子

見前或又加手動意作𢦏……全文也用作婚媾字、𢦏又加女作𢦏；加木作𢦏。許本作𢦏。

遺孀攝四字；

从夂以回反運動。福省聲。或又加彳。彳示動。𠂔聲。說文祇作𠂔。合衆。許誤作復、復字。

此美之例甚多。如愛與復，昇與得，息與憂，悉與盡……本來只有繁簡之別，許皆分为二字。

 象
 或又加声行作
 意
 或又加形意符之文作
 義
 義從義从
 字皆 一形之分化
 義又加聲符

瓦作
甌說文漢書為甌。甌甌甌三字。終不能知甌為何物。

家捧傾盤水沐之形。已見上文。後世分化为多字。在说文中至少分列为：頤、頤、沫、沫、沐、顙、泉。

(四) 分別部居上的錯誤：如：爾、尚、公、曾、兆之入八部；步、干、朝、入乾；矢、入入、面、而、入弓。

办、入及、魯、智……入白、美、入羊、爰、敢、入受、桑、桑、入殺、帚、入巾、丘、冀、入北、彥、入形、弋、入尸。

繇、入系、索、囊、入索、麻、入脂、禽、禽、萬、萬……之入均、得、得、之入見、易、入勿、奉、奉、入火……

所以「分別部居」這個功緒，也遠非古今學者如宋、徐鉉所收據的那種天衣無縫、天造地設絕對不能移易一字的神聖經典只是一種不成熟的初試而已。本來還須待後世的徹底的改造、情訂的。

正是由於這種分部方面的不科學、不合理、不周密，以及嚴重的條例不純通指之缺乏，所以《說文解字》的翻檢之難，也是十分罕見而突出的，學者除非死記之外，幾乎無法找出其中的規律性，以理推知——這一點就連它的忠實的追隨者也感不便，所以近世才想出了多種補救方法——如改由韻部查字，仍不能有效，只好又偏《說文》便檢之《說文易檢》之類的索引，但還很少有人想徹底推翻它，改造它——重新試創些更新而合理一些的部首，排列等方法，而是一味的拿然目循，敷衍其事。如新版的《說文》後附檢字，本極方便，然同筆數之字，仍按《說文》部首排列；尤為突出的是編輯古文字書，仍按《說文》部首分部，就更有些似方枘圓凿，格格不入了。

對此我曾寫出「說文部首詮釋」，專門探求《說文解字》中的五百四十個部首的來歷，指出了許解

的得失，作出了扼要的評介。想通過它收到提綱挈領、執簡馭繁之效。這是本編中的專門的一節。然而這節本文經刪節重寫已經在一九八〇年作為單行本提前出版了，現在就從本編中刪去，以免重複。

小結

上面所舉的一些明顯的錯誤案例，僅是說文中的一小部分，不過我們從這些案例中也頗可以看出清說文這部書畢竟有多大的價值？我們怎樣來看待它，才是正確的科學的態度？

《說文解字》對於後來的文字學的影響太大了，自晉以來唐、宋、四代，都有研究和追隨者。在宋代又開始印刷出版傳流更廣，到清代乾隆、嘉慶時期，說文的聲價達到頂峯，被那些追隨者捧到九霄雲外，登高人的高處，說什麼「說文不作六經不道五經不得其本解」，「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殆近什麼」，許林重不妄作，什麼「萬世不祧之宗」……許氏成了萬古的權威。後來金文資料積聚漸多，甲骨又突然出世，人們的視野豁然開朗，說文的缺點也有不少暴露，學者中也有不同看法，寶書的身價稍落——不過這還是表面，如此乃受挫，形勢所迫不得已，然至骨上裏很多。古文字學者，依然是許氏信徒，仍奉說文為圭臬，非拾食漢儒的唾餘不可。試看某些學者釋古文字，首先引說文：因為離開說文，自己不能直接研究古文，便寸步難行，六神無主了。

清末也曾有卓識之士，反對並批判說文，如龔橙就曾作過「說文量理」，指出說文中的篆文還不如漢隸近古；
清近世如錢玄同也說過「說文是一部集偽古字，偽古義，偽古禮，偽古制，偽古說文大成的書」……都很有些道理……
不過當時在古文字研究的成就，是否能夠與卓絕的識見相配合？是否能夠批判，提供具體、充分的堅實根據？可能是學不附識，力難從心——據說文襲據尚存，我都沒得一段內容亦未能知，不過有一點是比較清楚的，那就是他們都未能真正動搖根深蒂固的許氏宮座，沒有引起學者們的重視和信服，以致容許這漢儒的陰魂，依然暗中字字的控制着「文壇」，積重難返。直到現在，學者對古文字仍必首引說文，還有人主張「古文字學」研究者終當以說文為基礎……某種感還捧說文是「研究古代文字的一個鑰匙」！即使將來……也還是有重要價值的，而學者所編古文字書亦必一遵說文分部，排列削足適履，自猶敷衍，謹慎成了漢儒中的不倒翁，幾千年人敢推，幾千年人也僅見一篇附帶批評的文章注「也無人能推倒，豈非咄咄怪事！」
我們要繼承那些有卓見的前輩們的未竟之業，在新的思想基礎上，用我們直接由古文探索的一些成果，證據來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冷靜的衡量這兩十年的權威著作，看它達到什麼水平？所解又有多少是處？對古文字研究有多大價值？真的來說又是一種什麼系統？……值得今學者俯首帖耳，崇拜兩千年

之久，至今未衰，其原因何在？說文對後世字學研究的利弊？今後如何對待？等探討似乎都不是沒有必要的浪費吧？當然我們只能抽查其中的典型重點問題，以解剖麻雀而已，不可能也無必要「量理」漢儒這一個整個攤子！這個細緻工作只能留待以後覺醒了的學者從容去作吧。

我們對它應抱歷史主義態度，試想許氏這樣一個不開眼的漢儒，生平未見古文，又只有一双幾乎是盲目的眼，帶着一個充滿腐朽反動的道統思想，又夾雜着京房方士神仙道……為其八轉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頭腦，可謂「无心无目」，他又會編出一部怎樣的字典呢？如果我們要求他把文字的來歷、變化、源、流的解釋清楚，作為今天認識、解釋殷周古文字的寶書的話，那只能怪我們自己的幻想不切實際，又與許氏无干了。

我想，治古文字學者，只能精心的擇取其中的正確、有益的一點東西，而棄其糟粕，一分为二。

（注二）見周双利：《畧談儒法在古文字問題的論爭》，一文載《考古》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第三節 漢代以後至近代的古文字研究的概況

東漢晉研究文字的風氣較盛……

自晉代以來的一千多年之間，有各種文字研究者，這裏只能着重於作研

究方面的字學研究情況略作介紹。晉到唐宋時期的字學，可大致分為四種類型，扼要分述如下：

第二義，即以說文為基礎，以許說為指歸的研究。如：晉呂忱作《字林》，州記許氏……在唐代與說文並重，宋始亡失。近世許派學者頗把說文的錯誤，歸之于他，作了許氏的第一隻替罪羊。這是他追隨許氏的結果，也算勢由自取吧！六朝魏江式作《古今文字》四十卷，後魏陽承慶作《字統》，大約他特別繼承了許氏的官書本領，據它書引文，籀、籀、籀不能自起，水輪在地下不能自立，故字以水。又籀入恒在室中，故字以穴，可知其緊。南朝陳顧野王的《玉篇》三十卷，是最早最好的一部字典，現在所存已非原貌。

唐人研究古文字的人不多，大家都知道書法家李陽冰，他自刊定說文，脩正筆法，且常自發新論，據說他的刊本很流行，現已不存……後來大家捧他那種篆書——唐人的玉箸篆——而貶他的解字文字。例如徐鉉弟兄，攻訐于他，改說文的說形為為，為為，為為……恰好說明李氏頗有根據見地，其曲在許徐而不在于徐氏不能暴露諸止本身是見元主見元个性學說……而所引李解字，字是，字在襪襪中是傳也……也都是難得的，實不可易之說，它不但比許徐正確，而且也比今日名家以鼎形為子為兒高明得多，只有徐鉉所引，亦止亦止，止亦止也，重公為公，金意，非象形之義，如果屬實的話，李真對中要害——不過，也並不比許徐氏史實差幾條。從李陽冰竟成為許慎的第二隻替罪羊，比呂忱史為倒置，後來人把說文的很明顯的錯誤，都推到他的名下，而同晚漢儒——以保持這個偶像之永遠正確和偉

大。李判說文早已被徐鉉各代替，流行至今，還有徐鉉的《說文繫傳》也頗行于世，頗得許氏真傳，如解自為「友身學道」之類，這里附帶談，在徐判本中，徐鉉改許李陽冰，頗排許氏，自為隱說，夫以師心之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為字學者，亦多造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賤目也，並把這寫進上表，依靠宋王朝的政治權勢，併刊行于世，是以見其學術，人格，又不出李煜為然，以此同時玩弄了另一巧妙的手法，即大捧李陽冰的書法是「篆迹珠絕，獨冠古今，自丕斯前之後，直至小生，功不妄矣」，今學者也常說，唐人已不大公寫篆字……也都不可信，我們只要多見一些唐碑額和墓誌蓋，如現藏陝博五室的天寶七年張去逸？墓誌蓋，與李書的幾名碑比較，就不難看出唐代有不少无名的篆書高手，遠出李氏，以及徐鉉臨的嶧山碑之上，僅以其名不彰，遂多埋沒耳。

李陽冰之後有林罕作《說文字原偏旁小說》，據說很有研究意味，而且又是第一個提出明確的，篆書之說的，後來的鄭熊，以至清錢玉裁，王筠，章太炎……都沿襲其說。五代，宋初的徐鉉，徐鉉弟兄都研究說文，徐鉉校定了一本說文，就是現在的通行本，在字形方面，只是追隨許氏，毫無違樹。徐鉉作《說文繫傳》，都傳到現在；

第二類，推測說文的字字，著名的如：宋王安石，他跳出漢儒白案，不再由篆文看眼，作有《字說》二十卷，他只運用玄想巧說，自出機杼，由于他顯赫的政治地位，頗流行于一時，也有不少士大夫，文人競相趨奉，可惜為時不久，這部原作以

及大量的捧場著作都伴同王荊公的政治去勢而灰飛烟滅，完全失傳了。現在能由宋人的筆記雜記中窺見一二：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東坡問荊公字

說：新成，數日，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依據乎？坡云：詩曰：

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个。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謬也。見明王世貞編《調謔編》等

「王荊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从西？荊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古數百不休。或曰：霸从雨，不从西，荊公

輒曰：如時雨化之耳。」《邵氏聞見後錄》他似乎不知信「形聲是最有力的造字與解字的訣竅」，所以才把形聲字硬當

作「會意」字來解釋，累死也解不清上萬个形聲字，結果是枉拋心力，留下不少笑話。如果其金書都如此，那可就

集巧說邪詞，牽強附會之文成；貌似博學的詭辯，在字字中的「典範」……不過也有他的太重追隨攀附者，

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卷二中就記載了這種熱鬧盛況：「《字說》盛行時，有唐博士紹、韓博士兼皆

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檢》

一卷，又以類相從為《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試辟雍程文悉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作訪奏御，亦

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詩云：「雖貧未肯乞如膏，人莫能曉。或叩之，答曰：此出字說宵字云：」

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胡後明尤酷好《字說》，嘗因浴出大喜曰：吾適在浴室中有悟，《字說》直字云：在隱可使十日視者直，吾力学三十年，今乃能造此地……「膠」據——不由使人想起前些年的一二「寫作班子」之類……曾幾何時，便銷聲斂迹了。王氏在字學上的失敗，似乎比政治上的失敗更為徹底更悽慘些，它給後世以深刻的教訓：一、任憑多高明的天縱之才，如無客觀根據，不按科學規律辦事，只憑主觀臆斷，斷無不敗之理；二、倚靠權勢地位推行的「學說」，或能激偉盛行一時，但不能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終難逃脫失敗、消亡的命運，或竟身敗名裂，永遭後世的唾棄……

另一位推開說文研究字學的是鄭樵，他用《六書》來解釋《六書》，他的著作都已失傳，只有《通志》中的《六書略》傳下來。減說文部首，評許氏之失，不無意義。清代說文學者也受他的影響，他曾歸納《六書》重新分類，瑣屑而界限不清，不太成功。我們再看他的「起一成文圖」：「橫為一，縱為丨，斜為ノ，反ノ為乚，至乚而窮。折一為フ，反フ為「，轉「為「，反「為」，一為「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為人，轉人為√……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大約還是許氏的「道生于一，造乎天地，化成萬物」，「起一……說的繼續，穿鑿之極，靈活潑的文字為一種筆劃、符號的遊戲，都是聰明人冥思苦想製

造出来的篆書法，後代仍有人做。他能由文字角度推斷石鼓為秦刻石，很有見地。

第三集 是利用較晚的所謂古文，以為依據，如五代的郭忠恕搜羅這些晚周、六國古文，奇字，編成《汗簡》。只是編綴，談不上研究；後來夏竦又在他的影響下作了《古文四聲韻》……實際上這里所謂古文，大都是偽造的或來歷不明之物，或六國奇字之類，並非真古文。又廖正興翻摹更多訛化，到現代僅有很小的一点參攷之用，但仍受到某些人的推重。

第四集 是用古文為根據的，宋代金石之學發達，楊南仲、章友直、劉原父、歐陽修、蔡襄，都好鐘鼎文字，由這時開始文字學又有了新的標幟。概以當時銅石的出土，積疊已漸多，上層統治者耽于音樂，所屬風雅，開創一種搜集、歡弄古代器物的好古之風。自帝室至士大夫，上下翕然，一些文人學者自然更為熱心，而古銅品是主要的研究項目。他們品評、解釋、定名、輯刊一些銅品銘文，圖錄如歐陽脩作之《集古錄》，趙明誠作之《金石錄》，王保初作之《嘯堂集古錄》，薛尚功作之《鐘鼎款識》……劉原父、楊南仲以及畫家的李公麟等，都喜弄古銅品。這是注意搜集、積疊、傳播真古文，字資料的開始——據說西方的化學研究，導源于中古的鍊金術，中世紀的愚昧迷信舉動，也會引出一些科學研究的積極結果，而我國的古文字研究也可說是由有關階級的玩弄古董等引出來的。正宗人，也有後來的清人，後來的科學結果，作用和和這些封建帝王、士大夫們的意圖，大相逕庭，恰相反，成為研究揭示古代奴隸……社會的科學史料。

由于他们搜集傳播古金石文字使人們擴大了眼界，得到看見真正古文字的機會——雖然宋刻本已是經人臨摹，翻刻多已失真，後世翻刻本自然更以訛傳訛了，不過它總比說文《三字石經》以及《汗簡》里的古文好得多了。

這時對古金文也作了一些解釋，翻譯作，不過這僅是開始，如：呂大臨作《考古圖》……除了把金文中和篆文極相似的

的易識之字，和由文義中易測知之字等作了一些翻譯，辨認出幾百个字——在漢，張敞釋美陽鼎之事已漸被人



們遺忘了，時又破大荒的直釋古文，為文字研究開了一條新路，這僅是開始，所以成績微乎其微，對字形的研究

更少，而且流行着一種很壞的習慣，就是把每件品銘，無論能識與否，一律硬釋出來。王國維先生對此作過簡練的批

評：……于古文之不可釋者，但如其字以隸今楷寫之……宋劉原父、楊南仲輩釋古彝器亦用此法。自王楚

王休、薛尚功之書出，每品必有釋文，雖字之絕不可識者，亦必附會穿凿以釋之，甚失古人闕疑之旨，見《金文

編》序，非常中肯。他們對完全看不懂的圖形有些根本就不是文字，也硬釋為字，如將為子孫，為子孫，為子孫

為「新子孫」，為「明父」，解為「祭上三犬形」……形，現在看來當然不免幼稚可笑，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清

代，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仍仿此例，每字必釋，而後來的吳大澂等也仍然引用「新子孫」等宋人古釋。

〔注〕「士大夫知勸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于伯時，《編史》、李公麟字伯時、神宗、哲宗時人」

元代的幾位字學家，多是推間說文，而用六書來研究字學，和上代的二類，却頗有一點相似，但他們又想利用古文作為根據。楊桓的《六書統》、戴侗的《六書故》都想利用古文資料以代替篆文。他們已感到篆文的不足，這種認識和精神都是正確和可取的。然而由於當時的古文資料太少，他們對於古文字的知識也還太低，學不附識，無法創建一種理想的系統。近代學者對他們的評價不一，唐兰先生對戴侗的評價很高，說他的書，綱領清楚，系統完密，遠在楊桓、鄭樵之上。他對文字的見解，是謹慎以後，唯一的值得在文字學史上推舉的。他能看出數字象聲數，壹字象鼓形，雖然不是什麼高深難知之事，但在當時實為難能，試看清代以至近人，多不敢引用，就更可見戴之卓越。杜梓以此冥合，當時尚未知戴之有此說。此外，還有趙撝謙作《六書奇義》、周伯琦作《六書心滿》以及魏校等，大都把六書獨立起來，脫離說文，承宋之緒而重古文，聚於一代風氣。而且影響後代，明人也不太尊重說文，幾乎使說文絕版。據說連大學者顧炎武都沒見過說文，真所謂，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也少有人研究文字。明王室還曾大規模的銷毀古代銅器，也算是史少前例的創舉，見《烈皇小識》等。

清乾隆之際經學考據的風氣興旺空前，這主要的原因是，士大夫、學人搞清初的幾次文字獄，大受殺鎮

嚴的漢學學術思想萎靡不振，文人們對任何一點有民族思想問題也不敢牽涉，不但治字史有危險，甚至連尋章摘句的弄文也會遭不測之虞，除了為作「祿蠹」不得不弄乾巴已的四書五經，攻「時藝」八股文之外，很多人不能向故紙堆中鑽去……以逃避殘酷而枯槁的現實，於是少有民族气息的漢學考據乃应运而起了。為了配合經學，所以研究訓詁，說文也蔚然成風，人數之多，著作之盛都超過前代，所以這種尚古之風是在滿洲貴族血腥鎮壓人民統治學術思想等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它使很多聰明飽學之士在故紙堆中銷磨了生命，是「引八入教」的第二種方法，以服文即士是第二種。這就是大清士大夫、遺老們常津津樂道的「我皇清經學考據之盛遠邁前代」，弄大量肉麻的陳詞的真實原因。這一點也早已為清末以来的有識之士所揭露，不成為秘密了。

這時的字學研究之特點是一遵說文——汲古閣毛氏重刻宋本徐鉉本《說文》。汪啟淑在乾隆末年刻出徐鉉的《說文系傳》。學者們追隨許氏亦步步趨，其目的手段，不過是以說文解經以經注說文，以致王莽為代表，不敢脫許氏及漢儒的窠臼，他們把說文吹捧得上了天，如段玉裁說：「无《說文》解字」，則倉頡造字之精意，周孔傳經之大旨，埋蘊不傳于終古矣。王鳴盛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餘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偏頗到何等程度？近世竟有及許氏而讀此語者，殊不

可解。只說明了當時治字學的學者們的偏見。他們對於說文的研究的規模之大，探究之深，確已遠超前代。更遠，超過了徐鉉之流，已成為專門的學科。但它又偏重於訓詁學……方面去了，很少牽涉到真正的古文字。

那時的文字學和儒家經典的關係猶如西方過去科學和教會、聖經的關係——科學是教會的僕從。（在語言學、音韻學等方面的重視和研究，比形体的研究更有成效，這裏略而不談。）道光以後，此風稍殺。

這時的碑版是上述宋人風氣的復活，宮廷和士大夫搜集古銅品之風再熾，如和歷乾隆帝又附庸風雅，欽命儒

臣賴刊銅品圖錄——《西清古鑑》乾隆末年刻成。銅品文字久被人重視，士大夫之間也流行着同樣的風習。技

集、傳布銅品，由阮元的《積古齋鐘鼎款識》開始，也和宋人相仿，仍熱衷於科學研究，只是欣賞古董，發思古之幽

情……外，說……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之所未及者。阮元《積古》……序。他們以經傳和





說文為主體，用金文不過只是補……而已，我們由阮元的《疇人傳》深識地動說也可見。端、國老對待科學的

的態度，他說……上下易位，動靜倒置，雖經背道，不可為訓。不如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之終古無弊。既

固執而又圓滑的滿清大臣之神態。雖然紙上，而治說文的漢學家仍嚴守許訓，固不提金文……

由于古金文的傳播漸多，人們對真正的古文字資料接觸漸廣，眼界之間，漸有些比較用金文與說文的，古文、小篆文、籀文相



「發」思想也逐漸活潑起來。如莊述祖、吳大澂等所見金文漸多，開始有些新的啓示理解，發現對於許氏的絕對信仰，開始發生動搖。嚴可均作《說文翼》輯全文，未刊。莊述祖作《說文古籀疏證》，但不甚成功。比較有影響的是吳大澂的《說文古籀補》，他敢于指出許氏並未見過彝器文字……並且要用全文以糾正補訂許氏的疏失。這是兩千年來的未有之事。總算有很大的膽識，迴異流輩，雖能可貴了。在古文研究史上，值得大書特書。

他們最可貴的貢獻，就是面對真的古全文，直接望形思義，來反對假古文，反對古人的望假文之形而生義……有人評論說：「這時的考文字，幾要奪許氏的正統等，似乎過分了些。因為這時的傑出的大家，也不過想用全文為輔補，訂正一些許氏的疏漏零粘碎補，並沒有徹底推翻許氏的意圖。這由莊述祖的著作名為《說文古籀疏證》，吳作名為《說文古籀補》，嚴可均的著作名為《說文翼》……等名也可見他們的基本態度，而且那時大家的水平也還未幼稚低下。如解甲為從角形， 為從角形， 為家，人肩骨形，許漸火之，應以犬犬善交也。王筠解龜中之曰，家具腹，解家字，古者無主，庶人無廟，祭于殿，陳於屋下也。吳大澂 為入雙眉形……粹品形為孫吳武尊，仍粹大龜為「子孫」，壯字 為「析子孫」……由此可見一般人們的解形，如同和盤托出燭照的臨猜。

他們探討古文的目的也還是為了「解經」，「証經」，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命根子。也是士大夫的進身之階，死也不肯輕易

校間的會談只是曲解，甚至連傳統的曲解古文，裡邊些偽古札、偽古說，如王學吳氏解家字以及他解王字是「以二以火」火威，口王，德威，白王……都散發着封建官僚屍骸的臭氣。這樣的主導思想和科學如同冰炭，不是學術問題。安陽甲骨的出土是考古學史上大事，考古以及古文研究工作注入了寶貴的新鮮血液。

所以在古文資料的完備來說，也是今勝于昔，後人比起東周以至漢、清人的條件優越多了。憑藉長多，使人們能從這些第一手的史料進窺殷周古代社會面貌。一洗兩千多年以來的古人等所編造的偽古史的荒誕，自然也為掀蕩許多陳說創造了更多更好更成熟的條件。這樣的認識評價古文也是數經曲折，漸漸達到的，當然也還有至今不肯衷心承認，開始時期只有幾個人朦朧的覺察到它的可貴，如王懿榮、劉鹗、孫治讓、羅振玉……等後來孫、羅、王國維都開始作了些研究，傳布而後來真正作出些實際成績又為大家所公認的是王國維，由於他的博學而且認真，所以有不少可貴的發現。不過，近人也評價他的工作收穫，偏重於史學方面，文字學方面較遜，似亦公允，也覺得他在古文字形研究方面，似確欠深切全面，或也與他的早死有關，他們總算在古文字研究上開闢了一條新站，「算站並捷之功，誠不可沒」郭說。其後研究者日多，甚至波及海外的東瀛、歐、成績顯著，隨着研究的深入開展，大家懂得這些古文字是研究古代社會、古史、古地理、文化，以及古語言、音韻等各方面的主要根據，資料不再僅僅為了「証往」那樣狹隘而胡塗反動的目的而研究……這些也漸為學者所公認了。

這里第一個把科學的唯物史觀運用到古文字學領域來的是郭老。他首先把一向為遺老遺少、資產階級學者、某些海外漢學家們所壟斷的古文字學引上一條正路。這種大方向是正確的。具體的運用等方面當有出入（在古史方面尤顯）。然而也在非一帆風順。而是屢挫苦戰。終于經住時間考驗的。在辨識字形的方面，他的眼力也比一般學者銳敏。準確如解筌為蝗形，為人操舟形，為豎目……而聞一多先生等也有些深湛的字形研究……有則甲骨卜辭著述，研究情況已多有專書介紹，于此畧。

下面，我們還要回到我們探討的專題——古文字，形體方面上來。要就清末以來至于近代人的所釋的頭例略作介紹，前人在近百年的研究中所作的確釋很多，這里不能也無必要悉舉，只能舉其一二，主要還着重于通過具體的，對於字形構成方面作出鮮明的字例，來分析其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總結經驗，接受教訓，以冀有助於今後探討字形工作。對於那些只是把古文翻譯為後代某字，而于字形無說者，則盡量從畧，但難免免。


正確的確釋字形，例如：



甲為為，象手牽象鼻，從象之形，這是早期甲文家的確釋。大破許氏的毋猴形，誤說，是直得顛形生義的。

首戰之捷。此字形雖不算過分的難解，但在當時能看破其形，並敢于提出，都屬難能……




甲為毓，象產婦育子形，釋為毓文，育之初文。

四 中 釋為齒

甲 為斤 唐釋 但未甚明所象以及後變為斤之故




全 為保 為保之初文。原字之形極明。然非有瞻識。不敢作此釋。甲文省作  孫氏等誤釋。




甲 為箭 箭之初文。箭字之形。字形的古今變化比較複雜。須有相當高明的眼力。思想才能弄清。



甲 為疾 象人中之形。矢亦聲。今人或誤釋為  甲 為面。解形精確。遂勝許說。為古矣。



甲 為射 唐三又釋射 蓋字一守。亦亦相近。  甲 為象。象發矢貫心。以表示其為野獸之意。



甲 為席 王國維釋 甚確。(近人釋由。西字亦即席的本字。席字晚起。唐釋草。茶之源。席。西。



甲 為象 象雙手舉席之形。絲毫未誤。但羅之釋為。受君賜不敢坐。云云。見《殷虛文字類編》乃杜撰的偽古。

礼。如气十足。迂腐可厭。成為字學中的笑柄。後人遂不敢從其釋形。而另譯為酸。猶不译。又釋尋。唐三



甲 為離 羅 確為象文 離之初文。此字變化較大。非有灼見不能辨識。近人反而譯為甲。不釋。……



甲 為僕 見前。王。羅作此釋不誤。但皆未引其字形變化過程。規律為證。近人不釋以示審慎。適足以暴露其字形

變化規律方面的認識不足。故而後退。唐三先生指此釋為誤。又另釋。欺。欺。僕之化。見《源流》。僕。洋。徽。釋僕。



全 為鼻 釋為象。象手執鵠。以祭。吳說。鵠亦聲。雖未詳考。但基本不誤。今學者或尚不敢從之。

𠂔

金 為訊。吳大澂說。係由執字之口比較而得。予今形尤說。日乃信之有…… 參《源流》莫、舒

𠂔

甲 𠂔 金 為幸。倒形。大破許氏的以干以……之誤說。然元字意未能盡明。 參《源流》幸

𠂔

甲 為執。解形亦確。 𠂔 甲 為幸。本不誤。然而下辭多用𠂔。代執猶以帛代婦

𠂔

甲 眾。象目下有目。俯身勞動之形。郭說。大意。 𠂔 甲 幸。象剖厨形。郭說。近是……

𠂔

甲 臣。象瞽目形。郭說。此形本極簡明。然一向不得確解。眾口紛紜。見下文。惟人首俯則目豎。之說。未安。

𠂔

金 民。有及物插入目中。這是郭說。按象目睛流下之形。其異文作 𠂔。始同郭說。力時之晚。

𠂔

金 廬。象于屋下。五金為此之形。郭說。又釋為厨字。似亦可通。

𠂔

甲 為陵。但誤釋為登梯升島形。見前。近年胡厚宣先生釋則……

𠂔

甲 為浴。羅說。實以 𠂔 永一泳。永亦声。孫讓許益。不釋。介介象人挂甲介之形。旁能浴于盆內。

𠂔

甲 為冢。郭說。唐兰先生釋卜辭的 𠂔 是旅。為「振旅」。都很正確。不解形。


𠂔


金 為降。足跡。下降。意近。吳大澂說。 𠂔 金 為陟。足跡。升島。亦吳大澂說。



𠂔

金 為莊。由文義而定。非動文不解形。


 甲 为若，係由与金文  比较而定，解形多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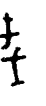
 金 为勞，盖于金文，有齊于周邦，文義推定，实则自，举而為勞，相勞若，意聘来，亦耐亦声；

 金 为勞，係由，代，等文義推定，不解形，然在當時得此特亦頗不易；


 甲 为勞，係由与金文  比较而知，其說形之亦甚，則由金文，婚媾，文義推知……于形无說；


 甲 为勞，解形亦頗；

 甲 为印，与押为 字，象以手抑之形；

 甲 为勞，为戰字初文，羅說，頗有見地，然非初文……今人只釋为勞，不古戰字……參《源流》之戰字

 甲 为勞，于形无說，後皆知其為獠形，早期或又指為獅形……

 金 多釋为鹿，仍有人釋鹿，而多糾之甚詳，可 金 为鹿；

 甲 为鹿，中文編不釋，按此形家期舞，形甚明……參《源流》之鹿，詳之微，釋其黑……

 甲 或釋其，係由文義推傳比較而來（但各家仍誤釋其，即五）于字形无說，宜乃正字

 甲 为尤，由与經傳比較而定，仍不統一，此字被釋最多也，最不稳定，早期羅氏特作求，孫詒讓釋象。

闻：多特蚩。陈鲁家又特蚩为崇。陈家康特蚩为咎……大家却又都不求解其形。究为何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为脣亦由金文，鴈脣受天命，推測而来，注傳作脣，故亦特脣……予形无说 案《源》鴈

甲爲

為野牛、山羊之屬。郭說可大破許氏所編造的「全觸不直」的神數……偽古說；參《源流》。廐

金嶺 吳文徵以為即觀字，頗有見地。近年知以見之觀字，最早見于中山王譽墓出土之品，小篆同。

为畏。于省吾说：于字形无说；

解甲

双手拔腕半商承祿發現篆文之乃乃省

𠂇

甲 为 庚 子 省 吾 先 生 释

此外諸家持赫母……等
解字形皆不確切，孫海波譯吹……
詳本編附錄釋爽

豐

晚周金

为夏，係由「夏」……等知云不解形（按：「夏」由「叟」省文） 详《微》释夏

7

为无

近聞予省吾先生有幾種較合情理的推測其頭上以華肉的原因曰……名家或誤解此形為狗……

利利

中
 卦變有補意。由卜辭文義而斷。未明其形意。參《原》。又
 又。律。羊。《教》。律。又。又。

葭

甲 为馨。
解形亦确；

...

为蜀；

甲
为元唐书

4

甲 为有。由文義而斷。羅曾誤釋之。


欠

人主
為臣
由文義比較而來；

了金为乃

(4) 爲通。並辨明乃通在古文辭的用途，性質各異，用法也並不相混……

發現，說文的「長羽爲鳥，短羽爲隹」之說不確。已見上文第一章「象形、鳥形」。

發現，古文「子」作，已見「子」……但結論有誤，見下文「詳徵」于「子」紀。

有些簡單直接與篆文相似之字，就更多了，只能以略。這些正確的釋文，可依人們更準確的「了解、解釋」之辭，鑄結，探討其內容，爲進一步的「了解」古代社會的未來面貌，作出了貢獻。而有些字形本身的解釋也能反映出重要的歷史面貌，甚至能反映當時的階級壓迫情況，例如「郭」釋「民衆」等字就揭開了這個秘密的序幕，作出了卓越的前例，予後學很大的啟發。前人取得了這些成績的原因，簡單來說不外以下幾種，首先主要的是：

(一) 直接準確的觀察，分析字形，基本上與字形所象，所表現的內容相符合，它可證明今人所推測之說，因而這也是「揚棄舊解，直接」望形生義，新方法的偉大的首戰之捷，值得重視；


(二) 一般多由于掌握其初文，物象鮮明，文理明確，故解形無誤；






(三) 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景、風俗、習慣，當然這也須由原文問地下情況、文獻，其它字形等探索而知；




(四) 可以把漢字的發展歷史各個階段連結起來；




(五) 所釋字的形、意、音、辭、專銘的原文義含指，而不相齟齬：







(六) 有意識的或自發無意的使用着一些摸索的科學方法，觀點獨立思考，擺脫種、陳說的羈絆。

當然這些確釋也會有缺點，甚至錯誤，例如很多字並非對字形有深刻的透徹的理解，而是賴由原文詞、文義以及字徑傳比較而推斷出來的，如：爽字，意是由卜辭多見用爽以示匹配而明，若也是由卜辭中多見的「帝若」、「不若」而知。

鷹是由金文的「鷹受天命」而釋，是由「折首」，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是由「折首」，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

是由「折首」，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

而釋之，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是「執訊」，「執訊獲醜」比較而釋。

相當多的誤釋字形，如釋為「夬」，為「夬」，為「夬」，為「夬」，為「夬」，為「夬」，為「夬」。

不過他們還是奠定了新的、堅實、有意義的基礎，漢學得到了很大的啟發，如果沒有他們的披荊斬棘，也不易達到現在的程

度，我們應用新的觀點、方法、新的水平來批判接受他們的成績，取其精華，存其真偽，主要的是繼承、發揚他們敢

於探索陳說、解放思想、直接分析觀察古文、獨立思考的精神，再攀高峰。

凡事都有一部分為真的看待，古文字研究工作自不例外，在新釋之中，以收穫成績相伴而來的則是相當多的誤釋、疏失。

爭

這里也要舉出一些頭例以見一般：

𠂔 甲羅粹義解作「臣手執璣以引君子」之形。見《殷虛文字類編》。是奴性十足的遺老遺少造的偽古字。散載有偽

刻的《息真》。然而學者沿襲至今，主悟其非。甲金文中自有源流清楚的「𠂔」，誤譯家「𠂔」又全粹義在《泰原》愛

詳《徵》粹義。愛前卷的《圖》謝亦然。學者已如其非，成為笑柄，却又連正確的解形一併推翻，過猶不及……

𠂔 甲非初文。初文見前，學者至今未明其形，仍囿于許氏謬說而誤釋為「執紼驅馬」。今人又釋其異文御禦

為「御除災殃之祭」，「𠂔」字形義都不符，都在為商王等文奴隸主的慘無人性掩蓋血跡，而不自知……

𠂔 金家用戌斧斷人奴足形以示服解。在下辭中也是踐踏用牲人。牛法。下辭多「𠂔牛」且有「𠂔州羌」「𠂔五臣」即王

解斬碎，「𠂔」者俘虜，「五名奴隸」為祭牲之意，形顯意明，方不隱晦，後亦意始明。至今未為學者所明。或誤據中有文

之「𠂔」形為據而解作「象斧有透孔之形」，或又引《逸周書》：「《墨子》」等而釋為「祭也」，皆非初意。且下辭抵牾，

𠂔 甲文家誤釋為「𠂔牛」二字合文。按「𠂔」乃「𠂔」字，古文多用此例，人形以示被殺害者，故此字乃象示以斧斲人之意。誤以

𠂔 為「𠂔牛」，誤以千里； 詳《徵》，古文字形中反映的商代階級壓迫「一文中釋步

𠂔 示以刀割肉粘附且「且」祖上以祭之形，是用牲法之一。如下辭：「宜牛」「宜犬」……亦施之于人性，有「宜主羌」「𠂔百羌」，

蓋即割三以至百名戰俘之肉以爲祭之意。學者們不察其形，每誤沿口說而解爲：「且有奇意」，古其組同字，或誤釋

爲組……蓋自「古」之混同，與「目」爲一誤，於是竟變野蠻的屠殺苦虐爲組豆文明之事了；

𠄎 𠄎 現代甲文家誤視 𠄎 爲 𠄎 因誤釋爲朋，按 𠄎 𠄎 皆金文 𠄎 𠄎 等之形化有文亦即 𠄎 𠄎 王之初文，乃

成斧頭之形，而甲文 𠄎 乃家置斧于婦女之首，又以此杖之慘狀，但甲文家亦誤譯爲 𠄎 這就受被害的

婦女爲挂朋貝的貴婦……甲文 𠄎 𠄎 蓋家斧傷人手之形（今又有作 𠄎 𠄎 亦誤釋棚，變爲手執朋貝形……

𠄎 𠄎 蓋即 𠄎 𠄎 之省，家系前以靜的停寧，如隸形，與 𠄎 𠄎 形大異。以前的學者們皆誤釋此等形爲女；

𠄎 𠄎 𠄎 家不以刑刀，車地而刑于人，口家被割舌的肢體，近人或誤以此形之變形○爲玉鉞形，謂解爲 𠄎 之字，化

殺伐爲玉帛。以上諸例以及不察自文的誤釋，基本上都是有同于階段本質性的錯誤，是今天不應發生和繼續下去的；

𠄎 𠄎 家頭之文燃形，用以示先險，近人誤釋爲先，遠非初意也，與之此多見，王病冒先」的文義不合，後來在周金中才由先

聲上轉爲先，先古聲可通，參《源流》先先，詳《微》釋先先

𠄎 𠄎 前人或誤釋爲家牛羣羣故土之粘羣之形，前此又曾解爲牛之毛色……完全是一個大誤會，誤以爲刀爲犁，

所以「𠄎」爲「冒」，「𠄎」也當博得不少行內外學者的信仰，古文中本自有明頭的 𠄎 未犁之形在這裏的 𠄎 却只

王

𠄎

辟

光先

物

夏

夏





弟



部

象以刀省牛之形。動詞，用耕法。而且卜辭不惟「物牛」，且有「勿羊」，勿馬，甚至還有「勿牛」……之詞，依前人犁耕之釋，与

卜辭文義不合。而且依此釋則商代已有牛耕，實少旁證。未免把商代農業生產水平提得過高……



甲金文常象頭象手，是俱見的人形，即象文鳥爻的初文，但甲文家常誤釋為昆蟲形的  夏見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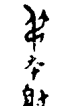
甲金文家又誤釋為牛象猴形的   夏——如郭沫若  為腰——或釋甲文之  為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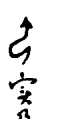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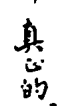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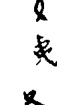
 甲才是真的  夏字初文。家有觸須翅，啣齒的昆蟲如天牛、蠅——之類，郭沫若釋為蛇，這是。唐生


陳夢家據漢書以及《古文四聲韻》而釋為「龜生南的龜字」，未辨察其金文所象。龜而生南，生翅，實太珍奇，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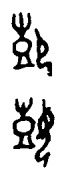
為動物生理構造，創造罕見之例。這個奇異的龜以及熊，有乃字是連好奇的許氏都未有收入說文之中的；

 甲  金吳大澂據漢人邊許經傳之例而如此字為後代之叔的初文，亦無誤。羅氏又據許說誤釋而，又誤

解  形，象雄射之徽（矢），唐氏又承羅氏誤說而解作，  象人身帶徽矢之形了。所謂「徽矢之」

 乃蛇形……參《漢書》詳《徽》釋蛇矢，釋弟而，  真的，徽矢，則是  矣。又怎能釋在人身上了？

 甲 形意都未甚明，不知何故。近年學者，多釋此字為僕……它与傳統的僕像  甚遠；

 甲 甲文中明確象奴隸戰俘等被壓迫者的字形，多不勝舉，然而却向未為學者們注意。倘，釋此字

为信……解为奴隸，而说今仍相沿未改，都与此象字教的人士之形的字形以及卜辞的文義抵牾。卜辞中以字极主率皆用以表示邊限，用後声以漸變之意。故此字一誤，則使更多的卜辞八、九十年，仍未得明解，寧非怪事？

臣

金替臣字。這是由于古文与篆文十分近似。至于其形如何？讓我們看：古今大師，名公怎樣來解釋這

个簡捷明快，可以一望而知的字形，也就不難叫我們這些後學小子，摸到這范學海的際涯了。如：

許慎解作：「聿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他不見古文，也還情有可原。我們還是看：常見古文字的近人名釋吧！

王筠：「象人跪拜之形。」

章太炎：「臣者，各家停掌及諸罪人給事為奴，故象屈服之形。」

梁啟超：「這一代大師，但對古文字形，本是不行也來湊趣，說文：解字：「象其稽顙而視之形。」

葉玉森：「象人坐地之狀。」

馬叙倫：「指一个被縛的……○是繩形。」

聞宥：「臣同于首，」曰若干臣，猶曰若干首也。凡甲文中言臣者皆當以此解之……

其，章：「強附會，實在驚人，我懷疑這是大師們在「友邦一劫」，盲人摸象」的開創，故意和我們開个玩笑，非要待郭

沫若同志指出家，豎目之形，才算廓清迷霧，但，人首仰則目豎，說思不確，然而學者們並不甚相信，他們寧願「屈

服」于許氏以來的胡謔的大師脚下，也不肯相信真說，而且遂全以「單文孤證」不足為憑，尋理由來反攻的——他們對字

形雖無灼見，但頗有這套套領。對此，我曾釋出一系列表現同一內容的「目文」字例，也可力駁說補正：

目

目，非，並非是元內容的裝飾圖形……而是表用「目」字，判入目之形的裝飾化——目而

特意採用日月之形，以求左右對稱，凡出而目之間，非偶然也。這個圖形在文字則簡化作：

𠄎

𠄎象手執錐以刺入目睛之形。現世學者釋為許氏解作「舉目使之」的見字。他們看不懂或裝作看不懂這

字所反映的血腥慘酷景象。如果嫌這還太複雜難懂，那可以再來看更直接簡明的：

𠄎

𠄎 金

省去錐形之一，只作以手指刺入目睛，手指插入眼眶中之形，去嗜血成性的文奴衆忘目之中，即以善

手作這美血淋淋當者為𠄎。𠄎。字形意何等鮮明！然而學者却解作不見，或熟視無睹，而歐鼎文名的

漢學家高介深獲褒賞，以之為多的許說而解作，以之持臣，補作必堅……間有又引補其說，云有堅意……

中西大師，密切配合，求為商王朝的刽子手們掩蓋血跡……前述的𠄎字也有可能即𠄎形之省文，臣

𠄎賢言近，故目形堅立，同時也為了區別于一般的𠄎目形，所以不能橫置。𠄎即表示一目已被刺盲之奴衆……

𠄎

𠄎象以刀刺殺人之目之形，可有目共觀，也立即後世一直保持有奴衆之意的臧字初文，後又加月為聲作臧，然而孫

詒讓釋為日本漢學家林泰輔釋臧，間有氏也皆從林氏之說……連首目，目之形都未能明辨，臧字金

文作𠄎，近人索興譯作臧不釋，又有解作「執武器護衛王和貴族的親信奴衆」見范文瀾《通史》引

文之釋，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作此解者才可謂「親信」吧？

中

周金 甲文未見。象目睛流出于眼下之形，後又作中，即象郭說，及物插入目中之形。今在許多古文字中都代表銳器之形。但近年又有奇解者，「象」釋作「露」而象是上挂為械之狀，亦見于范《通史》引文。又未及過敏過去，遂起字形；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童

武字也存有，皆也的旧訓，与字形相合。

以上諸字，參《源流》有闕諸字，詳《徵》……釋目文

由這一系列用被殘害者的鮮血寫出的反映刺激人目的字形鐵証來看，戰代流行着奴隸主剝削戰俘奴隸刑役的眼目，

或復眼的野蠻風習，已經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絕非偶然的筆文孤証了。不過這其慘酷的史實，歷史的真實面貌

絕不是封建遺老，資產階級學者政客，以及某些有惻隱之心而未免冬烘的學者們所能，所能理解的。由此可見，我

們若想從這些根本不懂字形，又依着頑固的階級偏見，故意掩飾階級鬥爭的怪紳，學者名流們的釋字中求得一點

真知灼見，企圖受到他們的教益，那只能怪我們自己比「守株待兔」，「方丈深潭」更為天真，或愚蠢——我自己就

是曾經長期扮演着這個愚蠢腳色的。受愚三十年才稍覺醒的愚人，現在賴用自己的眼，腦觀察分析古文字形了。

以上所舉，都還是比較重要，常見，或有一點階級內容的，被誤釋的頭例。至于一般性的內容，影响比較次要的

文字字形，解釋方面的疏失，錯誤，混亂現象，以及錯誤的某些結論就更多而且嚴重了。在本文中已牽涉過一些，這

甲遠須商中的某些顯例，如解釋以有為幅，讀者如有詳知的興趣，可參閱《源流》。有同字形，或再同拙撰的《後徵》中的有同諸字的詳釋，再作比較和商榷。

誤釋舉例：

戎



中人執戈，緊即戎，有誤釋戎；

𠂔

中誤釋風承許說；

𠂔



金，清人誤釋閉，今同；

𠂔

中誤釋每，𠂔𠂔𠂔每相混；

𠂔



皆誤釋山，一甲文中尚罕見山；

𠂔

中誤釋鳥，或已釋鷄，學者不敢從之；

𠂔



誤釋走，𠂔𠂔有，誤混于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有異，亦誤釋任，又誤釋力，已如已，今文；

𠂔



中羅誤釋珍，丁山誤譯賄，郭誤釋蟻……按乃回之初文；

𠂔



中鈞魚形，誤釋魚，又有身作



中

仍象鈞魚形，中，金文家皆誤釋魚；

𠂔



中，有，孫氏誤釋羊

𠂔

中，誤釋豕；

𠂔



中象眼眦形，誤釋面；

𠂔

金，吳大澂誤釋熊，今人或仍沿其說；

𠂔



金，清人不釋，郭老釋紹……以𠂔𠂔的分解形構成的





……清人誤釋船造，今人或誤釋躬……


沐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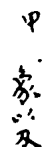
金，清人誤釋眉，今人或仍誤從之，金文編釋沐，甲文作







家以手掬水洗髮形，據海波誤釋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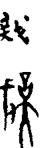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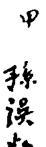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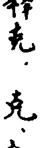
勞  晚周金 勞之省，係在殷，朝音諸侯，近之釋音，朝音諸侯，似頗費解……

夏  甲 象人徒斧而立之形，杜林為夏之象，今字，而誤釋代，乃今形，文義俱非…… 參《源流》代，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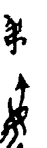

弛  甲 象以反物斷弓之形，蓋即  之有文，有弛之意，《甲文編》誤釋為彈之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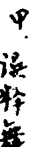
弓  甲 反張弓，強斷之形，疑即下問用為否字間的  之初文，《甲文編》又誤釋彈。

奈  甲 誤釋沐，又釋奈，甲文編，自亂其例。 何  誤釋為可字別作。



戔  甲 孫誤釋充，充，金文作  与此无關。 疾  甲 疾之異文，誤釋孫。

甲  甲 誤釋毋貫，參《源流》甲。 丰  甲 誤釋玉，郭釋丰。

第  甲 第之異文，誤釋，毋它，合文。不過可喜的是，居然能由此認出  乃它蛇而非第中，繳失……

無  甲 誤釋舞…… 華之說，今學者多從之。 始  甲 誤釋小母，合文。

斷  甲 以斤割耳，誤釋斷，以牛耳為日…… 生  甲 誤釋之。

絲  手提絲，學者釋系，象乃傳人的繩索，非絲。 參  甲 依溫楚大釋，值得深考……


蛇  甲 蛇之合文，象蛇形，非龜。郭誤釋為大龜。 問一多先生曾詳辨之，並釋為龜……



圖 家車上載有舞人的載歌舞之車形。金文家釋華 或本非文字一不見于甲文；



圖 家以畜獸人之形。—— 家 圖 中 著 有 文 金文家誤分釋為「工」字；



圖 家進羊牲于 占 前之形。与甲文 占 同。金文家誤分釋為「高」字；



圖 家以人牲祭 占 或殺殉于墓形。或本非文字 學者常分釋為「亞」字；



圖 家大為張雙翼覆幼兒形。今考為周人圖騰。本非文字 或誤釋為「子」字 及不如容氏之不釋為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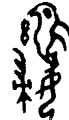


圖 家一婦取鳥的銜物而食之之形。學者 誤分釋為「玄」字； 詳《微》商周兩王族 圖騰；



圖 家易上置釜的徽形。蓋即 圖 家 之 訛異文 而孫治讓釋四易字；

誤解字形。

近世學者解釋字形，遠勝前代。如上文所舉的那些确切認真之釋都十之可貴。然而由于辨識字形的水平局限以及疏忽大意，不加詳考，所以還有很多誤解。這里只能舉些明顯的曲，列之為例：



中，不釋 早期中文字者嘗解為「鳥頭」，「猴頭」之人，負手倚杖一足踣蹠之狀……此神止生一足……吳昌榮等

或又誤解「晚期的異文」訛有文之 自 秦 殷 手是戴柱栝的人形——以「夏楚施威」為解……詳《微》釋其

阜

𡵓

家城郭。早期甲文家曾以周礼解之。說：「明堂之制，方宮室，圓廟，四室，而一對峙，其中有廣庭焉。」

宗廟。燕寢亦如是。馬敘倫更以象北京的四合院為解頗奇，反不如許說為近。見《源流》塢郭。

𡵓

中或誤解此𡵓為中字。馬氏……以輒習義。羅說。參《源流》數字。

𡵓

中許依義文解。未。麥吐穗上平也。今人仍承襲其說而解為象四穗形。參《源流》齊。

𡵓

中誤從許說。仍誤解為堆。為聚也。……字形不合。亦缺乏詳考。參《源流》。詳微稽目。

𡵓

中誤解為八執牛尾而舞。又誤釋為字。華君斧首倡其說。乃據最省甲文形而釋。近世已成為流行之說……

𡵓

中唐先生說：「惟豈字以豈」和。即象豈上加中。中形。直至近年仍主此說。似乎一直為許氏旧解……以中……

豈。所誤。拙說見《源流》豈。又《社会科学戰線》七九三期。古義及古文豈字一文。詳《微》釋豈……

𡵓

中清吳大澂解作：「象手自翼蔽形。」唐先生似承吳說。說：「象人高舉雙手過頂似翼。」參《源流》異。詳《微》異。

𡵓

中唐先生解作：「象人頭上頂了人形。」唐解出為「厚唇品」。參《源流》翼。詳《微》釋翼黑……

𡵓

中唐先生解作：「既為翼。又為能」。按。能熊。言肌有翅昆蟲。二形本連。相及。參《源》能。能。

𡵓

中皆有說。更省則作人。唐據此最有形而釋為。實本矢形。或「雙手奉矢形」。不顧二形之……

𠂔 金 𠂔 郭解其形之字為「物形」，為誤解。𠂔 不為「美」，美以物…… 參《源流》𠂔 為「美」二字。

𠂔 𠂔 變作極多，學者揣測極多，如羅以𠂔 之變形為「𠂔」，郭說：「象人形而精其具乳，即母之別字……其功而後主母之」。

意……終未能明 詳《微》於與𠂔，已附于今編末，可參閱。

𠂔 𠂔 𠂔 𠂔 十 金 郭老據《不雅》：「魚鱗謂之𠂔，而𠂔為魚鱗……」學者或又釋𠂔 𠂔 申 之有形的：

𠂔 𠂔 金 申 有 力，上中之中，象石函形…… 參《源流》𠂔 申 詳《微》釋于五，申。

𠂔 𠂔 金 郭據《不雅》釋為「魚尾」形，「𠂔」為象倫特為，兩個十二銖泉布形。 參《源流》𠂔 𠂔 詳《微》釋于五，而。

𠂔 𠂔 金 王羅邊許說為「羅」也，他們又誤分「𠂔」為異字，說「𠂔」之「𠂔」另為一字。 參《源流》𠂔 𠂔 詳《微》釋于五。

𠂔 𠂔 郭解為「象一錢而連二物」，有重意……此許氏的旧解更後退很多了。 拙說參《源》中，詳《微》釋申。

𠂔 𠂔 金 王郭解為「石鈔」，郭又解為「象制衣具」形，學者又解為「文火」，織襪……等形。 參《源》衣。

𠂔 金 羅氏誤解為「三鋒」形，郭老讀其說為「確不可易」……

𠂔 金 有些學者解為「汲水形」。 參《源流》泉。

𠂔 金 羅氏仍沿襲許氏的旧誤解為「文指」也。

拙說參《源流》禹禹


前學者或以爲獅形……或以其晚文補訛之爲人形……

图 不 粹
学者每粹以形象肩揹朋友之形。一字之微，即变佩明的商王尔身为体力劳动者——揹夫了…… 参《像》朋

甲勿
 甲弓
 二字非同字
 自耶老哥解力为家以来翻土粒著手及工……土色整黑故勿物
 訓雜也……

「家範形而上有題錄」皆郭說。無人可証。商代已有潑世之勞。勞亦不可能曲折如「」形。詳《微》。穀物勿勿……

有人解月月为牛蹄形。见范迦更引。未知出家。亦未知何据？未有牛耕。何来牛蹄？













魚金見乃魚曰甲魚曰金形之偶說字晚出郭據此形而釋魯為魚菑……茶《源流》魯。詳《徵》釋魚文一魯




各家誤解爲「南門時自稱其名」誤以「形爲人口形之口」……杜說詳徵粹曰……乙附今編之末



自許氏誤為編年，蓋作省誤，解為編屯甲中形……故參差不一……

采……甲有之
或疑为蒂形。郭重由此而有详细阐发——以为植物的生殖崇拜……或解为“束木形”……**采**（《南齐书》卷五）

中
 學者多解易林
 新安主位
 又解北野
 方左名玉元
 王氏說
 北野

中 骨 字 通 人 乃 凡 之 有 誤 為 風 下 骨 之 具 為 自 形 骨 主 或 為 血 中 附 骨 今 人 已 多 知 為 下 骨 形

𠂔 圖 𠂔 甲 早期初文。唐兰先生云：「古文字上面像樹枝形，兩斜筆相對，後變為以止。」《中國文字學》

𠂔 甲 金 唐：象人拳再形。《同方》二七頁，再：又算是何形呢？

𠂔 甲 抗朴驅馬孫，象人跪而迎迓。《爾雅》：「進食也。」事也。吳昌昌：「御必有為尸之意。」董作賓……

𠂔 甲 唐 唐兰先生考釋為龜生角形，誤以𠂔為龜。陳夢家亦主此說。釋糾……郭以為螳形。

𠂔 甲 龜 《甲文編》依許氏，灼龜不兆之說而特為龜，亦不顧此龜之生角乃否。

𠂔 甲 畏 鬼執卜十省？𠂔 刀 以示可畏。羅玄：鬼而執卜，可畏孰甚？乙見上文

𠂔 甲 己 今學者多以為耜形，按愚考為𠂔 絲之省。參《源流》解……詳《徵》釋辭

𠂔 金 𠂔 甲 學者或誤視為 𠂔 耒形，遂以手解為耒形，加上𠂔 形，共有三個了。

𠂔 甲 乃 𠂔 之省形。𠂔 省為……葉玉森：近貴林處有示穿孔的戚戚，郭也沿此說……

𠂔 甲 鳥翼形，愚考為 𠂔 臣之初文，後世借翼字代之。學者多誤為 𠂔 羽乃冠毛之專形，與翼

𠂔 甲 金 清人誤解為八抗大矩形，伐 𠂔 甲 學者或解為「干舞」形……乙見上文


𠂔 圓 許田解為：家長所以率教者，从又率枝。唐兰以 𠂔 為石斧形……石斧正作 𠂔 王形。

「隸定變」方面的失誤——簡稱「誤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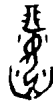
有些古文字一時未能辨識，遂轉為後來的某字，而按其時的某文一部首、筆劃、隸度，或隸定簡稱為「譯」，為今楷以使之書寫、檢字，這種稍宜之計，亦非无用，然而前人不此也，常有疏失，如常有誤釋其文偏旁，其結果是犯不識的古文變為一些更加離奇古怪，不合文理的怪字，如許慎為「繆」，其甚至還常把本未能釋之字，也譯作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如「𠂔」為「𠂔」，也是由於把其基文或位置弄弄錯的原因，這里只舉些顯例，不詳為剖析：

 中 學者誤依漢俗書譯為「𠂔」，唐林氏近是，又誤譯為「𠂔」。



 中 誤譯為「𠂔」，或誤釋為「羊」。
 中 亦誤譯為「𠂔」，或誤釋為「𠂔」。

 中 誤譯為「𠂔」，或誤釋為「𠂔」，又誤譯為「𠂔」，無母，誤譯為「御」，中 或誤譯為「𠂔」，以「𠂔」為「𠂔」。

 中 誤譯為「𠂔」，誤以斧形之「𠂔」為「朋貝」，又誤譯為「𠂔」，中 誤譯為「𠂔」，同上；

 中 誤譯為「𠂔」，同上；
 中 誤譯為「𠂔」，同上。

 中 誤譯為「𠂔」，不如不譯，又誤譯為「𠂔」，其有異文之「𠂔」，中 為「𠂔」，又誤譯為「𠂔」，的此亂形之違文。

 散氏盤：「執訊」為「𠂔」，清人多誤釋為「𠂔」……「執」
 中 誤譯為「𠂔」，即「𠂔」，非「𠂔」。

古文字學新論

四一二

𣎵 中 誤譯

𣎵 中 誤譯

𣎵 中

誤譯，中形不象以索結爲內形，非冊——故稱，誤，余以爲𣎵，𣎵之古文，參《源流》

𣎵 中

即𣎵，異省文，誤譯

會 中 誤譯

𣎵 中

誤譯

𣎵 中 誤譯

孫考誤譯

𣎵 中

誤譯

𣎵 中 誤譯

誤以𣎵爲目

𣎵 中

誤譯，其異文作𣎵，中誤譯

（《中骨文編》又說二字意同，不誤）

𣎵 中

誤譯，以人形之夏方猴族之夏

𣎵 中 誤譯

𣎵 中

學者或誤譯

𣎵 中 誤譯

誤譯，執筆撐舟

𣎵 中

今即此篆文，酒之古文，誤譯爲𣎵，中云之酒乃水，非後世酒字

𣎵 中

誤譯，凡此特殊的与祭有同的，多被誤爲束，形確難明，但絕非束

𣎵 中

誤譯，李与𣎵，等，般皮同，又誤譯，父般皮，爲父皮，見《中骨文編》

𣎵 中

誤譯，十佳，古文

𣎵 中 誤譯

分一字为多字

由于不知文字的初形及其演变的规律过程，混于后世已定形的篆文等，所以往往把每一字的歷史割碎，即把一字分裂为若干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字来罗列，其中有译有释，如：

𢇛 甲 双手举戈，義同。译誤为擊，深。今人沿译說而释規，𢇛 有作 𢇛 者，身。今人自释成，分为二字。

𢇛 甲 完文，象双手执油斗灌祭于示。《甲文編》译耕，又循例省双手而作 𢇛 甲 又译耕。或有示作：

𢇛 甲 又译耕。又據 𢇛 金 释初……或又省去手，示作 𢇛 甲 释并，并祭。乙分作五字，甲又有讹作

𢇛 甲 不释，另列为字，字数更多了。实皆 𢇛 之各種異文，義作 𢇛 又分作初一論；

𢇛 甲 双手执杆推埋人牲狀。省去土坎，手，作 𢇛 甲 不释 又作 𢇛 甲 𢇛 同，不释 一般則多省双手作

𢇛 又 𢇛……释御，或译御，不释 金加 作 御 释御 或又加示表示環境作 𢇛 甲 释御，又《甲文編》本作五字。

𢇛 甲 译御，並云「疑弒字異文」，省去部分示動意，作 𢇛 甲 译弒，學者或释为什么，步武之字，又作

𢇛 甲 译御，最省則作 𢇛 甲 释武，只从 𢇛。甲 分为四字，實皆一武，詳《徵》释 𢇛 示動意，有 乙 附 𢇛 不

𢇛 甲 不释 史事初文，已見上文，省作 𢇛 甲 不释 異文顛倒作 𢇛 甲 不释 作 𢇛 甲 省 𢇛

數形或字相混

夏人形 蔓 蟲 臭 猴形 三形相混， ㄣ ㄣ ㄣ 二形相混， 囧 宜 囧 組 相混， 非 王 菲 朋 相

王式
𣎵

不幹
近人誤釋成鉞
犯王式一
𣎵而相混于字物尤混亂
都誤稱成夫斧為成鉞已成積誤之


为羊。郭老早年已指出其误，《甲文编》又把这全然不同的两种动物混为一谈。统译为羊，





凡視
𠂔 甲乃
𠂔 形之混連。借𠂔為兄弟字。甲文家每誤與
𠂔 視之有示文
𠂔 相混。又誤造出

牝 𠂔 甲牝 是牝牛 的 尊称。与 𠂔 甲牝 为牝犬 尊称； 𠂔 甲、乙 残， 验 𠂔 ？ 为牝马 的 尊称。

僧 甲 死 为北家尊者。
 僧 甲 为北家尊者……等同理。徐氏混孰释为北盖误。这一点，卒不難

知下词的，其字于□□地内、托？托托？托托？……其字于姓后、姓？姓？白姓？……等

文義可為北。孰。孰有別。各為兩標之說。此字亦乃幹。中為銀。永認各有兩標。自亂其例。

牝物  甲牝
 又与家以刀屠牛的  中·物
 相混：
 甲牝
 又与家以刀屠到羊：
 中·判



乾利

相混；而
 甲辰
 又与家以子属家的
 甲辰
 相混。误统释此。
 都须澄清

向前移動之形，有些相似，學者不察其不足？一足？往々相混，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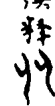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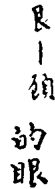
宰、宰、高殿
甲字
牛字要形一專者。
甲字
羊字。
甲字
馬殿，學者每以相混。統釋為

牢由牢宰。寫在下。辭中並不混用推之。知其誤。亦另釋為國之術。亦屬亂用。郭釋為履是。

从比 竹 竹 甲从
二相比之狀。並不分左右向。古文多不分左右。而比字作 竹 竹 竹 竹 竹 竹 甲 甲 二相比。亦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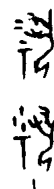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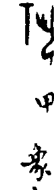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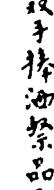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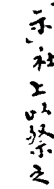
左右向唯以从人从巳为别。与篆书篆文习惯不同。篆文中已无少形。学者每遵许氏的「反夂为比」说。而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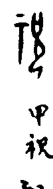
以及正為別。誤釋  為从，在《甲骨文編》的从字共四十五例，其中混雜着二十个比字，而古僅餘的比字二例中又有一例為从字，這樣就完全混亂了。以漢人之說來解釋古文，宜其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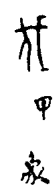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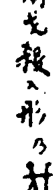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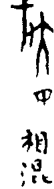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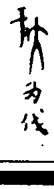
見良   甲見 向南平視的人形。它与回顧的   甲良 一顧 的眼視方向恰相反，但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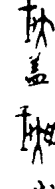

多不知二形有別，每誤視同一作，統釋為見，金作  以別于見…… 此其失誤，与誤視  為女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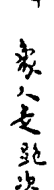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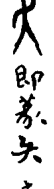
視為鄉…… 等性質相同，都由于分辨不清入字方向所致。近知唐兰先生曾發現四个象回顧形，頗有灼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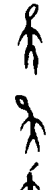

祐視     甲 象人双手捧酒祭品于前，社上以祭之狀。甲文家多誤釋為視。《金文編》誤釋為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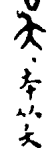
這樣就把它 与示人張口視于社前的  甲視 相混；

伐或  甲 象用戈殺入形， 省，但前人或誤為人執戈之形的  甲 相混，羅氏即誤釋  為伐

于是把被殺害者与殺入者也混為一談了。  蓋  或之省文

失矢   甲 象人走馳姿，馬致倫釋走，很確。金文作  走 拙釋  即象失之初文，失音亦通

但前人多釋大与，倘類形的    甲 大 金 不遑詳 的真正大字相混，釋

  為矢，完全持兩字顛倒。（金文吳字作  本以矢音亦近。孫氏《中文編》又誤釋中文

𠂔 失，走，為吳。其始作𠂔者，仍是許氏今人察字形，𠂔，許說，仍沿其誤。參《源流》大，失。

凡舟 𠂔 𠂔 𠂔 象豎四盤之形。𠂔，俞……字皆以之作 𠂔 𠂔 𠂔 在稍後的周金文中 𠂔 形多訛為

月 舟 字訛作 𠂔 𠂔 許氏以迄現世大帥乃誤將 𠂔 為 𠂔 舟 𠂔 舟 ……而不識 𠂔 為 盤 形 ……

能 𠂔 𠂔 象 𠂔 𠂔 象 𠂔 象 上 之 形。吳大澂誤釋熊……今人則或混 𠂔 能 熊 𠂔 𠂔 𠂔 𠂔 蜂 類 為 同 形 見 上 文

字形方面的錯誤結論

由於對字形方面的理解不足和錯誤，和在原文義方面的疏忽，以及對古代情形的隔膜……種種原因，而作了不少有同字形上的控率、錯誤的結論，因而又由此導致出一系列的更為廣泛的誤釋，這類結論，影響很大，其顯例如：

卜辭中比，比同字。 參《源流》比，比字，下同此

卜詞中「兄祝」，兄以為祝，兄一字異誤。 詳《徵》釋祝



古文「以𠂔」為子，以子為巳。 十二支中有二子，……以子之字，卜辭皆以巳。 詳《徵》于支小紀

古文中母，每不分

卜辭「女」母通用



古文「考」与「孝」为一字

「姜」与「羌」通用  即「羌」，按  乃「羌」从「女」从「羊」，異文誤釋姜

在某此字中如「牡」此「牡」牛、羊、豕、犬、馬、虎、鹿……不分，遂中「犬」鹿不分，可任作「

古文「宜」，類為一字

 力  承為一字

承：丞、拯為一字

「能」既為「熊」又為「獸」

其餘如「把」、「日」、「匹」普遍相連，「古」稱「叔」為「巾」，「尚書」五古翼日皆唐人所改……更不勝舉了

幾種可議的字風

由于對字形的不甚理解，有些則顯然是任數衍和有意的臆造，例如把某些象形、會意字解作方名、人名、地名、水名、祭名等，就算完成了釋字的任務，萬事大吉，似乎這些字除此之外，並無別形、別意可言——其實古文字除了某些極少數專用的水名、地名、卜人名、形聲字加水、加口……外，大都各有其本意，本用，作為地名、人名……都非後來造字之

這些「轉變」和錯誤的「轉變」，誤解和誤分異者又為多字等數目以外，所餘就更少了。——有些「虛張聲勢，華而不實吧？」單純的追求數量，濫字充數，不負責任的譁眾取寵，是真正謹嚴的治學者的白玉之玷，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因而須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努力克服，建立一種更為謹嚴、踏實、正派的學風。

所有以上的種種錯誤和疏失，大概不外乎以幾個原因造成的

(一) 辨識圖形——文字的能力降低。有些大名鼎鼎、學者的辨形水平，簡直驚人的幼稚，根本有不懂古人所畫的最簡單明快的圖形，有些面對字形直接觀察，如同「扣盤剝蠟」……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缺乏實踐，缺乏對社會生活實踐的感性認識（這裏不可能出現「天啟其衷之美的奇跡」）古文字來源於初民們的社會生活實踐，造字作書的人們，是十拿九穩而時時合於生活的，因而今人認識古文字的能力來源也不是今書——聖經，而是實踐。但是無論走漢代大儒師，或是宋以至清代的士大夫以及近世的學者，名流、權威、國學家如恰、缺之這一些東西，他們大都是四作不動，不辨真偽，養尊處優完全脫離各項實踐的貴人，或文人，只公認路書爾，翻宋說文，尔雅……種種纂集活字——近世又如《山海經》、《一切經音義》等書等，對古今的社會實踐如白頭生髮等很少直接的體驗和感受，對古代的生活情形更為渺茫、隔閡……不但缺少古代造、寫文字人那樣高明的雙手，而且也缺少極端的辨識字形物象的眼力——更不必說什麼敏感了。因而往往近于

固貞狀態，對於那些簡化的畫面表現着什麼？如何表現的？常常茫然莫辨，瞠目相對。除却由書中里古圖比較之外，都不易作出確識。這樣古文字學者，如果迷信解人，直轄古文係漢字形的話，自然不脫出口舌，離形萬里；

(二) 不明義例。由於理解字形水平的限制，對於文字構成及其變化的方法，規律義例的了解也就少而零淺。這里所謂的義例，絕非《六書》以及許氏所解釋的《六書》所能囊括，所以這今為心大都還未真正的發現。揭穿，只能靠今人直接任古文字形中摸索，分析、綜合、比較、逐漸的發現、利用。在任何書中都沒有記載，所以讀破說文，不難經傳以及什麼古文四聲韻之類，也依然無濟于事，只能「求諸己」的；

(三) 含源即流。由於不懂字形的源、流正變，心中無數，所以也經常分辨不出究竟哪些字形才是同字的初文——原始形態？而古文皆簡化的死話，至今遠在某些學者腦中作怪，常以晚出的省改文稍近于篆文為正字，自然很難理解古文來歷——這就苦于把自己置於與許氏相似的很不利的歷史條件之下，割斷攪亂每字歷史；

(四) 不如史實。缺乏科學的歷史觀的指導，受孔氏以至漢儒托古改制美化三代，偽造古史的流程太深，以孔家編造的對三代，盛世的神話幻想，來冒充歷史的真實面貌，繼續粉飾美化，不敢正視古文、辭中所反映的奴隶社會的殘酷野蠻的現實。這也是由於封建大夫、遺老以及資產階級的腐朽反動的世界觀所決定的。他們既不懂也不承認人類社會的一般的發展規律。

和商代的奴隶社会……又怎能正确的解释由奴隶社会产生的文字？自汉郭老运用些唯物主义的科学史观以来，才有所扭摆，但由于受到理解文字的水平所限，仍然有很多问题反映各种线酷的阶级压迫字形，自然又牵涉到文义……未能得到确切重视，且有不少误释，以致古文字研究的进展缓慢，并且嚴重影响了甲骨学、金文辞的进展。

(五) 溺于所闻。由于对古文字辨别水平所限，不能直接观察古文，独立思考，又受许氏等旧说羁縻，只能乞灵于说文等旧籍，以不开眼的迷信之目，如心为目己的目的——实际不过是在故纸堆中拾些陈腐的假古董，伪古说，青耳瞎目，被满满的曲说越迷越深，更如看不懂古文——这第一手资料，解放以后渐有好转，仍不彻底；

(六) 以近律古，缺少人类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常識，对于人类的相应阶段的生活、风俗、习惯……无知，或无法理解，常用很晚出的儒家等宣扬或竟是捏造的伪古礼、周礼、《仪礼》之类，来解释比较原始、野蛮的商代社会，当然格格不入。他们津津乐道之事，又往往为殷代所未有，字形、卜辞所无，如人牲，是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七) 以古推近，与上條相反，近世学人又往往注意援引人类学、由某些原始民族，却落荒淘查得来的成果，以说“殷礼”，往把史东姑、史落溪的民族社会等硬套在商代人的头上，而不顾商周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不注字形、文辞以及出土情况与实际情况研究，因而也得出不少错误结论，如大禹殷人的“生殖崇拜”、殷周图腾崇拜……皆属此類；

(一) 思想僵化。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表現在研究工作上，如把文字形當作是不變的，又如以人為的獨立分類，把甲文與金文割開，因形文字又與甲金文割開，一字與其它有同字形割開……不能正確對待基本文字的特異與共性，混淆文字的分類與現象，必然性與偶然性，特殊性与一般性，等關係，因而常也無法作必要的驗證；

(二) 態度上的輕率疏忽。郭老曾指出，現在有些釋字，太隨便了，十分中肯，而有些名家史由于位顯望重，輕率賜教，疏忽大意，往往看到一點，就捕風捉影，憑一己之靈感，大作文章，濫作各種結論，不作驗證，不負責任。

反此種，都是不按科學態度辦事的工作方法，這種脫離各種實踐形而上學唯心的研究，不可避免要出現一系列的錯誤。在這裡我遠不能過多的牽涉到馬某先生的釋字方法及成果，因為他的釋字更為輕率而滑稽，有時簡直匪夷所思！如釋老，東周說文與秦篆的長者把酒盞項在頭上，釋曰秦京刻服裝的厚底靴，釋也未見古文，一人在二人肩之上，釋多都象毛形……更奇怪的是他不信商周時期有青銅，能鑄銅器，他認為舉凡青銅，造船匠產婆算卦算人，僕人等，也无不鑄造青銅品，並利用銘文圖形以為他們所從事的事業的廣告……種，奇談怪論都出人意表，使人啼笑皆非。又濫用古音的通接，及「轉注」之說，能把任何互不相關的字都扯作通接或轉注字，大肆吹捧，大書，是妙用无字形的金轉玉律，他指責任何人都未深通，大書揮斥八極，不可一世，仿佛許說加大書都是他獨得之秘的寶。

和品。大言不慚，荒謬純備，可以知公易之八卦以解古文的華某純美，貽誤後學，又過于華氏，後世亦類不乏人。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信口開河，集杜撰臆測之大成，以詐說為信，以古文為用，把古文字研究攪得烏煙瘴氣，混亂一團。正好給那些抱殘守缺的、保守的學者以可乘之機，為他們更肆意攻訐詆毀，望形思義，製造口實，彷彿直解古文遠不如他們死抱着腐朽的說文、背文生義之說以解古文字更為可靠些。一古文字資料的大量出土對他們幾乎是無作用，章太炎先生竟指甲骨為偽，說甲骨文是「速朽易埋之品，作偽者有須臾之便，得之非負信之人」可能也。與他對遺老們的歧視等方面的蔑視有間。後來在客觀事實面前才不得不承認其真，其人是多，使那些有志立新而又昧于字形，無法判斷今中是非曲直的老實學者們迷惘徘徊，无所適從，不敢相信，最後只好對新釋一律深閉固拒，寧守旧訓。有些文字學者則漸變成古文家，不可知論者……很明顯，在這種人為製造的混淆的疑霧之中，即使有人偶作出一些正確的解释，也會埋沒其中，無聲無臭，不能昭信于眾，愈多疑的學者，如果沒有真知灼見，也不能撥雲霧而見青天，無法判別其真偽是非。

這就是「謬尤定見，閉目瞎猜」，唐兰評宋人語，肆意「射覆」的結果，「是非尤正，使天下學者疑」。

現在每解一字，所費力氣未必很大，但卻要耗很大氣力來斬斷萬籟——廓清那些古今人為的阻礙，混亂，巧說妄詞，文破大立，尤其是要打破那些高聲望的大師們的名譽，「信字」，費力更要大些。當然，為了真理的追求，費多

大方向也是必要而且值得的。因為這是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的一些場，不可避免的戰鬥。這係一點來說它是向日的漢儒，去去遺老，個別名學者及科學的保護進軍。這也遠不過是開始。大戰還在將來。總會有更多人覺醒而起。

過去由於這支壇的太專門而冷僻，研究者太少，有些人又借機裝腔作勢，把它故意神秘化，借以吓人，使人望而生畏，不敢問津。王國維先生早已指出的，「以古文所記者高，知之者鮮，利荊棘之未開，謂鬼魅之易画，遂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憚，一針見血，揭穿偽學。那時的遺老學閥者流，自然莫不如此高蹈，上座起門來，稱孤道寡……不料現在也常全體到民間，說：『只有某某才認識甲骨文』，也算達到了封閉這一門，絕學的目的。不過這是和党的『百家爭鳴』背道而馳的。世年前有人以一本淺近的小冊子為資本，自封為古文字的新的体系的化身，可惜那本書里並沒有高深的創見和成為系統的堪稱為理論的東西，而且有此之為陳跡……現在也有人想重造湯像，不知其效果又將如何？

舊的甲金文圖錄書籍現已稀如鳳毛，傳世不多了。解放後三十年來出土的資料，尤其是金文方面的也很少集中發表——其中原因很多，一言難盡，似乎也有個人存心緘默，不願公開發表以防外人染指……的因素在內，甚至機構之間也互相新固。這一點在內行人來說已司空見慣，是公開的祕密。這樣一來，除了本單位的研究者之外，一般人很少研究的可能，這大約是連近世以來也少有的現象，很不正常。它嚴重的妨礙着研究工作的進展。

如果我們能克服種種困難，把這門科學作些科學化、通俗、大眾化的介紹，就可以把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再送給現在有文化的勞動者，使懂得的人相對的多起來。參加這場戰鬥的人就會日多，不久的新來必然要充實這個虛弱的陣地，集思廣益，作出一些更卓越的成绩。

當然，解放以後更有很多人，一直是在正直而嚴肅認真的工作和學習着，作出了不少正確而顯著的成績。眾所周知，所以我們對待前人所持的態度也應是一分為二的。我們既要批判的接受他們的辛勤勞動的成果，感謝他們作出的有益的開端和啟發；同時也要冷靜審慎的甄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指出并批判前輩們的一些缺點、疏失和錯誤。作為我們的前車之鑑，用以改進今後的工作。對於那些個別人物的粗濫、武斷、善、惡之風，自然深惡痛絕，不能不努力作適當的揭露，以免流毒繼續滋漫。貽害來者，這也是難以迴避的。實際的經驗教訓使得我不相信科學，相信真理，而不相信什麼冠冕堂皇的頭銜、稱號、煊赫的學位……任憑他們是什麼古代的「古王」、「聖王」、「宏儒」、「經師」、「五經先生」……近代的什麼文師、學者、名流、權威……家、長，也不能束縛我們的思想，阻擋我們的前進。只要我們能解放思想，用科學的態度、思想方法、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深入全面、認真的研究，就能逐漸作出符合于古文字本身的正確解釋。

一位偉人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學中一樣的情形。由於某種判斷的盲目，甚至最傑出的人物也

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後來，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於是他們在最舊的東西中，驚奇地發現了最新的東西。……到了一定的時候，人們終於驚奇地發現了以前連傑出的人物也沒有看出的新事物。好像是專門針對我們的工作情況而發的。

不過當有了新發現，我到確切的想得到大家的承認時，考驗才真正的臨頭。最平常的是被「深固固拒而不肯試」……這主要是因此學冷僻，外行不敢過問，內行也很少有人真正懂得字形的三昧，很難明辨你所釋的是非，很難明確的表態。

何況也許新釋又會觸及某些人的個人利益……那就更為微妙複雜了……當此際公遇到各種意外的反應，如：開始時他們會以「異端邪說」、「野狐禪」……譏諷你的新說，在不得不承認新說之際，他們也還會以「沒有什麼新的突破，新的東西……」

來抹殺，取消你的新說，出來反甚至還會弄點造謠污蔑……總之，錯誤、粗疏……的旧釋也仍然不肯輕易退出文壇，而新釋只能在門戶中曲折的發展。其實也並不奇怪，連奇白石的學說出現時還公遭到人主舞臺上說：「你們看，

這個傻子想要顛倒整個天文學呢！」……的嘲諷，也許我們不需顛倒整個的天文學，只作顛倒其中一部分的傻子就够了。

要甘心負重和「忍辱」。世界上能作些認真的事，不苦功，費力的人，大概多是「傻子」和「不幸者」，那些幸運兒何

必要用艱苦來折磨自己呢？所以我們就希望有更多的肯吃苦的「傻子」和「不幸者」來從事于此。

第四章

今後的古文字研究的方法



在前章里，已初步的總結了前人長期的研究工作的得失，……經驗教訓，從而使我們有可能摸索出一套比較完善的新的要求和方法，以便才把今後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這的不必說了，只就近世而論如：王國維、魯迅、間多、郭沫若……諸家，釋字不少，而且頗有精闢之論，

如魯迅先生釋牛為耕，禹同字間，多先生釋大龜，奄等，都遠超一些專業的研究者，然而就方法而論，他們自己並未舉出一套方法來，我們只能由他們的釋字中心領神會，來參悟學習「注」

近世談工作方法，又較著名的，我們只舉兩例，略作介紹和剖析，這對我們今後的工作也不無裨益

一、是一位老先生提出的較有系統的方法，即：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歷史的考證。詳：《中國文字學導論》

多過元書，不能詳引。誠然，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幾條起碼的方法，簡明扼要，條理清楚，自有肯定，可惜，大匠授人以規矩，不肯授人以巧，這就是說，如何來直接辨識古文字形？如何提高辨識能力，水平？等，比較難談清的事，他沒談及，只提出了一個方案，即偏校羣書一字書——包括《古文四聲韻》、《一切經音義》之類在內，這

是學者的縝密的工作方法和習慣。先疑，不過我們只好望之興歎。因為那是事倍功半的方法。我們無力照辦。老實說，我也不相信有什麼直接記載和解釋真正古文甲、金文的晚起的字書在。連較早成書的《說文解字》都自擔不起這樣的任務。何況等而下之的其它字書。這些字書最多也只有參考的價值而已。多不足為據。如果我們送頭閱讀，校勘這些汗牛充棟，又並無多大用處的字書，就非在故紙堆中鑽白了頭髮不可。等於「索我于枯魚之肆」費這么大的氣力，但卻依然懂得不多多少少古文字形。因而這是南轅北轍，勞而無功的方法！實際上，連他老先生自己也學不出多少由這里收效的實例來作証。實際上，過去大家在這方面作得已經很不少了，但都是不太成功的經驗教訓。除了作為文獻的文字學研究以外，向他老先生自己所作的這種文獻方面的辛勤的功夫，學得很深——我們都十分欽佩，但直到近年，他還不能幫助這末字書，犯異，第，查，目，西，癰，最，即，……之美，簡明字形，所象之形，辨識，解釋清楚，也未能由字書中查到什麼。……
至于前面所介紹的幾條基本方法，自然不錯，不過也只是一般的、起碼的方法而且也並非都是最新質之物。在幾十年前，
〔注〕王國維先生曾堅括的指出：……為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況，考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中而推之……則其不可知者……古簡意。

明雖主要論重於古文義之探討，非對古文字而發。却是資參攷。末句尤見其謹嚴。普遍適用。

也曾有人企圖把這些称之为研究古文字的「体系」，却未免有一些「溢美」之嫌——近年來聽說又有人提出「推崇這些旧說」。郭老說得好：「甲文字到現在還是一門新學問，方興未艾。」其實全文亦然，毫不例外。不但有大部分文字未能辨識，而且連很多簡單的基文的來歷也還未知。對文字的構成和演變的義例規律也多茫然莫解，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古文字研究仍處在「必然王國」的階段。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大家還是虛心一點，安寧水是埋頭苦幹，共同努力的探討為妙。我們只能集思廣益的安幹下去，所獲成果日多一日，也許會不期而然的形成一種体系，才算水到渠成，我們也不必過早的人為的再樹立什麼害人的偶像來崇拜，吸墨汁，或自我陶醉吧？許氏這個「偶像」直到今天也並沒有徹底推翻，還在繼續束縛着人們的思想，是工作道路上的障礙，難道還嫌不足么？

二、楊樹達先生也提出過十四條工作方法，「開宗明義」第一條就是：「據說文釋字，其次才是……」

(二) 據甲文

(三) 據甲文偏旁

(四) 據銘文

(五) 據形作

(六) 據文義

(七) 據古禮俗

(八) 義近形旁任作

(九) 音近聲旁任作

(十) 古文形繁

(十一) 古文形簡

(十二) 古文象，公意加聲旁

(十三) 古文位置與篆文不同

(十四) 二字形近混用……

具體內容概未詳知，唯就十四條字面而論，未免有些雜亂，而且我們認為第一性的「古文形俗」在這裏反居第五位，我們力求擺脫的《說文》，却又被楊先生推居首位。他的著作也大概是文字戲弄，釋字較多，真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必盡加評議，以節省大家的寶貴時間，還是知道揚鑒，走我們自己的路吧。此外如馬氏勸人讀書為神聖的規矩，更不待言。

這些年來，我們在實際探討工作中，有些淺陋的体会，漸次摸到，懂得了一些方法。有些是以前人所用方法基本契合，殊途同歸，或又加以提高，改進，但是最主要的方面，却又抵是前人所未獲。幾年來我在用着這些方法，已取得了點滴收穫，衝破了主客觀條件上的種種困難和障礙，所以我以為它是較有成效的。在本文中已經多少談過一些，在這裏還要再作比較系統的大面的不擇其煩的詳介，和大家商榷，也許對今後的研究有一些參攷之用吧。

這些提議，簡單的說，可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直接就古文字形上發，直接觀察研究，分析古文字的形、意、和聲，即「顯形思義」，擺脫許氏以來旧說的羈絆，解放思想，甄別一切旧釋的是非，批判的接受，去偽存真；

二、在各種有益的實踐中提高我們辨識古文字形的能力、水平。這包括：

(一) 直接的實踐，親自參加熟悉些篆、隸、籀、手、業等各項生產，在生產過程中加深感性認識，鍛

練：培養自己的辨形能力；學習繪畫，記錄生活中的種種景象、景物等，鍛鍊表現和辨識物象、字形的能力；

(二) 間接的實踐：結合古代遺址、墓葬等發掘所得古民俗學、人類學等常識、古器物學、語言學、古音……古地理、生物學……常識，擴展知識領域，可提高辨古文字形的水平；

三、用辯證法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指導我們的分析、研究、思考、工作，以及驗証研究結果等；

四、全面的技集、觀察、分析、比較古文字，逐步深入，探索古文字的構成，以及後來演變的一般和某些具體的規律，再利用這些規律，繼續深入，擴大戰果；

五、竭盡全力：察清每一個字的原始形態——初文，就初文觀察、分析字形、構造，並與後文對比，以探討其變化的規律；

六、盡量察清所考之字的全部發展過程——歷史，包括構成異體、變化、分化等，縱橫的關係；

七、盡量由古文字等第一手資料研究起，周知古音，並利用掌握的這種古音知識，深入探討；

八、用原卜辭、彝銘等原文辭，文義作為研討古文字形、意、音的線索和根據，以及驗証的根據；

九、用經傳為參考；

十、用字書為參考。

很明顯，這種方法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特別重視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和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為指導直接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下面還要逐項的作些詳細深入的介紹：

一、直接就古文，領形思義……在古文、前古中都已闡明這個主要論點——道理十分簡單明了，就是說古文字的產生、發展等情況，只有就第一手資料——古文字形本身和原義，才能作出最可信的、直接的說明，而後來的人們不論是孔丘，也不論是漢儒們誰也根本沒有見到聽到初民如何造字的機會，他們的解釋，也只能是根據他們各人所能接觸到的晚出字形資料來「望形思義」而已。此外難道還能有什麼「神授」呢？而他們所掌握的古文資料以及他們對古文的知識、眼力……卻又受着嚴重的歷史局限，又怎能和古文的學者相提並論呢？既然古今人同樣是「望形思義」，那麼，畢竟是誰的「望」和「思」，更為可靠一些？是「古勝于今」？抑是「今勝于古」？這太明顯了：這個道理是常人都容易理解的，只有某些學者專家們却不能理解，堅固固執，他們總是覺得漢儒苦人的眼力比他們自己要高明些，這是由於無心大目而產生的自卑感和惰性，然而同時有此人却又在用唯有他們才懂得漢儒們如何解字來炫耀學問掩飾自己的空虛，這是十分矛盾而滑稽的，頗有些阿Q精神，可憐亦復可笑。

所以，我們只能用今人的心目和知識，來嚴格甄別、衡量一切舊釋、批判的接受，自然也有些遠須完全重新作起。我們

也只能用直接的「望文思義」的方法來作研究。比較分析。我們的條件比古人好。方法也應該比古人鎮密些——我相信聰明的朋友們，不會懷疑我是在提倡任意的胡猜亂測的。因為我的主張並不是這樣的簡單片面的意見。我還主張除上述的直覺之外，也還要經過一系列的客觀的驗證；這些內容已多次提到，下面還要詳解，於此從略；

二、由各項生活實踐中提高我們辨識古文字形的能力。既然不能依靠韻文、望形的方法，別無它法，那麼首先就須要有高度靈敏的辨形能力。這猶如說我們生活中觀察任何事物首先須要有好眼力，唱歌要有條好喉嚨一樣的簡單。這擅善于辨識古文字形的眼力，不盡是「天賦」，「天啟其衷」，而主要的是依靠勤奮的實踐才能得來的。其中也包括繼承前人的實踐。所以漢儒以至近世個別的大師辨識古文字形的能力不高的主要原因，並非由於他們讀「被字書」和經傳太少，而恰好相反，是由於過多的讀死書，過分的脫離缺少各項實踐之故。我這樣說也許太過分些吧？不過是自有其理論上和事實上的根據的。因為古文字本身就是古代人的社會生活實踐的產物，只有生活才是它的源泉。造字的初民和早期的書手都是十分熟悉當時社會生活的專家，他們用最簡捷明快的方法創造出反映豐富的生活情景的文字，那麼，生於他們幾千年之後的人們，如果想着懂他們的這樣作品，却是無此生活經驗的話，就會成為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們除非也置身于實踐中去熟悉有同的生活以外，還能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能

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反映當時人們生活情景的文字？當然也許會有聰明人提出難題的問題——我們現代人怎樣到殷代去實踐……等？我的全部想法是：

(一) 例如：人形、自然界、動植物等古今之變不大，自不待言。即以生產而論，由於過去幾千年間，生產的發展緩慢，所以近代的某些偏僻地區，還依然保留着較原始、落後的生產方法——手工操作，還和殷周人的生產有某些相近、相連，甚至還有相同之處。例如：民間通用木版築牆，用土織紡織，用皮鎗製革，以錐斫木……用刀磨粒，用手拔除害蟲在南方還用拌、白春穀，加工米食品……不但漁、獵、牧等所有定程度的古代痕跡，而且在多種手工業，以及農業等操作之中還依稀可見古代人們某些生活片段的影子。

這些方面都要多看，最好是親自參加一段時期，那麼就會有最親切、深刻、熟悉、感受。這種感性認識極有益於辨識古文字形。我的這種主張大約會被某些學者斥為異端嗤之以鼻的，其實王荆公早就提出過類似的說法。由於他的《字說》的失敗，而沒引起人們的重視。對於自然界大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禽獸，小到昆蟲等小動物，尤其對於各種吉祥的人形、動態，正常與變異的都要做徹底的觀察、研究，以熟悉其外形、特點。這些生活感受的知識越多，越廣泛、深入越好，越有助於對那些表現着生活中五表八門的情景的古文字理解，所以如果說

辨別古文字形的能力也來源于實踐，那是最正確的認識。



我想僅在生活實踐中熟悉物象，似乎也不夠，還應該有「手到」的功夫，才會更理想些。因為上文已多次提到了古代造字、寫字的物象，不僅是熟悉生活的人，而且還是擅長才表現反映生活的畫家——遠古不是我們今天某些大師心目中所想象的那種：「象无牙，豕猴为人，虎鉤足，鳥獸」，形為幼兒之身，以豆代鼓，用人，高舉右手過頂」之形以擬鳥翼，以龜為鼎，十分蹩腳的笨伯——他們的繪畫的技巧高明，純熟，表現力豐富，又極善用象，幾筆、刻畫，表現出相當複雜的內容來——有些商周文字，能贏得現代一流畫家的讚歎，傾倒，而近世幾位能精確的辨識一些古文字形的學者，也多是有很高深繪畫素養的，例如聞一多先生，本來曾專攻繪畫，現在也還可見其精美的作品，魯迅先生的一生都和繪畫結不解之緣……與此相反，一些文理都不通的學者，在辨識字形時，就非常困惑，動輒發生辨誤，上文已舉出很多了，不再在此贅述。

基于上述，我們也應該具有初步的繪畫素養，至少也有用簡單方法表現簡單事物，基本形體……的水平，能力，要求並不很高的素描速寫水平，能把握動作的人形，生產工具，古代器物等，扼要畫出來就算可以了，無須達到畫家的水平，因為這只是一種手段，只想使學人通過繪畫以鍛鍊眼力，熟悉物形，只有達到一定的熟練

各種刺目文、損車、覆車之形、各種人形等；有些特別迴避費力却往之走由于「溺于日間」不能自拔之故。如：

美 象戴羽人形而非大羊

水 承 乃人泳于水而非流水之形

良乃 良乃之變形而非雄雞

良乃

良乃之變形而非雄雞

良乃

商乃象聲

一鳩之形而非以向、年聲……

連甲文中書信最難使人眼花撩亂猜測終結莫衷一是的幾頭字，我也沒費多少力

先就弄清了那二十枚轉變後的徽統關係——內在的聯系，同出一源見本歸末則釋疑矣……

在這里也絕不是什麼

天啟其衷，不過依賴自己長期的生活實踐——包括寫生繪畫的職業本能，對於字形有多少敏感，所以容易理解

字形——容易把這些字形與它們所象的實物互相關聯起來，這樣才能豁然開朗，揭穿字形的密碼。如

象蠶、蜻蛉之類害蟲，創利家以刀刈木，都是在裝四勞動中發現的

中

中一撇小点，是它的呼吸孔蒙一學生見教

相反，我不相信什麼經傳字書，包括什麼一切經音義，古文四聲韻等，在內對於這些字形，圓形、圓勝，有真心研

台字形原意的直接解釋，主張靠翻讀、校字書來釋古文的學者，自不妨再去翻校上二十年，看看有無成效至

于間接的反映等，或許有之，讓客觀的效果來檢驗我們大家提出的各種方法中，哪一種正確和有說吧。








晚起的經傳字書並非完全無用，不過，只能在已經辨清字形弄內涵之後才能作取來作為輔助性的證據，它

是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如果我們自己沒有辨識字形——物象的眼力，又不肯設法訓練培養，提高

眼力，企圖找一條終南捷徑，振聵故紙來探索古文字形伶，其結果除了能旁徵博引陳文炫耀書本知識的博洽自然也不失為一種長處以外，恐怕很難接觸到古文字形的實際的。倒不如去考治文獻文字學、訓詁學下面遂要談，熟悉物形，古器物形，等對探討古文字形的重要性。

由于古文——主要是象形，其初文都據物形而造，非常現實，他們那時造不出无物之形造出來，也未能識。例如：商代人似少見熊，因而甲文中未見熊能字，周人不熟悉象，所以連西周金文中的象字已訛作豕，見為字

鼻短而尾肥，小前大後，完全失掉了象的特殊外形，又如：周人漸少善，善，鵠字等酒品，所以甲文的且

重，形，   商，鵠字   善……等字形在周金文中也多訛誤失形，變作  豕

而變化最為明顯的是，甲文中反映花樣繁多的入祭，殘殺，肉刑的字形，此時也多模糊錯亂，不太清

哲， 其， 訛作 散， 如  戰，訛有作 琴， 又訛作 臥， 訛作 臥， 訛作 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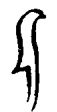
這些情形至少是說明後來的書手對字形的間斷漸，疏遠已漸不知其字形上的來歷，所以寫出的字日漸失形，与实物之形相去日遠，那么後人釋字又何能例外？

一个著名的故事很能說明問題：漢末大儒師鄭玄，不但他自己學問大，很出名，而且連他府上的侍女都

非常熟諳《詩經》而且能引用自如。一次一個婢女被鄭罰跪。另一位婢女就引用《詩》句「胡為乎泥中？」來嘲笑她。跪者也用《詩》句「薄言往愆，逢彼之怒」來回答她……傳為千古美談。由此可見鄭玄的學問，影響之大且深，儘管如此，因鄭先生沒見過「猥尊」為物，所以無法解釋「猥尊」，曲喻百端，越扯越錯，留下一個笑話……已見上文。這還不如一般稍留心古器物的人，謹慎，但不知商、周為何物何形？而且連禹、獻等古名也不知為何物？由此可見鼎鼎大名的經師、儒宗的一點知識也完全離開實際，徒見聞，生而知之的「天才」，那樣的怪物，古所未有，今亦罕見。先驗論在古文字研究工作中也是注定要失敗的。

至于我輩凡人，如果沒見過盤、鬲、觚、豆、壺、觥、尊、斗、戈、戈、戈……實物，僅靠《三禮圖》裏的介紹以及篆文的盤、鬲、觚、豆、壺、觥、尊、斗、戈、戈、戈……商、周、車、車、戈、戈、戈、戈

戊戌、庚戌……等字形來推測，那是永遠也不能猜出這些商車象形字所象之物畢竟為何狀的，我們假如沒見過商代的






形有銅刀？就很難明了。中文之「𠂔」乃「𠂔」之瘦者，既看不懂「𠂔」，自然更無法明了象形刀之



形的「𠂔」，中文之「𠂔」以及象形刀之力的「𠂔」，刀（不過也不一定能把「𠂔」猜作「𠂔」頭啟主……那樣的臆測……）

我在見到出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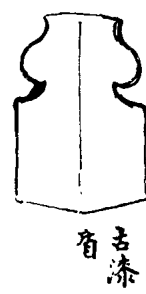
形西周銅錢之後，才恍然大悟圓形，甲文中戊戌都作「𠂔」形而不作

知古有  形，柱石，才能斷定   土之所來，都非學者以國內大師們所倡的，殷、周、秦、漢、魏、晉之形了；




胸有全車，熟悉古車的结构，才能很容易發現甲之中的淺車之形 ，折轅之車的 ……才明白前車

甲文家把這些異常的損壞的車形，統釋為一般的車字，是對字形的疏忽失察；

看過春秋、戰國的漆盾，漢陶盾之形，就不難辨識圖形之  的形象……



盾 古漆

看過  形古銅鏹，就應該不難看出  是手執鏹製革之形的皮字初文， 以鏹為物，


這樣的訓例太多了。在本編中多次談到，所以不必多舉了吧。本來這是十分淺顯的道理，很容易明白。


總之，古器物方面的常識，對釋古文是很必要的。它是客觀之物，稍有缺陷疏忽，流于主觀臆斷，違反了客

觀的現實，就會出現紕繆。這樣的教訓也很多。前文中談了不少，這里再舉幾個：

出土的古兵器，戈很多了，戈後來又發展，在前端加刺，而為戟。秦人稱為鏹，這是大家所熟知的。最怪異的


也不過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三戈戟，但却從未發現過所謂三鋒矛的戟，那樣的斧兵器，據此則可知羅氏

釋古金文的  本為漢衛所謂的戟，郭老早年又感憤此說之「不可易」，而釋為戟……更不是信。

大家都知道銅鑄貨幣——「泉布」都出現于商品經濟已很發達的東周。西周尚無其物，然而丁山却解  甲文而

「象两个十二針的泉布之形」，馬叙倫先生又感讀此說：「姑不論字形如何？僅就文物而言，也可見其荒謬。」

大家知道，「盥」之為品，也較晚出。殷初周初無盥，「盥」字也自然應該是更晚些才出現的形聲字，而且盥本

咸食品，也並非供洗髮須的盥洗品，所以字並非象形字，然而孫海波先生受粹象人沐髮之狀的，甲文沐

為「即盥之字」，姑且不論他誤視人髮為須，僅就文物本身而言，也可証其必誤了。何況「字」形古而制，並未

鏡出現更晚些（近年知商墓有一二圓形銅片出土，是否為鏡，尚難遽定），至于鏡之有架，更不知始于何代，

然馬氏却用《世說新語》中的有架鏡形以解古圓形之……這是一例也，他日出不窮，元須多舉。


古文化遺址發掘之于古文字研究的關係，也極為密切，明顯之例很多，如：

拙釋御字初文等形，象有人以手執持擊人腦——埋人牲之形，幾年後知江蘇銅山五雲發現

祭壇遺址，在四塊巨大的周圍埋有人骨架十九具，頭骨多破碎，可為拙釋之實証，此即御字之本意，說詳拙《微》

釋字，御，禦，這四塊密排的巨石又啟發拙釋古文冊字，初意亦象此，列石之形，後始轉指簡冊……

之說（而上舉示上等例亦然），由于有了遺址實物初字形互相印証，往可以確知，詳拙《微》釋示去冊……

我先由字形分析，象葉插時的版幹之形，《詩·大雅·縣》中有「動」記載，但未知版葉始于何

補充：郭老曾斷定周人文化落後，只在滅商後繼承商文化……近年《利簋》以及周原甲骨的出土，以事實否定了郭老的推斷，實際上尚有大量的早期銅器在，不過都被學者誤認為商器了……詳拙《商周兩王族的族徽》一文

時其後才注意到城子崖的大規模板築遺址，而商遺址尤多，皆可為左證：

拙釋~~分~~家被反接的人形，而商墓以及其它文化遺址中，頗有作此形的人骨架出土……以錢的事實，證實，拙說。

我相信伴隨着考古，發掘工作的日新月異的發展，由地下博物館所揭示的情況，出土文物日多，必極有利于古文字的研究工作，可拭目以待。不過，這里也有個條件，就是古文字研究者的認真態度，與辨識字形、思維……的水平，也必須隨之提高，否則任憑出土文物如山，字形如鏡，仍無素研究者何。這種例子已多，這里只舉兩個生動的實例：

五十年代曾出土一件獸形「尊」，作明顯的驢形，見《淺說》二二三頁附圖，而且銘中自稱為「~~𧢲~~𧢲子」，~~𧢲~~不即驢

形，音義、品形與字形吻合無間，這是多么明顯的，愚考~~𧢲~~不——驢，即~~𧢲~~——驢字的本字，殆可確證無疑。品字俱

在，可互相印證，何等簡單！然而，可惜的是當時多派學者撰文介紹時，竟無人識此驢形和驢字，仍乞靈汗氏

「駱黑鬣尾（之馬）」的誤解為說，以考此驢形品形為「黑鬣尾」的馬……未免有些驢唇不對馬嘴，很使~~人~~耻

想到~~某~~子買鞋，「寧信度力自信也」的老話來，不過，這還不算稀奇，更有甚于此者，有位大師竟稱此品為「犧

牛尊」，或又釋~~𧢲~~和為駱字，豈馬牛驢駱都不相及，混為一談，令人啼笑皆非，比鄭玄更「玄」了，然而三十年


來也未聞有人提出異議。此外，此品又自銘為「雷壘」，那公自宋以來稱此類鳥獸形酒器為「尊」，亦誤，應正名為壘。

(二) 間接實踐：世界上古今中外的萬事，絕不可能樣樣都靠自己一人的親身實踐去認識，勢必要依靠很多人協力去作即「社會實踐」，研究古文字也不能例外。

首先必須要依賴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普遍的規律來作指導，用民俗學、人類學等方面學者的調查、研究成果以為參攷，就古文字辭來作具體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探討，考察它所反映的我國商周時期（及其稍前時期）的某些情況，與世界其他地區民族等相比合有其共通性，也會有特殊性——我們可以通過借鑑其共通性來探討我國古代社會情況的具體的特殊性，只有這些特殊性才是更重要更有意義，對於全部人類歷史發展的研究中，最有價值的史料。才能更有說服力的豐富而整個人類社會史的研究成果。

我由這幾年探討古文的實際作中，得到了一些啟示、教訓，這主要是使我認識到探討古文字古代社會面貌，必須尊重客觀的古文字形的實際、思想，必須適宜這種客觀實際，才能把它置於一定的歷史環境、時代背景之中，即用歷史主義的客觀冷靜的態度來作科學研究。劉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去普遍真理。我們必須把商代當作是早已脫離了野蠻狀態，但仍保留着一定的野蠻風俗習慣的古代社會——由文字辭等反映的大用人性、愚考、歲美、創美等，都是用

斧，刀把，挂剝碎，作為人肉，的筵席，貢獻于受祭者的，而不是當作地下的被奴役對象（等情況來看，他們普遍的脫離吃人狀態，似乎並不很遠，這與儒家的捏造的文明盛世……相去卻很遠了，後代以至近代人當作文經地義的東西，如：道德，八道觀念，歷史記載……等，他們却未必有，即使有，內容上也有不同；而我們看來，不免離奇古怪，是毫無意義的胡鬧般的事，他們却一本正經的，認真的作着，例如，商王那樣的重視祭祀，帝，示，土，高祖，先妣，王，公，但不祭呢……花樣繁多的極為殘酷的人祭，屠殺，宰割俘虜，奴隸，以祭于幾塊頑石，示，社，土，冊，亞，一，草，包——帝；不但懸坐，下雨，狩獵，出行……要下，甚至于連作什麼夢，也要下，以及流行的化裝舞，假面舞……等，都當作頭等大事來做，不擇其煩，直到東周人還在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還流行着「儺」的「古禮」，不過已經「近于戲」……其實這裏的「巨石崇拜」，假面舞……等都是古人普遍流行過的東西——巨石遺址，由西北歐到朝鮮，日本，印度等地都有發現，僅在形式等方面稍有所差別，如我國遼寧，四川所發現的「示」和商代「官式」示，字形相同，都作「下」形，與其他各地古國的「桌石」，「屋式石」等形不同，有些差別，而假面舞直到近世印地安人等仍在流行着，不過化裝方法等也會有些不同。而入祭情況，也許越古越熱烈，更是把這些愚昧殘暴的原始風習，化為粗直主事的文明古禮，嚮往三代盛世大同歷史倒車的儒師們，封建士大夫遺老……等，無法理解也不敢正視的東西，其實東周人已

不大知道商周初大量使用人牲的情況。他們說：「平子伐莒，取郛，獻俘始用人于亳社。」（《左傳》十九傳）以及「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古者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左傳》昭十）對大量人殉之事也頗茫然。這由《詩·秦風》載秦人痛惜「三良為殉」以及《左傳》的「宋文公始厚葬始用殉」等記載可知一二。其實那不過是商代古風的一點餘緒而已。（連現代的資產階級學者也同樣大量迴避掩飾林林總總的階級制度。）（所以晚儒強以偽古說，偽古禮，偽古史加之於殷周，往者與真實的史料斷絕，枯木入，相反，後視為極重要的當然之事，天經地義的寶貝，却為古所無——或至少在文字中並無所反映，例如孔門所拚命鼓吹的道德觀——忠、孝、仁、禮、地、君、恕、道、倫、理、信、愛等彷彿應該先于天地、宇宙而存在的這些字卻都不見于甲骨文，而且除孝道君以外也不見于西周金文，又如《王季子文作》：「家成斧頭之形，大奴隸主即以此省殺，鎮壓廣大勞動人民的哭品恬然自居而不涕。」這和廼儒所憧憬的「先王」「王道」……相去有多么遙遠啊！又如自古以來的識古之士，大都以為從上古似乎就有歷史，有史官掌史……似乎史之有物比於氏賴以生存的任何

注：西非歐的布利塔尼的摩澤斯，有大創立的，多門。西方學者以為係古代墓地，大約也是據其周圍有人骨出土而作出的推測。手邊無書，不能詳知，不過如真有大量人骨出土的話，則也將是入祭之證。我國古史遺址相若，而古墓葬，果然則墓地之說也是西方學者的疏失，或竟是有意的歪曲掩飾。

生產大事史重要。他們企圖造成自古即有「腦力」等印象，用以提高文人的地位。目前近世的學者都曾圍繞古文「𠂔」字多方臆測，千方百計的想把這裏的「𠂔」形說成爲記載上具有個的「筆」、「簡」、「官府簿書」等之形，不過結果是枉費心力，任憑什麼巧說「𠂔」也不像「卜」筆形……若依拙釋就使大家掃興之至了。我以為「𠂔」不過是表現初民賴以生活漁獵，取手執四捕魚形的「𠂔」……之省文（「𠂔」不過是長柄四形的「𠂔」也作「𠂔」之省形）這件平凡的事對不易果腹的初民來說，却比「史」書重要得多了。

大約古代的「史」本是狩獵手或組織者到後來才漸轉變爲史官……那已經是較晚的事了。又如大家多相信《尚書》記載：「殷人有典有冊」之說，認為商代會有典籍等，實際上中文「冊」字形所象的，却是初民所崇拜的一種「靈石」，「列石」之形，目係自然形石塊，故長短參差，如紅漆所發現的那樣……並非善長的編簡之冊，後來才借聲爲簡冊字。所以「殷人有典有冊」之說，還須等待地下的進一步証實。





不同階段的古文字形也常反映着當時人們的意識，如：商代人以得食或精製的食品爲幸福可見于「𠂔」與「𠂔」字，有些字形後來隨時而變，「𠂔」字在周金文中也作「𠂔」，又偶作「𠂔」，變作「𠂔」，以「得」見，子爲「福」了。反映着生產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人們的幸福標準也提高了，詳徵商周人的幸福觀一文。

我們自己也經常由于時代限制缺乏知識，又為前人等捏造的偽古說、偽古制、孔……等說所愚，因而對於古代的了解就更為困難，更為隔膜。應該盡量保持客觀冷靜的頭腦，警惕，克服種種脫離實際的、反歷史的主觀性、片面性，也很須向古史俗學、人類學等學者著作求教，提高認識，擴大知識領域。

在這種學習中，當然絕不應該是濫竽充數，硬套，生吞活剝，常作洋教條。我們只能由我們的實際出發，而不能機械的以外國學者在國外調查研究成果來代替我們的古文字研究，算作我們的古史料。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事實上這類的教嚴重的錯誤，已屢見不鮮。應該從中吸取很多教訓了，只提出幾個頭例：

近世的幾位有名學者懂得國外的學者們由某些原始、落後的地區弄了解到那些部族等由流行動物圖騰……的情況，於是，我們的古文字學者也動輒把自己所看不懂其內容的銅器圖形銘文，解作「圖騰」或「族徽」了事。幾乎成為一時的時髦風尚，至今未衰……他們很少考慮那些普遍的流行圖騰的民族、部族實在何種社會發展階段？其物質基礎如何？他們是否已自力進入青銅器時代的奴隸社會？與我國的商和周時代相似？……大家都知道，圖騰大多流行于較原始的氏族社會，但學者把這某些風硬套在已處于「文明」的奴隸社會的商人身上，是否適合？即使商周也依然流行「族徽」……是否也是以簡單的某種動物為族徽？

与美洲的那些史原始的部族等所流行的方式完全一模一樣？只管這樣生搬硬套，倒不共為一種省力气而時髦的研究？方法既无須動腦子，也不必負責任……然而這難道也算是科學的考釋態度？據我粗略的分析了三百多个古銅品銘文的初步結論，即：一、商周時期只有古圖騰的殘餘；二、我國古代圖騰和他們只以某種動物為圖騰的方法不同，比較複雜；三、很多商、早周的銅品銘文，多含它意，根本就不是圖騰。見拙《徵》古銅品銘文初探。至于引古已比倫黃道十二宮以解十二支等，似乎已无須多談了。又如也許有人曾由公推古說上古氏族曾有崇拜生殖品之風吧……筆者見間固陋，深愧不能詳知，不過有一點是應該能由常理推定的，即這類古風，如果有的話，也只能出現于荒渺的遠古愚昧原始的時代，未必繼續流行到青銅美、興，並已有成熟的文字的文明時代吧？這該是每個稍有常識的人，都會懂的，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却據某些偶然跡象而作出，殷代流行生殖品崇拜，的武斷的驚人，而其動機頗似獵奇——有意的犯我們的商代勘寫得史為原始、愚昧和可笑些，雖不能說此公也与其他帝國主義分子之流為他們的侵略製造輿論，如出一轍，但其居心叵測，不能令人無疑。试想，若在我国商代如此流行原始崇拜，則与此相若的古希臘等也會有相似的崇拜，才是但末聞西方學者有大倡古希臘流行這套崇拜……

之說，唯有東方的教人之風習特別愚昧落後，可笑。實際上，至少在古文字形中，根本未見這類的反映或暗示，則可以完全肯定。古文字中曾出現過「男根」之形，「中」文有   等，不過那並非表現「崇拜」，而是表示商王兇狠的殘害被壓迫者的酷刑——宮刑，割男勢——這些却又恰是那些洋人先生們諱莫如深避而不談的問題，他們不對「崇拜」有濃厚興趣，其用心難道不值得懷疑嗎？然而比這更奇怪的是我國的大師們也頗有人有的還是最進步的權威人士竟甘心追隨高氏推波助瀾，大肆鼓吹代銷其「崇拜」之說，甚為塵土。還要大費口舌，變本加厲，又轉引古文字形，為高氏的「崇拜」之說尋求佐證，如「術聚賢」特劃勢之形的  為「男」性生殖器的合文，以刀為匕，某權威則釋「丁」示為「生殖」之倒懸，「宗教」實起源于生殖之崇拜——一切神祇均稱「示」……又釋  亦生殖之形……更在釋「帝」時把高說「發揚光大」由人的器官推廣到植物的生殖品，「元」崇拜「誠高氏的忠實信徒」更有出于藍了。其動機性質，原目……畢竟如何？是真的看不慣字形，以此誤誤釋，抑是別有用心？或出于某種心理變態？也都值得推敲，而待將來再作光采的結論吧，這里我只能當作不顧具體實際，濫搬洋教條……的失敗教訓之一例而已。詳拙《微》釋示五冊……古代的巨石崇拜以及古文字形反映的階級壓迫西文

三、用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指導我們的整個古文字研究工作，避免形而上學。



辯證法是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它是古今思想家的智慧的結晶，使人們能正確觀察、理解宇宙萬物的發展規律。我們由這一點，實際工作中逐漸發現我們如能有意識的自覺而廣泛經常的運用這個方法，就會收事半功倍之效，因為它能使人「有目有心」。僅由於我們學習得不好，理解的膚淺，所以還不能自如的運用，也不易正確透徹的理解和總結，只能就力之所及，作膚淺的介紹。

古文字今年的發生、發展，就充滿着矛盾，也正是這些矛盾的因素推動着它的發生和變化。例如：象形字與所表的事物的矛盾，造字者與識字者的矛盾，造字者與其後來書手的矛盾……而在研究方面的矛盾就更多了，如：新舊之間，正確與錯誤之間，片面與全面之間等，矛盾是沒有終止的，它推動着研究工作向前進步，任何「終極真理」、絕對正確、全面的「不易之論」等，大約都不甚可靠，沒有矛盾就不會有進步，不會有真理的發見，對某些「絕對權威」來說也是「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謬，試想如果多有幾人對許說提出些懷疑、辯難，也不致容許這油儒之說，流毒兩千年而不衰了。

這里也在充分認識到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轉化，例如：許氏之說在沒有古文字資料之前，曾被人捧到九霄雲外，

燭然極，但古文字資料日益，研究日深入，它使不先動搖，最終將一落千丈，感極而氣，由新說代替，這就是客觀的規律。任何人也逃脫不了的。近世某些大師之說，如果並非科學根據，雖風靡一時，其結果也可想而知。某些人的研究條件或差，但由於有某些方面的長處，解放思想，腳踏實地，实事求是的艱苦鑽研，掌握比較科學的方法，專心致志，鍥而不舍，也一定會由弱轉強，變不利為有利，轉敗為勝……由少及多，由淺入深，由此及彼，化險為夷，逐步深入，最終也未必不能以精湛的新成果代替顯赫一時的，但却是似是而非的名稱。蓋科學的歷史不外如此。認識「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這對於古文字學，以及古文字研究，認識工作來說也十分重要，我們多少懂得，掌握一點，就受益很多。當然，它只是抽象、概括性的道理，永遠也不可能代替具體的古文字研究的實際工作的。在這裏，着重介紹在工作中具體運用辯證法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方法、实例，作為參攷，也許會有些用處：



(一)、全面的占有有關古文字的第一性的資料，縱觀全面，探索其內部的有機聯繫，盡量避免分割、孤立。

古文字資料的積累，雖比秦漢以來的古代要多，也還是很不完備的，而過去的研究者，又往往把這僅有的資料再加以人為的分割。例如把甲骨文和籀文分開，各為專業，專攻，在全文中又把早期的金文——圖形，其中有很多已成為文字了

別除去，再分割。把研究的資料範圍越縮越小，各自孤立，同時他們也往往把字形和它所象的物象，形作更加大力的分割，字形乃原文義分割，由于昧于字形經常不自覺的把同字的物文與造文，古文與變體分割……割來割去，剩下的，往是些較晚的文字，已無法由此探索其中的內在聯系，只好開中藥鋪，羅列一些現象，這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典型方法之一。然而也是最流行的方法，四平八穩，無疵可擊，不過也不能解決什麼問題。

我們今天的要求，則恰與此相反，要盡量把有關的古文資料，全面披羅集中起來，以便綜合、聯系——而每種字，盡量把同一字的各種已能辨認的初、進、正、異、繁……之文都集中，聯系起來觀察、分析、比較，研究其內在的聯系，以便進一步探討其構成、變化的規律等。很多時候，都是由常用字形中逐漸發現某些線索，以此作為「中介」，才能逐步的追溯到其字源。形象一點說，它和偵查小說故事展開的過程頗為相似，當然這種「破案」的幸運也不很容易獲得，要發現、掌握各條線索，殫精竭思，用盡力氣，才會得到它。

然而，這裡沒有什麼奧妙，舉實例來說也許更易理解些，例如無字，我就是由通用的甲文

 金文  籀文 

字形中分析，比較其中的關鍵——只目下之形

由若干字形的旁證推知


是象形動物的省，代形，而上溯到



這裏的「无」已分明是獸畜之形，再溯到國形之



象人牽兩馬又有一分之形，已不難測知無的

再由來形向下追查到家文來一亞 亞一亞以及無與亞字的字聲上的聯系，和金文中，大無即大亞，
 的文義等綜合起來分析，才算基本上弄清了它的來龍去脈——初步懂得了無字的原形，原意如此，
 若是不能作上述的聯系比較，只就通行的無，最有形的來：來，新比較，恐怕永遠也弄不懂它原象何
 形，只好滿足于，八執兩牛尾而舞……如自弄找不到它的後身三的大一亞 亞一亞，也還會使人難明這原始
 图形  的真正含義。像這樣須要上下求索，上溯到图形，早期甲金，下追其後來的變形，縱橫聯系起來
 研究之例極多，這里僅舉此一端，以見其餘。此外又如同樣的日形在古文字的構成中，卻代表着二十種左

右的內容，見本編末所附《微》之日形的內容，如僅孤立的研究，只解為人口，就不免要鬧出 釋臥口啟為「開門時，自
 稱其名」之類的笑話了。又如相近的 夕 夕 川 之形，各有其象——象人頰、象水，代表鼓聲見彭和光世見彤
 等字，詳《微》釋 夕，如僅解作毛形，或飾紋，自然都失之片面；同樣相近的 田 田 却來源於多種物形，如田
 算盤中的算珠、雞頭、車輿、車輪、玉璋……田畦、圓 圓等近十種內容，已見上文，怎能執一而釋字？

在實際工作中日益体会到科學真理的普遍性和正確性，馬克思指出：「研究必須詳細的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
 發展形態，並探尋出這些形態的內部聯系，只有在完成這樣工作之後，實際的運動方才能够適當的敘述出

來。《書本論》二版跋：「劉寧也指出：要真正的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


介。我們決不可能完全地作到這一點，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再論》全目前
句勢……」他們的概括性指示，好象是專為指導我們的古文字研究工作而發的一樣適用。我們能感到學習到

這樣的全面而系統的理论性指示，把它應用於具體工作，是我們的幸運，它能使我們少走很多弯路。

(二) 把文字當作時時變化之物，由其變化中分析研究它的構成和變化的規律，以及其本質、內容；古文字的
研究成果，也在不斷的变化，不斷的新陳代謝，都不是僵化的、一成不變的事物。

文字漫出世之時就開始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後人的研究也一直在變化，正確與錯誤，全面與片面……的
鬥爭，不會完結……然而人們的認識卻往往都不是這樣，而是錯誤的把文字當作僵化的凝固的不變之物，仿
佛古文字一造出來就定形為我們所認識的，和說文的篆文相同，相近的樣子。例如：御字，大家認定只應作御

最多也不過作御，才與說文相近……而不應作更完整、鮮明的御，等形，把這些早

期的文字都列為不識之字，或分為另字；而作御字則不能作也，不可能曾寫作等形……他們很難理

解前者是後者簡化的結果，除了思想上的僵化以外，也由於不能看懂字形。這類的實例，不勝枚舉。

至少在理論上，我們應該懂得字形在產生之後，一直在不斷的变化，而其初文必然是詳盡明確，形究竟是的完文——因為只有那樣才容易使初用文字的人理解，傳達互相間的思想感情，心心相印，才能逐漸流行起來，這已流行之後，為了使用上的便利，才逐步簡化，約定俗成。這道理本來十分簡單，然而以前總有人却偏，大倡「古文皆簡」的荒謬片面之論，直到現在仍為某些學者們信受奉行，還未悟其非。我們今天也只能以晚期的較簡化的造文為線索，循此規律上溯，以尋其源——初文，才能明了其字的原委形意，以及其種、變化。若只是孤立、僵死的分析其違者文，視為不變之物，很難明其底蘊，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由這些實踐中，逐步体会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如恩格斯指出的：「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腦中的反映時，本質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連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失方面來考察。」^{注一}，「物體和運動是不可分割的，各種物體的形態和性質只有通過運動才能認識。在運動之外，在對其他物體的一切關係之外，就談不到什麼物體。」^{注二}，「都應該書之座右時刻不忘。」

與此同樣，對待人們的研究的態度上也應如此，從它的運動上着眼，應該是不停留的前進，逐漸深入。

注一：《社會主義與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注二：《致馬克思書信選》

新金母一解釋都是永恆的、終極真理、不易之論、萬古不易……然而事實上却常相左，某些字一經某名流釋出，往往成為「定讞」，不易更動，即使新釋無誤，錢坫如山，也經常遭到某些學者們的深閉固執，這種僵死、頑固的態度就是形而上的思想方法的特点，它能把活人的靈活頭腦變作陰沉木或花岡石……




(三) 注意新古文字形中的特殊形——特殊與一般的區別。



古文字中有不少的特殊形——當然，這只是就今人的看法而言，在古代流行這些文字時，却未必如此。




古文字來源於生活現實，而世上事物本來就存在着千差萬別，所以早期文字字形也常反映着一些差別，不過這些差別在事物中雖然十分明顯有目共觀，不易產生誤會，但在文字形——最簡單的繪畫中，自然不會那樣清楚，容易令人疏忽、錯覺，而且有些特殊形文字又不便書寫……所以後來就逐漸改用某些接近的一般形，或形聲字代替，所以在這文中這種特殊形多歸于淘汰。（使我們不易辨別形以釋古文）淺顯之例如：




  見于金文 相當于  甲文 莫形之有，象以手被反剪于背後的人，或俘虜來形，篆文中




已無此形，所以今人多誤視這特殊形的  為  女而誤視為女字：又誤譯  為望……



  中，相當于斬了頭的  中，象形，即象被斬的，身首異處的被害者之形，見于甲文的


 姑釋裁(?) 我疑是篆文的  之古文。參《源流》裁、殺、詳《徵》階、壓一文粹裁


 良 象迴顧的人形，与一般的表示向前方看的  見 的視向恰好相反，是  的特殊形，然




而學者不察此形之異，誤視同  多誤釋見 金作  下釋良見限字篆作  近年始知唐兰先生已有此說

 見于中文既... 象扭頭向後， 的形，是  的特殊形，篆文中仍保留此字，分楷書也保持此形未變：

... 象車振折斷的特殊之車，是正常車形的  之變形，金文中无學者皆誤釋為一般的車字



 象漢車之形——此車與翻在軸下，与正常車形大異，學者皆釋車，无視其特殊之點：



 金見駘字 是馬的特殊形，它特別強調此馬形的双目之長，即頗似馬而耳長之驃——圖形中无為過肖

周金中已作  加舌聲，篆作  以馬——般形，或改作以馬，象蛇舌的  後俗通作驃；

 象頭帶套索的特殊羊形，它應是象手執索拿擒羊形的  之省，与一般的 

形迥異，然甲文家誤釋為羊，而不注意索套之形；見《甲骨文編》羊字

 象口帶釣絲的魚，也可算是魚形的特殊形，實乃象一手執釣絲引魚之形的  形之省

与一般的魚形不同，然而前人多釋為一般的魚。周金改作  形以象代釣絲之形，篆更作  改為金意

𠂔 一 𠂔 甲 𠂔 圖 並見于古文 𠂔 象倒象形 多用以表示被捕捉……之象 乃 𠂔 才 𠂔 之特

殊形 後來的文字中讹化作 𠂔 𠂔 見金文 散 失去特殊象形 金文中的 𠂔 𠂔 ……令人誤以為入手

𠂔 𠂔 𠂔 𠂔 中 𠂔 金見數字 象皮錢 葉 𠂔 皆指的反鼓形 是 𠂔 𠂔 𠂔 的特殊形 甲文家不

辨 後來金文 𠂔 𠂔 戲 省作 𠂔 以 𠂔 代 𠂔 𠂔 篆索與更改作 𠂔 𠂔 𠂔 也極可能又變作 𠂔 𠂔

𠂔 𠂔 中 非如字 𠂔 𠂔 中 象長髮士 𠂔 𠂔 中 視物之士 𠂔 𠂔 中 回頭張口之士 𠂔 𠂔 誤釋母 𠂔 𠂔 加註

𠂔 甲 画出頭部的女形…… 皆女之特殊形 田多不釋 這部比較好些 因為這表明特者已發現其形有異



部分圖 象只是站立 鼓張兩翼 以廣掩切見 的鳥 一表現特殊內容的大鳥形 鳥的正視形 是鳥的特殊形 (一般的鳥都作側視的 𠂔 𠂔 ……) 本非文字 不釋 或誤釋鳩。

這樣例子太多 一般都是必須在能充分辨識其形之後 才能逐步察明其來源 探賾索隱 有所發現

所以大都被歷來的學者所忽略 不知其特殊性 誤視為一般形 有些則已發覺它有些特異之點 因而感到迷惑






存疑不釋 如上 𠂔 𠂔 𠂔 等形 都無人解釋 這種存疑 反而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四) 注意分析某些字形中存在的共性與個性 並充分利用其共性與個性間的關係 來作為探賾和驗證的

重要手段

如上所述，我們基本上還是在憑直覺——眼力，來觀察、辨識字形，望形生意，當然主觀感性的東西多些。如果完全這樣釋字，不但容易流於過分的主觀——嚴重些還習于濫臆測所謂「如射覆然」，「漫无客觀標準」，是非无定，使天下學者疑……因而不僅過客觀全面的比較科學的驗證也還不能最後肯定，尤其對於某些過簡而晦澀之形，更須作些客觀的驗證。其實前人早已發現並應用過這類方法，如由文義比較而釋字也是利用某字在這些文句中的某些共性，來作驗證的，在字形方面如唐兰先生之釋甲文「斤」見《導論》。儘管他並未甚明「斤」為物等，都曾利用共性，歸納得到些成功。在筆者開始試用此法時，不過是一種自發摸索，後來才把它逐漸深入，如系統一些。主要是：對於某一種構成兩個字形以上的因素——基文，如果連不能確知其形時，可由利用此形構成的數字乃至多字中之共通性能中，分析研究其個性——從其性中分析其個性性質用途……只要能突破其中的一點，就可以找出線索，以及其餘，探索其共通性。如果大部分字都可解通無疑，就可以反回頭來用已知的共性以解未明的疑難之字的個性。這樣往，就能由個性到共性再由共性到個性……首先盡力打開缺口由点到面由少及多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反覆推勘，反覆提高和深入，解決一些直接難明的基文之形和某




些構成字形等方面的規律性，在文義方面亦然，而且比較準確。因而這種方法，不僅是開始分析的手段，且是重要的驗證的方法。由它的共性中以驗證其個性，這樣就可以防止和糾正某些主觀片面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武斷而輕率的弊端。也許通過幾個具體的實例，才更容易說明：



十 甲字中通用的省文，篆文由漢代一直到現代都在遺誤解……我們以為這是  申  申  申  申  申 等的省形。

然而這這初文的  申  申 也被人誤解為毋……或轉角形，推至新甲，按實即角形，亦即十形，甲字初



文，這由圓形執戈揚角的戍字形之  申  申 等可知  申  申 為省，又可由圓形後着去形，只作  申



可  申  申 戍  申  申 後省作  申  申 而  申  申 即  申  申 間……都可證  申  申 省為

十……而在這些字形的共性中亦可證十之為盾形，現在由此再回頭來分析  申  申  申 象置甲盾于口之形

以表示有事故戰事  申  申 即置盾甲于門中之形，以示這是有武力防守的閘塞……然則許氏

曰釋以及郭老釋甲為魚鱗，唐蘭釋為草木形……在這種无情的驗證方法面前，也要經受考驗了；


 申 釋為許誤為旗形，現代馬叙倫先生等解作犁頭啟主，主粒著于犁上之形……郭又釋  申 物為牛犁犁

之形……按  申 乃刀形，刀字可一目了然，那么  申 即象刀上沾有被刀切割之物的碎屑之形，試用共性

為証就很容易明了。如：

 割

象用刀割絲斷索。

 割

象以刀割木。



甲割宜之古文


象以刀割牲肉祭且禮之形。

 割

象以刀割肉。

 割

金杜耕煮者。

 割

示以刀切肉入鼎

中烹煮之意……

都用以

以象示

切割而

 割

物

則示以刀屠牛卜問之。物字……實即屠牛

物字即屠牛。都詳微釋物字。那么上舉割絲割木割肉割而……

自然都非刀莫辦。不可能以犁或犂頭

來代替刀的。即使是商代已經有「爰爰良耜」恐怕也很難用來斷絲。切肉。割肉。屠牛。羊吧？

乙

乙

乙

甲自金說作

乙

篆更說作

乙

許田誤解為小阜。

乙

乙

據許氏另說解為「眾也」……學者多信之不疑。我不相信古代造字人有什么魔法。竟能用如此簡單的

乙

乙

乙

乙

再向其共性中一查。則如甲之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引申。泛示修治理。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乙

解上舉諸例為以帚掃眾。或堆。以卒削眾。堆。雙手引眾。堆。和堆。執珥解眾。堆。以共性驗之。日解皆不可通。

說而解辛為「罪也」……我們既知「辛」為小刀、刑刀之形，都有「劖」之說，但少金証。又如其變文之「辛」為「辛」。


与刀之混合形 加刀以示 幸命为刀之意 再由从弓 构成的诸字中以查异的 其性如何：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𠂵 𠂶 𠂷 𠂸 𠂹 𠂺 𠂻 𠂼 𠂽 𠂾 𠂿 𠃀 𠃁 𠃂 𠃃 𠃄 𠃅 𠃆 𠃇 𠃈 𠃉 𠃊 𠃋 𠃌 𠃍 𠃎 𠃏 𠃐 𠃑 𠃒 𠃓 𠃔 𠃕 𠃖 𠃗 𠃘 𠃙 𠃚 𠃛 𠃜 𠃝 𠃞 𠃟 𠃠 𠃡 𠃢 𠃣 𠃤 𠃥 𠃦 𠃧 𠃨 𠃩 𠃪 𠃫 𠃬 𠃭 𠃮 𠃯 𠃰 𠃱 𠃲 𠃳 𠃴 𠃵 𠃶 𠃷 𠃸 𠃹 𠃺 𠃻 𠃼 𠃽 𠃾 𠃿 𠄀 𠄁 𠄂 𠄃 𠄄 𠄅 𠄆 𠄇 𠄈 𠄉 𠄊 𠄋 𠄌 𠄍 𠄎 𠄏 𠄐 𠄑 𠄒 𠄓 𠄔 𠄕 𠄖 𠄗 𠄘 𠄙 𠄚 𠄛 𠄜 𠄝 𠄞 𠄟 𠄠 𠄡 𠄢 𠄣 𠄤 𠄥 𠄦 𠄧 𠄨 𠄩 𠄪 𠄫 𠄬 𠄭 𠄮 𠄯 𠄰 𠄱 𠄲 𠄳 𠄴 𠄵 𠄶 𠄷 𠄸 𠄹 𠄺 𠄻 𠄼 𠄽 𠄾 𠄿 𠅀 𠅁 𠅂 𠅃 𠅄 𠅅 𠅆 𠅇 𠅈 𠅉 𠅊 𠅋 𠅌 𠅍 𠅎 𠅏 𠅐 𠅑 𠅒 𠅓 𠅔 𠅕 𠅖 𠅗 𠅘 𠅙 𠅚 𠅛 𠅜 𠅝 𠅞 𠅟 𠅠 𠅡 𠅢 𠅣 𠅤 𠅥 𠅦 𠅧 𠅨 𠅩 𠅪 𠅫 𠅬 𠅭 𠅮 𠅯 𠅰 𠅱 𠅲 𠅳 𠅴 𠅵 𠅶 𠅷 𠅸 𠅹 𠅺 𠅻 𠅼 𠅽 𠅾 𠅿 𠆀 𠆁 𠆂 𠆃 𠆄 𠆅 𠆆 𠆇 𠆈 𠆉 𠆊 𠆋 𠆌 𠆍 𠆎 𠆏 𠆐 𠆑 𠆒 𠆓 𠆔 𠆕 𠆖 𠆗 𠆘 𠆙 𠆚 𠆛 𠆜 𠆝 𠆞 𠆟 𠆠 𠆡 𠆢 𠆣 𠆤 𠆥 𠆦 𠆧 𠆨 𠆩 𠆪 𠆫 𠆬 𠆭 𠆮 𠆯 𠆰 𠆱 𠆲 𠆳 𠆴 𠆵 𠆶 𠆷 𠆸 𠆹 𠆺 𠆻 𠆼 𠆽 𠆾 𠆿 𠇀 𠇁 𠇂 𠇃 𠇄 𠇅 𠇆 𠇇 𠇈 𠇉 𠇊 𠇋 𠇌 𠇍 𠇎 𠇏 𠇐 𠇑 𠇒 𠇓 𠇔 𠇕 𠇖 𠇗 𠇘 𠇙 𠇚 𠇛 𠇜 𠇝 𠇞 𠇟 𠇠 𠇡 𠇢 𠇣 𠇤 𠇥 𠇦 𠇧 𠇨 𠇩 𠇪 𠇫 𠇬 𠇭 𠇮 𠇯 𠇰 𠇱 𠇲 𠇳 𠇴 𠇵 𠇶 𠇷 𠇸 𠇹 𠇺 𠇻 𠇼 𠇽 𠇾 𠇿 𠈀 𠈁 𠈂 𠈃 𠈄 𠈅 𠈆 𠈇 𠈈 𠈉 𠈊 𠈋 𠈌 𠈍 𠈎 𠈏 𠈐 𠈑 𠈒 𠈓 𠈔 𠈕 𠈖 𠈗 𠈘 𠈙 𠈚 𠈛 𠈜 𠈝 𠈞 𠈟 𠈠 𠈡 𠈢 𠈣 𠈤 𠈥 𠈦 𠈧 𠈨 𠈩 𠈪 𠈫 𠈬 𠈭 𠈮 𠈯 𠈰 𠈱 𠈲 𠈳 𠈴 𠈵 𠈶 𠈷 𠈸 𠈹 𠈺 𠈻 𠈼 𠈽 𠈾 𠈿 𠉀 𠉁 𠉂 𠉃 𠉄 𠉅 𠉆 𠉇 𠉈 𠉉 𠉊 𠉋 𠉌 𠉍 𠉎 𠉏 𠉐 𠉑 𠉒 𠉓 𠉔 𠉕 𠉖 𠉗 𠉘 𠉙 𠉚 𠉛 𠉜 𠉝 𠉞 𠉟 𠉠 𠉡 𠉢 𠉣 𠉤 𠉥 𠉦 𠉧 𠉨 𠉩 𠉪 𠉫 𠉬 𠉭 𠉮 𠉯 𠉰 𠉱 𠉲 𠉳 𠉴 𠉵 𠉶 𠉷 𠉸 𠉹 𠉺 𠉻 𠉼 𠉽 𠉾 𠉿 𠊀 𠊁 𠊂 𠊃 𠊄 𠊅 𠊆 𠊇 𠊈 𠊉 𠊊 𠊋 𠊌 𠊍 𠊎 𠊏 𠊐 𠊑 𠊒 𠊓 𠊔 𠊕 𠊖 𠊗 𠊘 𠊙 𠊚 𠊛 𠊜 𠊝 𠊞 𠊟 𠊠 𠊡 𠊢 𠊣 𠊤 𠊥 𠊦 𠊧 𠊨 𠊩 𠊪 𠊫 𠊬 𠊭 𠊮 𠊯 𠊰 𠊱 𠊲 𠊳 𠊴 𠊵 𠊶 𠊷 𠊸 𠊹 𠊺 𠊻 𠊼 𠊽 𠊾 𠊿 𠋀 𠋁 𠋂 𠋃 𠋄 𠋅 𠋆 𠋇 𠋈 𠋉 𠋊 𠋋 𠋌 𠋍 𠋎 𠋏 𠋐 𠋑 𠋒 𠋓 𠋔 𠋕 𠋖 𠋗 𠋘 𠋙 𠋚 𠋛 𠋜 𠋝 𠋞 𠋟 𠋠 𠋡 𠋢 𠋣 𠋤 𠋥 𠋦 𠋧 𠋨 𠋩 𠋪 𠋫 𠋬 𠋭 𠋮 𠋯 𠋰 𠋱 𠋲 𠋳 𠋴 𠋵 𠋶 𠋷 𠋸 𠋹 𠋺 𠋻 𠋼 𠋽 𠋾 𠋿 𠌀 𠌁 𠌂 𠌃 𠌄 𠌅 𠌆 𠌇 𠌈 𠌉 𠌊 𠌋 𠌌 𠌍 𠌎 𠌏 𠌐 𠌑 𠌒 𠌓 𠌔 𠌕 𠌖 𠌗 𠌘 𠌙 𠌚 𠌛 𠌜 𠌝 𠌞 𠌟 𠌠 𠌡 𠌢 𠌣 𠌤 𠌥 𠌦 𠌧 𠌨 𠌩 𠌪 𠌫 𠌬 𠌭 𠌮 𠌯 𠌰 𠌱 𠌲 𠌳 𠌴 𠌵 𠌶 𠌷 𠌸 𠌹 𠌺 𠌻 𠌼 𠌽 𠌾 𠌿 𠍀 𠍁 𠍂 𠍃 𠍄 𠍅 𠍆 𠍇 𠍈 𠍉 𠍊 𠍋 𠍌 𠍍 𠍎 𠍏 𠍐 𠍑 𠍒 𠍓 𠍔 𠍕 𠍖 𠍗 𠍘 𠍙 𠍚 𠍛 𠍜 𠍝 𠍞 𠍟 𠍠 𠍡 𠍢 𠍣 𠍤 𠍥 𠍦 𠍧 𠍨 𠍩 𠍪 𠍫 𠍬 𠍭 𠍮 𠍯 𠍰 𠍱 𠍲 𠍳 𠍴 𠍵 𠍶 𠍷 𠍸 𠍹 𠍺 𠍻 𠍼 𠍽 𠍾 𠍿 𠎀 𠎁 𠎂 𠎃 𠎄 𠎅 𠎆 𠎇 𠎈 𠎉 𠎊 𠎋 𠎌 𠎍 𠎎 𠎏 𠎐 𠎑 𠎒 𠎓 𠎔 𠎕 𠎖 𠎗 𠎘 𠎙 𠎚 𠎛 𠎜 𠎝 𠎞 𠎟 𠎠 𠎡 𠎢 𠎣 𠎤 𠎥 𠎦 𠎧 𠎨 𠎩 𠎪 𠎫 𠎬 𠎭 𠎮 𠎯 𠎰 𠎱 𠎲 𠎳 𠎴 𠎵 𠎶 𠎷 𠎸 𠎹 𠎺 𠎻 𠎼 𠎽 𠎾 𠎿

象以「辛」小刀治形，
 中群
 表示以「辛」刑刀施肉刑。初文又作
 以「辛」
 中群
 象以「辛」治形，不作

𠂔……
𠂔 甲 榜 則象以車斷草木。与折同意。
𠂔 表示以車斬草，入与以戈斬

見大辭義同意。平四 中辭 示以平^レ施刑于人口部 蓋齒 割舌
 中斷 象以平^レ割取牛耳

(為盟?)之形。可見弔之為用。而罪也之意。不過是由刑刀一意轉來的一点暗示……非其本意……


 见于弋字中的弋
 弋形，许误解为人带弓……
 雁振玉误解为缴矢形，不少名家

至今仍堅守羅說。這里的蛇形太明，今天須再來贅述。僅為，昭信于學者，不得不由其共性中完成驗證的例行。

手续而已（类似的无谓麻烦、都会遇到，十分累赘、烦琐，而且也会使明眼的读者感到厭倦，无法

忍，但却不得不忍）可以引

金离火以及坎中故以中
 坤一五同气，第五字形中的蛇形比较参证。《周易》

非双手張古……看來解古之說，不易成立了。唐兰先生看出了這席形，但反對王氏釋席，說另有席字……依

許一說而沒為導以為即篆字……我們不妨再用同法以驗古文之聲。金文

𡇗字即

𡇗

形上，又加

𡇗

僅以

𡇗

為形符，以

𡇗

為聲，不合用席來象徵的。

又金文

𡇗字亦作

𡇗

𡇗

𡇗

𡇗

聲可見

𡇗

與

𡇗

近，即

𡇗

亦兼為

聲符，即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金文却另有篆字注一，其實許氏旧解中實有可臥之處，他也說：「讀若拙。」

𡇗字以此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聲字，而且說文又在席字下列古文作

𡇗

也，正是這

𡇗

形之有訛，可惜這些却為唐兰先生所忽略或不臥——

即依許說而論，王靜安先生釋席，也有充分的形、聲根據，遠勝諸家之說。

此外，我曾由校文量的字例中，求證了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中的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𡇗

由此可見利用共性的探索和驗証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妙方法之一，不能不盡量利用，它既能幫助我們由古文字本身存在


着的內証方面找出有力的證據來抵禦那些大師說，望形生意，是「漫無標準」的攻擊；同時似乎也可以使某些名公


大師們的胡天胡帝肆意濫作結論的那種輕率、武斷的作風稍為收斂一些，有些顧忌之心，多作些老實的有益的探討。



而我們自己却也在談這他們的工作中沒取有益的教訓，勿蹈覆轍，每解一字，都應盡量細微，認真嚴密審慎，腳踏實地的作些堅實功夫。大事固不必論，即使在這個小小領域之內，也不可能依靠傲倖投機來取勝的。

(五) 通過表面現象掌握本質。



這些大道理，衆所周知，無須贅解，在古文字研究中也常遇到現象與本質發生某些混亂的問題，例如：

甲，古文字往往用某些直接易肖的形象以表現更廣更深更普遍的含意，即意在形外，字的真意往往與直接的字形表面現象並不相同。其例甚多如： 甲，先象火燃人頭形，以示各種危險災害之意，並非直指以火焚人


至于前六曰特為光明字，與初文的字形本意相去更遠，這現象也藉了誤以火焚頭為「雙手舉火」， 甲，發（聲）家執

杖打妻之形，用得妻而食以示幸福之意，與卜辭文義用法吻合，並非僅一表現打妻；又如   雀（觀）

家鵠頭，鴈的頭目形，用視力最銳利的鵠頭目以表示觀看之意，前人研究古文借雀雀聲以為裸祭字，並非只家鵠頭

 偏家人手提魚形以表示提舉……又引中而為稱謂說……等意，而非指補魚…… 本象崖邊石磴之形，而又



轉為表示物依運動——升降之意的意符，並非直接的形符，只有部分形符




〔注〕簋，金作 日特聲，蓋專家覆蓋品皿的用竹編製的蓋，與席異形異用，并不相混。

乙、古文中有些字形在現象上或與另外的某形相似，但本質有些遠是，很重要的內容，則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我


們必須通過現象揭示其本質，才能不致於象過去那樣昧於字形，往迷惑，或滿足於捕捉到的一點表面

的假象，而弄錯其本質。其結果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種失誤，亦頗不乏其例：



  女，象以解衣蔽之被殘害者之形。他們的身分是戰俘、奴隸……這是其鮮明的本質，然因其形


一極，女字的  有些相近，所以就一直被學者們誤視為女，並誤釋  為嬰， 為嬰……

丑  即象戌斧頭形，乃  之省文，也是王王等王字之初文。戌頭王是鎮壓殘害斧頭氏的工具。

先品……這才是其本質，然而在字形上  與象女奴隸主集團中的頭貴的佩，用以表示權勢。祭奉的貝串

形之  朋 稍微相近，因而學者失察，誤釋所有的   形，甲文為朋，及从朋，朋字如：梓斧折，火焚婦

女之形的甲文  為挂朋的奇族婦女之嬰，又遭大焚，梓斧在人的上方行將落下的  甲為棚頭挂朋

的省枝。梓斧新入手的  為棚掛朋目的入手……這些都是由於昧於字形，同時又迷惑於一些表面現

象，而顛倒其階級本質。受被殺害者為殺人凶手，在古文研究工作中，這不能不算最嚴重的疏忽和失誤吧。

  甲，冬即  形的省異，象用錐狀斷人的足之形。目  我信後有  晚因

古文字的材料雖然也來源于客觀實際，但有的比較全面，有的比較片面，有的反映了事物的本質，有的僅是表面現象——甚至是假象……而以前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這樣。這就須要我們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這些材料，成果，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以求抓住客觀實際的整體，本質，以及其內在的規律性。

(六) 嚴格分別偶然性和必然性，個別的和普遍的

這里主要指的是應注意認識區分古文字形中的必然性與偶然性，個別與全体的問題。例如相當準確的初文後來就常有多少變化，尤其是東周書手對於字形來歷，更已不甚了了，常有發生些意外的誤形，假借混亂乃至錯誤……文祇都是偶然，個別的现象，我們如果只着眼于這些偶然，或個別現象，以偶然為必然，以個別為全休，就會「舍此路而不由」，難免導致出各種各樣的錯誤結果。這美實例也出現過不少：

𠂔，古文，有尤，卜辭中習見，𠂔，𠂔形至今未明，然而由于𠂔與晚漢印文中的𠂔之字相似，𠂔又與篆文𠂔相似，皆出偶然，早期甲文家遂誤釋二字為「尤」，後卜辭文義晦澀，不得其解，後來有的學者才由文義斷字，而釋為「有尤」，但又有多人以𠂔本形與晚周金文蔡字相近而釋報釋來……至今无定釋……尤字見拙《金文釋文》「釋尤」。

𠂔 用金。𠂔 象兩人手奪一●形。物金。𠂔 以示掠奪之意。即持、掠、擄和銑字的初文。銅、銀、鐵與手掠。士、女、羊牛。然以𠂔 形偶與早期金文的子字 𠂔 相似。全形的 𠂔 遂與 𠂔 字相似。今人遂誤釋 𠂔 形為𠂔。並據此偶然現象作出「古文𠂔、𠂔 為一」的錯誤結論。使全盤皆誤；

𠂔 中御 𠂔 象粗埋人牲之狀 𠂔 象執鞭驅馬之狀。兩字形、意均遠不相及、而且在卜辭、古文中並別無嚴絕無相逼之例。只有後世抄誤傳、才有時以御字代取。借聲但從不以取為御。可見二字古異。後相假。純是偶然。許誤合為一。以致現世學者力詆 𠂔 形為取。非取馬。……徒勞無功。這典型之例甚多。不遑一一及之；

𠂔 周金。沐沐。𠂔 象傾水淋沐之形。見前。周金銘利用其聲意。以為「𠂔壽」。字偶有借眉𠂔 相代為「眉極」之例。《詩》中都借眉𠂔 代「𠂔壽」。也是後代造字的结果。都是偶然現象。𠂔 象人眉目之形。与淋沐入形。詎有通形之理？然自清人以來。不識𠂔 象為何形。常誤釋 𠂔 象為眉目之形。誤逾貳瓊。近人多不信其說。

𠂔 𠂔 皆初文。示捕。魚離曰。代池。𠂔 象之意。与卜辭之義吻合。周金中稍誤作 𠂔 曰。𠂔 代曰。形。晚周金文偶誤作 𠂔 以 𠂔 代曰。只有一例。某權威遂執此偶然個別現象而釋音為齒。魚醬……

𠂔 金。象手取。大上燒熱的故。石以熨婦人背之形。𠂔 是古代重要療法之一。我以為即篆文 𠂔 𠂔 𠂔 以及攸的

考字「𡚦」源。尉佗金文家多釋為「𡚦」中解為「𡚦」的雙字，雙字大約是晚起的形聲字，與古文「𡚦」相合，只是一種偶合而已，未足為釋古文之據。這樣的典型字例也頗不少，又例如：

𡚦 甲以我女，𡚦即銘形，疑有表示此女是「刀銘之民」之奴隸等之意。與「𡚦」者，𡚦頭上之「𡚦」妻為女奴，文

字構成之理相若，內容蓋亦相近。如後世表示「美也」之意的形聲字，恐怕根本不同，今釋娥。

𡚦 金宿 周金文中有一品借宿為風 風甲作 𡚦 與宿不同，亦偶然假聲為之。甲文家遂釋為臥席之𡚦為風；

𡚦 甲家有酒流出，樽外卜辭為「𡚦」，概即酒字初文。漢人據「𡚦」書之酒變為篆書，誤以為水，依例變訛為酒。

字不見于古文，且亦非于古文造字的文理。然自許氏以來皆以从水之「酒」為正字，而近世甲文家不以「𡚦」為酒，多釋酹。

此外，甲文有「𡚦」，以水概古水名，絕非酒食字，然字形與「酒」偶合，甲文家遂遂釋為今酒字；

𡚦 周金 周金才出現的文字，用「𡚦」字，據仿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主作是「𡚦」，未見于甲文，說明殷人還未能把

這種道德觀念反映到字形中來。由字形所象內容產生的年代，歷史著者析「𡚦」字都如象杖杖的

老人之形的考，老字有異，必非同字，但以東周金中偶然借考為考，如周金中的習見語「追孝」，余義鐘

作「追孝」，「享孝」一語，連連作「享孝」而已，其例不多，可能因考考之形近，音近，因而偶然相假或錯

以分別為普遍了。而且由思想上來說大約也不會認識必然性與偶然的區分。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辯證的關係……以及如何重視其必然性的重要性等。

四、全面觀察分析古文字，直接深入探索文字的構成變化規律性，並利用它繼續深入……

盡量由已能辨識理解的文字中，分析比較，梳爬抉剔，逐步深入，全面探索，總結文字構造精神、方法、習慣……以及其後來演變的規律性，掌握這些規律，以探討那些未識之字，用一般性的基本的規律指導其分析，反覆循環，不斷提高擴大研究的成果。

如果說，望形生意，只是直覺主觀的一些感性認識的話，那麼我們如能發現認識一些規律，進一步把這些認識提高到接近於理論性的水平，它就将轉為比較客觀、科學的理性認識，如能達到這樣的高度，就會極有利於我們的進一步探討，不斷深入，以致把古文字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

不過這在目前來說，當然還都是一種理想，並未真正的實現。過去在這方面作的很少，淺嘗輒止，每談到文字構成的規律學者就舉出「六」或「我」書作為檔前牌，護身符，彷彿它就是包羅萬象的法寶，只要有它就可以解決一切疑難，其實「六」「我」書」不過指出了最基本的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實在連這也並不十分精確，所

以引起无穷異說，並不能代替更深入的精確，比較具體的規律，所以在真正探討研究中，沒有多大用處，而且人們往往由於滿足於這古董，而滯碍，更新的進步，或又由此引起些無關緊要的無休止的糾纏，如左，轉注……都阻礙着研究的開展。所以我們非常需要這方面的真正的知識，但現在所作，所知實在不少，沒有什麼規律性的東西，可資應用，而在字形方面的似乎尤少，沒有多大的突破，我們自己方面的工作，還僅是開始，往往不能走熟中一字一形或一組形字形的具體探討，精力分散，各種條件很不成熟，不能隨時充分的思索，披集，歸納，提煉有關這方面的較高水平的問題，我只希望在這方面的專門性研究，提供些在古文字字形研究方面的新獲，以為參攷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這裡我們只能提出以下幾點，勉強的管見這方面的探討成果之例：




















甲、幾種意符的發現和研究，例如：示動和示動方向的意符，𠂔，𠂕，𠂖，𠂗，𠂘，𠂙，𠂚，𠂛，𠂜，𠂝，𠂞，𠂟，𠂠，𠂡，𠂢，𠂣，𠂤，𠂥，𠂦，𠂧，𠂨，𠂩，𠂪，𠂫，𠂬，𠂭，𠂮，𠂯，𠂰，𠂱，𠂲，𠂳，𠂴，𠂵，𠂶，𠂷，𠂸，𠂹，𠂺，𠂻，𠂼，𠂽，𠂾，𠂿，𠃀，𠃁，𠃂，𠃃，𠃄，𠃅，𠃆，𠃇，𠃈，𠃉，𠃊，𠃋，𠃌，𠃍，𠃎，𠃏，𠃐，𠃑，𠃒，𠃓，𠃔，𠃕，𠃖，𠃗，𠃘，𠃙，𠃚，𠃛，𠃜，𠃝，𠃞，𠃟，𠃠，𠃡，𠃢，𠃣，𠃤，𠃥，𠃦，𠃧，𠃨，𠃩，𠃪，𠃫，𠃬，𠃭，𠃮，𠃯，𠃰，𠃱，𠃲，𠃳，𠃴，𠃵，𠃶，𠃷，𠃸，𠃹，𠃺，𠃻，𠃼，𠃽，𠃾，𠃿，𠄀，𠄁，𠄂，𠄃，𠄄，𠄅，𠄆，𠄇，𠄈，𠄉，𠄊，𠄋，𠄌，𠄍，𠄎，𠄏，𠄐，𠄑，𠄒，𠄓，𠄔，𠄕，𠄖，𠄗，𠄘，𠄙，𠄚，𠄛，𠄜，𠄝，𠄞，𠄟，𠄠，𠄡，𠄢，𠄣，𠄤，𠄥，𠄦，𠄧，𠄨，𠄩，𠄪，𠄫，𠄬，𠄭，𠄮，𠄯，𠄰，𠄱，𠄲，𠄳，𠄴，𠄵，𠄶，𠄷，𠄸，𠄹，𠄺，𠄻，𠄼，𠄽，𠄾，𠄿，𠅀，𠅁，𠅂，𠅃，𠅄，𠅅，𠅆，𠅇，𠅈，𠅉，𠅊，𠅋，𠅌，𠅍，𠅎，𠅏，𠅐，𠅑，𠅒，𠅓，𠅔，𠅕，𠅖，𠅗，𠅘，𠅙，𠅚，𠅛，𠅜，𠅝，𠅞，𠅟，𠅠，𠅡，𠅢，𠅣，𠅤，𠅥，𠅦，𠅧，𠅨，𠅩，𠅪，𠅫，𠅬，𠅭，𠅮，𠅯，𠅰，𠅱，𠅲，𠅳，𠅴，𠅵，𠅶，𠅷，𠅸，𠅹，𠅺，𠅻，𠅼，𠅽，𠅾，𠅿，𠆀，𠆁，𠆂，𠆃，𠆄，𠆅，𠆆，𠆇，𠆈，𠆉，𠆊，𠆋，𠆌，𠆍，𠆎，𠆏，𠆐，𠆑，𠆒，𠆓，𠆔，𠆕，𠆖，𠆗，𠆘，𠆙，𠆚，𠆛，𠆜，𠆝，𠆞，𠆟，𠆠，𠆡，𠆢，𠆣，𠆤，𠆥，𠆦，𠆧，𠆨，𠆩，𠆪，𠆫，𠆬，𠆭，𠆮，𠆯，𠆰，𠆱，𠆲，𠆳，𠆴，𠆵，𠆶，𠆷，𠆸，𠆹，𠆺，𠆻，𠆼，𠆽，𠆾，𠆿，𠇀，𠇁，𠇂，𠇃，𠇄，𠇅，𠇆，𠇇，𠇈，𠇉，𠇊，𠇋，𠇌，𠇍，𠇎，𠇏，𠇐，𠇑，𠇒，𠇓，𠇔，𠇕，𠇖，𠇗，𠇘，𠇙，𠇚，𠇛，𠇜，𠇝，𠇞，𠇟，𠇠，𠇡，𠇢，𠇣，𠇤，𠇥，𠇦，𠇧，𠇨，𠇩，𠇪，𠇫，𠇬，𠇭，𠇮，𠇯，𠇰，𠇱，𠇲，𠇳，𠇴，𠇵，𠇶，𠇷，𠇸，𠇹，𠇺，𠇻，𠇼，𠇽，𠇾，𠇿，𠈀，𠈁，𠈂，𠈃，𠈄，𠈅，𠈆，𠈇，𠈈，𠈉，𠈊，𠈋，𠈌，𠈍，𠈎，𠈏，𠈐，𠈑，𠈒，𠈓，𠈔，𠈕，𠈖，𠈗，𠈘，𠈙，𠈚，𠈛，𠈜，𠈝，𠈞，𠈟，𠈠，𠈡，𠈢，𠈣，𠈤，𠈥，𠈦，𠈧，𠈨，𠈩，𠈪，𠈫，𠈬，𠈭，𠈮，𠈯，𠈰，𠈱，𠈲，𠈳，𠈴，𠈵，𠈶，𠈷，𠈸，𠈹，𠈺，𠈻，𠈼，𠈽，𠈾，𠈿，𠉀，𠉁，𠉂，𠉃，𠉄，𠉅，𠉆，𠉇，𠉈，𠉉，𠉊，𠉋，𠉌，𠉍，𠉎，𠉏，𠉐，𠉑，𠉒，𠉓，𠉔，𠉕，𠉖，𠉗，𠉘，𠉙，𠉚，𠉛，𠉜，𠉝，𠉞，𠉟，𠉠，𠉡，𠉢，𠉣，𠉤，𠉥，𠉦，𠉧，𠉨，𠉩，𠉪，𠉫，𠉬，𠉭，𠉮，𠉯，𠉰，𠉱，𠉲，𠉳，𠉴，𠉵，𠉶，𠉷，𠉸，𠉹，𠉺，𠉻，𠉼，𠉽，𠉾，𠉿，𠊀，𠊁，𠊂，𠊃，𠊄，𠊅，𠊆，𠊇，𠊈，𠊉，𠊊，𠊋，𠊌，𠊍，𠊎，𠊏，𠊐，𠊑，𠊒，𠊓，𠊔，𠊕，𠊖，𠊗，𠊘，𠊙，𠊚，𠊛，𠊜，𠊝，𠊞，𠊟，𠊠，𠊡，𠊢，𠊣，𠊤，𠊥，𠊦，𠊧，𠊨，𠊩，𠊪，𠊫，𠊬，𠊭，𠊮，𠊯，𠊰，𠊱，𠊲，𠊳，𠊴，𠊵，𠊶，𠊷，𠊸，𠊹，𠊺，𠊻，𠊼，𠊽，𠊾，𠊿，𠋀，𠋁，𠋂，𠋃，𠋄，𠋅，𠋆，𠋇，𠋈，𠋉，𠋊，𠋋，𠋌，𠋍，𠋎，𠋏，𠋐，𠋑，𠋒，𠋓，𠋔，𠋕，𠋖，𠋗，𠋘，𠋙，𠋚，𠋛，𠋜，𠋝，𠋞，𠋟，𠋠，𠋡，𠋢，𠋣，𠋤，𠋥，𠋦，𠋧，𠋨，𠋩，𠋪，𠋫，𠋬，𠋭，𠋮，𠋯，𠋰，𠋱，𠋲，𠋳，𠋴，𠋵，𠋶，𠋷，𠋸，𠋹，𠋺，𠋻，𠋼，𠋽，𠋾，𠋿，𠌀，𠌁，𠌂，𠌃，𠌄，𠌅，𠌆，𠌇，𠌈，𠌉，𠌊，𠌋，𠌌，𠌍，𠌎，𠌏，𠌐，𠌑，𠌒，𠌓，𠌔，𠌕，𠌖，𠌗，𠌘，𠌙，𠌚，𠌛，𠌜，𠌝，𠌞，𠌟，𠌠，𠌡，𠌢，𠌣，𠌤，𠌥，𠌦，𠌧，𠌨，𠌩，𠌪，𠌫，𠌬，𠌭，𠌮，𠌯，𠌰，𠌱，𠌲，𠌳，𠌴，𠌵，𠌶，𠌷，𠌸，𠌹，𠌺，𠌻，𠌼，𠌽，𠌾，𠌿，𠍀，𠍁，𠍂，𠍃，𠍄，𠍅，𠍆，𠍇，𠍈，𠍉，𠍊，𠍋，𠍌，𠍍，𠍎，𠍏，𠍐，𠍑，𠍒，𠍓，𠍔，𠍕，𠍖，𠍗，𠍘，𠍙，𠍚，𠍛，𠍜，𠍝，𠍞，𠍟，𠍠，𠍡，𠍢，𠍣，𠍤，𠍥，𠍦，𠍧，𠍨，𠍩，𠍪，𠍫，𠍬，𠍭，𠍮，𠍯，𠍰，𠍱，𠍲，𠍳，𠍴，𠍵，𠍶，𠍷，𠍸，𠍹，𠍺，𠍻，𠍼，𠍽，𠍾，𠍿，𠎀，𠎁，𠎂，𠎃，𠎄，𠎅，𠎆，𠎇，𠎈，𠎉，𠎊，𠎋，𠎌，𠎍，𠎎，𠎏，𠎐，𠎑，𠎒，𠎓，𠎔，𠎕，𠎖，𠎗，𠎘，𠎙，𠎚，𠎛，𠎜，𠎝，𠎞，𠎟，𠎠，𠎡，𠎢，𠎣，𠎤，𠎥，𠎦，𠎧，𠎨，𠎩，𠎪，𠎫，𠎬，𠎭，𠎮，𠎯，𠎰，𠎱，𠎲，𠎳，𠎴，𠎵，𠎶，𠎷，𠎸，𠎹，𠎺，𠎻，𠎼，𠎽，𠎾，𠎿，𠏀，𠏁，𠏂，𠏃，𠏄，𠏅，𠏆，𠏇，𠏈，𠏉，𠏊，𠏋，𠏌，𠏍，𠏎，𠏏，𠏐，𠏑，𠏒，𠏓，𠏔，𠏕，𠏖，𠏗，𠏘，𠏙，𠏚，𠏛，𠏜，𠏝，𠏞，𠏟，𠏠，𠏡，𠏢，𠏣，𠏤，𠏥，𠏦，𠏧，𠏨，𠏩，𠏪，𠏫，𠏬，𠏭，𠏮，𠏯，𠏰，𠏱，𠏲，𠏳，𠏴，𠏵，𠏶，𠏷，𠏸，𠏹，𠏺，𠏻，𠏼，𠏽，𠏾，𠏿，𠐀，𠐁，𠐂，𠐃，𠐄，𠐅，𠐆，𠐇，𠐈，𠐉，𠐊，𠐋，𠐌，𠐍，𠐎，𠐏，𠐐，𠐑，𠐒，𠐓，𠐔，𠐕，𠐖，𠐗，𠐘，𠐙，𠐚，𠐛，𠐜，𠐝，𠐞，𠐟，𠐠，𠐡，𠐢，𠐣，𠐤，𠐥，𠐦，𠐧，𠐨，𠐩，𠐪，𠐫，𠐬，𠐭，𠐮，𠐯，𠐰，𠐱，𠐲，𠐳，𠐴，𠐵，𠐶，𠐷，𠐸，𠐹，𠐺，𠐻，𠐼，𠐽，𠐾，𠐿，𠑀，𠑁，𠑂，𠑃，𠑄，𠑅，𠑆，𠑇，𠑈，𠑉，𠑊，𠑋，𠑌，𠑍，𠑎，𠑏，𠑐，𠑑，𠑒，𠑓，𠑔，𠑕，𠑖，𠑗，𠑘，𠑙，𠑚，𠑛，𠑜，𠑝，𠑞，𠑟，𠑠，𠑡，𠑢，𠑣，𠑤，𠑥，𠑦，𠑧，𠑨，𠑩，𠑪，𠑫，𠑬，𠑭，𠑮，𠑯，𠑰，𠑱，𠑲，𠑳，𠑴，𠑵，𠑶，𠑷，𠑸，𠑹，𠑺，𠑻，𠑼，𠑽，𠑾，𠑿，𠒀，𠒁，𠒂，𠒃，𠒄，𠒅，𠒆，𠒇，𠒈，𠒉，𠒊，𠒋，𠒌，𠒍，𠒎，𠒏，𠒐，𠒑，𠒒，𠒓，𠒔，𠒕，𠒖，𠒗，𠒘，𠒙，𠒚，𠒛，𠒜，𠒝，𠒞，𠒟，𠒠，𠒡，𠒢，𠒣，𠒤，𠒥，𠒦，𠒧，𠒨，𠒩，𠒪，𠒫，𠒬，𠒭，𠒮，𠒯，𠒰，𠒱，𠒲，𠒳，𠒴，𠒵，𠒶，𠒷，𠒸，𠒹，𠒺，𠒻，𠒼，𠒽，𠒾，𠒿，𠓀，𠓁，𠓂，𠓃，𠓄，𠓅，𠓆，𠓇，𠓈，𠓉，𠓊，𠓋，𠓌，𠓍，𠓎，𠓏，𠓐，𠓑，𠓒，𠓓，𠓔，𠓕，𠓖，𠓗，𠓘，𠓙，𠓚，𠓛，𠓜，𠓝，𠓞，𠓟，𠓠，𠓡，𠓢，𠓣，𠓤，𠓥，𠓦，𠓧，𠓨，𠓩，𠓪，𠓫，𠓬，𠓭，𠓮，𠓯，𠓰，𠓱，𠓲，𠓳，𠓴，𠓵，𠓶，𠓷，𠓸，𠓹，𠓺，𠓻，𠓼，𠓽，𠓾，𠓿，𠔀，𠔁，𠔂，𠔃，𠔄，𠔅，𠔆，𠔇，𠔈，𠔉，𠔊，𠔋，𠔌，𠔍，𠔎，𠔏，𠔐，𠔑，𠔒，𠔓，𠔔，𠔕，𠔖，𠔗，𠔘，𠔙，𠔚，𠔛，𠔜，𠔝，𠔞，𠔟，𠔠，𠔡，𠔢，𠔣，𠔤，𠔥，𠔦，𠔧，𠔨，𠔩，𠔪，𠔫，𠔬，𠔭，𠔮，𠔯，𠔰，𠔱，𠔲，𠔳，𠔴，𠔵，𠔶，𠔷，𠔸，𠔹，𠔺，𠔻，𠔼，𠔽，𠔾，𠔿，𠕀，𠕁，𠕂，𠕃，𠕄，𠕅，𠕆，𠕇，𠕈，𠕉，𠕊，𠕋，𠕌，𠕍，𠕎，𠕏，𠕐，𠕑，𠕒，𠕓，𠕔，𠕕，𠕖，𠕗，𠕘，𠕙，𠕚，𠕛，𠕜，𠕝，𠕞，𠕟，𠕠，𠕡，𠕢，𠕣，𠕤，𠕥，𠕦，𠕧，𠕨，𠕩，𠕪，𠕫，𠕬，𠕭，𠕮，𠕯，𠕰，𠕱，𠕲，𠕳，𠕴，𠕵，𠕶，𠕷，𠕸，𠕹，𠕺，𠕻，𠕼，𠕽，𠕾，𠕿，𠖀，𠖁，𠖂，𠖃，𠖄，𠖅，𠖆，𠖇，𠖈，𠖉，𠖊，𠖋，𠖌，𠖍，𠖎，𠖏，𠖐，𠖑，𠖒，𠖓，𠖔，𠖕，𠖖，𠖗，𠖘，𠖙，𠖚，𠖛，𠖜，𠖝，𠖞，𠖟，𠖠，𠖡，𠖢，𠖣，𠖤，𠖥，𠖦，𠖧，𠖨，𠖩，𠖪，𠖫，𠖬，𠖭，𠖮，𠖯，𠖰，𠖱，𠖲，𠖳，𠖴，𠖵，𠖶，𠖷，𠖸，𠖹，𠖺，𠖻，𠖼，𠖽，𠖾，𠖿，𠗀，𠗁，𠗂，𠗃，𠗄，𠗅，𠗆，𠗇，𠗈，𠗉，𠗊，𠗋，𠗌，𠗍，𠗎，𠗏，𠗐，𠗑，𠗒，𠗓，𠗔，𠗕，𠗖，𠗗，𠗘，𠗙，𠗚，𠗛，𠗜，𠗝，𠗞，𠗟，𠗠，𠗡，𠗢，𠗣，𠗤，𠗥，𠗦，𠗧，𠗨，𠗩，𠗪，𠗫，𠗬，𠗭，𠗮，𠗯，𠗰，𠗱，𠗲，𠗳，𠗴，𠗵，𠗶，𠗷，𠗸，𠗹，𠗺，𠗻，𠗼，𠗽，𠗾，𠗿，𠘀，𠘁，𠘂，𠘃，𠘄，𠘅，𠘆，𠘇，𠘈，𠘉，𠘊，𠘋，𠘌，𠘍，𠘎，𠘏，𠘐，𠘑，𠘒，𠘓，𠘔，𠘕，𠘖，𠘗，𠘘，𠘙，𠘚，𠘛，𠘜，𠘝，𠘞，𠘟，𠘠，𠘡，𠘢，𠘣，𠘤，𠘥，𠘦，𠘧，𠘨，𠘩，𠘪，𠘫，𠘬，𠘭，𠘮，𠘯，𠘰，𠘱，𠘲，𠘳，𠘴，𠘵，𠘶，𠘷，𠘸，𠘹，𠘺，𠘻，𠘼，𠘽，𠘾，𠘿，𠙀，𠙁，𠙂，𠙃，𠙄，𠙅，𠙆，𠙇，𠙈，𠙉，𠙊，𠙋，𠙌，𠙍，𠙎，𠙏，𠙐，𠙑，𠙒，𠙓，𠙔，𠙕，𠙖，𠙗，𠙘，𠙙，𠙚，𠙛，𠙜，𠙝，𠙞，𠙟，𠙠，𠙡，𠙢，𠙣，𠙤，𠙥，𠙦，𠙧，𠙨，𠙩，𠙪，𠙫，𠙬，𠙭，𠙮，𠙯，𠙰，𠙱，𠙲，𠙳，𠙴，𠙵，𠙶，𠙷，𠙸，𠙹，𠙺，𠙻，𠙼，𠙽，𠙾，𠙿，𠚀，𠚁，𠚂，𠚃，𠚄，𠚅，𠚆，𠚇，𠚈，𠚉，𠚊，𠚋，𠚌，𠚍，𠚎，𠚏，𠚐，𠚑，𠚒，𠚓，𠚔，𠚕，𠚖，𠚗，𠚘，𠚙，𠚚，𠚛，𠚜，𠚝，𠚞，𠚟，𠚠，𠚡，𠚢，𠚣，𠚤，𠚥，𠚦，𠚧，𠚨，𠚩，𠚪，𠚫，𠚬，𠚭，𠚮，𠚯，𠚰，𠚱，𠚲，𠚳，𠚴，𠚵，𠚶，𠚷，𠚸，𠚹，𠚺，𠚻，𠚼，𠚽，𠚾，𠚿，𠛀，𠛁，𠛂，𠛃，𠛄，𠛅，𠛆，𠛇，𠛈，𠛉，𠛊，𠛋，𠛌，𠛍，𠛎，𠛏，𠛐，𠛑，𠛒，𠛓，𠛔，𠛕，𠛖，𠛗，𠛘，𠛙，𠛚，𠛛，𠛜，𠛝，𠛞，𠛟，𠛠，𠛡，𠛢，𠛣，𠛤，𠛥，𠛦，𠛧，𠛨，𠛩，𠛪，𠛫，𠛬，𠛭，𠛮，𠛯，𠛰，𠛱，𠛲，𠛳，𠛴，𠛵，𠛶，𠛷，𠛸，𠛹，𠛺，𠛻，𠛼，𠛽，𠛾，𠛿，𠜀，𠜁，𠜂，𠜃，𠜄，𠜅，𠜆，𠜇，𠜈，𠜉，𠜊，𠜋，𠜌，𠜍，𠜎，𠜏，𠜐，𠜑，𠜒，𠜓，𠜔，𠜕，𠜖，𠜗，𠜘，𠜙，𠜚，𠜛，𠜜，𠜝，𠜞，𠜟，𠜠，𠜡，𠜢，𠜣，𠜤，𠜥，𠜦，𠜧，𠜨，𠜩，𠜪，𠜫，𠜬，𠜭，𠜮，𠜯，𠜰，𠜱，𠜲，𠜳，𠜴，𠜵，𠜶，𠜷，𠜸，𠜹，𠜺，𠜻，𠜼，𠜽，𠜾，𠜿，𠝀，𠝁，𠝂，𠝃，𠝄，𠝅，𠝆，𠝇，𠝈，𠝉，𠝊，𠝋，𠝌，𠝍，𠝎，𠝏，𠝐，𠝑，𠝒，𠝓，𠝔，𠝕，𠝖，𠝗，𠝘，𠝙，𠝚，𠝛，𠝜，𠝝，𠝞，𠝟，𠝠，𠝡，𠝢，𠝣，𠝤，𠝥，𠝦，𠝧，𠝨，𠝩，𠝪，𠝫，𠝬，𠝭，𠝮，𠝯，𠝰，𠝱，𠝲，𠝳，𠝴，𠝵，𠝶，𠝷，𠝸，𠝹，𠝺，𠝻，𠝼，𠝽，𠝾，𠝿，𠞀，𠞁，𠞂，𠞃，𠞄，𠞅，𠞆，𠞇，𠞈，𠞉，𠞊，𠞋，𠞌，𠞍，𠞎，𠞏，𠞐，𠞑，𠞒，𠞓，𠞔，𠞕，𠞖，𠞗，𠞘，𠞙，𠞚，𠞛，𠞜，𠞝，𠞞，𠞟，𠞠，𠞡，𠞢，𠞣，𠞤，𠞥，𠞦，𠞧，𠞨，𠞩，𠞪，𠞫，𠞬，𠞭，𠞮，𠞯，𠞰，𠞱，𠞲，𠞳，𠞴，𠞵，𠞶，𠞷，𠞸，𠞹，𠞺，𠞻，𠞼，𠞽，𠞾，𠞿，𠟀，𠟁，𠟂，𠟃，𠟄，𠟅，𠟆，𠟇，𠟈，𠟉，𠟊，𠟋，𠟌，𠟍，𠟎，𠟏，𠟐，𠟑，𠟒，𠟓，𠟔，𠟕，𠟖，𠟗，𠟘，𠟙，𠟚，𠟛，𠟜，𠟝，𠟞，𠟟，𠟠，𠟡，𠟢，𠟣，𠟤，𠟥，𠟦，𠟧，𠟨，𠟩，𠟪，𠟫，𠟬，𠟭，𠟮，𠟯，𠟰，𠟱，𠟲，𠟳，𠟴，𠟵，𠟶，𠟷，𠟸，𠟹，𠟺，𠟻，𠟼，𠟽，𠟾，𠟿，𠠀，𠠁，𠠂，𠠃，𠠄，𠠅，𠠆，𠠇，𠠈，𠠉，𠠊，𠠋，𠠌，𠠍，𠠎，𠠏，𠠐，𠠑，𠠒，𠠓，𠠔，𠠕，𠠖，𠠗，𠠘，𠠙，𠠚，𠠛，𠠜，𠠝，𠠞，𠠟，𠠠，𠠡，𠠢，𠠣，𠠤，𠠥，𠠦，𠠧，𠠨，𠠩，𠠪，𠠫，𠠬，𠠭，𠠮，𠠯，𠠰，𠠱，𠠲，𠠳，𠠴，𠠵，𠠶，𠠷，𠠸，𠠹，𠠺，𠠻，𠠼，𠠽，𠠾，𠠿，𠡀，𠡁，𠡂，𠡃，𠡄，𠡅，𠡆，𠡇，𠡈，𠡉，𠡊，𠡋，𠡌，𠡍，𠡎，𠡏，𠡐，𠡑，𠡒，𠡓，𠡔，𠡕，𠡖，𠡗，𠡘，𠡙，𠡚，𠡛，𠡜，𠡝，𠡞，𠡟，𠡠，𠡡，𠡢，𠡣，𠡤，𠡥，𠡦，𠡧，𠡨，𠡩，𠡪，𠡫，𠡬，𠡭，𠡮，𠡯，𠡰，𠡱，𠡲，𠡳，𠡴，𠡵，𠡶，𠡷，𠡸，𠡹，𠡺，𠡻，𠡼，𠡽，𠡾，𠡿，𠢀，𠢁，𠢂，𠢃，𠢄，𠢅，𠢆，𠢇，𠢈，𠢉，𠢊，𠢋，𠢌，𠢍，𠢎，𠢏，𠢐，𠢑，𠢒，𠢓，𠢔，𠢕，𠢖，𠢗，𠢘，𠢙，𠢚，𠢛，𠢜，𠢝，𠢞，𠢟，𠢠，𠢡，𠢢，𠢣，𠢤，𠢥，𠢦，𠢧，𠢨，𠢩，𠢪，𠢫，𠢬，𠢭，𠢮，𠢯，𠢰，𠢱，𠢲，𠢳，𠢴，𠢵，𠢶，𠢷，𠢸，𠢹，𠢺，𠢻，𠢼，𠢽，𠢾，𠢿，𠣀，𠣁，𠣂，𠣃，𠣄，𠣅，𠣆，𠣇，𠣈，𠣉，𠣊，𠣋，𠣌，𠣍，𠣎，𠣏，𠣐，𠣑，𠣒，𠣓，𠣔，𠣕，𠣖，𠣗，𠣘，𠣙，𠣚，𠣛，𠣜，𠣝，𠣞，𠣟，𠣠，𠣡，𠣢，𠣣，𠣤，𠣥，𠣦，𠣧，𠣨，𠣩，𠣪，𠣫，𠣬，𠣭，𠣮，𠣯，𠣰，𠣱，𠣲，𠣳，𠣴，𠣵，𠣶，𠣷，𠣸，𠣹，𠣺，𠣻，𠣼，𠣽，𠣾，𠣿，𠤀，𠤁，𠤂，𠤃，𠤄，𠤅，𠤆，𠤇，𠤈，𠤉，𠤊，𠤋，𠤌，𠤍，𠤎，𠤏，𠤐，𠤑，𠤒，𠤓，𠤔，𠤕，𠤖，𠤗，𠤘，𠤙，𠤚，𠤛，𠤜，𠤝，𠤞，𠤟，𠤠，𠤡，𠤢，𠤣，𠤤，𠤥，𠤦，𠤧，𠤨，𠤩，𠤪，𠤫，𠤬，𠤭，𠤮，𠤯，𠤰，𠤱，𠤲，𠤳，𠤴，𠤵，𠤶，𠤷，𠤸，𠤹，𠤺，𠤻，𠤼，𠤽，𠤾，𠤿，𠥀，𠥁，𠥂，𠥃，𠥄，𠥅，𠥆，𠥇，𠥈，𠥉，𠥊，𠥋，𠥌，𠥍，𠥎，𠥏，𠥐，𠥑，𠥒，𠥓，𠥔，𠥕，𠥖，𠥗，𠥘，𠥙，𠥚，𠥛，𠥜，𠥝，𠥞，𠥟，𠥠，𠥡，𠥢，𠥣，𠥤，𠥥，𠥦，𠥧，𠥨，𠥩，𠥪，𠥫，𠥬，𠥭，𠥮，𠥯，𠥰，𠥱，𠥲，𠥳，𠥴，𠥵，𠥶，𠥷，𠥸，𠥹，𠥺，𠥻，𠥼，𠥽，𠥾，𠥿，𠦀，𠦁，𠦂，𠦃，𠦄，𠦅，𠦆，𠦇，𠦈，𠦉，𠦊，𠦋，𠦌，𠦍，𠦎，𠦏，𠦐，𠦑，𠦒，𠦓，𠦔，𠦕，𠦖，𠦗，𠦘，𠦙，𠦚，𠦛，𠦜，𠦝，𠦞，𠦟，𠦠，𠦡，𠦢，𠦣，𠦤，𠦥，𠦦，𠦧，𠦨，𠦩，𠦪，𠦫，𠦬，𠦭，𠦮，𠦯，𠦰，𠦱，𠦲，𠦳，𠦴，𠦵，𠦶，𠦷，𠦸，𠦹，𠦺，𠦻，𠦼，𠦽，𠦾，𠦿，𠧀，𠧁，𠧂，𠧃，𠧄，𠧅，𠧆，𠧇，𠧈，𠧉，𠧊，𠧋，𠧌，𠧍，𠧎，𠧏，𠧐，𠧑，𠧒，𠧓，𠧔，𠧕，𠧖，𠧗，𠧘，𠧙，𠧚，𠧛，𠧜，𠧝，𠧞，𠧟，𠧠，𠧡，𠧢，𠧣，𠧤，𠧥，𠧦，𠧧，𠧨，𠧩，𠧪，𠧫，𠧬，𠧭，𠧮，𠧯，𠧰，𠧱，𠧲，𠧳，

此外提出了古聲中見溪母與幫音母的密切關係，而經中常有相連之字，見之古聲，以及古聲的學研究者，缺少真心古文資料，只據說文之文，有些大約是前輩們所未充分注意的問題。

總之，我們願意為探討這些規律而竭盡力量，但由於我們的水平不高，所以我們所得到的一點成果中，想找出堪稱為規律性的東西，畢竟太少，僅有的那些，是否都正確無誤？為大家承認，也都須經過長期的考驗。這規律性的探索，在古文字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而個人的力量，畢竟太微薄了，所以進一步深入、廣泛的探討，都有待於文家的共勉。只有真正的謹嚴不苟的研究者們，羣策羣力，把大家的研究成果，積疊起來，才能使它日益完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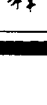
五、盡量全面的調查研究，察出每字的初文、完文、異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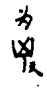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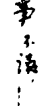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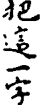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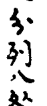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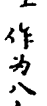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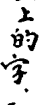

古文和其它事物一樣，一直在變化中，即使是古文，也往往只是在其初期的原始形態中，才是最完整、清晰的，才能反映出原造字的意圖構造的方法等。此後就迅速的簡化、變易——尤其是最常用的字，和較繁的字，更快的脫離了物象，越走越遠，到西周時期，象形的特點，多消失殆盡，或已成為不能象形的象形字。漢篆和隸篆，更不待言。所以要想明瞭一個字的來歷，構造今來的形態，意時，就必須盡可能的尋索它的原始形態——初文，這是關鍵，否則，如果只根據後省文之形，冥思苦想的話，往往會製造出一些不切字形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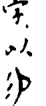
的奇想臆斷。踏踏了，望形思意，新法，幾乎沒有不失敗的。漢代人未見古文不必說了，即使今人只看沙易
 史止，手稍晚的金文，誰能看懂這象什麼形狀？內容呢？就以我個人而論，也只有看到早期的完文的
 沙易， 沙易， 史， 之後才真大徹大悟，看破其中的奧秘。又如俞般而字，俞字作 俞，
 以 即 形的盤立，金字即象以銳器割製鑽穿盤形，般的初文作 般， 固般也， 也从 皿，象
 手執也，是由盤中撥取食品之形。然而在稍晚的金文中，兩個字形即誤作 般，形中的 皿盤都誤為月舟
 了。篆也誤作 般，說文解作：「空中木為舟也。」現代學者每喜放棄初文，只依遲文之形以釋字，雖根據古文之
 舛却泥于許說而釋作舛舟，見《文物》七五年七月唐文。又解由盤中撥取食品的 般為「旋舟」詳《微》釋津
 又如馬叙倫先生等專喜選擇晚周金文的說形以釋字，如釋老字之晚說文 字是，象主祭的老人把酒壺頂
 在頭上之形，一似翻滾表演，十分滑稽，而且如果要把晚周的立鶴等壺頂在頭上，不但老人頂不了，大約連歷史上最有
 名力士也未必能勝任，其實初文之 老何等鮮明？只要依形而解就是了，何必耍故意選擇這種晚訛字形作如
 此穿鑿曲解？故做驚人之筆？又如甲文中 夏字作 象提成斧而立，威武的人形，我釋為夏后氏之夏
 的本字，詳微釋夏，先秦已誤作 秦，戰國夏字，手提的成斧形散亂不堪，但學者以其文義明確，信為正字，

于是就在這邊紙上打主意，居然猜測此形为手足戴械的人形，又竟以此「戴械」人形为夏禹、華夏的本字，或更以這個戴鐐的人形为夏民族的族徽代表，似已出情理之外了——比魯迅先生在《理水》小說中所讥笑的說：「禹是一條蟲」等，更為滑稽可笑些……這樣的笑话也鬧了不少，大約直到今天也還有人在說，在相信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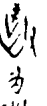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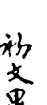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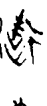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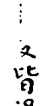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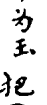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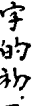
只有就其初文才易知其字的本來形意，這道理十分淺顯易察，一般常人也不難理解，大約只有某些學者才反而不懂。因為他們大都昧于字形心中無數，又迷信前人的「古文皆簡」的謬說，再囿于許氏以降字書的記載多，遂致文極少初文不能自拔，所以往往顛倒本末，偏愛把違文混着文當作正字，在這上面兜圈子，多方揣測，反而放棄其初文、次初文、早期異文等——把它們列入不識之字，或譯作些莫名其妙的怪字。試看《甲骨文編》中的事，史之例：以

最違文为正字，列其初文，等形为不識之字，又譯其次初文，为四家，不釋


有異之東，不釋，为，另列，，，，，，，把這二字竟分列八處以上，作为八个以上的字，而

其中的七形都归形早些，也完全些，說詳《微》釋，次大事，史又如：對上舉的易字，以为，釋易，另列其初

文之而不釋，其次初文之，不釋，異文之，，說詳《微》釋易，又如：作字則以為正

字，而誤譯其初文为，初文異釋为，次初文之，，又皆誤以为，把同一字的初異




文字為多字，分別多寡，羅列這種現象……使甲骨文的字數也无法計算。如果還要審慎，恪守，開疑之旨，當作道詞，用審觀，謹啟來作藉口等，恐怕也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能說明自己的缺少眼力，真知而已。





為了追索初文，就必須盡量擴大範圍，不再限于中文，而牽涉到彝銘圖形。因為中文是日常屢用的刻字，格外須要簡化、直化……以便於較快速的鑄刻，而圖形是應用略少，施之于鑄範的難重，從容自由的書作，在面積等方面所受的局限較少，寫起來稍為自由，不妨細緻複雜一些，所以它有時更適宜於形，儘管它的時代較早期中文為遲，却注：還保存初形較多，這與學者彷彿賞識圖形較中文早，想不亦然。有些學者雖然也承認文字來源於繪畫，但又覺得這些圖形只是圖畫，不肯承認其中大部分已經是文字，甚至有人對別人這樣作——彷彿誰也不該畫破渾沌……頗力贊成好龍，相似。魯迅先生很重視這些圖形，周多先生也曾謹嚴的求證，為查字初文，唐先生早年已舉出些圖形與同形甲文互相對照之例，以証其為文字，頗有見地見導論……不過，大家所釋的圖形寥寥無幾，他們只把魚、龍、旅、象、虎……簡單圖形釋作文字，在大量圖形中所占的比重顯然太小，也過分的膚淺和簡陋，對某些圖形的解釋也還有些錯釋，不足說明這工作也還僅是開始，有待大家進一步的努力開發。





這些圖形，曾給我以很多的啓發，幫助它揭示了不少古文字的奧秘，打開了不少缺口，使我受益非淺。




十幾年來我皆由圖形象發現不少初文。与中文互相印证。不少比中文更为完整明确。这里所指的。不局限于简单的单休象形如魚、虎、象、羊。而且早已推廣到十分複雜豐富的複休象形。这里只举几个浅顯之例：

甲文的  列。圖形作  原形橫列 甲文  圖形作  不僅是一砍一刀。一羊一刀。而且


使我們看到了執刀屠殺豕、羊的人手。甲文  物圖形作  乃牛頭  之訛省。明确画清




刀之「瘦省」並非什麼「犛頭」…… 甲文  代圖形作  甲文之  圖形作  都画出了執戈、







鈎之手。可見有些圖形比甲文更遑有物形。又如甲文  圖形作  抱龍之狀甚明。甲文  圖形作 






蜻蜓之狀尤顯 郭老未并觀圖形。故解甲文  酷似魚脊骨。而釋為羊 甲文  圖形作  象人捧鼎之

形益真 郭老愚釋為貝字初文。 甲文  圖形作  象置羊于殿堂下以祭享。 甲文  圖形作 

圖形作  象兔在湖上。杜祥洲洋撒釋數。湖。 甲文  圖形作  以象刀組。  形極明愚誤釋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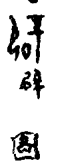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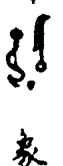
由之可証前人釋  宜為組之不足信。 甲文  圖形作  兩戈士相戰之意尤顯不特愚釋義。戰之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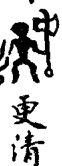
甲文  圖形作  象 甲文  圖形作  保。 甲文  圖形作  何象人荷戈形。

甲文  圖形作  象執戈揚盾的武士 愚釋成。形象都捨外真切清楚 甲文  圖形作  圖形作 


或 曰不釋，愚釋數，甲文之 圖形作 不釋，愚釋第，這里的大、回、蛇、捕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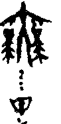

弋形都更分明，令人一望而知，無須猶豫，甲文之 圖形作 象以刑刀拖肉刑之狀，亦可供參証。

甲文之 曰誤釋，歲牛，圖形作 更清楚完整的画出了人持戍斧投磔（人）之狀，可謂明白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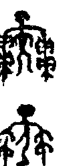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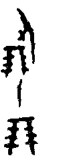
画，形完意足……凡此皆，都賴由圖形与甲文互相印証，對照，才能更清晰明確，肯定，毫無疑義。



更重要的是，有些圖形又是甲文一定形文字中已經看不到的初文、完文，如只有圖形 才能徹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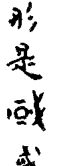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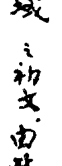

揭示甲文的 五——王——王——王之形，確為何物，幸賴有圖形中最複雜的一組生動的形象

這是任何定形文字中絕對無法畫出的——才能循序漸進察明金文 甲文 無之初形和



初意，而不改，此牛尾而舞之說所蔽，賴有 之形，才知甲文 拜朋的完整的面貌，賴有

圖形 象像東三才之形，才得甲文 東之源……此外也有些事物为甲文中所未見，唯幸存于圖形，如

形是 或 城之初文，由此才能窺測古人疆域觀的形成与原始宗教的關係，圖形 惡








粹兵亦不見于甲文。這里更須說，也唯有系列的表現數，周而後祖先來源傳說的圖繪，才使我們發現





了這兩族的王族的族徽，又由此為殷、周銅器分圖，斷代提供了確切的標準，可稱鐵証，見下文，詳《徽》商族徽






這些更是不能由甲文反映之物。至于很多字形等資料，比起這些有意義的圖形來，似乎却是次要的了。



有些圖形或以其年代略晚之故，已失初文之形，但恰巧可以作為甲文與後來的周金文之間的「中介」，它把已脫節的

二個各個階段重新聯結起來，成為接合整的「字史」，如：賴有圖形的  才把甲文的  和周金文的  聯

以及更晚的  建 解 津 等 聯 系 起 來，又賴以得知殷達的不意和來歷，幸賴有圖形的  才弄清義文

的  溫 來源于  溫 後更借為分轉為溫 賴有圖金的  才 能 找 到 怪 異 的 甲 文 之  一

 的後身，把甲文的  ……和後來的戲字  後又  聯 接 起 來 並 窺 測  的古聲應接近于戲。

此外  大約又是篆文  豈 字的古文……這樣的實例也頗可觀。

過去已享盛名的大家，對圖形十分謹慎，除了他們以為十分拿九準的魚、象、虎……以外，都存而不釋，以示審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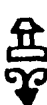


也以列人多解釋此套圖形為輕率不慎，但審慎与否，其關鍵取決于是否真的看懂，理解某些圖形的內容

真象，而不在圖形之繁簡，解釋之多少？即使盡量少解，也未必能真，審慎。過去學者的解釋確也

不多，然而常，由于辨識不清圖形內容，究為何形何意？所以也難免誤釋，不慎，例如他們所釋的魚、象、鳥之


類大約也並非真正的文字，而仍是圖形。又如他們常習慣于誤分一組圖形，或一字為二，如：將用人牲祭，亞之形


的  分釋為「亞」字，把象以斧斲人形之  分釋為「工」字，把象直熱羊子殿堂

前以繁草之形的  專字為「喜」字，把象失傷幻兒一子的甲文  之省形  疾誤分

釋為「大」字二字合文等不一而足，都還是宋人釋非為「折」字……的繼續。對上述簡單圖形尚

且如此，何況對於更複雜的圖形？于是把最珍貴的史料——記載周王族祖先來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

狄吞鳥卵而生契……的商國勝  並非文字，却誤依春秋時期才出世的「鳥篆」之例，而釋為「玄婦」二

字合文，又釋其異形為「鳥婦」和「守婦」字；又誤釋另一個重要史料的周人族徽  大為張翅

以「復蓋嬰兒」右稷之圖，也非文字為「子」字等。把最難得的寶貴史料，都白白埋沒了，又算什麼謹慎呢？

上舉的各種現象都充分說明，這裏須要的先決條件還是對字形——圖形的真知灼見而已，舍此无由——

如果辨識不出字形，心中無數的話，不論如何內心謹慎，也未必真的能避免誤誤。至于那些不分是非曲直，盲目責怪人

引辭圖形是「謬妄」為「不謹」，離經叛道……等的保守學者，其結果也適足以暴露出自己的虛弱，曾恐怕也很


難用「審慎」和「闡疑」指來作為巧妙的遁詞，掩飾自己的吧？

初文既如此重要，那麼又怎樣辨識，尋找它？姑提出一點線索，供大家參考：


以多為勝的機械而簡單的選擇方法。如早期甲文家粹某一甲文字形時喜歡擇取在甲文中最多見、最流行的一種寫法，以為標準，作出種種猜測。其擇形結果，大抵都以失敗而告終。這是幾位大師也難逃的厄運。


其失敗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佚存出土的甲骨，早期者極少，中後期極多，而早晚之間，卜辭文字的变化激烈，而文也只存在早期甲骨中。如果我們取其最多最常見的一種，勢必恰好是其晚期的逸文——有訛文了。顯例如王靜安粹辰字，就選取了今天最多見的甲文「𠂔」形，這是「直線方折」的省刻，遂誤釋「𠂔」為石製農具；郭老承其說而釋為石犁，到現在居然成為流行的「確證」，被很多人引用。雖然後來郭氏又援「𠂔」等形而改釋為蜃殼製農具（見雪堂集·導論），略勝于前，但仍不確，但已不能扭轉既誤之全局了。這僅是極少的實例中的一個典型而已。




上面所介紹的尋找初文方法，也多是輔助性的「規距」，多偏重於理性的認識，更重要的却是「巧」，是辨識字形方面的能力和敏感。只有它才是真知灼見。這須由長期實踐作會中鍛鍊出來的感性認識。只有依靠它，配合理性認識才真，有心有目，依靠它才能上溯其源，下探其流，上下求索，縱橫捭闔，左右逢源，或使千古之疑逐漸明朗，剝開層層外殼，釐清混沌。如果只憑邊批之形來摸索、猜測，或只是在故紙堆中翻尋舊解……大約都是徒勞無功，一切都元從後起，一切都將落空。幸運兒或能馳騁一時，但卻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枝節，竟變得複雜迂曲，往往也使後人不能詳知，如「𠂔」字，古作，今象盤古形，也即盤的半字，但由於後世出現了曲折加繁的形，字「𠂔」，盤……它半字




又變為「𠂔」，此亦切古多聲母與母明母近同，一些亦又與母形相混，而誤為母……其變化就不再單純了，如用表解，即：

又如一個魚形由於簡化，竟異竟有二種左右變形，又為，而十年來一直都被誤認，見下文表

一條蛇形的，也有二多種變形，異稱，不同姿態等，其化相當微妙，詳微辨蛇文，不少被人誤解，這里從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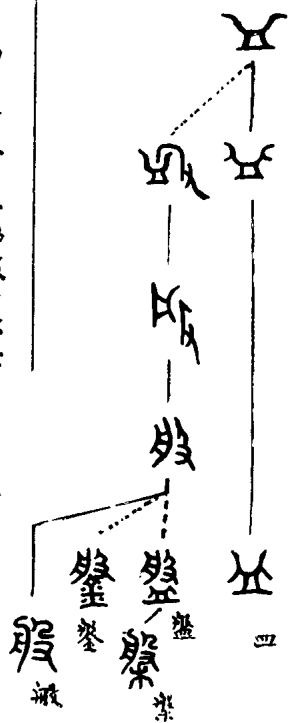
又如刀形之，本極簡單，即刀形，文瘦者，然而稍微一變，在刀邊加上一些被切削的碎屑之形，小點，作

時，就被文師們誤認此刀形為禾，穀之形了，連早已定形之，變化也非同小可，有二多種變化，從初文

，到後來的，王，相差不小，詳，王，又豈象是神鈔之流所解的「一貫三」那樣的簡單？

凡此種種變化，並不奇怪，都是古文字流行一千五百年以上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至于今人就複雜難認的字形，如各種錢幣形等，其變化就更為複雜了，例如一個「𠂔」即「𠂔」字，變作達二十餘種，使學者目眩神迷，猜測紛起……我們分析了六十多種不同的變化之例，才算基本弄清其同出一源，及其變化之故，並



們已無法詳知了，估計也許他就沒有見過完整而清晰的充分說明問題的表解？也許他已滿足於自己粗疏、淺陋的釋字習慣，以什麼「自然」和「要言不煩」為藉口，因而又視別人的細緻嚴慎的作法為累贅，說上幾句不負責任的感嘆話？顯示自己的粗疏荒率更為高明，更够權威的漲頭……都不可知，不過有一點却可以肯定，即他不懂這種表解是一種科學方法，一個正確簡潔的表解，正反映着釋者的水平，如思想上的條理性，以及它可以作為驗證的重要方法等。這種「不愛江海之珠而愛己之鈎」重「靈感」而仇視科學方法的論調，似乎也不是為訓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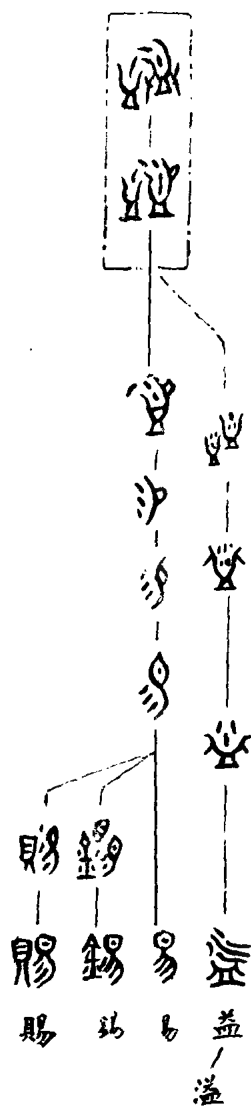
當然，提倡表解，並不等于承認、贊同那些不負責任、肆意臆測、粗製濫造、無中生有的一切表解！這樣的表也同這樣的文字解釋一樣，都曾有過。對古文字研究，毫無積極意義，似不待言。

考察、揭示每個字的全部過程，歷史之重要性大約是比較公認的。唐兰先生也提出過類似這樣的主張，十分正確和必要的，不過過去在這方面作的較少，並不理想。往往出現相反的割斷歷史的情況——受主客觀局限而把每個字的歷史弄得支離破碎，具體的說大約有三種割斷歷史的形式：

(一) 切頭斷尾的歷史。而無頭史尤為普遍多見，其原因就是由於放棄初文，只能依稀的舉出這字史的後半段，于是成了「无源之水，无首的，神龍」，這只能說是某字的殘史、斷史，而不見其全貌。這種情況我在上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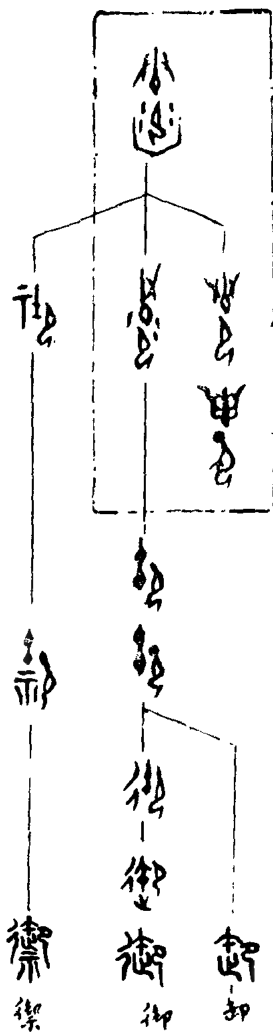
後次時已多誤及，這里為了節省文字，只用表解二例以見其一般。虛線框內的是旧釋所缺的頭、尾部分的補足：

易



詳《微》釋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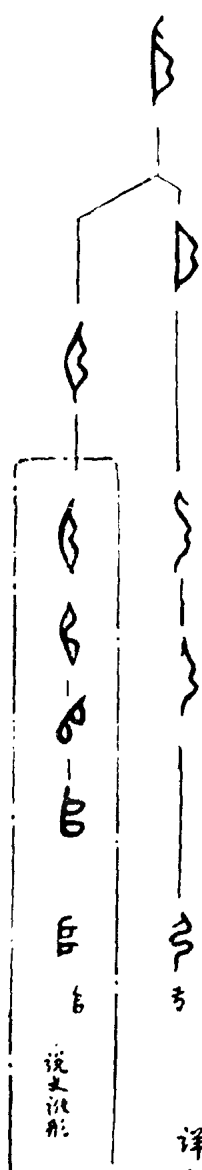
御



詳《微》釋御

与此恰相反的是只識其前半段有頭无尾，如：

弓






詳《微》釋弓

說文說形

粹以爲爰，未悟其非。既承于字形，又爲爰字的歷史，脈絡，枯木入一以爲形，與上表，絕難揉合在一條綫上的（爰字形極鮮明，即象雙手爭一／形，也即夕文一爰，爭之初文，何等簡單，參《源流》）


上舉二例，皆簡單易知的，在杜粹字中，所遇到以爲難題，又比上舉諸例繁雜，曲折多了。例如：甲文的：





  羽，羽象鳥翅翼形，似乎曾被個別前輩看破，然而不少人粹羽，但古文中另有羽，形羽字







象以作羽，古今無異，自成系統，簡單而一致，絕難把這  形也雜側其間，按羽字爲美冠之專形，專稱，非象

翼字有別，我開始就據此翼形和《尚書》的翼，而粹翼，後知前人也頗有此粹，但乏解形詳說，而且敢于實

定無疑，就輕率的說，說文的  翼，都是同聲的假借字……但翼與  的直接的字形變化不

合而這種  形，又憂然而止，在後代文字中完全絕迹，無影无踪，使我納悶，五六年之久，找不到答案。後來才

偶由中文母字的  全文  母中發現了  的變形……母字後又作  才恍然悟原來這

    才真是  的正式後身，嫡裔。多年搜尋才把這個絕嗣的  形，接續

起來，成爲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歷史。而臣的令聲仍與翼同，但自古人已不明臣字的本來形意，許氏更誤

當作象人下已一頭的本字，越發使人迷惘。現在勉強能由字形，聲，徑傳參考古文義以及該字歷史等各方

面圓滿的解決。惟難由文獻中多知此字的古代用法。為此一字後半段的歷史，煞費苦心。拖了五六年才得到這一點成果——我真羨慕那此片古解紛，只用一古半語就能考釋一字的文師們的幸福。參《源》臣，詳《徵》粹，臣又如

中不轉

與佛門中地獄變相因一般。象以我錯解截，解血流入盛品中之形。看破這樣鮮明內容在我來

說實在簡易，幾乎是一目了然，甚不費力。然而最感困難的却是察不出它的後裔——不知它是後世何字

而且連隸變都不容易。勉強的暫譯作既字。苦思凡年之後，才在周金文

的象子，不過

形已稍訛為

又失去，錯形之我，象更訛作

中却有

介未足也。澈然得其大概，聊勝于无，可稱為其字的史略了。參《源》流，詳《徵》階，歷一文中釋羽

此外如明瞭圖形之

為

及

之初文，後加声符而作

再有訛才作

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原始的初文中才明

這個


在字形上日与



補充：卜辭中有





傳統一系中，並無血緣關係，很難插入表中，故此釋字不足信。僕前表見今編二章二節，詳《徵》粹，僕，詳表

探清甲文之  變轉為    迴 迴 迴 迴 起 起 起 以及甲文之  多諸形……許

多的字都是這些年來苦心焦思，逐漸才把很多斷線的碎片，又重新組合在一起，復其全貌，誠非易事，一言難盡。弄清一个字，很有些象一些驚險偵探故事中，破案者千方百計尋找線索……最後才使真象大白那樣的費力。其間的曲折辛苦，常出人意料。不過我想作這種探討，大約也只有披荊斬棘，筆路繼縷，經歷層層的艱難險阻，闖過難關，探出索隱，最後得到些成果，亦在其中。否則僅，輕而易舉的撫拾些陳說或任意臆測，在木板的最薄處鑽很多孔，雖然省力，或竟能僥倖成名，但却不可能嘗到真正的勝利的喜悅。我們要向學術，要向歷史負責，我們如能把更大量的文字，都能按每字的演變，原，今今的作出其史表，廓清迷霧，把幾千年前遺留下的一些疑難，剖析清楚，也就能為後來識解古文奠定下堅實的基礎。

儘管我們費盡心力，能嘗辛苦，然而個人力量太小，心有餘而力不足，有很多難題，不得其解，例如：有些古文，已能確知其形，意，甚至原文義，但仍不知其變為後代的何字，有頭无尾，不能聯接，如：甲文的  確家

履車 原詳其義，喻合具形，  家其車轆折，其義未明  甲 象蜚蜚 王貴 為一般中性的罪犯和奴隸

 甲 象大辟之刑  甲 象以刀割男，勢之，宮刑  甲 象埋物之形  甲 象以辛

刑刀 鑿人齒之刑 戕 戕 甲 象以鉞解牲脔 𠄎 𠄎 國家三坐子單下 或今非大字 甚多 都難知其

實為後代的何字？而尚上成熟的，盤桓腦際的疑問就更多了。

(三) 文解字史 謂列史料，由于不辨字形，不明字形的變化規律，所以經常把同一字的前、後、各種變形，異文誤為多字，謂列起來，也就是把這二字史文解為多段，其例甚多，已在上文第五條初文問題中舉出的史、易、卜諸例，亦皆此類，可以參閱，這里再舉兩例以舉其說：

𠄎 甲 詳辨不釋 象双手執有柄酒斗，清流酒漿等液於斗，示上之形。有不少省變形，前八分為多字如金甲骨

文編 後有双手形而作 𠄎 甲 詳辨不釋 周金中後又把斗形旋轉，斗柄向上而說作 𠄎 旧釋初論 此外還接其它簡




牝之例而省去工作對象一示而作 𠄎 甲 詳辨不釋 或有省去双手則作 𠄎 金 𠄎 甲 詳辨不釋 在下詞彙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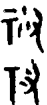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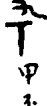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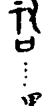
仍示禁意未變，可必上 𠄎 意相同，只有在其後很久，斗量方法發明之後，疑始于戰國？才借此 𠄎 斗 聲以為斗

升之字，這就是我們久疑不解的：為何空斗為斗，而斗中有物時，反而是升？的解答，許誤作 𠄎 金 牝 實際上升


諸形原都是升之字，後又分作 𠄎 發展脈絡井然不紊，但至少被前八分為互不相同的五个以上的字，又如：



𠄎 甲 詳辨不釋 象跪于斗，前的人用双手洒祭品于斗，示上以祭，示之形（与象人張口，祝禱于斗，示前形之



禮……內容迥然不同）後省人形只以手代人的形作  甲不釋 或  金譯被不釋又省去一手作  甲釋


或又加祭品作  甲不釋 又作  甲不釋 或人加口作  甲不釋 禮後人有示只作双手之文一周人

借祐声以為朋友字、商王則注卜問的只是戰事、風雨祭祀田獵、不全卜問也、未必有朋友這一倫、而且也只是借祐之聲、

並非獨立成字——僅一双手形、斷難表示友或敵人的許、……从二又相交、友也、純為穿凿、變省作  金、右最省則作

 又只餘一手之形、卜詞用為有祐祭名……後來作為左右字、概亦  之省、形省聲、否則、僅用一手形很難分

別左右——這須由視點而定、正視為右、反則為左、視點无定、如何能分？定  又為右、才能定  為左——以上諸形、十

字以上、互不相屬……其實這樣一字形都是由  一形所孳乳分化出來的。這個字更是可以也應該弄清楚的。

據之、目下所能知者尚少、我們堅信伴隨着古文字資料的發現、積疊的增多、辨識研究的日益深入、就將克服

你補以上所舉的三種殘缺、逐漸尋找、整理考釋出每個字的較完整的字史來。

馬克思說：「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

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的敘述出來。」馬恩選二、二七頁 對於我們从事的古文字研究工作來

說、也是完全適用的。

七、商周古聲的探索，用古聲來作考釋古文字的線索，啟發和驗證的根據。

文字是在語言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和語言的關係自然極為密切。所以聲是古文字構成的三大要素之一。就造字來說，主要是形、聲這兩大因素，在「意」的方面，除了有限的「意符」之外，它與造字無關，只是造字所表達的目的——用形、聲造出表現某種含意的字來。所以聲的重要性，僅亞於形。我們在研究古文字時如能充分利用聲這個內在的重要因素，並把它與 密切的聯繫起來，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發，而且還是很重要的、可信的驗證所考釋結果的方法之一。

不過真正的商周初階段的上古音的情況如何？即使對專門研究古音韻的學者來說，恐怕也還不甚了了，有很多問題也還在研究中，而且比較方便的只是韻的方面，但學者所憑藉的最古依據只是較晚的《詩經》和更晚的楚辭，所據的古文字方面資料，最多也只停止在說文所載的篆文、諧聲字之類，迄今為止還很少超出這個範圍。這也就表明，古文字研究者為音韻家提供的更古老的資料不多，大約也由於古文字多先定釋為學者疑，不敢引用吧？至少是這兩個關係密切的研究專業，並未很好的照接，配合起來，這對兩方都不利，亟須扭轉。由於今人對古音方面缺乏素養，常識貧乏，就更難充分利用古音這重要而有利的因

素。只能在无系统、无專業理論指導的情況下，零星的使用着自己由新古文字形等工作中，摸索到一些心得，以為字形研究方面的輔佐，而這些心得自然也是「一般而淺近的東西」，例如：

上面所說的「聲」在造字中的重要性，並非指形聲字而言。雖同意這「曰說回形聲字的出現為時稍晚而是由於我發現在較早期的製造象形字、指事、象形等時，已經有了大量的「含聲象形」——並非一般的「兼聲」。聲在這些早期字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初民造這些字時，已經充分的積極發揮着「聲」的作用。此後隨之而起的是「附聲象形」，它們都在早期形聲字很多，都是後來形聲字的濫觴，可見用「聲」符構造字之早。過去大家只說以「聲」符構字始於形聲字的構成實在太晚了，現在看來就是不太確切的了。此外在假借字聲以為他用的「假借」字，也可見「聲」的重要性。再有就是古音紐間的關係的一些新的發現，或闡述對於字形的探索也有一定的幫助。

這裏只着重介紹幾個利用古音為線索，以探討新考釋古文字，並用古音以驗證所考的结果……的实例。




𠂔

𠂔



中，已是前羅氏釋謝說是在王的面前揚席以謝……




早，成為一時笑柄，後來唐兰先生

等反對羅說而作𠂔，或釋𠂔為不知何據……我詳誌其釋謝為雙手張席形之誤，只誤在捏造「古札」，应予唾棄，自不待言。除此以外，「𠂔」之形，字新以外，「𠂔」字聲在這裏，也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使我也可兼由「𠂔」為證。




因我發現了後來的商金文之  實即  形之微訛曲化也是  形之再者，即借謝聲以為寫字。



寫與謝今多相同在近古音中寫席射義文謝以聯得聲字又同在東部由此可見寫謝古聲亦未必

有異。形聲皆明。那么  之字非謝而何？在這里  之形既明，聲的證據，本來很容易

尋到，但目前尚未悟  為何物或以為寫像之形許誤解為鵠形因而未能明  轉為  之理使字史中斷






于是也就無法推測  即  之聲進一步作出形聲意全面的求證 參《源流》寫謝詳《微》




  中誤視為  因誤釋見乃象迴首向身後方向望去的人形與  見視向相反 詳前金文改者作：




 見限字 篆誤作  許誤解作「很也」……「目已為良」形意俱失我們既由字形分析見其迴視之狀又可由良

聲而測擬其聲與顧相近概即顧盼的本字「音之轉」後緊以良的原意已晦才另造从頁雇聲的形聲新




體以代良字。近見唐兰先生之《中國文字學》一書始知此字返顧之形早為識破……然唐又以為眼字初文則未明何據？

  金不轉  甲粹工 象斧——實乃斤即鉤頭即甲文  圓形  斤的頭部部分之形——斤

及橫故與縱及之斧形聲皆異。而工與斤聲近與戌斧聲相連。與  之頭部為  同理近人或將  為

士蓋不知士的原形作  轉而為  士不但與  形不同而且兩聲的差別也太大了。

這里並不拘泥于頭之傾左、傾右，但絕不作跨步、盜臂之形的。這傾頭之字，其構成口入，傾頭以扛口，夫亦聲。故夫有屈意，夫與聲近。由聲可測，夫後轉為与，与聲近之矣。由吳聲可測，入為与，与聲相近之矣。說文把兩形弄錯，嚴重顛倒。容庚前輩已有覺察，但未徹底糾正……蓋未由字聲方面考慮……參《源》走

 金  甲  乙 見前。我們既由字形及篆字形中考知辰、齊、蟻、地、蟻、類、害、蟻之形，已



无可疑，但是否收入十二支中的也是害蟲？曾頗感困惑，因為我們已基本探明古十干，十二支字多是以人們生活上有關之物或有益之物，品如：己、十、未、酉、戌、亥……是否也收這害蟲形之字？今年才藉助于字聲，漸

有所悟，蓋辰形不限于蟻、蟻……大約初民即統稱此類之蟲為辰——蟻，參《本草》：「蟻，蟻一名地蟻。」至今



冀東方言猶稱似蟻之蟲為「地蟻」……這里又要藉助于字了，辰、蟻二聲至今日猶近古聲始同，字書中也

說辰又讀時連切音禪，韓愈詩：「吾懸日月，吾繫星与辰。」叶先韵。而辰形蓋亦 甲胡聲宜釋蟻形之

者……蟻亦非之害蟲……八個之吐絲却又成了古人最著的來源，十二支之辰乃蟻也。此解似更近情理。詳《微》

 捕 因不釋甲文者作 即「七」乃蛇形，象以七振捕蛇形。由形而言，只有這

捕蛇之形才能引中出為死者「既禽」……以助禪射，以保護死者遺體之意；由聲而論：則弗弗聲極近古始同

但許氏誤以巾為帛誤為人攜弓形……至今學者仍從其說後展為人帶、綴衣形，古文作  甲  巾

金多釋巾就形而言，此形象人為蛇纏而示憂愁惶懼之意，其人命在頃刻，方自顧之不暇，不能身助死者，憐

射，就聲而言，則古今文中即借 巾 聲以為伯叔字，漢 茅 才更借叔字代之，可知其聲同于叔，而

帛叔乃帛二聲即使可轉也故帛二聲為遠，所以現世學者釋 巾 為帛，不但乃字形意乖背，而且在字聲方面

來說，也嫌太勉強而難通，无足够證據可以证实周人全呼其叔為帛或巾父的。這只是學者的一種滑稽的揣測。

五 丁 甲 示 已 據其字形為象上古所崇拜的自然神——「東石」一橫一豎的巨石之形，西人稱為「多耳門」，由形











而言如此，由聲分析，這亦才与社聲尤近……緊即「社」的本字，此外還有象「環石」或「列石」的「冊」，其聲也与社

近近世學者以凡句古文獻為據力証土字為社……即由聲而言，尚隔一間。土乃後，后土，象柱石形，非社。

象 象淋沐形，金文家釋沐——沐，良確，因金文，象鼻壽，「壽」中借眉代之作「眉壽」，可証其聲如眉，但非眉

字，我藉此眉——沐——之聲，以及水流不已之形，意又察到了它的另外一些晚出的變形字，如：「盥」——盥，和異構的「洗

字」也察出其兼受「洗」形之變象的晚聲之化及其在文獻中之古意，詳「徵」釋象。

人 甲 商 其初文史作           有




一柱，或加口作𩚑。轉為邑名。卜辭中用為文邑商，子商人名字意漸轉晦。由商聲可知周金的𩚑。應是繼起代替商的晚異文。此外初文之𩚑，𩚑仍在傳流未泯，戰國前後又加斗，以為器，亦當時流行的慣例作𩚑？遂成說文之𩚑。學。不過我們由商一觥……之聲可見聲聲自應同商。晚讀古雅初乃淺人要改。由宋人定標此品為罍亦非誤，不過讀者却是錯的。為了訂正其音，以及史迪伯些着想，似應以此酒品之名為觥。

由古文字的不断中推測，似乎字声的古今变化，并不很大。它速于表意，形的变化那样激烈；迅速、複雜，仍有些字雖歷冬滄桑，在字形上早已經面貌皆非，遂有字体的变化。有些甚至早已无法辨認，字意的变化就更大而複雜了。然而字声方面却相對的微小多了。例如：

④

「臣」字在甲文中已讹作多形。周金更讹，篆讹作臣。后来又借遠離此形的翬、翬、翬、翬……




形相代而臣。臣的原意早失，在漢代以前的人，似已不知其形意，所以許氏只好把鳥翅當作入下乚形來潔解。埋沒了幾千年，然而奇怪的是直到現在，其声却与翼、翌、昱……无異；又如，象古代做面舞的字形，如翼、黑俱、顯、魃、翬。具往切。界九通切。窳……字形紛紜，变化極多，字意多已早轉，但其声不变，或只少变，终未脫離見溪匣母。參《源》、《翼》、《微》、《翼》。又如，用鵠鵠頭目，或全身之形，以表示觀看的。

   ……又有



多種異構，如：觀、雀、瞿、明、選、𠂔、𠂔、𠂔……然而儘管變化萬殊，其字聲部都與舊相近同。在見溪母和羣匣母詳《微》粹觀，又如：由狐形的𠂔不變化的小，幻化之，鉅貨、鵠等，其聲都仍近於粹。詳微粹狐，後表示針療的𠂔，殷、醫，時變化的異，省文𠂔、𠂔、𠂔，後來的改構——形聲字醫、堅（以及与此同出一語源的劇、倣……）其聲都相同、相近。詳《微》古文字形反映的針……療法一文

字聲較形，意更少變化的原因，大約是由于人們的語言，語音變化不很大，而字聲、口口相傳，不僅賴于文人的書面，反而少變，或只隨同語音的變化，而一同的變化，並不單獨的訛轉，似乎那些為一般人們所少用，而只由文人相傳的冷僻字，如𠂔、𠂔的聲……脫離了羣衆的語言，更時常以訛傳訛吧？這個看法並不成熟，有待深考。

字聲的變化較少，對於粹古文，是不極有利的條件，常為研究古文，提供了方便的線索，和驗證上的音。所以粹古文，絕對不能輕視或脫離字聲這個重要的因素，例如，凡求証二字，多字為同文時，不但在字形所象所示內容必須相同或相近，而且在字聲上也必須相同或相通轉，而且不得牽強，否則，缺乏這一重要的字聲方面的證據，則往往流于片面或誤，例如某權威學者說：「𠂔既為失，又為寅，不但與字形源不合，而且失、寅二聲也似難有相通之理，愚以為𠂔乃燕形之訛省，寅、燕二多也相通，又如公說，能既為熊，又為𠂔，」

其實古文中斷無既象熊又能象象贏——黃蜂之屬的有趣品蟲的萬能象形寶字。他未考慮古籍中某些相混，主要是因二字字聲可通。而另一位更大的權威人士，長期把象以刀磨牛之形的物釋作是牛牽犂而耕之形（以犂力為犂故也）（力為犂形）因而釋物為犂。這一名釋，不但形、意皆非，又不知在犂、犂二聲方面如何解釋，以証其相通？他們却都避而不談——這里恐怕不易以「一音之轉」敷衍過去吧？然而這个荒率的臆說却成為風行四十年的時髦信字，被很多史學者引用而不疑。一字之差竟把對商代的農業水平估計，完全弄錯了——如果商代就已流行牛耕那樣的先進生產方法的話，大約後來的歷史都須改寫了吧？這應該是「一」拋開字聲也不深察字形，釋字而遭到失敗的典型之例吧。

以此相及，也有學者喜歡玩弄「古聲」的手法，把許多字形上不同，字聲也在不容易相通的字，不惜千方百計在聲母、韻部上轉來轉去，必証其相通而後快。這樣，似乎古音无所不通，无不可通，使天下學者疑，這種「重視」字聲的釋法，由於其過分的牽強，所以早已遭到大多數學者如唐兰先生的反對。

更難分別的是有些字，字形上、聲上都有某点近似，更易引起學者們的迷惑、混亂。如上舉的能與贏……此外如象手解的與耕来的形聲相近似是而非，因而學者或釋力為来形，其例甚多，

不能列舉。

凡此種種，都不是正確利用字聲的方法，不足為訓，值得我們引為戒鑒的。

八、用卜辭、彝銘文義作為啟發和考核、驗證的根據——最重要的第一手的文獻方面的根據

由於我們現在考釋古文字所用的方法主要是直接的、預想生意，並沒有傳流有目的文獻記載可資依據，這樣直接的根據就只有字形——如能正確的辨識其字形，就不難明其大致內容。然而字形的構成畢竟受着很大的局限，它只能表現那些直接的、較簡練的內容，而且又常有許多曲折，如借形示意，如卜辭中的「𠄎」，「𠄎」就是借治肉打麥之形以示福慶，又如借聲為字，「𠄎」都與「𠄎」形有一定的內在聯系，又有些距離，非由其原文義中鉤稽不能明其指歸，所以我們應該盡量結合原文義而避免脫離它來孤立的解釋字形。

原文義是驗證所釋文字的手段，所以我們現在所釋之字，除與字形相符合之外，也必須經過原文義驗證才算更為全面和精確的解釋；它既符合字形所表示的內容，又須與文義一致而不相抵牾，左右逢源。這是大家早已明白、公認的道理和信條。不過在具體研究中，是否恪守、履行這些信條？却須由事實上作具體分析：

𠄎

中歲 我在開始時期就發現它是象用戌斧斬斷了人的双足之形，疑是用此形以示支解人以及牛牲之意。

然以缺乏卜辭資料，所以只知卜詞有「歲」的用牲法，未聞有「歲人」之詞，字形中却又分明的画出了兩隻人足形……使我迷惑不解，只能依字形而釋——這是冒着些風險的。兩年之後，才知卜辭中果有「歲」，「歲」

于帝五臣，乃記載着「解美」，「解」，臣「家內叔來」以為祭牲之詞，与字形所示密合无間。只是後來才由用牲法改為祭名。見《逸周書》、《墨子》……大師們未明字形，只憑晚說，遂將「歲」為祭以周制說殷禮，自無法證通「歲牛」、「歲羌」……較早的卜辭——若解上詞為「祭牛」、「祭州美」、「祭五臣」……未免太費解吧！于是他們拋開文義不談，只孤立的猜測其字——又以晚期卜辭中的有說文「𠂔」形，「𠂔」字為據，解為「家有兩透孔的斧形」……又若依此解則「歲」只應為名詞，才是「文」怎「轉動詞」有幾個「透孔的斧」也，很難和用牲法、祭祀拉上任何關係的。

𠂔

中物

我由字形中知象以刀屠牛之形，用示屠意。在卜辭中也是用牲法，常有「物」或「力牛」、「勿宰」、「其宰物」

等之辭，都是卜問其牛牲的用法——是否要用屠殺的方法？以別于沈埋、瘞、歲、御……法。此外還有「勿羊」

「勿馬」、「勿二十人」……王、罪諸人，初解卜詞，曾引古人「說」《詩》：「三十惟物，不牲則具」是「分清其毛色為三十也」而

解物為「雜色」或「雜色牛」，顯然与字形及卜辭文義落「雜合」……近世權威忽運神來之筆，解為「牛羊犛」，「敬土」

又遷就旧訓，解作「土色黎黑，故物訓雜色」……更為巧妙圓通，可惜仍然不合于字形，也不合于卜詞文義。試想如

解上述諸詞為「雜色」的牛、羊、馬……甚至「雜色二十人」……豈非夢囈，若解為「犛牛」、「犛羊」、「犛馬」、「犛

二十人」……天知道，加算什麼話！但他們彼時只顧快意，所以只釋其字，從不引用卜辭文義，恐怕如不改變

多借其声用以代亡。非其本意。但在齊康公中却可明見其本意。壹銘中的「大無」神名。即「大巫」。郭老亦有此解。此外卜辭中無字甚多。都待訂正。詳考。如「乎無出而」緊即呼巫以乞雨之意。而非「呼舞」。

田 甲 是明顯的覆車。而這條卜辭又正記載「有尤。有失。小災之事。說……乃在亦有尤若侮……王車田。子牙亦陸

它分明記載這次「王往逐兇」。發生車禍的始末。由卜占。直到發生事故的「驗辭」為止。有始有終。非常完整。所以脛炙人口。談商文學者也常引用……然而田文家八十多年來一直無視其翻車之形。而視為一般的正常車形。釋為普通的車字。不知又怎樣來理解。分析這一條有名的卜辭內容？詳《微》釋損車形。

𨾏 甲 我由字形得知為人字鼓音之形。由卜詞「有尤。有來。𨾏……口方侵我東鄙」等內容分析。

知商代有以鼓聲傳邊警之制（又用《史記·周本紀》：此王為燧燧。大鼓有寇至……等以為旁證）前人每解此形為倭。為奴。不知何以解此幾十分多見的卜辭？詳《微》釋𨾏。近又釋為艱。來艱二詞亦頗費解……

𨾏 甲 我由其形意中理解為蛇來為害之意。与卜詞：「祖車亡我？」「祖車不我亡？」「南皮不亡」……以及有尤。

亡。亡。等文義亦合。蓋不動轉。名詞。後轉為動詞。回。回。我由此而試釋為禍為害。前依許說而釋它

蛇名詞。雖可解。有尤。亡。亡。……而不可解以亡字為動詞的一切卜詞。至于与字形意不合。更不待言。

我解為人頭上燃，亦即兒字之析文，似于卜詞的「王病兒」之此三夕也。兒的文義相合。

金象，夏^{人形}提酒尊形。夏^{亦声}愚特酌^酌字初文。孟鼎銘：有~~些~~大~~其~~彝記。無敢釀^酌。其意說在舉行期舞，狂歡祀典之際，也不敢酌酒……清代學者不識夏^{人形}，猜作釀，全飲的釀。近代學者多許釀……使詞義隱晦，無法解通……要家族形，已为大家公認。許釀即著于特，此字形為提飲酒……這又怎樣能用以解此詞？

象頭插飾羽的美
並不以母
美為同字異稱，由此形意，可解文豐殷的稍識省形之

「中」每揚王休，即「美揚王」的「休命」之意。後多作「對揚」。由這個「中」形及此一語的文義，也就可辨別，比較出《易大鼎》的「易大敵世中揚王休」也是「每揚王休」，其字形結構畧變，用此形乃「省」之省。

此加于女肩之上……又由此可知其金銘之
 女西殷
 召尊……賜召白馬。每黃……即……美衡璜？

以及《縣記》的「縣記」，「揚犀父休」亦即「每揚犀父休」……由此文義比較及解形，可以把這一系列的百年來積疑的世形迎刃而解，真是不費力。前人不釋之由，蓋即泥于「古文每母一字」之說，不明具字形意，誤以

稍晚的周金文，**甬**为正体，亦未察其文義之故歟？

創 甲或作勛或力 圖 象 且 祖 上 貼 附 有 肉 旁 有 沾 滿 鮮 血 的 斧 刀 結 合 了 卜 辭 的 宜 大 宜 宰 宜 子

蔡 義 三 宜 百 義 …… 之 詞 分 析 可 推 知 宜 之 初 義 原 為 用 牲 法 蓋 即 以 刀 割 牲 包 括 人 牲 肉 貼 附 于 且 祖 上

以 祭 從 而 泛 指 其 祭 牲 酌 用 牲 法 以 祭 之 意 後 來 或 由 祭 而 轉 為 致 敬 之 意 如 周 金 文 的 宜 王 王 姜 王 姜 ……

字 者 乃 為 圖 宜 今 人 又 多 用 此 違 意 以 解 宜 字 用 以 解 周 金 可 通 若 用 以 解 卜 詞 時 豈 不 成 了 商 王 致 敬 于

父 宰 一 圖 羊 三 名 或 一 百 个 該 死 的 兩 腳 羊 一 戰 俘 之 義 了 么 ？ 難 道 商 王 大 叔 隸 主 癩 了 不 成 ？ 个 別 文 師

們 的 手 法 就 是 完 全 迴 避 着 卜 詞 文 義 不 談 却 顧 左 右 而 言 它 只 談 周 金 文 各 取 所 需 所 以 難 免 片 面 非 誤 ；

文 字 形 意 聲 如 原 文 詞 文 義 的 關 係 是 十 分 密 切 的 由 上 舉 之 例 可 見 一 般 ； 我 們 必 須 把 它 們 嚴 密 的 聯 結 起 來 不

能 分 割 孤 立 只 談 字 形 …… 而 不 顧 及 其 原 文 詞 文 義 。

凡 事 不 宜 絕 對 化 真 理 再 向 前 走 一 步 就 會 變 為 謬 誤 的 確 是 辯 證 的 名 言 由 于 強 調 了 古 文 詞 文 義 于 是

也 有 些 學 者 走 向 了 另 一 個 極 端 如 近 年 就 有 人 說 ； 只 有 由 文 義 比 較 推 測 出 的 古 文 字 才 多 無 誤 而 由 字 形 分 析

釋 字 時 則 往 往 錯 誤 …… 如 古 文 詞 文 義 難 合 …… 文 意 如 此 就 代 表 了 這 種 極 端 化 的 傾 向 誠 然 依 形 而 釋 確

有 些 字 發 生 過 某 些 誤 失 這 主 要 由 于 學 者 們 輕 率 而 孤 立 的 猜 測 字 形 如 上 舉 的 物 勿 老 羽 …… 解 形 既 誤 又

怎能与文義相合？有些古文詞中用的是今字的曲折引伸，假借……如「𢶏」象人双手捧艮之形，然所表示的內容却非直接的捧艮之意，而是通過此形以示相比相配之意……這樣的實例比之皆是有很多字比這更複雜曲折，如僅依字形解來自然与文義還有很大距離，不可能直接挂上鉤的……此一端攻擊，望形生義的釋字方法，也仍然是徒勞的。

九 經傳文義的參考

經傳比起說文時代要早得多了，但比起卜辭和早期銅器銘文來說都太晚了，有些名為夏商之作，實多出自後人手筆，前已多言之。經過些更晚的人們屢次的遺澤、傳抄和竄改……不過有些經傳中仍保留着一些古代傳說和史料……尤其是《詩》中，確實保留着不少寶貴的古說，大約都是由人們口頭代代相傳下來的和希臘史詩相仿，很有參考價值，可與卜辭、金文互相印證，有啟發、驗證的重要作用；同時清代以來古文字古文詞的研究結果，更是考據判斷這些經，或其中某篇的遲早、真偽，以及被後人改易的程度等的最可信的根據和標準。這些早已為大家理解並且作出了很多成績，僅就根據經傳釋字而言，例如：由《尚書·周書》的「罔敢洵于酒」而釋毛公鼎的「毋敢憚于酒」，用《說文》「頤命」和《詩·大雅》的「桑扈能暵」以釋《詩》的「頤遠能敷」，用《詩》中多見的「眉壽」以解金文中習見的「吉壽」「長壽」……

用《詩》中的批語……以釋金文、批讀、用經傳的數字以釋字、用《土田附庸》以釋金文的「僕」字、以及有「僕」……即有「勞」……「勞」甘其「即」增其「又」群友、即「朋友」……凡不能辨識其形的字、幾乎都是賴這種比較對照而釋出的。這樣就能勉強讀通全文、明其大意、也為後來釋字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提供了不少線索。當然這種賴字經傳比較而釋字也有很大的局限和缺點，因為很多不見于經傳的古文詞就無法比較，能比較者就沒有多少（而不少真實的古語、古說也須由憑真的古文文字研究來解決，很多都非後代經師們所能知、和能注解的）這樣僅賴比較而釋字——實在是在不得已時的猜測、推斷、對字字的形、意也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嚴格來說它是猜測字、而不算釋字，這是一種不能直釋其字時的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只是釋字的輔助性的膚淺、取巧的方法，不可能代替以釋形為主的全部研究方法，對古文字形、傳研究而言，就更是如此，可不告而喻，我們如幻想僅依靠這方法，而排斥一切形意的研究，不但在事實上絕不可能，而在理論上來分析，不過僅「暴露出自己的懶惰和無能」所以才安于過問字先生的生涯而已。今人不敏，疏于經傳，腹笥空空，手邊又缺乏最起碼資料，缺乏叅攷書、工具書，翻檢不便，所以無法多談，僅傳，只能以「望形生意」方法研究字形為主，很少引經據典，援用舊籍，那可以請熟悉典籍的學者之作，只是偶然

的引用一麟半爪也偶從經傳中得到一點啟發也受到過一定的益處但仍以釋形為主 例如：





中臣翼 象鳥翼翅形 篆以作臣形而不用 改借翼字以代之。卜辭借聲以為「翼」日之用。後代

多改作翼。是。惟有《尚書》中。仍作「翼」日。可算釋「翼」為臣的「中介」錢索。甲文家由卜辭文義而知「翼

為翼」日之翼。不太認識「翼」形。所以羅氏竟作出「凡經傳子史翼」日字……其作翼者誤也」的荒唐結論。未免

妄識而武斷。才真的是「誤也」。近人也仍在引《尚書》五言「翼」日。天寶間冬。改為「翼」。……他是無稽之談。詳《徵》



周金 各家傾水淋漓之形。蓋周人西周中葉以後才借此水流不已而形容某事物之長久……之意。多見於「翼」壽

的吉語。但仍有「沐盤」之銘。前人識破此字係與《詩》之「眉壽」比較。對照而來。予字形並不「了」。所以清人常連釋為

眉。不知《詩》中亦不過借聲而已。而眉、沐兩字形。意皆不可通。我們却可由眉聲推知「翼」壽……等一

系列字都是雙聲的訛轉。化。而《詩》大雅文王之「翼」和「穆」。《易》繫傳之的「成天下之譽」。《禮》禮記之

「大時雨澤。君子遠譽」。……的「譽」。都是水流不已之意。同解為「不傳」。並非初意。而且。由春秋時期才出現

「穆」譽。……一語的「穆」字。殷的時代性推測。《大雅》文王之文章。如《易》之《禮》的時代。文都是春秋時期。語未見於

西周初期。到西周中晚期之「才」見「穆」。而「元」譽。亦未見四字連用。而《齊語》之「三譽」。《周禮》春官

掌或時被除聲俗……等聲字都是(𠂔)原形的訛形訛聲。實按(𠂔)聲俗即(𠂔)字俗之訛。字形鮮明。今來多易鮮？古人却附會為(𠂔)香深身(解)有壽即(𠂔)眉……反而弄胡涂了。詳(𠂔)微(𠂔)釋聲。

⑤ 甲(𠂔) ⑥ 形較晦不易通明。許更誤以為(𠂔)蓋(𠂔)迷亂。幸由(周)禮(𠂔)的……殺牲飲血。朱盤玉敦以立牛

耳……得到些啟發。又由(周)字(𠂔)的更為鮮明的(𠂔) ⑦ ⑧ ⑨ 等以及(𠂔)以斤斫牛耳的(𠂔) 甲誤譯所以

半(𠂔)割牛耳形的(𠂔) 甲……(𠂔)新對照而斷定為牛耳形。參(源)流(𠂔)圓(𠂔)盟。免得暗中摸索；

⑩ ⑪ 皆(𠂔) ⑫ 商(𠂔) ⑬ 商(𠂔) ⑭ 商(𠂔) ⑮ 商(𠂔) ⑯ 商(𠂔) ⑰ 商(𠂔) ⑱ 商(𠂔) ⑲ 商(𠂔) ⑳ 商(𠂔) ㉑ 商(𠂔) ㉒ 商(𠂔) ㉓ 商(𠂔) ㉔ 商(𠂔) ㉕ 商(𠂔) ㉖ 商(𠂔) ㉗ 商(𠂔) ㉘ 商(𠂔) ㉙ 商(𠂔) ㉚ 商(𠂔) ㉛ 商(𠂔) ㉜ 商(𠂔) ㉝ 商(𠂔) ㉞ 商(𠂔) ㉟ 商(𠂔) ㊱ 商(𠂔) ㊲ 商(𠂔) ㊳ 商(𠂔) ㊴ 商(𠂔) ㊵ 商(𠂔) ㊶ 商(𠂔) ㊷ 商(𠂔) ㊸ 商(𠂔) ㊹ 商(𠂔) ㊺ 商(𠂔) ㊻ 商(𠂔) ㊼ 商(𠂔) ㊽ 商(𠂔) ㊾ 商(𠂔) ㊿ 商(𠂔)

一形代表聲(𠂔) 周金作(𠂔)……蓋目商字轉為邑名。國在東周字之(𠂔) 周金又(𠂔) 商未造出之前(𠂔) 這一

段時期中(𠂔) ① 等散字成為酒品商(𠂔) 聲的代起字。後(𠂔) 又與(𠂔) 概見周金混訛。其後訛作(𠂔) 散聲

也。稍轉(𠂔) 周(𠂔) ② ③ 轉(𠂔) ④ 或用散字以指酒品。其(𠂔) 諸往多用商(𠂔) 聲。近世學者被這字形的紛雜變化鬧

得眼花撩亂。无所適從。于是說：古散字作(𠂔) 與(𠂔) 字字形頗相近。故後誤認(𠂔) 為散。諸字散字疑皆(𠂔) 字


之訛。都不確了。現在(𠂔) 以酒品之名為(𠂔) 商。並改(𠂔) 聲。故(𠂔) 同于商。商(𠂔) 以列于(𠂔) 散。散(𠂔) 詳(𠂔) 微(𠂔) 釋商

(𠂔) 周金(𠂔) 愚考即(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前人釋「無逸」，似乎不詞，我以為「無」和另外的「逸」都是後來篆文無和逸。忘怡的初文。這裏的「無」也即「尚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的，無逸」一逸大約是晚起的借用字，本无安樂之意，逃逸也。其初文應即忘怡，亦即由「無」借聲而來。篆文又加心為意，荷「史記」周本紀：「怡悅歸士」集解：「怡一作解」，「廣韻」引說文：「解，說悅也」，似也以解如解為怡……則上述之詞，實即「夙夜無怡忘」，即「夙夜勿貪于安樂忘于王事政事」意，乃早期金文「夙夜无逸朕命」同意。果然，則就此一語也可推測「無逸」這篇大作，絕非周初人的手筆。詳徵釋辭。（而很多周金習見之語如「蔑曆」「蔑段曆」「蔑永曆」「康解」之者，「魯休」「寧冬」……都不見于諸經。）

勞，豈只與「天命」毛公鼎清吳大澂釋為「勞勤天命」，我以為亦《書·盤庚》的「恪謹天命」一語之所自出。不過一語四字，竟有三字之訛，而此語又是不見于早期銅銘，只見于西周末的毛公鼎，而勞豈等形勞字尚未見于甲文，那么《盤庚》之篇又是何時的產物？今世學者多以為殷人之作，看來還值得認真研究……

詳《微》釋勤、勞

毛公鼎 清人釋讀无據。文義不通。今人釋裏……按字乃甲文。屢。雅之訛。並由此（掩面之形。知與声）
 轉為羞恥字。其文曰：我弗作先王羞。我以為這種句式結構。与《左傳·襄二》的「无作三祖羞」《尚書·武成》以及
 《左·襄二十》的「無作神羞」相同。又与《左·僖九》等之以遺文子羞。《左·僖九》以為天子羞。意同……古文中的「我

字作以手提羊狀，金文中「羞」通于西……都无羞愧之意……蓋後世借羞以代西字，詳《徵》頁……


 𧈧 金、𧈧、𧈧、𧈧、清人吳大澂誤視此鬼形為熊，又引《山海經》其尤熊、注：熊、尤尤或相混

相、規、未解鐘銘既無頤字形，不合也不確鐘非最易之器具，尤尤、尤尤、尤尤……僅憑此无問的一語而

釋為「熊熊」，粗疏之極，根本談不上考釋。（然而直到今天也頗為个别學者所不道，金文編不釋為得）

大家知道《詩》形容鼓聲常用「𧈧」一詞，如《采芣》的「伐鼓淵淵」、《商頌》的「𧈧鼓鼓鼓」、《魯頌》則

作「鼓咽咽」，文選注作「𧈧」……但无作「熊」者，這些都給我提供了線索，由此而注意觀察𧈧形，又由此金文而工


溯其源，即圓形的，象兔踣深淵之狀，即淵字之初文，金文𧈧𧈧形，淵字似晚出訛變，又用「淵」以形容

鐘聲，都是圓形容樂器之替的習慣用語。又由此字的發現而繼續探明，善无尤淵、𧈧、淵、降无尤福，又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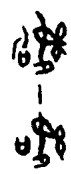
《周頌》「降福簡簡」同，竹間簡与竹簡，晚金淵字之異形近而混訛，吳大澂已發現，而《商頌》的「奏鼓簡簡」又正

是……鼓淵淵的訛文。又從而知金文「𧈧」也即「淵」，這大約又和《詩·縣》「混夷駟矣」說文引其作「昆」有

關，蓋𧈧不易混而𧈧音字又極可能即古圓音的，昆吾的訛文……衡聚賢曾有此說……而与𧈧有問的

𧈧字也一直未得確解， 金乃以𧈧，名詞鼓字字，加文作𧈧，等字以𧈧，仍有擊鼓意，故「𧈧」乃狀

鼓声之字与彭相近。自许氏误解豐以豆为、豆之豐滿者以来，学者皆循其说，遂不能得真解。详《微》释鼓



金說

初文之形，象被及剪二解之形，又如句为辅声，句後省为日，清人由《诗》中的，執部……比較而知

为訓字于字形，声符无说。我们由蓋尊和貽壘的，王_訓駒于厥的文義揣測，盖又用_訓为駒字，訓駒，殆即

馴駒。訓，馴皆晚起字。近世学人释_訓雖云……名象一足胜上系一结，误以双解为足胜，似仍未甚了了，又

掇住傅特为_約云，《尔雅·释名》：約，謂之教。注：教，然以爲約……疏：饅頭飾，《儀礼·士冠礼》：青約總純，注

約，之古拘也……而释此銘文，王_約駒厥，謂王拘駒于厥也……曲引多端，似亦无補于一字之實際。

給我最大而有用的啟發的還是《詩》中記載商周兩王族始祖來源的傳說：《詩·大雅·生民》：它有步有色的記

述了周族始祖后稷，誕生後被棄……誕實之寒水，鳥覆翼……它們幫助我發現并证实了：



以生





等一系列的表現這巨鳥張翅以覆幼兒——后稷的周王族族徽。圖騰以生動的形象表現出這

一古傳說。這些周王族徽又是早周銅器的銘文——為早周銅器的銘文提供了最可信的標準。因為

商周銅器一直沒有明確的界綫，過去皆誤以此類品為商物，此固……一定，就可分清注渭。又以事實駁倒了武王以

前，周无銅器……文化落後等荒唐无稽的結論。同時也可证实了《生民》以及《楚辭·天問》的可信，打破胡適等

對楚辭的疑團。而文見于銅銘的，却又表現上述傳說的另一幕的情景。即「延賓」「臨卷」的詩畫。且即「牆」則此即西牆之間，「臨卷」它又出現于西周中葉的銅品，說明它至少是周人標誌，絕非商文。這是千年的懸案。

与此相傍而來的是《詩·商頌》的「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長發》也說的「有城方將，立子生商」，《史記·殷本紀》：「商族玄鳥卵而生契」……有因商族始祖契的來源傳說，又助我發現了另一批重要的銘文這些內容的銘文：



以及更早些的



等一系列的表現「玄鳥」，「降卵」，「卵物」有一婦在下臥而食之的圖形。與《商頌》

所記的內容吻合。即商王族之徽。因勝由此察明了商之銅品的特有的標識。而且由這些表現複雜傳說內容為圓勝的兩個明確實例，也使我輩今天大致明瞭商周時期所流行的圓勝之般情況。似已異于史系始以單純某種動物為圓勝的習慣著。這實學者所謂的太平洋沿岸民族多有鳥系祖先的傳說的論斷……詳《徽》

商周兩族的族徽。這幾首古詩以及楚詞、文問及其他史傳中所記的這等古傳說都是自古以來、長期膾炙人口的故事

古今文人、史學家以及稍有文學常識的國人都很熟悉的，僅是未能由銅銘等古遺物中發現它更直接的反映而已。而反顧着它的寶貴的史料，銘文却又為學者等肉視之，不解或又加不少的曲解……又把它們埋沒于无用之處，賴有往傳的記載，使我徹傳的把牠們發掘出來而，整潔混沌，幸何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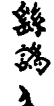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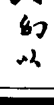
由以上諸例可見，雖有經傳文義作佐證，也須要在能解決其形義的基礎上才能互相結合，取得些進展突破。


過去的經學，小學家研究古文字的目的只是為了証經、讀經、為五經作注腳……為尊經復古，效勞，我們則相反——要用五經為我們作注腳，用來解古文（又用古文字的研究以驗証羣經的真偽，違早……以及闡止等）其目的的是為了探明古代社會的本來面目，摸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古為今用，所以古人的「窮經」有本質上的不同。


十、以字書為參考



如果商周人就編出字書，那才是最理想的……可惜這只是幻想，而傳世的字書出現的太晚了，最早也只是在漢代的前後，如《說文解字》……前由《經義》不少，我們現在在如何正確的對待它們？是值得深究的，如仍奉之為神明，亦步亦趨，把他們的話當作考釋古文的主要根據，那只能怪我們胡塗、保守，和缺乏科學思想，如想用點古文資料來零粘碎補它，像吳大澂以及近世部分學者那樣……只是改良的折衷派的因循敷衍，因為這是變本加厲的殘缺，而且先天不足，只是義之端補不勝補，无可救藥，非另起爐灶從頭作起不可了。兩種老方法到現在來看都早已過時，就研究古文字而言，早就應該拆除，重造；但如果說把它們完全當作廢物棄之如敝屣，又未免偏激浪費，幽莽滅裂，根本也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總還是要充分的尽可能的利用它們！


因為它們畢竟也還記載着很多漢代及其稍前段人們的看法和資料……對於我們釋古文字雖不能免作主要依據，但也常可作為參考，有時甚至還要引為依據，不過也有个先決條件，即須在已經基本上直接由古文字中明其大概，並經過原文義等重要驗證之後，才能審慎——披沙揀金般的選擇，利用它們來作旁證或參考資料。這是有先決條件的，有限度的利用。字書對於釋古文的價值，大致來說，不過如此，過高過低都欠公允。對於訓詁等研究來說，自然又當別論。它們對古文字研究的作用，個人也有些體會，例如：

我在釋金文的 囙，囙字時，已經基本上掌握了，牠形 和由 形構成的 錄為 的以




及其變省的代 等字的形、意、性質之後，才由說文中得到一條很有用的線索——它記載着囙的初形作

 且解作：率鳥者象生鳥以來之，名曰囙。這是漢人的語言，沒有故弄什麼玄虛，所以簡直樣素些

這却恰好保存着古代的形、意、聲——讀若 而《集韻》作 以九切……與現代音仍同也，與說在古音相

通，由此使我明白了 囙，囙是後代誘的本字，形、聲、皆合，再由原文義全銘驗證，用全銘與經傳比較對

照……也無抵牾之處，如釋《毛公鼎》的 在廼服 為 在乃服誘，叔向殷銘為 用 囙誘，更保我邦，我家

文義可差通，此語與《尚書·大誥》的 肆予文化誘我友邦君之語相近，遠勝清人釋 造，令人釋 名詞

的怪事呢？老實說，這裏「根據」雖然也可貴，但它的作用也。能如此，它不可能比「望形生義」更為可靠，因而也不可能代替直接對古文字的「望形生義」，何況為數也不少了。

這裏之例還有一些如「集韻」載古野字作林，與周金文的林相合，遂將說文之林之「玉」而「若」字作林，相當于周金文的林之隸變，也勝于說文之林。又如說文等字書中也保存了很多的異體，如「假面」，「假」，「假」等字的各種異文，變形，不過已變形，分散，各意已失，若隱若現，除非我們已充分掌握其本形初意，以及其後的變遷的規律，胸有成竹之後，才能因這些字書中被雖模糊，鉤沉索隱，或時有所獲，否則不能為功。因此我們不能過高的，存有不適當的要求和幻想。

在受到歷史局限很深的古代編輯字書的學者們，總算不愧為「竭其力」的，有心之士，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保存了一定的資料，未可厚非。就我而論，由于並非專業，伏案功淺，暇豫太少，字書生疏，何況又僅一偏至于古文字形方面的探討……所以若与通曉羣書的大師們相比深感愧怍，他們在這方面的收穫，都一定豐厚得多了，若能互相配合，補充，集思廣益，或許能把這種工作作得更完整徹底一些。



小 結

以上是我幾年來摸索到的一些方法，結合把前人的方法也吸收進來，不過有些條件，本質的改變，這些方法，並非自古孤立的羅列，而是互相密切關聯的。我們分析、解釋、驗證，這三字，可能的都要使用各種方法，才算完善。不過在這里，首先又是以辨識字形、辨別能力為主，為先決條件。如果完全缺少這個最基本的條件，其餘就都將大部落空，都無法談起。這種釋字方法，就其本質而言，是落實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思想方法，在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具體運用和試驗。由於我們的水平低，用的還不夠好，也還僅是開始，所以很不理想。象某些前輩那樣把「六書」吹噓為萬古不磨的真理，顛撲不破的「圭臬」，以說文為解釋商周文的聖經……我都不敢相信！經過過去幾年來的實踐，越發證實此點！我們卻只能以科學的認識論、思想方法為信條，終生服膺，這也是由這些年的實踐中，不斷有所體會，又逐漸加深、加強的信仰。


看來，望形生意，也並不像孔子乃至許氏……等古近人之所望，所思，那樣簡單容易，那樣隨心所欲的猜謎射覆，而是歷久艱辛縝密的觀察、思索，才能求得一點，真知，十分不易，但也有個別學者，抱隨意臆測，我們是「望形生意」、「漫無標準」、「師心自用」、「如射覆然」……種種罪名和忌諱，我們也無須介意，不必氣餒，只應用

確鑿的證據。周詳的研究，來對抗他們的貴耳賤目，以及神秘的不可知論等，孰是？孰非？都還要等待歷史的嚴峻的考驗。這個水落石出之日不會很遠，誰笑在最後，誰就笑得最好。

這里切忌主觀盲目性，片面性，迷惑於表面現象，放棄本質，以今列為一般，把偶然當必然，捨本逐末，簡單粗疏，信口開河，不肯下一點苦功，也沒作一點起碼的驗證，把前人或自己的胡亂猜測，無稽之談，動輒當作，不可移易的絕對真理……吹捧，甚至把自己的一點簡單平常的發現，和我條冬人皆知的簡單方法，吹噓為「體系」，自己也便儼然以「體系」的化身，開山之祖自居，大言欺世……更嚴重的是只看到一點點現象，假象，偶然情況，如晚期的省批甲文，金文……就迫不及待的大作其關係重大的全面性論斷，如以晚甲文「𠂔」之形，為石犁，就斷「商代農業十分原始幼稚」，同時卻又猜「𠂔」物為「牛犁」，而為「証服」代已用牛耕……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此外如說：「商人文化落後，武王以前無銅器之作」，「商代流行生殖品崇拜」，「商周流行動物圖騰」，「琴瑟等樂器都非我國所固有，係自西方舶來」……等，荒謬草率的結論，都是缺乏各方面根據的臆斷，也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和機會主義思想的反映，流毒甚廣，或比許氏的腐論更為有害！有些結論不僅反科學，貽害後學，而且也貽誤民族，甚至害害親王也為某些帝國所製造的中國文化西來論張目，逞捏造過時野蠻可笑的祖先，以媚……都令人駭指，這些大問

題也都須由歷史作出澄清和真切的裁判！如果我們能設法提高一些人的水平能力，則這一天就會提前到來。

前人釋字形常過分的簡單，如某權威人士只用五個字，就算結束了古文甲字的研究——由某謂之甲，引《象雅》只

用九个字就完成了古文  異字的探討，說是：「人，鳥，拳，雙手，過頂似翼。」實為含糊不清，吳大澂氏曰說可謂「一言九鼎」

多么簡單省力？不過這種簡單的釋字法在「九五之尊」的文壇「泰斗」則可在我輩後學則不可我們却須費大

力氣，尋找堅實的字形根據，寫四千多字，才能說清古文甲字的源流，用兩千多字才能說明  異字的來

龍去脈，如直釋字形，不過是「象肩」、「象人拳四（捕鳥形之省）而已」，可比大師更簡單，而且在釋後隨時還有新的發現

不斷的推敲補充，修訂，慘澹經營，使它更完整，並非一言既出，就會成為無比正確的「終極真理」。我對於某些

信心不太足的試釋也主動的經常立於對立的角度的設想，尋找各種反証，試圖推翻自己的前說……如果推不翻，也只

算暫時成立，仍把它當作是相對的不完全和不深入的管窺蠡測，常有補充，修訂和重新的靜慮，歸潔……相似

詳考字形不料又曾被某大師譏為繁瑣，不自然……他們的粗率反而正確——試想古文字至少產生于四、五千年之前，又

流行于兩三千年之久，形、意、聲、筆、乳、轉化，其間要有多少錯綜複雜，迴迂曲折的變化，發展，都不易在短時間內了解

得清楚徹底，只用三言兩語就能解釋完備的，何況還有兩千多年來人造的互里迷中務，都須撥清盪盪呢？

我們所能探索的也遠不是古文字寶藏中的一小部分。即使所解不誤，也不可能完全，還須繼續努力，不斷的補訂，向它的廣度和深度，不斷進攻，才能日益接近於完整、深入、全面的科學的結論。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艱險……

我們和前人所持以及他們的態度、方法等都有分歧、爭論和矛盾；對於自己所持和工作方法，也並非「快然自足」，十分滿意；任憑我們怎樣努力，也必然會有錯誤和不足之处，那就只好由前人和後之來者解決了。這樣的新陳代謝推動着古文字研究的進展，我堅決相信，後來者居上。我們的錯誤和不足，不怕，而且還歡迎他們來指正和補充，甚至於徹底的推翻。否定、重新作起。老實說，怕也是無用處，而製造阻力，則更是愚蠢的行為，都阻擋不住科學的歷史車輪的前進。歷史上的假經已經太多了。我引用幾句名言，結束這不太成熟的东西：

「我們還差不多，要在人類歷史的開端，而將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的後代，大概比我們有可能經常以極輕視的態度糾正其認識錯誤的前代要多得多。」



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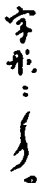












對於古文字，我一直只是個外行的愛好者。從少年時代就接近並且愛好書法，尤其愛好篆書。愛好古銅器銘文、甲骨文字。這主要是被它們造型上的沉鬱渾厚、活潑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美所吸引。對於字形所表的内容，則多茫然不解，那時我有着很強烈的求知欲，多么渴望知道它，但苦于無處求教，也無書可讀，找不到什麼門徑。據書友說，要想懂得它，就得從《說文解字》入手……家裏窮鄉，我到一部疏注《說文》，使用最富，只好硬啃下去，還作了不少的筆記，懂得了一點篆文的來歷，構造，對許以及其追隨者的淹博和神秘的說教都十分傾倒。後來發現這裏並不能解決很多古文上的疑難，又漸涉獵一些近人談甲、金文的著作，依然困惑，不得要領，也無力辨別一些爭論的是非。這樣拖了多年，始終無法找到一本直捷了當介紹古文字形構造來歷等的書……覺得古文字是神祕奧妙，高不可攀的學問，學者們大約已經都懂得，只是自己不學無術，才不懂，也不懂，好在只是臨摹一點而已，能根據前人的經驗識一些，也就罷了，知難而退，死了這棵心，不敢再存進取的妄想。











此後專攻美術，對古文字興趣雖然未衰，但已不能兼顧，所以解放後作了些年文物工作，很多學習、研究

古文字的機會，而且曾長期與幾位為我素所景仰的前輩學者遊，然而由于自己已視此事為畏途，不敢問津，所以把這些極方便的研究機會都白白錯過了。此後，由于遂再篆刻，揣摩古文字等，所以對古文字依然不能忘情，後來又費了十幾年時間編排《古印字樣》、《古印字編》，但仍盡量迴避着古文字研究問題，以免發生錯誤，節外生枝。

時光荏苒，在坎坷輾轉之間，早生華髮，有些對古文字有興趣的年青人向我探詢古文字……也常被問到有什麼入門之類的淺近讀物？我很慚愧——除了舉出魯述先生的《門外文談》之外，苦於應對——我已經不想再用《說文》引導年青一代，重走老路了。浩劫臨頭，風流雲散，我幸存一息，百事難為，後來又被提到一個陌生的苦村子插隊，在難以想像的生活中掙扎。不過，鬚髮雖殘，心未死，我絕不相信中華民族和它的文化就這樣的被毀滅，總想作些什麼有益益處的事。在農田勞動中接觸到某些景物，彷彿心有所會，覺得有些古文字形正是描寫這些景物而成的，這些生活才正是古文字的泉源，例如在收割中我聯想到古文「利」字，犁耕時聯想到「耒」字，比這更深一些的是我在破土捉蟲時忽然發現螞蟥，才正是古文「𧈧」字的來源……很受啟發，一次重溫《門外文談》，見獵心喜，忽萌續貂之念，打算利用這點暇

務，引前人的研究成果，配合自己的玩索所得，以象形为主的五百个左右的文字为例，試寫一種通俗的文字源流，以供初學啟蒙之用，彌補這個空白——這是專家們所不肯作外行又不太好作的事，自己不妨一試，於是帶着這種樂觀的思想開始寫這本自信不很難作的通俗東西。這是一九七一年春大的事。

凡事就怕認真，乍想時何等容易，仿佛滿有把握，真的作起來時，把一些最简单的单体象形如：禾、木、鼎、人、大、立、豆、凡、耒、華、火、夂、虎、鹿、鳥、龍、魚、易、長、之、美、任、人皆知的字形——總共也不到一百个字寫完之後，就難乎為繼，寫不下去了，因為我想既然要寫，就得把一些常見的象形文字，與它物對比原、本、的介紹清楚——每個字象什麼形？怎樣象的？後來又是怎樣變化的？等等，不能再引些玄言腐語和巧說來勉強敷衍，以己之昏昏使人昭々。但這樣認真仔細推敲起來，困難和疑惑就源源而來，連極平常的字形：月、人、衣、為何不與衣有牽連？工、斤、牛、羊、豕、豕、止、示、已、艮、

弓、圓、中、史、所、以、內、求、易、至……又是何物之形？鳥隹之別畢竟何在？一系列的難題，都不能解決，平時覺得自己似乎懂得不少，沾沾自喜，這時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空虛和貧乏……而且九書可以查考，也沒有什麼，通人可以請教——這是長期以來整個古文字研究的情況，緊親，又比我這個外行的死知

就更嚴重了。至于解衣字爲「象覆衣之形」的寶書說文，只能越看越胡塗，只能和它分道揚鑣，道不同不相爲謀，更不待言，我們只能研究第一手資料古文字，甲骨文、金文。近世學者釋古文字不少，而談字形不多——還有不少奇談如說「象執紼驅馬」，「象」的異文，「象」象人帶徽之形，又誤釋而據晚周文字說：「老人主祭時把酒盃頂在頭上，因兩旁两个「丿」象布形」……不但古今形不合，而且也有乖情理違背生活的真實……這時感到日暮途窮，剩下一條出路就是自己直接觀察分析古文字形，逆頭探索，苦幹下去，現在回想那時正处在科学的入口處，正象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這裡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我幸虧沒有被吓倒。


殷墟文字類編一直被我束之高閣，自己以為看不懂，直到這時才逆頭到尾的翻兩遍，當時找不到《甲骨文編》忽然奇跡出現了，我發現有很多中文字形非常鮮明生動，直接而準確的描寫物象，並不很難於索悟理解，稍微翻，就常有心領神會之處，也有些還是前人所未悟之謎——這使我恍然大悟，原來甲骨文並非玄妙的天書，以前看不懂也未必都由于魯鈍，而是被古今的「天淵」嚇倒，所以才不敢放膽放眼觀察古文，認真深入分析思索，又常「囿于許氏以來的釋文」，「囿于時間」，不敢自拔之故，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一切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看來我的愚魯，主要是在于過分的迷信古人，名流說，我懂了，偉人們之所以看起來偉大，只是因為我們自己在跪着，站起來吧！」的偉大道理。

直接觀察分析古文，又正是大遭某些學者攻擊的，望形生意的的方法，不過這時我也已開點竅，明白了古今大師解釋古文字的奧妙：原來古文字根本沒有什麼「法乳相承」的傳統之說，所以也根本不存在所謂「舊學」與「野言」之別，許氏的「即主入不宣作」……如果不是無知，那就難免是欺世。試看由春秋時期的楚莊王、孔丘戰國末的韓非乃至漢代許慎和他所傳訪的「通人」所釋諸字形，又有哪一個不是望形生意？詳參編第三章他們又何曾受到過上古造字人的親炙？不過，相形之下他們的條件比現代人更差些而已，因為他們並未「望」着真正的古文，西周初以上的古文，初文，所「望」之形既已不甚明確，則所生之意，自然也就不會可靠，相反，我們幸生古人之後，地下貯存的資料，不斷的出土，憑藉較多，眼界漸擴，遠勝于楚莊、孔子……漢儒等，所以既然都是在「望形生意」，就應今勝于昔，而清末以前的前輩已用不少實例証實了這一點。那麼究竟誰才是許氏所謂的「識其所習，敬時希簡，不見通學，未觀字例之條」的「信儒童夫」？哪些是「師心」的臆說？不是十分明顯的么？而某些人包括過去的我一心依傍這些「古人之說，戰、兢、地清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來解釋上古的古文字，亦不啻問道于盲，似乎只能詰問者的不智吧？

近世學者已為「望形生意」作出了表率，雖然數量不多，其精確程度却多非漢儒所能夢見，已充分說明

望的勝利成功。自然也應一分为二，也有不確的誤釋，甚至連有人混水摸魚，借望形生意，來穿鑿附會胡攪蠻纏，他們本來望，不懂形，也根本不忍真去望，只是買空賣空，肆意猜測……這（點）早已被王國維先生看穿指出……輒以古文所托者為，知之者鮮，判若鴻毛之末，謂鬼魅之易由，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憚……不過，所有這些，都不是望形生意的方法本身的過去。而且除此之外實在沒有什麼更高明、可靠的方法——誰能超古人于地下而問之？望形生意不對，難道人們「背形造意」才對么？

近世學者釋古文的底蘊，也大致被我摸到了，其中確有不少字是我位卑越的前輩，直就古文，望形生意，又曾經多方驗證而作的確釋，給我以很大的啟發；此外有很多字則是根據它和篆文對照，或由其文義推測而定為某字，予字形所象，來歷，却未作深究，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有很多字遠沿襲着許訓陳，相因，並無新釋，以漢說說殷文，常，翻語難合；有些則失于含混敷衍。而由于釋者辨識字形能力的局限，把不少反映着重要的古代社會情景的重要字形，忽略或弄錯，如反映農業生產的「耒」、「耜」等，有些解釋則顯然与字形漠不相問，甚至適得其反，更有甚者就是穿鑿附會，人用己私，信口開河，的无稽之談，他們某些長篇大論文章，往往与字形，意，本身毫无瓜葛，以靠考徵博引，巧說邪詞，馳騁筆墨，來

勉強裝門面，藉以嚇人。使門外者徒驚其浩瀚。郭老語：唐兰先生也有同感。實際上在字形的辨識上，往
連極易辨認，幾乎可以一目了然的簡單字形如：𠂔、氏、日、臣、𠂔、𠂔、𠂔、𠂔、𠂔、𠂔……也茫然莫辨。
熟視無睹如同扣盤捫燭一樣的可憐。此外如釋豕豉以豕，以毒蛇為黽夫，以刀屠牛為牛拉犁，以鈎和鼎形為
兒童子以蟲為龜，以蜂為熊，混人、猴、蟲三物為同形。羊頭、貓頭鷹頭為一形。𦍋、𦍋、𦍋為一形……都是多年的積
誤，而且還由此更作出不少錯誤的文信論來。如由屠牛形的而文論商代已有牛耕那樣發達的農業技術詳《徵》
粹物……等出人意表的怪現象層出不窮，使我這長期迷信權威的後學萬分驚愕。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們怎敢相信鼎鼎大名的權威大師居然會是這樣幼稚的文盲？嚴酷的客觀事實終于使我猛省過
來，使我重新體驗魯迅先生常說出的不要迷信名流教授、國學家……的諄諄苦誠的真諦。可惜已往晚些。
而初步摸到的這個底蘊，也充分说明了：除未見真正古文的許氏，只就研究古文字形而言，自宋人開始研究金文至
今約有千年，自甲骨被發現以來，甲骨文的研究也有七八十年。在金文、甲骨學、古文獻等方面的研究，收獲
很大，不過在字形研究方面，長期以來膠柱鼓瑟，實際上力量薄弱，並沒有多少人認真地作些缜密深入科學確
實堅實的功夫。某些震世的高名煊赫的學位鴻編巨冊的大著……都是另外一回事。與實際的古文字形研

究並沒有多深的直接關係。這樣淺顯的真理，使我摸索了四十年之久，直到頭白，才有些大徹大悟，可見一點真知來之不易——由於我的魯鈍不敏，竟被古今的名論迷惑，滯礙了多半生，醒來之後，回顧這段歷程，時對某些肆意濫測字形，著書立說，大言欺世，蒙蔽後學的人物，懷着什麼心情？可想而知，也是很難隱藏——似乎也沒有必要隱藏起來的。我要利用餘生把我探討古文字的結果，往後也都是些受蒙的過程，一併剖析，現身說法，供後來者借鑑，免得重蹈覆轍，順便也為濫梓古文者敲一警鐘，爭取在古文字研究中建立一種謹嚴、正派的學風……對於研究工作的迅速、正常的發展，也許不是沒有用處的。這又只是個人的恩怨，或個人的心胃、氣度的宏隘問題了——由此我悟通了一條淺近的道理，那就是：

與其相信某些盲人摸象式的「望形生意」和沿襲漢人之說以解，殷禮，何如自己張眼去望古文，求古意？

這時我的眼界漸開，思想漸放，已經略有些發現，突破了缺口，例如已發現了專象被壓迫者的象形，象以

斧斷人足以示肢解的歲形，象以刀屠牛的物字，象覆車之形的田，象猴形的𧢲，象止……是示動意符……

而且還發現了

𠂔

是周人的族徽等百來種，有些或是數四十年來學者未發之秘，心中有數了，而識既漸開

腦亦稍壯，思想也更解放了，有些固形，在這里如源流之中都無法贅述，有些常用字如止、𠂔、無、𠂔

衣 也 步 易 志 最 中 史 前 很多却依然未能看懂，无法解释……所以只好改变原定计划，把這

个通俗化的工作暫傳下来，索興继续，望形生意……能望懂什么，就望什么，不敢再先定什么框子了。

我本没有研究古文字学的雄心大志，這種不自量力的工作，不過是在這樣偶然的情形之下，才被迫使起來的。

後來的一些結果，出乎自己的原來的意料。但我更相信：對真理的追求，比對真理的占有更為可貴，這句名言。

二

這工作很平常，然而就字形研究來說，我所花費的氣力，大約是最大的，因為這全部過程是一個大破大立的過程。

思想解放了，跳出了漢儒前人的白案，跳出了障目的一葉，就可以看到泰山，眼界逐漸開闊，漸漸摸索到一些

古文字形方面的奧秘，然而並不神秘，更重要的是，由此体会到一條真理，即實踐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關鍵性作用，和

辯證法在這里的具體運用的重要性，這就是說，如果脫離了實踐，自然就無法辯證由實踐中產生並反映着古

代實踐的古文字形。而某些脫離實踐的冥思苦想，往，會把字形弄錯，引入魔道；但除了一些簡明直接的字形，

可以一望而知的以外，也還有不少在構造變化上都比較曲折、複雜隱晦的字，非經過科學的思考、推理、察明某些

內在規律，利用各種方法分析、歸納、推勘，不能夠沈索隱，而對於這些具體問題，大而至于整個古文字學的研究

工作，如果沒有科學的辯證性的思想方法來指導，就必然要陷入形而上學的泥坑里去。總結前人以及個人的二段工作，經驗，無不如此：凡基本上符合于這一個真理的——科學的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思想方法的就成功，違反的就失敗。在古文字學方面，方法中已作詳介，和其它各方面的科學一樣，也不例外。我能初步認識運用這條真理，覺得豁然開朗，心明眼亮，使我在工作上產生了小小的飛躍。陸續發現，幾百個前人所未知或知之不深的古文字形及其構成來歷，又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反映着殷王朝殘酷的階級壓迫的一系列字形，以及各項生產的字形——更加強了我的繼續探討的信心和決心，而且從這時起，我才認識到這工作的真正的意義——古為今用的現實意義。這是富有戰鬥性的科學，似又不僅，是一般的純學術性的探討，自然更不是像，為了年輕時那種膚淺、簡單的愛美，而不顧內容的個人興趣和好奇心，求知慾的滿足。過去的認識往往只停留在一般理論上。

這種真正意義的發現，與艱苦努力探討研究的決心和以這工作為己任的沉重的責任感，而欲罷不能。所以雖屢蒙一位好心的老前輩學者，指出我工作條件上的種種不利，勸我停止這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對此我都當作忠告，衷心感激，但又不能不謝絕他的厚意而，我行我素，繼續堅持下來。

誠然正如他所指出，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研究者比我的條件更差的了：資料極度貧乏，個人疏于經典，又難辟索

居目目固陋，無朋友同道的切磋，生活上不只衣食不繼，顛沛流離而且在精神上也很緊張，朝不保夕，擔心隨時都會有無妄之災的光臨……都非常不利，哪裏有條件作這種細緻的工作？但在那不利之中也有有利之處，那就是：

我在多半生生活中，歷盡坎坷，多能辦事，如：對農業以及一些手工業……等，雜技百工之事，都不太生疏，有些事自己也沒少動手去作過，有一定的生活體驗，對古代文物也注意觀察和記錄了幾十年……比這更切近的实践，還是我有近四十年作畫生的实践，養成了一定的觀察物形的職業本能，在觀察古文字形時也有一定敏感——和造字的初民，本在同行，容易有行業上的共同語言，心心相印，同行間的默契有時跨越了時代的隔閡，這些來自實踐的知識——主要是辨識字形的能力，眼力可算，寸有所長吧？這大抵又是學者們的欠缺。

其次，是除了大家都所共知的那點簡單的文字構成方面的常識之外，我也大致懂得之外，又在這段探索中獨自發現，積累，總結了一些新的東西——這些大都是未為人所知的文字構成和演化的規律，它對我的特字很有幫助，藉這些使我取得不少成果，在本書第一章中和第二章已作較詳介紹。

其三，我所受旧說的束縛，也比老輩們要少得多……思想比較容易解放。

那麼我就憑仗我的，多能辦事和，敏銳流注等實踐體驗，辨識字形的眼力等和，五行熟嫻而四傳不動，教

表不多，缺乏實踐，感性認識，往，是固執，僅靠「古書」的高貴的古經師，以及近世的書齋學者，各道揚鑣，各行其是好了，也許可以寸長，來補「尺短」吧？實踐證明，如果自己先入心，只靠從那些成書已晚的故紙堆中揀取字形知識，古意，任憑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在无情的古文字面前，也只有瞠目相對，而无用，文，地的一晚周人和漢儒的「玄室」在這方面都帮不了什么大忙的。

其四，雖然我學習馬列太少，水平不够格，但畢竟還算是受過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等科學常識的薰陶，多少也懂得一點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概過程……這些是古文字研究中不能離開的思想武器，我們還可以有意識的主動的運用這些武器……即使我們用的如何幼稚，不能自如很不理想，但比起孔門高弟的漢儒，封建士大夫近世的遺老，某些資產階級學者所操的反科學的唯心史觀，形而上學也還不能同日而語。我們的研究方向目的方法是對的，我們可以叨時代之功——可謂得「天」獨厚……

把這些有利條件正確的利用起來，就可以使「十載之下，有心有目」……王船山語，灼見一部古文字形以及它所反映的一部分古代社會之情。有這一点点寸長的火物現在不來作，就只好等待將來的同類人物來作，而未必能由某

〔注〕清龔自珍戒子詩有：「五經熟爛家常飯，不似梁朝飲九流」之句

些位高望重的大師、權威來完成，與其等待未來的「無妄之人」，那就不如由我來開始吧！資料貧乏，好在我只作字形研究，把卜辭、金銘方面的引證，留待以後再作。竊自把這點私考當作是對祖國、歷史、民族文化……不容辭的貢獻，責無旁貸。這樣的責任感和信心，隨着不斷的一些發現而加強，它推動這個私考工作。

在這期間雖然生活上飢寒顛沛，但一念至堅，所以寒暑不輟，夜以繼日，寢食咸忘，夢寐思之，摒棄了一切私念，甚至手也放棄了筆業，以及可賴以改善一些生活狀況的工作機會，集中精力，用志不分。六年來如一日，為此一事，全辛茹苦，以苦為樂，常在二盞煤油下，寫到天明，逐漸由淺及深，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由直覺的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分析，反復探索，當然也日有所獲，初步弄清了大約七百個以上古文字形的來歷，照學者們的把不識的各種異字，字都以為另字的計算方法來算，則近十字，以及幾十條有關文字構成，及其後來的變化等規律，也摸索出一套比較有系統、深度、有效的工作方法。這對於一個外行的愛好者來說，完全是開始工作時所預料不到的。

三

這近十個字形，反映着殷周初的社会生活實踐——豐富多樣的生產鬥爭，令人怵目驚心的階級壓迫，和種々生活情景以及上古的某些傳說和重要史料，甚至還包括反映着初民征服大自然的這些幻想的字形。

這些字形本身也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認識殷周的社会面貌，進而把某些概念性的認識充實、深入、具體化，也初步解決了一些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若干重要的歷史、文字方面的疑難和爭論。有些問題的解決，誇張點說，可算當破混沌。我把這些（寫成了六十篇左右的論文，輯成《古文字形徵》四冊。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若干項的內容，這里試作一點提要：

一、甲文、殷、夏、商、周的發現。初步證實了夏王朝的曾經存在，也為夏、商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新的研究線索。初步證明前人如郭老的，即是夏代的有元？在下辭中也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見《十批判書》四頁）的懷疑是沒有必要的。（詳《古文字形徵》下簡稱《徵》卷一釋夏……）

二、商周兩王族的族徽的發現。證實了《詩》中有周兩族始祖來源的古傳說，可用這族徽察出早期的標準銅器，據此又度可作劃清商與早期銅器的準繩界綫，解決了商周銅器的混淆……一洗早期周武王以前無銅器……文化落後等說之誤。（見《徵》卷一商周……周勝）

三、反映商周獵、漁、牧、稼、各種手工業、交通等社會生產情況的一系列古文字的繼續發現。前人已有發現與整理，散見于《徵》中有割諸字，以及《文字原流淺說》第二章，可對商周各項生產有較全面的印象；

四、反映商殷人裝束而消除害蟲的兩個字形的發現。有助於對殷人裝束以及蠶絲之發展水平的正確估價和認識；見《徵》粹夏：蠶桑、粹十五：辰、裝。

五、反映商代殘酷的階級壓迫的一系列字形的少量發現——共百餘字，前人已有些發現，匯集、解釋。為進一步認識奴隸社會的本質，提供了比較全面系統深刻的新資料和證據。可大破孔、儒等後人篡改歷史肆意美化三代的種種謬說；見《徵》反映商代階級壓迫字形初釋。

六、反映商周初人祭祀的一系列字形的發現。初步察明商代及其以前的宗教、原始的自然神——多種「靈石」崇拜，以及祭祀靈石的各種方法——包括殘害野獸的使用人牲的情況；以及其後代靈石而起的「帝」祖、宗的崇拜；從而由古文字研究的角度，重新探討商代有無所謂「生殖品崇拜」……

由反映祭祀靈石（土冊、發辰而力、或城）後來的圖「韃土」等字形分析，可見商周人的疆域，以及其後的國家觀念的來歷與形成之大致過程。見《徵》粹示、土冊……帝、畧論商周之原始拜物教。

七、反映古代化裝、假面舞的一系列字形的發現、分析。使我們對當時流行的此類原始風習，有較全面、詳細的理解。見《徵》粹蕤、黑、鬼、畏、美……試論古文字形所反映之古代假面舞。

八、甲戌爻辭……初文的發現、分析，可見古代激烈頻繁的戰爭在人們生活中的深刻反映；見《徵》

釋千文——甲戌爻辭……甲文即鉅 鉅 鉅 鉅 字形的發現、文義分析。如商代經常用鉅聲以傳遞

警告的方法；見《徵》 釋直 鉅 鉅 鉅 鉅 節文已發表于《社會科學戰線》七九年第三期

九、由表示幸福的一些古文字形的發現、分析，可明了初民的幸福觀與各項生活必需品的生產的關係；

見《徵》 表示幸福的古文字形……釋釐 康 景 害 有 吉 休 段 屯 叙 肆……

十、反映商周初的針刺、火針、熨、灸等字形的發現、分析。可見古代醫療情況，把見于文獻的針、灸、更

提前了一千五百年左右。見《徵》古文字形所反映的商周時期的針刺、火針、火熨、灸等療法

十一、近三百個銅器銘文圖形的分析。可知這類圖形絕大部分都與各項生產、戰爭、鎮壓慘殺人民、紀勛

紀禁……有關，多非圖騰或動物圖騰……說明青銅器時代的商周已非盛行動物圖騰……的

時代……前人的濫以圖騰以解圖形值得商榷 見《徵》銅銘圖形的內容初探

十二、一些反映初民幻想駕馭、控制之自然的字形的發現、分析。可見初民的此美願望和此豐富的想象力；

見《徵》 皆 冥 冬 及 特 力 叔 一 督

十三、千支大部字形的重新發現、分析。可見初民選用這廿二字都是與日常生活有關的生活用品。

生產工具、習間常見的動植物、自然現象如申戰具之古。由于子與界、子与已、𠂔与癸等字形分析

知古今千支根本不同、周秦之間首有變動 見《徵》、釋千支、千支小記

十四、由古代美稱、尊稱和生產、戰爭的關係之發現分析。可見這些美尊稱的來源、及產生它的社會

背景 見《徵》、釋皇、帝、康、白……

十五、無事、事史、祝等字形的發現、分析。可略見古代的巫、史、祝等的本意、以及各有專司的分工等情

況、見《徵》、釋水、文、事、史、釋無、及釋免——祝

十六、方、美、荆、兕、𠂔、教、𠂔、𠂔、𠂔 等形的分析。可推商周與外族的關係和敵對情況。見

《徵》、釋方、美……以及《源流》中的簡釋

十七、商尤其是周代的國名、地名諸字字形的分析。這美諸字的字形表明地名、國名諸字、其原意

多與各項生產有關。

十八、對千象人形的各種字形構造方法、等方面也有些新的發現、並作較全面系統的整理、闡述。

十九、近二百種形母，多單作象形——常用以作為構成複雜字形的基字之原形，意聲來源的發現。

（這些基文，尤其是那簡單的基文，常由於過簡而共形，一向少被人認真研究，又多遭古今學者誤解，我們為

這些基文費尽心血，通過綜合分析比較，驗證……種過程，探賾索隱，才算大致弄清了，大批

基文的來歷和變化過程，也只有當掌握此類構成字之基字因素之後，才能批簡駁繁，開拓闡奧，

創造條例，察明一系列利用這些基文為形意，存積成的許多字形。所以它值得我們今天細察認真的考

察推敲，不能憚煩的。） 具於字例以畧，部分已收入拙撰《說文部首詮釋》。

二十、一些古代造字的方法習慣……規律，以及其後在字形方面的簡化，此等規律的探索掌握，有助於今後對

未識之字的推斷了解，見今編第一、二兩章。而附聲象形、含聲象形的發現或明確的提出，可証古代初造

字時對聲的重視，及形聲字正式出現前的醞釀過程，也將有助於對未識之字、字聲方面的擬測……

此外如對古文、且、祖、孫、子、兄、弟、第、叔、伯、孟、芳等字，形意來源的發現，有助於對商、周人家族觀

念的推測；甲文樂、琴字形的分析，發現琴字初文了商代的鐘樂為的琴，這種傳統樂器字字，而某權威的

琴瑟是舶來品，似可不攻自破，甲文所見的動物——熱帶、亞熱帶的動物字形的初步分析，可有助推証三十多年以

來中原氣候的變遷的情形又不獨植物化石可證。見淺說第二章等。由古文字中初步發現商周古音如見溪紐與幫滂紐常有相連的關係等似乎亦不可不探討古音韻的學者提供些古文字方面的線索……

與此同時由對字形意的探討中也就不可避免的否定了一些古近新舊各式古樣與古文字形等不合的无稽之說。清理流行多年荒率粗疏的積誤。這種情況不少。這裏只能舉出幾個頭例。以見其一斑。

一、前人或由个别字形中又取字違文而判斷殷代農業幼稚……學者多相承。但又由一物字而力証殷人已用牛耕……自相矛




盾。今由字形、辭義義確証此而說皆誤：殷人農業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只是並無牛耕之事。一二字形之誤解。影響于整個殷代生產力的推斷。牛耕之說多為學者誤。影響甚大。以為據對商代史勢必作出錯誤的結論。


此說在古文字研究中的錯誤也是十分嚴重的。亟待澄清。見《微子》釋子支、辰、裝、釋燕、釋物、釋耒、耜。





二、以往皆誤以早周的有圖形銘文銅器為商品。現在由于一系列周圍勝的發現可証部分銅器為先周品。即可証周人在滅商之前已有大量精美的銅器製作。應多就實物考証。所以前人的：「武王以前周无銅器之作。文化落後」等說。皆係臆測。无須再駁了——由一般理論來衡量也近于唯心史觀形而上學。近年利簋之出土更為鐵証……


三、近世國外漢學家高本漢曾大倡我國殷代還在流行生殖崇拜之說。其証據薄弱。理論上亦難通。時代不合而

動機則多可疑。至少是獵奇。而國內名學者竟有推波助瀾者。亦頗妄解古文字形以迎合高論如術數賢

曲解甲文   為「男根」北壯合形。某權戚更曲解  下示為男性生殖品。平為植物生殖品。甚

為塵土。字皆「算黃財金」。亦預有銅器時代是否遠流行此基極其原始的「古風」。現在由甲文字形分析 

 分明象以刀割勢的「宮刑」。  確象男勢。即上初文。但  乃刀形而非匕。而  上象樹石。今人又

誤釋  下示象「桌石」。多不門。即此等字。字形中的共性以及全國各地的遺址、器物、皆堪印證。新羅附金際

指。而甲文中只見此幾種醜陋的獸形（以及「靈石崇拜」的情況）並未見任何「崇拜生殖品」之類的痕跡或暗示。

我們用確證的字形根據。初步揭穿這些居心叵測的謬誤欺騙的欺世之談。見《徵》商代階序，釋示，上冊……

四、近世名學者們每喜歡引世界上較原始的民族、部落所流行的動物、圖騰說。以解殷周銅銘中所不能識的圖形。

現以今人所能辨識的三百多個銅品圖形為據。證明這種搬用洋教條的荒唐。只要見《徵》銅信圖形的內容。

五、孔儒父子鼓吹的三代「以及其道德倫理。如忠、恕、仁、愛、信、禮、理、倫、地、君……連這些字在殷文中都不見

踪影。旧釋甲文仁字非誤即偽刻相及。那些先王皆以家成孝順。即鎮壓勞動者的兇品為名。居之而不澤。形家不義。何等

鮮明坦率！西周初期出現「作」形的道字。家用手置藏。入首于衣中之形。頗涉推理為甚。殺人越貨。之



嫌……似非善意。中文中未見「義」字見于甲文，而且還見于人頭骨刻辭。周金文中也只見于「威義儀」，這本身就是對

儒家美化三代，託古改制學說的莫大諷刺……

見《微》、釋王、釋我……

六、由帝、皇的字形本身，以及它在卜辭、彝銘、和《詩》中的文義來推勘，分析，可証，帝、都非指主人，周金文中之皇，皆形容詞而非名詞……是見古代商、早周概奉元、黃帝、炎帝……以及三皇五帝……之名，則他們的

事蹟就更不足信，大約都是春秋以至戰國人的偽託捏造。顧頡剛先生曾倡此說，惜當時未得此古文方面之証。《微》、釋皇帝

七、甲文不為「義」字之代形，而甲文愚由「尸」而試釋為「琴」字初文，可証琴瑟為我國傳統樂器，並非自外方

傳入……拙說如允誤，則某公的「琴瑟皆舶來品」之說，至少在客觀上較為某些帝國主義分子的文化西來論張目

八、在古文字方面的某些片面武斷的錯誤結論，如：清人的「古文皆簡」論等，今人的「牧、逐、北、牡」字從从

牛、羊、馬、豕……卜辭中「子」已為一字，「比」以為一字，「每」母為一字，「目」首為一字，「甬」甬之說，「御」取為一

字，今人襲許氏說，考考「孝」字，「義」姜為一字……以及古文「子」形的不可知論等，由實踐証明，都不是為訓。

此外剖析了不少一般內容的字形，也補充証實了一些前人旧釋，也頗有些字是，我手載之遺，決聚訟之疑，正

沿襲之誤的，這些「文破」也許對今後古文字研究中的「文立」有些好處吧？

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這裏的一得之愚，比起某些旧釋來說，自己以為已經有所前進和突破，但就整個古文字寶藏來說，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目前尚不能識釋之字，腦中的疑難問題，都遠超過這些。何況即使已釋之字，也仍然不過是「推輪大略」，粗具規模，往還欠深入全面，不細緻，澈底。還有不少字形由于缺少卜辭、彝銘方面的專書、資料，而不能由文義上驗證和進一步探索……所以，既不會有也不可能達到「止境」。但即使如此微末、粗疏膚淺的所獲，已遠不是幾年前開始工作時自己所敢于想象的。而這一些，又映着商周初社會真實面貌的東西，恐怕也遠非自謂「信而好古」、猶及史之闕文、懂得「殷禮」的東家，以及其應門後、徑師、士大夫、滿清遺老、漢學家……們所能夢見的。

它同時使自己也受到很大的教育，因為我自己明白這絕不是什麼「天啟其衷」，或個人有什麼特異之處，而是在羣衆的成績——如考古工作者……的艱辛勞動的基礎上，一些古文字的前輩的啟發下，依賴實踐、依賴一點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指導而取得的。加強了，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思想的信仰，加強了羣衆觀點。

四

我所以要「悼其煩」，詳細敘述以上這些過程，也就是為了說明解放思想，由實踐出發，望文生意、獨立思考，

辯證唯物主義的科學理論，對於古文字研究的主要意義。個人的一點收穫也是以它為指導思想取得的。相信它必然要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戰勝舊有的腐朽沒落的唯心史觀，形而上學的觀點和方法。因而我想通過具體的敘述，以引起有志於此道的研究者，以及後來者的興趣和信心，當然也要為求得真知而付出勤奮艱苦的努力。

我們是在前輩們的工作基礎上工作的，前人在應用科學的思想、方法上也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並且也給予我一定的有益的啟發。不過他們應用科學方法不很多，而且不經常，不明確，沒有系統的，自發性的。而且他們的一些準確的解釋也常一被淹沒在由輕率粗濫的誤釋所匯成的濁流之中，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在那里而黯然失色。所以很多研究成果直到現在，在學者的心目中往往還是筆糊塗賬。莫衷一是，真的是，是非無心，使天下學者疑，造成新的、人為的混沌、迷離狀態。這又給其它有關方面學者的徵引應用，製造了不少困難和混亂！如《通史·簡編》：在古史部分所引的若干古文字幾乎全部都是文字學家的誤解成果——由這些誤解推斷出的古史其準確性、可信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例甚多，所以開得連審慎、主見的古文字學者，在內也視釋古文字形為畏途。對於近世大家所釋也一律不敢輕信和引用，以求深誤和糾纏，也有人發出古文字形不可知的哀嘆，他們寧可依傍陳腐陳腐的說文之類，的舊釋來回循敷衍……至於稍外行學者，更不敢問津了，因而無形之

中就把這些最寶貴可信的第一手史料，打入冷宮。由於這門新學問的時髦，大家一哄而起……把它攪得烏烟瘴氣，令人无所適從……結果就是大家都爭着拿碗討飯吃，或扔掉珍羞，甘心拾古人吃剩的殘羹冷飯吃。這樣的局面是由於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人把它歸咎於這世學者的「望形生意」……果然如此嗎？我以為嫁禍于「望形生意」是不真實和不公平的。據我的分析，作出如此相左的幾點解釋：

一、根本關鍵在於釋者過分缺乏直接辨識字形、物象能力，有的人熟視無睹，完全看不懂字形所象——根本「望」不着「形」，自然也就生不出正確的「意」來。這「能算」背形造意，向壁虛造，妄造，與望形「无干」，其所以如此缺乏眼力，主要是由於脫離實踐，物形生疏，缺乏這種基礎。先決條件，如缺乏双目相似自然，一切都无从談起；

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把古文字分割，孤立起來，把它和它的研究成果視為僵死物，觀察、分析上主觀片面、膚淺，分不清其中的本質與現象，必然與偶然之間的關係；不懂文字的產生、構成、變化的規律，不睹字例之餘，僅滿足于「六書」，不能循這些規律再作深入的探討；

三、自己既无直接辨識古文字形能力，所以更无力擺脫淺陋——主要是許氏諸旧說的枷鎖，多為「望形」、「空際」上仍然是貴目賤目，變相的沿襲陳說；

四、缺乏對社會發展過程的一般性常識。受孔儒復古改制、竄改歷史的種、謬說影響太深，迷信「五禮」、「五說」，或又走另一極端，濫引洋教條。如殷人流行生殖品崇拜，殷—周遂流行以動物為圖騰等。

五、甚至有的人位高望重而年老事繁，不可能多下一點苦功，往、只粗、一看，不暇詳考，就信口開河，寧錯毋空，捕風捉影，如字形不通，則由轉注、五經韻部上胡構——幾乎無不可構之字之聲，東拉西扯，往、只靠「靈機一動」就束神來之筆，作出很大題目的結論……輕率的發表，沒幾天又輕率的訂正，他的文著彷彿是西方股票交易所的價目牌，朝三暮四，時價不同……已經不是學者治學的態度了——不過由此還博得虛心改訂的美名……

六、這些「一元眼力」二「頭腦」三「不講科學的工作方法」只是學術的吸汁、投機、心存激憤……與字形生意、無關。類似的情況，並不都是我的發現，早在半個世紀前，王國維先生就已經覺察，並指出一些怪現象是……肆其私臆，无所忌憚……（已見上文）近年，鄭老也說：「近人釋字，太隨便了……」唐兰先生在很多年前就反對由字聲上任意牽強，无可通……其它學者也指出「猜謎射覆」……都初中時弊，一針見血。

總的來說，這些都是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和新老教條主義的研究——師心、泥古、殊途同歸。凡此種種，都與嚴肅認真的、望形思意、毫厘不苟——只能說是背道造意。它除了給古文字研究製造一場新的混亂，把水攪混

混淆是非之外，也糟踏了「望形生意」和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括他們的个例的解釋文字，玉石俱焚，沒有起什麼有益的積極作用，十分可惜……在本文第四章中已作些具体介紹，在具体釋例中也扼要的摘引過一些。

我們現在對於前輩們正確的釋字比較簡單，懷着感激，接受下來，繼續深入，補充就是；對於古近的確釋，以及他們所持的態度，研究方法中的根本性問題，缺點，也不能保持沈默，「為賢者諱」，不能不作實事求是的剖析揭示，盡量使真相大白，水落石出。因為我們還要從這里吸取教訓，以為殷鑒，這些疏失錯誤的旧釋，不確定的新釋也無法可立。這是一門科學，是要求得真知，只能是是非非，非此即彼，沒有折衷、調和、迴旋、敷衍的餘地，它不是藝術，也不能用「見仁見智」之類，模棱兩可的老話來掩蓋分歧和矛盾。真理是要在辯論中確立的，唐兰先生說「治學向而不敢明是非，遂成什麼學問？學問今只是求真理，我們找出自己過去的不是，指摘別人的不是，同樣也願意別人指摘我們的不是」見《導論》是非常正確的。

我把自己探索的結果直率的提出，也不可避免的將和不少的學者旧釋發生分歧——並非有意的冒犯和挑戰我懇切盼望得到大家的研究和指正，以及今後的合作，因為只有集思廣益，才能作好這件工作。不過我心裏明白，如果我只是據實陳言，博采各家之說，寫出些平淡的東西，會一帆風順……大家都相安無事，不致冒風險，遭反

對……可惜沒有這樣作，而是和「傳統」保守的思想以及近世某些大師的名說決裂……這將注定了多舛的命運，所以，我早已作好了，在鬥爭中曲折發展的準備，大家知道大凡新主的东西，總得經歷很多鬥爭、挫折、考驗，最後才能得到確定的結論，我的這一點私考工作，十分渺小，算不了什麼大事，但實際上，也居然獲得了這種榮譽。在四人幫橫行之際，受盡揶揄、諷刺、白眼，乃至恫嚇、威脅……自不必再說，即使其後，我的遭遇也很不平常，如有人利用他們不大的職權和地位，在發表方面，橫加阻撓，在通俗的《源流》、《說文部首》面世之後，也還受到個別人物、學者的詆毀中傷，說「沒有什麼突破」……有的則引用陳說否定我的部分新釋之後，再反過來指責我沒有新說，「沒有什麼理論性」，甚至還誣我抄襲了日本人的旧著……（花樣不少，只是缺少由古文字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有水平、真誠的批評）但不易使我這種飽經風雨……不相信真理的人，氣餒退却。同時我也受到了個別的领导，不少學術界前輩、和廣文的朋友讀者們的鼓勵和热情的支持，這使我不是感激而是受到了一場深刻的教育。對以上兩方面的人士我都將用同一種方法來報告，就是加倍努力、嚴肅的工作。歡迎批評、指正……并和上舉的人士一起來接受歷史的考驗。

五

古語說：「山川而能語，華師良尤所，肺腑而能語，醫師面如土。」生動而形象化的比喻，似乎也頗適用於「文壇」，古今

的某些个别人任意猜測，正是欺古文字本身，不能語，外行不能知，敢如此肆其忌憚，其信口雌黃，大言欺世，亦不亞于江湖的葬師、醫師的，然而那不過一時得計而已，因為古文字形、文義俱在，很多字形鮮明肯定，有目共覩，明眼人一看就懂，如再經過原文義字形結構變化的規律，其文的共通性，每字的歷史等各方面的推勘，驗證，經典、字書等文獻的參攷，它就會變成不啻于「能語」之物——和今天用X光等科學器械檢查肺腑一般，得到真相大白之際，那些有良心的醫師，就難免要面如土了，明眼人觀察某些字形，也不會比X光透視肺腑有何遜色。為了免于將來处于「面如土」的窘境，我們在這進行將「能語」的古文字面前，只能老實，安寧求是的觀察、分析、下苦功，費大力，作謹嚴細緻的探討，以求得一點真知，所以既不能果敢陳說，隨聲是非，拾古人牙惠，也不願故意排斥故常，藐視陳說，標新立異，嘩眾取寵，謀成一家之言，樹門戶之見，只相信「管」字「謀牙食」故「九敵」也的名訓，凡是由字形、原文義等內証能理解而又經過某些驗證的，我才敢于肯定和堅持；字形和原文義遠有些不甚了了的，只能舉出擬測，作為假說；一時還不能領會，沒有把握的字形，意，只好一概「闕如存疑」，或只提出線索，以供來者不敏，強不知以為知，存僥倖之心，作「射覆」般的恣意揣測，輕率妄斷……不過這是在試解三千多年前的文字，即書燕說，必難免免，我衷心盼望大家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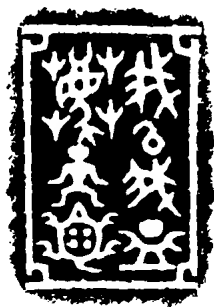
此外就是要把自己在探索方面的一點心得、經驗教訓以及前人的得失、和今後的工作方法都介紹給大家。所以在寫出「發微」和「源流淺說」之後，又寫出了這本新論，以償夙願——回到普及上來。其目的就是要竭力把幾十年前的古文字是怎樣產生構成的？後來又是怎樣演化的某些規律性——主要是未經前人看破說穿的、未宣之秘，揭示出來。把這門一向被人們視為玄妙古奧、根深葉茂、只有那麼一兩位名流才懂的「絕學」，變作比較通俗可解、科學而又生動活潑的知識，讓那些希望懂得它的人，稍費力氣就能入門，不再象幾十年前時期那樣被大師們嚇倒。進而把一向只由少數人才有條件研究，因而弄得一片沉寂、冷、清、；鬼氣拂、的古文字研究，解放出來，變作比較大眾化的學科——起碼打開這座經院的錢門，放進陽光和新鮮空氣，也使大家看清內幕，懂得深淺，以後會變成大家同心，大家可以評薦，也可以參加和干預，後進有人……的生動活潑的開放的工作。相信在黨的百家爭鳴方針的真心落實，隨着大家的文化水平、要求的普遍、提高，我們的古文字研究……也將會打破萬馬齊喑的沉寂，而出現一種羣星燦爛的新氣象。

這本相當艱巨、細密的工作，當然絕非我這種固陋無知的人所能作好。我的專業知識和思想水平太低，工作條件太壞，人自為戰，拳鼎折脛，也不過僅——作到這一點拋磚引玉的開端而已。更求更深一步的研究發現，都

有待於今後大家羣策羣力，集中各方面的人材，各盡所能，取長補短，集思廣益，共同的努力，大家共勉，奮起追逐，其它科研一日十里的飛躍步伐，改變古文字研究的過分的落後狀態。

偉大的導師恩格斯說：「科學的歷史，就是這種荒謬思想漸：被排除的歷史，是它被新的荒謬性日愈減少着的荒謬思想所代替的歷史。」我們要把它書之座右，為了自己擺在荒謬性日愈減少的位置上而努力。但願，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不斷的進步。

一九七五年歲暮初景脫于唐山，一九八一年暮暑作脩訂于京郊



「附錄」一 釋 良

良

金 乙種由此形辨識其所象為何物，後更滿作良許篆更訛作良形尤隱晦難知。許氏強作

解入解作「嘉穀在裏中之形」之所以投之。或說良一粒也……不過是由良卿等字而生的臆測為十多年前以來

更無信釋。幸賴有甲文的初文之良見甲文即……才令人看懂它原來是象盛在口良中的食品之形上部

露出豆口……這還不够鮮明完整，其完整的單獨的初文則更作：

良

良

良

甲良

更在良上加些小点以表示由這一豆食物散發出來的香味意如左圖

這才是真正的象來形意藉此形以表示其氣味之香——是古文字中巧妙的

狀味字此外還有收聲字……是我的杜撰名稱由此形所象內容及字聲推之它應是

馨香的香字許說「穀之馨香也」却有些近是王注「篆刻家以良為香雖未明

字形只是假聲却也合于



古文初意。漢代才出現









繁而且笨的良或來自六



國文字？後有未見。豆有說作、、。篆作。漢中許篆更說作。變化如左表：


















豆的異文還有一個作。是豆形的分解，表明豆中所盛的是。白米飯之類。

豆形既明，這就不難進一步探討以構成的一些字形了：

     中祚吉  即 之省文。金字則象陳置放散香气的美食于。神座階等的代形。

用以表示有吉慶之事。這大約是商代的風習。陳食告神或相燕賀。這是不難推測和理解的。

後省而作。豆散廢化。再廢省而作。然而周早金却另有一種來歷。因為其字形已改作：

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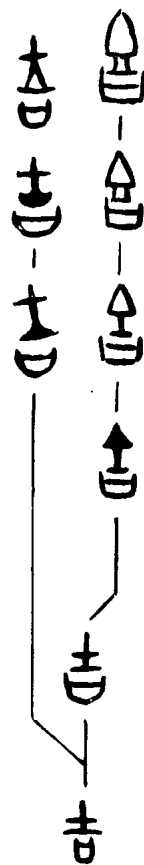
飲

殊階魯的士，在那時還遠，沒有形成產

出這樣的士，是東周時期開始漸形成出

現于政治舞臺的，這一點却是後世士大夫

不情願明了的史實——在他們心目中，似乎人類社會一形成之時，就會有「史官」和「士」……的。古字的變化如右表：



食之意同然而商代的食无盖，食字在下，辟，食變，中又是動詞，所以此釋也不甚妥，懷疑A食是象人俯身張口，

就食于豆的A食考形的省文——省去人身只餘一A，与飲字之A酉省作A酉同理，馬叙倫先生云甲文

有A食未見，同于A食由此省而為A食，此外又省作A食，即A食之省。甲文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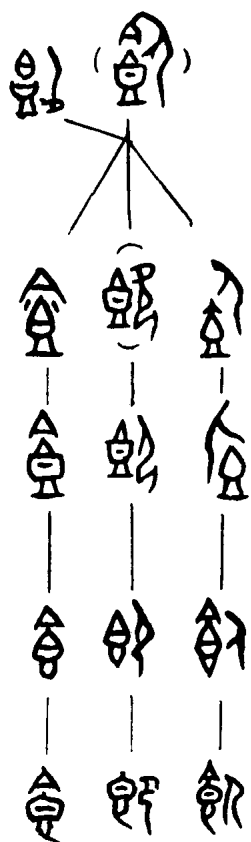
金粹飲，勝孫之許食

篆承之作飲，其字形同之應

係及變化，可能如下表：

古文文字學新論

五六七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甲粹卿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國部金文作 𠂔 金八一八頁 不粹

象兩人相向進食之狀

人形本作張口之𠂔，或作𠂔，伸手取食即卿饗鄉的初文。用這種坐食之人以表示統治階級的「卿士」周金作卿事，前人又有以卿為鄉之說似不足信。概秦人才有卿字，以邑為聲，最多只能算是在古文鄉字的基础上造出的新字而已，與卿的本意无干。

𠂔 𠂔 𠂔

甲粹粹卿 恰與上形的𠂔相反——雖然這里也有兩人相對而坐，中間也

擺有食，與𠂔有些相似，然而稍為認真諦視一下，就會發現這里

的食者却是把頭扭向後方的𠂔，與𠂔中之𠂔恰相反，不是表現二人就食而是表



現二人掉首不食擺在面前的食品，如圖表示已經食過食盡——因而而不食之意，引中而為「已也」、「盡也」、「卒也」善意。

這種𠂔形，本來非常鮮明易察，即如圖——這是古代造字人創造的用入口表示面部方向的聰明方法，而定人的方向

標準則是以膝手為前；臂、踵為後——詳見拙著《源流》六十七頁——這只是辨識象人形古文的一般常識，是不難明，只

是由于前輩訓昧于物形，又有点粗心疏忽，所以不分𠂔與𠂔二形，甲文編中竟把七個𠂔形都誤視為𠂔，誤粹為

卿了。這是在研究字形中只看表面現象，不重視內在的本質之結果，也是不應有的錯誤。不過製造卿卿二字的

方法畢竟也有些缺憾，即字形太繁而易混（？）所以才改變卿卿，省頭形而只作卿卿；又改卿卿，形為：

卿卿卿卿卿卿

甲即

只用一個扭頭人形來表現，或索與用二背對立的形象來表現這一內容，這

就可以使人容易把卿卿和卿卿分開，不再混淆了。形簡而易明，是一大進步。金文中未見初文的卿卿，只作：

卿卿卿卿卿卿

反身

大家都可以放心大膽的釋作卿卿，而不會出錯了。

釋 爽 顛

甲文中有一個常見的𠂔……𠂔諸形字，其字義方面，已經學者由卜辭文義推測而初步弄清，也按一錢，但

在字形的構造方面則各有不同的猜測，各執一辭。例如羅振玉擬其形之𠂔而釋赫，說：古文赫顛為一字，唐兰

粹夾，于省吾釋爽，有人釋爽，又說𠂔形是王母而特大其乳……又以為「即規模字母模音近用為母，使人

眼花撩亂，十分有趣。大師們的慧眼，都曾注視于此，爭論了半個多世紀，成為一個不可解的疑案。迄今毫無結果，不了了之。

孫海波先生也被鬧得無所適從，在《甲骨文編》中釋作爽，以示謹慎和不偏不倚，敬守中立。是否真的如此難知呢？

釋者綜觀六十幾個字例，才恍然大悟，茲介紹于下，所有的字形都从人，構成人是正面立人形，衆所周知，无庸贅言，但

非身也。其圖鍵只在子人。的収手所持提或置于兩腋下的兩件怪物件究是何物之形？我們就不妨暫時拋開人形不提，集中精力于此二物之形，倘能微俾弄清，那就不難掌握圖鍵軌簡取繁的來排難解紛了。

這里把《金文編》中所收的六十八个字形，集中分析歸納為以下種：

𠂔 十例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五 𠂔 三 𠂔 三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四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三

𠂔 三 𠂔 一 𠂔 八 𠂔 五 𠂔 二 𠂔 五 𠂔 五

𠂔 六 全字作 𠂔 一 全字作 𠂔 一 全字作 孫氏以為另字

𠂔 一 𠂔 一 𠂔 二 以上包括金文四例。

以上共得二十五形，變作繁多，仿佛很紊亂，然而其中却有其內容上的同一性在互相聯系着，大都並非偶然之形：

一、豆形。𠂔 中之一，示豆中盛有食物，与 𠂔 同意。𠂔 象収豆形，省去食物，豆形極明確。

𠂔 豆省作 𠂔，用人象豆中盛的食物，与 𠂔 𠂔 同。𠂔 𠂔 即 𠂔 𠂔 之省，去豆散者，非 𠂔 更絕非乳形。

𠂔 省口线及食物形，𠂔 𠂔 即 𠂔 之省。𠂔 𠂔 即 𠂔 或 𠂔 之省刻。

𠂔

即 𠂔 之省 省去豆底廓线

𠂔

即 𠂔 之省 省去豆下的廓线

𠂔

即 𠂔 之讹省 八为食物 𠂔 乃 𠂔 形 与 𠂔 之省 𠂔 同 以上形明 接近初文

𠂔

即 𠂔 之讹省 八为食物 𠂔 乃 𠂔 形

𠂔

又是 𠂔 之讹省 省去豆底线 故晚

𠂔

又即 𠂔 双豆之省 变曲线为直线交叉

𠂔

又 𠂔 之省

𠂔

即 𠂔 形的讹省 省去豆下圈之底线

𠂔

𠂔 即 𠂔 之讹省

𠂔

即 𠂔 之稍讹连形 一食品 连于 𠂔

𠂔

又是 𠂔 𠂔 𠂔 的有刻

𠂔

又是 𠂔 之省 以上诸形 头像 𠂔 𠂔 𠂔 豆或食品之形 实皆 𠂔 之讹变

二 𠂔

即 𠂔 之省 省去豆最省 字作 𠂔 出连于 𠂔

𠂔

又 𠂔 之省 金字作 𠂔

𠂔

又 𠂔 之省 𠂔 又讹连于 𠂔

二


即 𠂔 或 𠂔 𠂔 之漏刻 竖笔省 𠂔 形 本末在古文中

也是各种食品 或品之形的最简化形 近代各种食品 如 豆 盂 ……



三 𠂔



变化 𠂔 𠂔 即 𠂔 製尖底瓶形的简化 八象露出瓶口的食品 实与 𠂔 形同意 非八鼻之 𠂔 字作

𠂔 象人双手提两罐食品 也可视 𠂔 为 𠂔 良形之讹变 篆讹作 𠂔


四 變作只兩 卽盛酒之卣字作  提反自亦猶持反自為卣之異構孫氏以為卣字後世似无其形。

綜合上舉四組之形及其種、演變情況用表列于下見下表 校方清哲易察

由上述剖析的結果看來，儘管變化很雜，頭緒紛紜，然而萬變未離其宗，都是  只的各種化身，即根據豆中盛有食品的  形而展開的各種變形（僅二例偶用其它食品酒卣卣來表現）都一一有迹可尋，不是神祕的抽象符号。

由此可見  以至  等所有之形都象二人雙手各捧一豆或白卣以相比相偶配之意，如圖同時：

良亦聲，含声象形，其實，只要一見其近

初文的  等形，本來不難一望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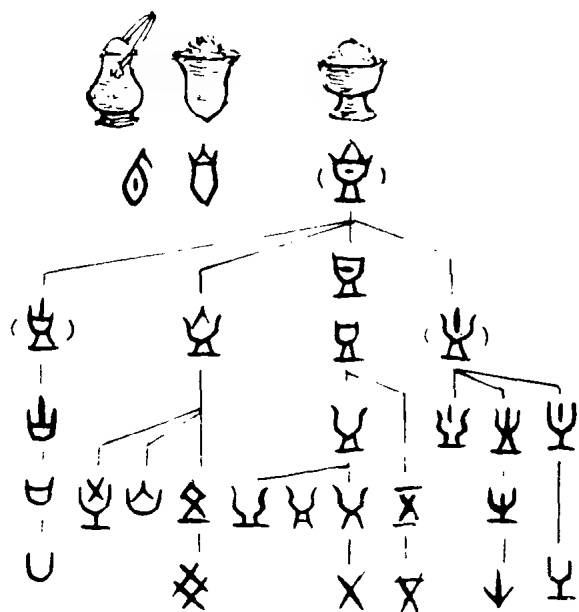
知的，只是由于大師們都是名流，并不太

嫻于字形物象，又都是忙人，沒有閑暇和耐心來認真作深入的分析

研究，只醉心于隨意射覆的遊戲式的方法，和曲喻百端的巧說，所

以才人為的開成疑難問題。同時也由于辨形的水平所限，不知何形

才是初文？于是往往愛用一種最省巧的計數方法，查出同一字中



散見最習見形作為分析研究的對象。這樣一來，就完全放棄用初文，只抓住了通文。因初文時代較早，遺物自然最少，只有通文最多，所以此法雖然簡單輕巧，無須費力，可惜結果不妙。往往十種九誤，多不足信，似非良法。

此字初文較少，省說的通文較多，尤其以山形之木為最多，有八例。如單就此形分析，確難辨心為何物。幸賴有其近初文之木，才能使人了解。山乃山之說者，而非山。山善大形，甲文變作雖多，但絕无木形，故羅氏、赫、頤

二字之說全部落空。唐氏釋木，愧未詳聞其說，然而古文中木字不少，皆作木，木之輔一木之形之木，與以六十餘例

字形迥異，作木形者是通文，木之再省，與象人而手執木，木之木，木之木，大異其趣。詳微之釋無

至，模母之說于字形無微。母字古文中極多，作母形，顯意暢，人所共知，斷无外借不相干之形以相代之理。何況此字

在下部文中多示匹配比偶之義，又有誰能記曉起之模字能有此意呢？其說之穿鑿附會，不洵多駭。這里最奇

特傑出的自然是能從木形中看出女身，而且還，持大其貌，的妙說了。實在是獨具隻眼，想入非非，不過後且由此而宣

傳什麼生殖，崇拜已是十分克制，誰能可貴了。

舊籍之中，只有粹爽的子說為是。我們又發現與爽同意，說見上文。在古書上二字同紐，對轉，故聲，所以是同字。

字在下部中的意義，學者已多有闡述，無庸贅引。只對《詩》《書》《春秋》與字提出一點極不成熟的看法——根據























它在卜辭中的用法及字本身的形意而言。例如《詩·小雅·瞻彼洛矣》：「韎韐有珌。」《采芣》：「路車有輶。」等輶字。古代說詩家以為，亦貌通輶。僅從文義之法來看，也不甚妥，未必可信。字形中更无亦意。現在由新釋推測大約只是說韎韐這兩種服飾色彩上（？）很配合調諧。車子也如此。而《詩·衛風·氓》中的「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也似有不如諧正配之意。与有輶恰相反。《書·仲虺之誥》中的「用爽厥師」，《盤庚》：「故有爽德自上。」高注都訓为明也。如這幾篇古文辭的年代真的与殷辭相近，那么爽字的用法含意也應与在卜辭中的爽一致或相近吧。










































五七九

遼構構 構……等字，近世羅氏等仍繫許氏精材之說，取平其等遼有之形力，不知





其非。中亦有作  者， 只以  參《源流》二〇五，詳《微》。特魚文，其

後                    即  之遼有  之遼，而  之遼，初文以  表示其動。





步武之說，顯然是未明以              的作用，以及這些意符之間的關係，遼早問題；

步武                    意符也，常作                    走，以  不動，而少見定形的                   金文才多有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古文、篆、隸、楷、行、草、今、篆、人、足、形。後有作             金、篆、形。作為意



符的  等的止都可視作   等的有文如前未是  族意符中的最有

大而且它表現動的性能更為活潑明確。方法也更自由多樣（它能表示前後左右等運

















動方向為  等形所不及）僅由這一個簡單的  形，還不包括   等形就






















已構成變化十幾種含意不同的示動符號。有如下表 見下二頁

一、 形。一般表示運動、活動。同時也常用以指示向前方運動之意（如示升降的  則示向上方運動）

  甲、 之。表示由一向前方行去。運動之意。如文作               相通。後口有為一、

亦相近。金有為作                 之。死、大、靡、它、動、間、後

接助詞。篆文、說文、說文作                 實為生字。形為之字正停。列為首字。

  甲、 象之出于口狀。或示足離口。口皆連篆、物部、如階、門、限等。而去之意。其初文本作：

                出

                終有作   至文初作

趨

遽

疇

只象手持艸非留。又作

烟 金九三一 即趨字又作：

御 追尊 以义义人示動；

甲 移逐 用 表示飛跑之意

甲 初文 亦作 从 示動 从 其省文。由鹿走之形分新。似有特

定含意應与逐字不同；

甲 許造 乙 初文 象犁耕土

的一條龍形。 示耕犁一往一復耕止

的龍。加 以示犁的耕動。初文作：

後有作 金 以以為

声符。篆更加田作 後更更繁作 疇

古文

古文

𩺰 𩺱 𩺲 𩺳 𩺴 𩺵 𩺶 𩺷 𩺸 𩺹 𩺺 𩺻 𩺼 𩺽 𩺾 𩺿 𩻀 𩻁 𩻂 𩻃 𩻄 𩻅 𩻆 𩻇 𩻈 𩻉 𩻊 𩻋 𩻌 𩻍 𩻎 𩻏 𩻐 𩻑 𩻒 𩻓 𩻔 𩻕 𩻖 𩻗 𩻘 𩻙 𩻚 𩻛 𩻜 𩻝 𩻞 𩻟 𩻠 𩻡 𩻢 𩻣 𩻤 𩻥 𩻦 𩻧 𩻨 𩻩 𩻪 𩻫 𩻬 𩻭 𩻮 𩻯 𩻰 𩻱 𩻲 𩻳 𩻴 𩻵 𩻶 𩻷 𩻸 𩻹 𩻺 𩻻 𩻼 𩻽 𩻾 𩻿 𩼀 𩼁 𩼂 𩼃 𩼄 𩼅 𩼆 𩼇 𩼈 𩼉 𩼊 𩼋 𩼌 𩼍 𩼎 𩼏 𩼐 𩼑 𩼒 𩼓 𩼔 𩼕 𩼖 𩼗 𩼘 𩼙 𩼚 𩼛 𩼜 𩼝 𩼞 𩼟 𩼠 𩼡 𩼢 𩼣 𩼤 𩼥 𩼦 𩼧 𩼨 𩼩 𩼪 𩼫 𩼬 𩼭 𩼮 𩼯 𩼰 𩼱 𩼲 𩼳 𩼴 𩼵 𩼶 𩼷 𩼸 𩼹 𩼺 𩼻 𩼼 𩼽 𩼾 𩼿 𩽀 𩽁 𩽂 𩽃 𩽄 𩽅 𩽆 𩽇 𩽈 𩽉 𩽊 𩽋 𩽌 𩽍 𩽎 𩽏 𩽐 𩽑 𩽒 𩽓 𩽔 𩽕 𩽖 𩽗 𩽘 𩽙 𩽚 𩽛 𩽜 𩽝 𩽞 𩽟 𩽠 𩽡 𩽢 𩽣 𩽤 𩽥 𩽦 𩽧 𩽨 𩽩 𩽪 𩽫 𩽬 𩽭 𩽮 𩽯 𩽰 𩽱 𩽲 𩽳 𩽴 𩽵 𩽶 𩽷 𩽸 𩽹 𩽺 𩽻 𩽼 𩽽 𩽾 𩽿 𩾀 𩾁 𩾂 𩾃 𩾄 𩾅 𩾆 𩾇 𩾈 𩾉 𩾊 𩾋 𩾌 𩾍 𩾎 𩾏 𩾐 𩾑 𩾒 𩾓 𩾔 𩾕 𩾖 𩾗 𩾘 𩾙 𩾚 𩾛 𩾜 𩾝 𩾞 𩾟 𩾠 𩾡 𩾢 𩾣 𩾤 𩾥 𩾦 𩾧 𩾨 𩾩 𩾪 𩾫 𩾬 𩾭 𩾮 𩾯 𩾰 𩾱 𩾲 𩾳 𩾴 𩾵 𩾶 𩾷 𩾸 𩾹 𩾺 𩾻 𩾼 𩾽 𩾾 𩾿 𩿀 𩿁 𩿂 𩿃 𩿄 𩿅 𩿆 𩿇 𩿈 𩿉 𩿊 𩿋 𩿌 𩿍 𩿎 𩿏 𩿐 𩿑 𩿒 𩿓 𩿔 𩿕 𩿖 𩿗 𩿘 𩿙 𩿚 𩿛 𩿜 𩿝 𩿞 𩿟 𩿠 𩿡 𩿢 𩿣 𩿤 𩿥 𩿦 𩿧 𩿨 𩿩 𩿪 𩿫 𩿬 𩿭 𩿮 𩿯 𩿰 𩿱 𩿲 𩿳 𩿴 𩿵 𩿶 𩿷 𩿸 𩿹 𩿺 𩿻 𩿼 𩿽 𩿾 𩿿 𪀀 𪀁 𪀂 𪀃 𪀄 𪀅 𪀆 𪀇 𪀈 𪀉 𪀊 𪀋 𪀌 𪀍 𪀎 𪀏 𪀐 𪀑 𪀒 𪀓 𪀔 𪀕 𪀖 𪀗 𪀘 𪀙 𪀚 𪀛 𪀜 𪀝 𪀞 𪀟 𪀠 𪀡 𪀢 𪀣 𪀤 𪀥 𪀦 𪀧 𪀨 𪀩 𪀪 𪀫 𪀬 𪀭 𪀮 𪀯 𪀰 𪀱 𪀲 𪀳 𪀴 𪀵 𪀶 𪀷 𪀸 𪀹 𪀺 𪀻 𪀼 𪀽 𪀾 𪀿 𪁀 𪁁 𪁂 𪁃 𪁄 𪁅 𪁆 𪁇 𪁈 𪁉 𪁊 𪁋 𪁌 𪁍 𪁎 𪁏 𪁐 𪁑 𪁒 𪁓 𪁔 𪁕 𪁖 𪁗 𪁘 𪁙 𪁚 𪁛 𪁜 𪁝 𪁞 𪁟 𪁠 𪁡 𪁢 𪁣 𪁤 𪁥 𪁦 𪁧 𪁨 𪁩 𪁪 𪁫 𪁬 𪁭 𪁮 𪁯 𪁰 𪁱 𪁲 𪁳 𪁴 𪁵 𪁶 𪁷 𪁸 𪁹 𪁺 𪁻 𪁼 𪁽 𪁾 𪁿 𪂀 𪂁 𪂂 𪂃 𪂄 𪂅 𪂆 𪂇 𪂈 𪂉 𪂊 𪂋 𪂌 𪂍 𪂎 𪂏 𪂐 𪂑 𪂒 𪂓 𪂔 𪂕 𪂖 𪂗 𪂘 𪂙 𪂚 𪂛 𪂜 𪂝 𪂞 𪂟 𪂠 𪂡 𪂢 𪂣 𪂤 𪂥 𪂦 𪂧 𪂨 𪂩 𪂪 𪂫 𪂬 𪂭 𪂮 𪂯 𪂰 𪂱 𪂲 𪂳 𪂴 𪂵 𪂶 𪂷 𪂸 𪂹 𪂺 𪂻 𪂼 𪂽 𪂾 𪂿 𪃀 𪃁 𪃂 𪃃 𪃄 𪃅 𪃆 𪃇 𪃈 𪃉 𪃊 𪃋 𪃌 𪃍 𪃎 𪃏 𪃐 𪃑 𪃒 𪃓 𪃔 𪃕 𪃖 𪃗 𪃘 𪃙 𪃚 𪃛 𪃜 𪃝 𪃞 𪃟 𪃠 𪃡 𪃢 𪃣 𪃤 𪃥 𪃦 𪃧 𪃨 𪃩 𪃪 𪃫 𪃬 𪃭 𪃮 𪃯 𪃰 𪃱 𪃲 𪃳 𪃴 𪃵 𪃶 𪃷 𪃸 𪃹 𪃺 𪃻 𪃼 𪃽 𪃾 𪃿 𪄀 𪄁 𪄂 𪄃 𪄄 𪄅 𪄆 𪄇 𪄈 𪄉 𪄊 𪄋 𪄌 𪄍 𪄎 𪄏 𪄐 𪄑 𪄒 𪄓 𪄔 𪄕 𪄖 𪄗 𪄘 𪄙 𪄚 𪄛 𪄜 𪄝 𪄞 𪄟 𪄠 𪄡 𪄢 𪄣 𪄤 𪄥 𪄦 𪄧 𪄨 𪄩 𪄪 𪄫 𪄬 𪄭 𪄮 𪄯 𪄰 𪄱 𪄲 𪄳 𪄴 𪄵 𪄶 𪄷 𪄸 𪄹 𪄺 𪄻 𪄼 𪄽 𪄾 𪄿 𪅀 𪅁 𪅂 𪅃 𪅄 𪅅 𪅆 𪅇 𪅈 𪅉 𪅊 𪅋 𪅌 𪅍 𪅎 𪅏 𪅐 𪅑 𪅒 𪅓 𪅔 𪅕 𪅖 𪅗 𪅘 𪅙 𪅚 𪅛 𪅜 𪅝 𪅞 𪅟 𪅠 𪅡 𪅢 𪅣 𪅤 𪅥 𪅦 𪅧 𪅨 𪅩 𪅪 𪅫 𪅬 𪅭 𪅮 𪅯 𪅰 𪅱 𪅲 𪅳 𪅴 𪅵 𪅶 𪅷 𪅸 𪅹 𪅺 𪅻 𪅼 𪅽 𪅾 𪅿 𪆀 𪆁 𪆂 𪆃 𪆄 𪆅 𪆆 𪆇 𪆈 𪆉 𪆊 𪆋 𪆌 𪆍 𪆎 𪆏 𪆐 𪆑 𪆒 𪆓 𪆔 𪆕 𪆖 𪆗 𪆘 𪆙 𪆚 𪆛 𪆜 𪆝 𪆞 𪆟 𪆠 𪆡 𪆢 𪆣 𪆤 𪆥 𪆦 𪆧 𪆨 𪆩 𪆪 𪆫 𪆬 𪆭 𪆮 𪆯 𪆰 𪆱 𪆲 𪆳 𪆴 𪆵 𪆶 𪆷 𪆸 𪆹 𪆺 𪆻 𪆼 𪆽 𪆾 𪆿 𪇀 𪇁 𪇂 𪇃 𪇄 𪇅 𪇆 𪇇 𪇈 𪇉 𪇊 𪇋 𪇌 𪇍 𪇎 𪇏 𪇐 𪇑 𪇒 𪇓 𪇔 𪇕 𪇖 𪇗 𪇘 𪇙 𪇚 𪇛 𪇜 𪇝 𪇞 𪇟 𪇠 𪇡 𪇢

周

解自文曰釋辰

廣 府

甲譯歷郭特

得

解

遠東、西洋、

師範系

即依字初文

唐兰先生释

辞的止旅

𧰨 𧰩 𧰪 𧰫 𧰬 𧰭 𧰮 𧰯 𧰰 𧰱 𧰲 𧰳 𧰴 𧰵 𧰶 𧰷 𧰸 𧰹 𧰺 𧰻 𧰼 𧰽 𧰾 𧰿 𧱀 𧱁 𧱂 𧱃 𧱄 𧱅 𧱆 𧱇 𧱈 𧱉 𧱊 𧱋 𧱌 𧱍 𧱎 𧱏 𧱐 𧱑 𧱒 𧱓 𧱔 𧱕 𧱖 𧱗 𧱘 𧱙 𧱚 𧱛 𧱜 𧱝 𧱞 𧱟 𧱠 𧱡 𧱢 𧱣 𧱤 𧱥 𧱦 𧱧 𧱨 𧱩 𧱪 𧱫 𧱬 𧱭 𧱮 𧱯 𧱰 𧱱 𧱲 𧱳 𧱴 𧱵 𧱶 𧱷 𧱸 𧱹 𧱺 𧱻 𧱼 𧱽 𧱾 𧱿 𧲀 𧲁 𧲂 𧲃 𧲄 𧲅 𧲆 𧲇 𧲈 𧲉 𧲊 𧲋 𧲌 𧲍 𧲎 𧲏 𧲐 𧲑 𧲒 𧲓 𧲔 𧲕 𧲖 𧲗 𧲘 𧲙 𧲚 𧲛 𧲜 𧲝 𧲞 𧲟 𧲠 𧲡 𧲢 𧲣 𧲤 𧲥 𧲦 𧲧 𧲨 𧲩 𧲪 𧲫 𧲬 𧲭 𧲮 𧲯 𧲰 𧲱 𧲲 𧲳 𧲴 𧲵 𧲶 𧲷 𧲸 𧲹 𧲺 𧲻 𧲼 𧲽 𧲾 𧲿 𧳀 𧳁 𧳂 𧳃 𧳄 𧳅 𧳆 𧳇 𧳈 𧳉 𧳊 𧳋 𧳌 𧳍 𧳎 𧳏 𧳐 𧳑 𧳒 𧳓 𧳔 𧳕 𧳖 𧳗 𧳘 𧳙 𧳚 𧳛 𧳜 𧳝 𧳞 𧳟 𧳠 𧳡 𧳢 𧳣 𧳤 𧳥 𧳦 𧳧 𧳨 𧳩 𧳪 𧳫 𧳬 𧳭 𧳮 𧳯 𧳰 𧳱 𧳲 𧳳 𧳴 𧳵 𧳶 𧳷 𧳸 𧳹 𧳺 𧳻 𧳼 𧳽 𧳾 𧳿 𧴀 𧴁 𧴂 𧴃 𧴄 𧴅 𧴆 𧴇 𧴈 𧴉 𧴊 𧴋 𧴌 𧴍 𧴎 𧴏 𧴐 𧴑 𧴒 𧴓 𧴔 𧴕 𧴖 𧴗 𧴘 𧴙 𧴚 𧴛 𧴜 𧴝 𧴞 𧴟 𧴠 𧴡 𧴢 𧴣 𧴤 𧴥 𧴦 𧴧 𧴨 𧴩 𧴪 𧴫 𧴬 𧴭 𧴮 𧴯 𧴰 𧴱 𧴲 𧴳 𧴴 𧴵 𧴶 𧴷 𧴸 𧴹 𧴺 𧴻 𧴼 𧴽 𧴾 𧴿 𧵀 𧵁 𧵂 𧵃 𧵄 𧵅 𧵆 𧵇 𧵈 𧵉 𧵊 𧵋 𧵌 𧵍 𧵎 𧵏 𧵐 𧵑 𧵒 𧵓 𧵔 𧵕 𧵖 𧵗 𧵘 𧵙 𧵚 𧵛 𧵜 𧵝 𧵞 𧵟 𧵠 𧵡 𧵢 𧵣 𧵤 𧵥 𧵦 𧵧 𧵨 𧵩 𧵪 𧵫 𧵬 𧵭 𧵮 𧵯 𧵰 𧵱 𧵲 𧵳 𧵴 𧵵 𧵶 𧵷 𧵸 𧵹 𧵺 𧵻 𧵼 𧵽 𧵾 𧵿 𧶀 𧶁 𧶂 𧶃 𧶄 𧶅 𧶆 𧶇 𧶈 𧶉 𧶊 𧶋 𧶌 𧶍 𧶎 𧶏 𧶐 𧶑 𧶒 𧶓 𧶔 𧶕 𧶖 𧶗 𧶘 𧶙 𧶚 𧶛 𧶜 𧶝 𧶞 𧶟 𧶠 𧶡 𧶢 𧶣 𧶤 𧶥 𧶦 𧶧 𧶨 𧶩 𧶪 𧶫 𧶬 𧶭 𧶮 𧶯 𧶰 𧶱 𧶲 𧶳 𧶴 𧶵 𧶶 𧶷 𧶸 𧶹 𧶺 𧶻 𧶼 𧶽 𧶾 𧶿 𧷀 𧷁 𧷂 𧷃 𧷄 𧷅 𧷆 𧷇 𧷈 𧷉 𧷊 𧷋 𧷌 𧷍 𧷎 𧷏 𧷐 𧷑 𧷒 𧷓 𧷔 𧷕 𧷖 𧷗 𧷘 𧷙 𧷚 𧷛 𧷜 𧷝 𧷞 𧷟 𧷠 𧷡 𧷢 𧷣 𧷤 𧷥 𧷦 𧷧 𧷨 𧷩 𧷪 𧷫 𧷬 𧷭 𧷮 𧷯 𧷰 𧷱 𧷲 𧷳 𧷴 𧷵 𧷶 𧷷 𧷸 𧷹 𧷺 𧷻 𧷼 𧷽 𧷾 𧷿 𧸀 𧸁 𧸂 𧸃 𧸄 𧸅 𧸆 𧸇 𧸈 𧸉 𧸊 𧸋 𧸌 𧸍 𧸎 𧸏 𧸐 𧸑 𧸒 𧸓 𧸔 𧸕 𧸖 𧸗 𧸘 𧸙 𧸚 𧸛 𧸜 𧸝 𧸞 𧸟 𧸠 𧸡 𧸢 𧸣 𧸤 𧸥 𧸦 𧸧 𧸨 𧸩 𧸪 𧸫 𧸬 𧸭 𧸮 𧸯 𧸰 𧸱 𧸲 𧸳 𧸴 𧸵 𧸶 𧸷 𧸸 𧸹 𧸺 𧸻 𧸼 𧸽 𧸾 𧸿 𧹀 𧹁 𧹂 𧹃 𧹄 𧹅 𧹆 𧹇 𧹈 𧹉 𧹊 𧹋 𧹌 𧹍 𧹎 𧹏 𧹐 𧹑 𧹒 𧹓 𧹔 𧹕 𧹖 𧹗 𧹘 𧹙 𧹚 𧹛 𧹜 𧹝 𧹞 𧹟 𧹠 𧹡 𧹢 𧹣 𧹤 𧹥 𧹦 𧹧 𧹨 𧹩 𧹪 𧹫 𧹬 𧹭 𧹮 𧹯 𧹰 𧹱 𧹲 𧹳 𧹴 𧹵 𧹶 𧹷 𧹸 𧹹 𧹺 𧹻 𧹼 𧹽 𧹾 𧹿 𧺀 𧺁 𧺂 𧺃 𧺄 𧺅 𧺆 𧺇 𧺈 𧺉 𧺊 𧺋 𧺌 𧺍 𧺎 𧺏 𧺐 𧺑 𧺒 𧺓 𧺔 𧺕 𧺖 𧺗 𧺘 𧺙 𧺚 𧺛 𧺜 𧺝 𧺞 𧺟 𧺠 𧺡 𧺢 𧺣 𧺤 𧺥 𧺦 𧺧 𧺨 𧺩 𧺪 𧺫 𧺬 𧺭 𧺮 𧺯 𧺰 𧺱 𧺲 𧺳 𧺴 𧺵 𧺶 𧺷 𧺸 𧺹 𧺺 𧺻 𧺼 𧺽 𧺾 𧺿 𧻀 𧻁 𧻂 𧻃 𧻄 𧻅 𧻆 𧻇 𧻈 𧻉 𧻊 𧻋 𧻌 𧻍 𧻎 𧻏 𧻐 𧻑 𧻒 𧻓 𧻔 𧻕 𧻖 𧻗 𧻘 𧻙 𧻚 𧻛 𧻜 𧻝 𧻞 𧻟 𧻠 𧻡 𧻢 𧻣 𧻤 𧻥 𧻦 𧻧 𧻨 𧻩 𧻪 𧻫 𧻬 𧻭 𧻮 𧻯 𧻰 𧻱 𧻲 𧻳 𧻴 𧻵 𧻶 𧻷 𧻸 𧻹 𧻺 𧻻 𧻼 𧻽 𧻾 𧻿 𧼀 𧼁 𧼂 𧼃 𧼄 𧼅 𧼆 𧼇 𧼈 𧼉 𧼊 𧼋 𧼌 𧼍 𧼎 𧼏 𧼐 𧼑 𧼒 𧼓 𧼔 𧼕 𧼖 𧼗 𧼘 𧼙 𧼚 𧼛 𧼜 𧼝 𧼞 𧼟 𧼠 𧼡 𧼢 𧼣 𧼤 𧼥 𧼦 𧼧 𧼨 𧼩 𧼪 𧼫 𧼬 𧼭 𧼮 𧼯 𧼰 𧼱 𧼲 𧼳 𧼴 𧼵 𧼶 𧼷 𧼸 𧼹 𧼺 𧼻 𧼼 𧼽 𧼾 𧼿 𧽀 𧽁 𧽂 𧽃 𧽄 𧽅 𧽆 𧽇 𧽈 𧽉 𧽊 𧽋 𧽌 𧽍 𧽎 𧽏 𧽐 𧽑 𧽒 𧽓 𧽔 𧽕 𧽖 𧽗 𧽘 𧽙 𧽚

散牛蚊轉萬

以上示毒蠟

動・甲文及日

金多只伴

仲良

☿

也

作
雙
雙

用ノ或ノ

七七

世
世
世

冊文：轉氏是日

初文

的省大

街
甲
街
生

以中译的

有異文。由戈形亦可辨遲早。所以的八個字中都是示動意。有以表示人揮動戈。或者說戈在被入麾舞之意。





這才是武字的本意（上舉多例中頭見世都是示動的意符，与後世停止止息之意恰相反）楚莊王

夫武定功。戡夷。故曰。戎为武之流。而十多年来。被许多大师们奉为解金意字的全科玉律。中聖典範。




现在看来，道得其反。这位名王霸主，如果不是有意任用范滂驳辩英雄欺人之类以欺世，那么就正说明春秋时


聖人之流早已不墜古文筆彛或的義近直理以不過言唯友胡天月帝所解竟走些荒書尤覺



的照面而已。這包否乎解金透的另句名言法寶——人言為言人及凡世的一言王為主……如、自、富、多、持




絲里去的動作如固止亦聲。後聲乳作  史燃音旧梓澄 篆訛作  由  形及聲分析 


字即織和繼的本字。初文編織工作是繼續不断的把緯絲編織入經絲中去的。所以也可能是繼字的




初文。織和繼二字古声殆同。而篆文的  也極像  的稍讹文。後又加个旁以为補充而作 。


旧梓金文  为織水疑誤。此乃識字。識衣猶言有特定紋識之衣。周代朝廷命服故由王賜。字素引識字古文







作裁殆即  之稍讹。其初意或有以衣割之意。甲文作  郭粹裁有刻識之意。鲍无織造或錦綺之形。







格伯殷：厥書史  武  之  也是識而非織。《史記孝武紀》：鼎文錢无款識之識。帥古白識記也。識又通幟

。後漢書：冀州傳：以采經縫賊帑为幟。注：幟記也。晚周的  可能是較早的从糸裁聲的

形声織字用以代替繁冗難書的  字。而稍變  形为  繼。繼分为二字。

下面請看用各種變体的  構成的諸字例

 見步解  子且阜  中並解步  步作  示用左右而足邁步前行于大道上。从 

後省作  甲釋步  解  解  壽殿近丰溫縣出土。皆誤釋徒（加  作  則示登高）

 又祭壽  甲均誤釋步。表示僅用同一隻足向前挪移之意。初亦作  甲誤釋步。都与示左右足邁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為飛字初文

石鼓始見飛

又作飛

非……无定形

殆皆飛

的代起之字

參《源》一九五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其初文又作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引中為先後……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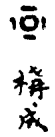







卜辭中飛字的使用太多，因省作飛而以原字為不飛，故金文又作飛

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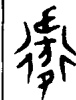






飛




飛

飛


同意。後又變化作 構成 係自戈聲。後有作 或加 作 國。後為 亦源 又省作

 甲 粹韋 只用二五旋轉以代四五。是 的直接後身。許誤作 以舛口聲。數皮之韋……

 金 粹衛 从 多 始亦 之省 甲文中未見 之完文 加 从于始聲符。晚乃作 

 不 粹 从 有向四方分散之象。从 乃象新張之弓。卜辭用为否定之詞。在此或为声。

由上舉多例中，可概括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止是主要的表示運動的意符。凡物作 多表示動。与後世靜止之意相反。多是動詞。

二、止由足形的形符發展而為廣泛的不動意符。也用于非生物之類。可見它早已超出僅象人是足跡等形符範





圍而變為純意符。

三、止作為意符表示着物作的運動。指示着運動方向。這多指在地面、水面等平面的橫向運動（而縱向的登降

立停的運動，則藉助于 來表現。詳拙粹。）

四、很多物形名詞加上 以及    ……之後，多變成動詞；



五、上舉的各種    ……一般方向的示動意符似乎只有繁簡之別。

【附錄】三

釋象——多在文字中的幾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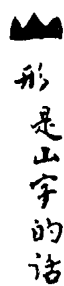



象間出階磴的崖壁形。如圖一。又





象有橫板的階梯形側視。如圖二。其狀極簡


明一望而知。唐兰先生以為  山形的橫板，意非甚遠，然而如




形是山字的話，則象山巒峯之形，橫板作 ，則峯巒橫生，似乖情理。在比例上，勿乃過

大。人只能拾級而登，豈能指峯攀登？何況甲文中還未見山及山的字。釋圖之 

都非山字，而是 

 火形之變作，象火熾之形，（這與繪畫藝術發展中山水畫最後



出現成熟，同理）前人釋為山字，純是誤會。

 在古文中有下列幾種內容、作用：

一、象階磴形，用以表現動物在階上作上下、縱向空間的運動，以區別于平面、橫向的

運動，例如：



大保殷 用兩足向下，表示循崖邊下降。如天  形，只作  時則只能表示平面活動，

即向視者走來之意，與向前方之  步相反，而與降相反的是：

人双手捧酒之形，所以金文尊彝之尊字似非名词而是表示尊敬、敬肃的形容词；



辛子段曰：「尊，不特」

表示在埋人牲以祭祀時，高舉牛、羊、豕、雞、狗、兔、人牲的頭骨（或

又有用杆上下打動，夯實埋人牲坑中的填土等意）是此字之異文；



陞，甲譯陞，是其陞之異文，「陞」字表示把「辰」蟲由地下提出地面上來

之意。又省曲形作「陞」，甲譯陞，不特与上文同意，此後則省「辰」，參《源》三三三、《洋》《微》辰



金用「陳」表示把「東」陳列、懸挂起來之意。東概某種動植物，未明。參《源》二七二



庚馬盟書三，「陞」表示登陞之意。晚周又作「陞」，後世作「陞」，仍有陞陞之意；



盟書五，「陞」表示登陞之意。加「辰」以示捧豆高舉之意。

以上諸字中之「辰」，頭係表示升降的意符，因屬牲、增文、尊、牛、杆、井、虫……都不可能像人，豈那樣循陞

陞降的，可見「辰」在此已非形符。在篆文中仍見此意，而且有時也用「辰」加「辰」以示升降活動；



古文只作「陞」，篆加「辰」以表示人下落土坎中之意



命聲，以「辰」以示下落，說文：「山阜陞也」，後作「陞」



陞，以高下也，

限 隙 石 陽

陽 隙 以 𠂔 示 落 也 多 聲 ； 隙 以 𠂔 示 下 隊 墜 也 貴 聲 。

此外如供人升降上下的階除陁陁階次也等字都以𠂔表示升降配合聲符成字

三、表示高阜屋脊等地形（與第一種示動物活動環境者異）

限 金 表示目光為𠂔遮阻以示不能見之意。𠂔即象扭頭回顧的人形。愚以為即顧盼字；

隙 篆 表示日光由屋隙隙中洩出，說文「𠂔隙孔也」。篆文又省作𠂔見《十鍾》。右口文東信錄

𠂔 𠂔 金 表示由崖間採取的製石的原料——石。𠂔在古文中多用以象門限階等建

築物。𠂔 𠂔 𠂔 皆 𠂔 之省，所以篆文中𠂔及𠂔之字中的𠂔多為𠂔省如屋厓厓𠂔屬

陽 金 用 𠂔 表示山崖之南——水之北——受日光照射面。易聲。金文「于洛之陽」陰陽浩……

其它篆文以𠂔的字，也用𠂔表示山崖如陁阻隱障陁險……衆所周知，于此送畧。

四、由地形發展以表示地名。

如：阿·陶·阮·陁·陁……為大家所熟知，無庸贅介。

這里也有例外，最明顯一例即陁陁字。𠂔本非𠂔形，而是𠂔，𠂔……象以我鋸截人脚

的省形——并，并省作卩，遂与卩省形之卩相混。晚周也照例加土作𡵓，篆此作

𡵓

说文遂解作「大阜也」，原意已轉。說詳《徵》梓陵

「補遺」


川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一、川，山川之川。


甲文作，古文作，這是古今所熟習的。在字形和語源上概


与淵、泉、朝、潮等字有因。以川形，声構成的字，并不很多；

二、象人須鬚之形。

全文作

象人須面部的須毛形，省而作，遂与山川之及經混。




訓，裂而作

全文

或作

中王方壺訓以及後來的形声字

訓，訓，巡，訓，訓，皆


訓，省声。

说文誤解为川声，川

与訓

声遠矣；

三、

川，象織布帛時的經絲（縱絲）之形。見于

字，



克盥更作

（与更異形）皆

象經絲在王——紡織用具之形。西周末季，更加意符作

經，

故近世學者仍未明未歷，目

許誤以为水脉也，《尔雅》也说「直波为徑」，《廣韻》引文作

故近世學者仍未明未歷，目

謂，古文借为經，非是。全文

旧釋競，亦以即省声，又非山川之及須省声也。

【附錄】四

口口形在古文中所表現的內容



口口形是構成古文的重要基本文之一，它表現或代表着極其內容，可粗略的作如下的歸納：前三種都是非常習見，人所共知的，因而不多舉例贅解：

一、象人的口形，見于：

甲，口形，全形象口，齒，篆更以止聲作齒

金，粹司，字象以手遮口，大聲疾呼之形；

二、表示語言、發音、聲音，見于：

金，曰粹，表示人在△屋宇形？之下發號施令之意，即△之變文；

甲，表示以目聽音，是聽聖的象字；

甲，曰粹，表示以口聞雷，所發出的音——雷聲；

甲，粹鳴，日表示引頸張口的雄鷄，正在長鳴時發出的鳴聲，字形生動，有聲有色；

金，九三不粹，以多日示市吼聲，疑有作，金粹啼，似為表示市喘的專字；

𦉳 金

𦉳 代表大的大声狂吠声。後借声以为𦉳𦉳字。許解为犬守𦉳形。似不确。甲文未見；

𦉴 篆

只用一𦉴以表示由犬發出的吠声。𦉴又𦉴之省文。亦猶𦉴省为𦉴。𦉴省为𦉴；

𦉵 金

𦉵 代表人發出的喧囂、吵嚷之声。以上概皆周人文字。未見于甲文。𦉵字尤晚；

𦉶 甲

𦉶 代表敲磬發出的樂音又入于人耳之意；

三、象盛器形或代表器皿。

𦉷 金

𦉷 象器之類。字象双手捧釜等品之形。𦉷为作𦉷；

𦉸 金

𦉸 象釜形。字象釜下燃火以爨之狀。這是在小飯棚內進行的。字用執爨之形以表示人的

社會地位之低微。『庶人』。是到周初才出現的文字（附注）郭祥为厨字初文。亦頗可通；

𦉹 甲 金

𦉹 表示盛杆。或以杆製的𦉹。注器等意。𦉹亦声；

𦉺 金 甲

𦉺 是承接雨水之器。字即形容雨水滴入承器中的𦉺之聲。後世多用𦉺起形声字

字。《詩》：『雷雨其𦉺。』見說文。今本作『零雨』也。兼示降落之意。如『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

𦉻 金

表示以戍。大斧。擊碎器之形。故有滅終、盡……之意；

豆

者(素)

喪

盡

興

和

商

豆

見于甲文豆是等字

口象豆腹之形；

豆

有作

以口代豆

豈見度馬盟書

豈字；

金

口象釜形，或作

豈

豈說作白

考即

豈

豈的省文

口即

豈

豈大形之省

豈

甲曰

豈畢于省音由文義比較而得

豈

豈示器形

豈

豈

豈示喪其器之意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甲不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四、用為意符，以指示某形之為器四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豈的辭)辭字，今人遂誤以和為辭字，反誤解此和為「改和為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又有加口以示借聲而指地名「文邑商」之意。詳拙《微》粹商、豈《源流》商

五、器口上加口，以示其器敞口

𩚑

甲 表示酒尊敞口有酒者溢出（或即下文𩚑之省文）

𩚑

家由尊口流酒

𩚑

甲 家向敞口的酒尊中加米之狀，表示釀酒，或加米以使酒醇厚之意，旧释厚

𩚑

甲 表示有管口可吹奏的竹玉？管形，編丫為𩚑，𩚑……日指一端有孔口；

六、日代表人頭 日 日 A 指示方向的人頭強調口部動作的頭

𩚑

甲 日代表人頭，字雖不能確定，但分明象人形，𩚑 𩚑 𩚑 等字以之；

𩚑

甲 象仰面張口向示祝禱的人形，乃𩚑之省文，非獨立形，所以与𩚑異形，非兄弟字後相混

𩚑

甲 象被緊縛雙手的人，並置于火上焚燒，加日作𩚑，或有呼籲之意；

𩚑

甲 象俯身而飲的人形，口象其張口向下方的頭；

𩚑

甲 象回首顧作目瞪口呆疑惑之狀的人形，金文𩚑，𩚑之字示牛已走失，使人疑惑……

𩚑

甲 表示張口的人形，所以表示飲、歌、歎、歎……口部活動的字都从𩚑，晚稍讹作𩚑

𩚑

甲 表示張口扭頭向後的人形，𩚑从𩚑以示掉首不食之意，一食竟而不食引𩚑為𩚑，盡也

𩚑

甲 字象張口有目人形，掬音入耳之狀，𩚑象有耳、口的人形；

聞 元 欠 疑 飲 美 祝 口 𩚑 厚 𩚑

乳

表 吳 留

□

燕

蟬 形

憂

□

觀

甲不釋 尸表示張口(吮乳)的幼兒。字象抱兒哺乳之狀。母子見指即為乳。

省此則為乳。乳字鮮明生動。令人一目了然。參《源流》四六頁 詳《徵》釋乳

七 表示禽獸以及小動物的頭形。

甲金旁 用口表示頭轉向後(頸斷)以八表示迎出)的牲豕等體之形。篆訛作𦣻

參...詳《徵》釋豕文釋

金 夕象張口食草的獸。畜頭字柄有訛誤是

甲皆不釋 用口代表期頭。擬極數頭頭邊有獸須形故作𦣻 郭疑為兄字 參《源》二九

甲不釋 日形象燕頭。金字象燕形。後訛作𦣻 今人臨訛說釋益益 篆更訛作𦣻

甲不釋 象蟬形。以口象蟬頭。或作𦣻 甲均不釋。初文的圓形花紋作𦣻 酷肖蟬頭

甲不釋 象天牛等昆蟲形。口象蟲頭形。甲文家釋為有角之龜... 參《源流》二二五

甲是𦣻 之省 甲不釋為𦣻 𦣻是𦣻 之省 故𦣻乃𦣻等數畜的省代形。以口代數頭

八 鷓鴣眼形的省代形。

金並釋 釋 字即𦣻 等形的省目。加身之形。𦣻即𦣻

句

文

慶

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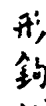

啟

出

十三、貝—以及與貝混的之省形常用以代替紋飾



固不釋

象手執形鈎鈎奪貝形後省作





甲七八不釋丁山許駒

最後省作

同 甲釋句

鈎省为与相近後遂以代貝篆作口出外



金 本用心以表示這是有文飾的文腹的模擬人形偶像之類也多作







甲 文口在此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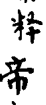
甲七八不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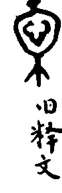
金慶 用心以表示有花紋的底屬晚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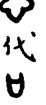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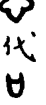
以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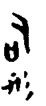
甲不釋 帝之初文用表示偶像頭部有紋飾五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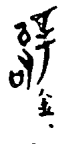
金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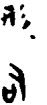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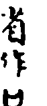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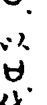



甲 不釋文以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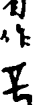


詳《徵》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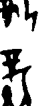
十四、形的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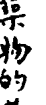


東周金文省作形省作以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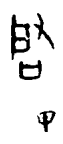


甲 晚期卜辭省作形以代

代 實皆等辭字的省異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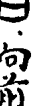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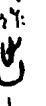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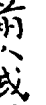

詳拙《徵》釋辭 參《源流》二九七辭

十五、以代表建築物的某一部分（這類形初文都作与異後始相混通作



甲 又作象以手開門狀代表門限或階等學者不知日異形解作自稱其名



甲 表示足離向前方行去代表門限階砌之類後省作一前或口

為復執頭馬敘倫精測終結皆不中肯綮此作也。許遂誤以草木滋生解之。

𠂔 𠂔 表示足來至 𠂔 門限或階之基前。意猶來臨到抵等。与 𠂔 的方向相反。經傳借格字代。

舍 象口屋基上的小舍之形。如下圖。後讹作 舍 𠂔 讹为 𠂔

𠂔 𠂔 𠂔 用陳甲盾子 𠂔 代階神座。上以示將有大事(故)——戰事



𠂔 𠂔 𠂔 用 𠂔 臣陳于 𠂔 上之形以示有吉慶。𠂔 即 𠂔 形之省。圖形中或作 𠂔 𠂔 甲文又省作 𠂔 𠂔

𠂔 𠂔 用陳鼓于 𠂔 以示有喜慶之事。將奏樂也。𠂔 象鼓形。或作 𠂔 𠂔 鼓也鼓音——奏樂。

𠂔 𠂔 象置牛牲于 𠂔 上之形。《周禮·地官》釋文：……進所解牛牲由于神座前。𠂔 代神座階砌……

𠂔 𠂔 象用叉把挂俸陳懸于 𠂔 上之形。𠂔 代表階或神座等。異構又作 𠂔 𠂔 甲懸羊牲于 𠂔 上狀。


𠂔 𠂔 用 𠂔 代表廁在屋側的小窠。初意緊即指窠。《詩》：閉向葉戶。

𠂔 𠂔 象捕魚出口形。卜辭曰：在國魯。𠂔 𠂔 在此表示魚池。周用以為國名者。即以漁業

生產炫耀。魯國古有海邦之目。見《詩·魯頌》。後來 𠂔 𠂔 為 𠂔 𠂔 与 𠂔 相混。𠂔 𠂔 可代 𠂔 𠂔 于是晚



期也偶有讹作 𠂔 𠂔 一。所以就有名人將魯為魚醬。《周金》中一般多讹作 𠂔 𠂔 再晚則為 𠂔 𠂔

魯 向 敬 吉 喜 吉 古 舍 台

篆作。(周金文中，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乃習見吾語，洵斷无怠意。說文據《論語》的

魯也魯一語而解為鈍詞，非字之初意，系雅粹名，魯音鈍也。國多山水，民多樸魯也，不但


污穢勞動者，而且也不合初意。周王的不牙，絕不金罵周王所賜丕顯休為「笨拙」的）；

 甲 象而虎在口上，殺口表示虎檻之类的建築物，說文為作 口此為白口；


 甲 后 金 表示由屋邊采下的造口， 的建築材料，石，篆省作 或故意寫作 反誤；




十六 意符，在某些字形之下加口，表示借其字之聲，用為地名、方名、人名等，而非其



字之本意（陳夢家先生有此說）

 甲 卜 辭 中 貞 人 名，加口表示借水之聲，而非真的游泳或永久等意，參《源流》永字；

 金 加口，以表非斷，災難的本意，而已轉為它意如感歎詞，《詩》：「天災為之，謂之何哉！」

 金 加口，以表示用佳之聲而作為唯，王年之唯，發語詞，而与原象的鳥形，意不同；

 金 即甲文 疾之訛形，子即 訛，象矢傷及子形，子亦聲，加口以示借聲而棄原意；

 甲 狀粹象酒器，即觴之形，加口作 可能表示地名，「大邑商」之意；

古文字學新論

六〇八

𠂔

金

加口以表示用圉指示周族、周國，在甲文中本作圉，後來金文有作𠂔，許作𠂔。

𠂔

金

初文作𠂔，有作𠂔，象傾箕土築牆狀，後有作𠂔，加口以示借聲。經傳借莊字代之。

𠂔

金

𠂔即𠂔之有象象人荷戈形，在此加口以示借聲，加水以為河或河名。

𠂔

甲

𠂔辭人名，加口以示其非用具之弓；

𠂔

甲

方名，加口以示其為方名而非刀。或即後之刁貂。

十七、火𠂔形 𠂔 的省文

𠂔

甲

即𠂔的省文，𠂔省為𠂔，𠂔又訛連作𠂔，本作𠂔，象人首上火發之形，以示允

險，即允之初文，曰粹允，不悉然（別稱作𠂔，从𠂔猶从𠂔，曰粹安，又誤粹𠂔為允，象女

首上火燃狀）後借允聲為允，後又轉為允，古音允允，允同在陽部。參《源》四〇五頁。

以上所舉僅初步蒐集歸納，不免挂一漏萬，實際遺漏和暫未能知的以口日之字，的含義遠會

更多若干倍，有待詳深探討，本文僅欲說明口形不只像口說所謂表示人口及器形那樣簡單而已。


一九七二年 脫墨于平鄉之東尹邨


【附錄】五 古文字形中的小點



古人摹擬各種事物，製造文字，廣泛的使用着點以表現各種不同的物象，所以古文中的點，幾乎包羅萬象。僅就目前所見，至少有下列的這些內容：茲就每種內容，略括出若干實例，以為說明，如下：



一、用以表現微細的，或磨小物，碎屑。


 金，用小表示米穀，字象以斗量米狀。即度量的量之本字。史載周宣，料氏，即統計人口之

意。秦始以量字代料。量字原為地，或國名，有 量，度，本元計量之形，意；

 金，多象植物如穀麻之類，種子成熟時穀，下落之狀。故《詩》中以穆，和，疊，形容文王，


的，令，間，不，己，之意。疊，象表示水流不已。甲文作 不，穆。篆作 詳《徵》釋穆，釋沐


 金，多象雞牲口中所食之米穀形。篆文中以米字代替落下的米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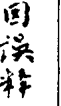
 金，甲，公，象由，度，衡車之義。落米，古，目，用，為，樂，也，美，也，等意。詳《徵》釋康……


 金，甲，表示植物碎屑，字象以刀刈禾，時刀過之處，斷莖碎葉飛逆之狀，用以示刀之銛

利或釋為犁，非。說詳拙《微》釋物，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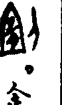
 甲：象碎絲，字象以刀斷絲時碎絲飛落之狀，亦與利近。金文省作 日或誤釋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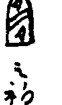
 辭，辭，金：八象亂絲，字象以刀治亂絲之形。詳拙釋辭。


 甲：日不釋，省作 甲：一象斷弦，字象以及斷弓弦之狀。前人視 為 因誤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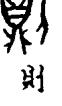
 為彊，古文，或又釋為彊；


 金：雅：一代表被鷹啄落的人肉，金字象啄人之鷹，與希臘普洛米修斯神話相似，以示其為猛禽；


 甲：一象肉屑，字象用刀在頰上切割，有碎肉粘附刀上之狀。後多省作。金文亦同，日釋創。

（並未知皆之初文）在下辭中皆用牲法，如「宜牛」「宜羌」……

 金：八表示碎肉，一醢，字表示用匕即刀把肉切碎，投入釜中烹煮之狀，即𦉰，日者

 則，𦉰，𦉰之初文……詳拙釋物，勿。

 甲：敝，八八象破爛的布屑形，金字象用杖敲打破舊布，碎屑飛落之狀；

 金：八象胃里的食物形，此其遲文；時代已經晚了，未見其初文。

食 及 解 央 介 采 金 針 研

𠂔 甲食 𠂔 甲食 一表示盛在豆里的食物；

𠂔 金 小家用匕和投取的食物形，相當于後來的投字。許誤解，从又，从人，誤以匙和为人；

𠂔 甲 八表示解牛肉時脫落的骨肉屑； 旧釋解，商承祚先生釋其字形为双手脱牛肉形……

𠂔 甲 八表示在矢射中一形物時飛落的碎屑。詳見拙釋索

𠂔 甲 八表示身边附着的片状物——介曹之介（後世称甲，鎧）。又疑疥字。

𠂔 甲 八代表樹葉，即𠂔之省，旧釋为小采，合文，疑非。

二表現塊状物

● 金 ● 代表兩枚銅餅形，即𠂔。𠂔字初文，在其次初文𠂔以及𠂔均等字中。

● 形也表現着銅餅形。● 旧不釋，詳見拙釋●

𠂔 金 ● 代表着以火熨烙療法，匠人時所用的石塊之形。字後省作𠂔。𠂔 𠂔 旧釋𠂔。

𠂔 又作𠂔，即後世的熨字。詳，古文字形所反映的針刺、火針、火烙……療法一文。

𠂔 甲 ● 表示用斤由屋邊所下的石塊；

丹

金。表示盛在盤里的紅色塊——朱沙之美；

理

甲。伯。靈。八。代表埋牛以為犧牲時坑中的填土；

御

甲。表示埋人牲時的填土，即「御」字的初文。後省作「御」，終省為「御」。金。

振

金。表示由被捉的掙扎，伸屈振盪的「辰」身上落下的土粒。詳見拙釋「辰」。

僕

甲。表示奴隸手捧箕中的土土；詳「古文字形所反映的商周的階級壓迫」。

遺

金。表示由雙手捧物時遺漏下來的瑣物；參拙《源流淺說》九九頁「遺」字。

口

金。偏旁。一表示釜中的食品；「口」金。一代表口中所含的食物；

田

甲。表示田里的土壤、肥料？金。字反映田中栽植某種農作物的情況。

三、表現液狀物

雨




金。雨。甲。表示象雨滴。用雨水滴入許多盛器中的聲音以表示雨之音及雨落之意；



水



金。表示象人在水中游過後的波漣，字即泳的本字。旧說以為象水流之形，不合于字形；


汗

甲。表示象人在奔跑時出的汗水，後作「汗」，以「止」與「止」同，「止」皆示動意符。


 灋 金。八表示人奮力登山時淋漓的汗液。或者作  甲誤釋文。或  說文以為焔光着人；



 亦 甲不釋。亦 國部。八象人兩腋下生津液之狀。省作  學者多誤以八为指向双腋的符号。

 血 金。表示威在器皿中的血。  金監。一代表皿中的水面。象人臨盤水自照之形；



 戮 甲。表示被害者的頸血四濺的慘狀。字即象以斧殛人的  甲。  國並不釋。的異構。

詳見拙撰《古文字形中所反映的商周的階級壓迫》一文——《獄·殺》；參《源流》四〇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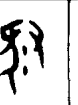
 戮 甲。代表被鋸截者流的血。字象以鋸截斷人肢取血為祭品之形。旧釋缺。詳見上文。戮。

 威 甲。八表示流血。字象用斧王殺害婦女後置尸火中焚燒的慘狀。与  地塔之刑相近。前人译燬。


釋八八为火焰。烟。亦通。詳見《微》階級一文中。釋王。參見《源流》四三〇頁威字；


 肆 甲。八象屠牛時濺出沾刃的牛血。字概即刻之本字。前人或以  为牛牽犁耕田時

粘在犁上的土粒形……參見《源流》二六頁。詳《微》釋物、勿；


 肆 甲。八象已屠。並被懸挂排列起來的豕……流下的血。古文用牙形表示頸折出血。


已死之牲體。參《源流》二三五頁。詳《微》釋豕文——肆；


 醴 甲 表示產液。血字象產子狀。以音釋。早期甲文家王國維先生已辨其形；

 醴 甲 象注入盛器的液體。水酒之類。字象双手執盛水器傾注水于另一器中之形。即望沙的


完初文。前人不釋。參見《源流》九五頁 詳《徵》釋易


 醴 甲 表示盛在罍里的酒。字即酒之初文。以音釋；


 醴 甲 象在爵里的酒； 參《源流》五〇七頁 詳《徵》釋爵

 醴 甲 象由眼中流下的淚形。疑又是淚和隸的六字待考；

 醴 甲 象鼻汁。金文有作自。或粹鼻。未如何據；

 醴 甲 疑。象人使溺狀；

 醴 金 象鎔銅易時滴下的銅熔液形； 詳《徵》釋：金鑄

 醴 金 八表示洗髮時双手傾盤注下的水流…… 參《源流》九八頁 詳《徵》釋

以上幾種點所示的內容是非常習見而淺顯易知的。無須費解。

四、表現聲音（猶今之所謂「聲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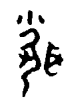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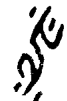
甲 表示由壹 (各詞鼓的旁字) 所發出的彭之聲。古讀如滂。詳拙粹壹、彭



甲 表示口吐的語聲。字象掬音以入耳之狀；用以表示聞聽 (周金文已訛作



孟鼎 再訛則作 雷 誤与未部 柱部的 未 形相混。又借聞聲以爲 昏 婚 字)



甲 表示 兌 同電所發的聲音 (? 尤) (或作 兌 金文作：



蓋車輪之形。用 車 支 以擬 雷 聲。曰說或釋爲 連鼓 形。恐不確)



表示由人口中所發之音——語言；前人不釋

五、表現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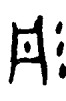
金曰粹金。以 示 三 染 之色。《爾雅·釋器》：「三染謂之纁」，由彝銘「東泉」來看，確

也有染色之意；(示 形仍未甚明 參《源流》二七七頁。今人或以爲象素，非)



以 表示黑色。(字象古代顯舞 化裝假面舞人之形。他們頭戴模擬猛獸頭

或魚 形的假面。身上涂有色彩。黑色以擬 熊 皮 (? 參《源》二九 詳《微》釋 黑 文)



金 表示由丹 紅色 硃 石 等 所 放 的 紅 色 光。此外如篆文的 彩 彩 等字亦以 示 色。

六 表現光芒

☉ 表示日光，月 表示月光，晶 古文星，𠂔 商星，𠂔 表示星

辰之光芒，都是常見的字形，這里不須介紹。

𠂔 表示火光

𠂔 金文，金饌之，𠂔 表示由辟隙孔穴泄露出的光，篆作𠂔。𠂔 或直示日光，金作𠂔。

𠂔 表示由玉製的「環璋」所發出的光彩。

𠂔 表示朱紅色的日光，𠂔 表現着手執「辛」或「王」斧，割取日光色的幻想。

概即金文叔的初文，叔在金文中為色彩名稱，或為朱字初文？詳《徵》釋弟吊。叔

七 表現氣味

𠂔 表示由盛在豆中的食品所散發出的香味，概即香的本字，後省作𠂔，詳釋食。

𠂔 表示由敞着口的酒樽中所發散的酒香，疑即八酉首的本字，本意；

𠂔 表示透尊而出的酒香，概即酒的本字，漢人變隸為篆，始訛作酒（？）；

𩚑

𩚑表示鼻所嗅到的魚的腥味。(說文的「魚」生聲的形聲字,以及後來的腥,大約都

是𩚑的晚起形聲異構,說文又作𩚑,鮮作「犬膏臭也」即後來腥字之濫觴。)

八、表現風

𩚑

𩚑表示風

𩚑

𩚑表示風

𩚑表示風

𩚑表示風

𩚑表示風

𩚑表示風

而進,又作𩚑,亦𩚑之省文。𩚑釋義以𩚑為𩚑字,似未明𩚑之為風也。文義待考。

九、表現雲氣

𩚑

𩚑表示掩蔽日光的雲氣。𩚑釋義同,而釋為曇。

說詳《微》釋日文——陰字

十、表現病

𩚑

𩚑表示病

𩚑表示病,與日人之稱病為「病」,用意相同。丁山誤釋𩚑為疾,詳《微》釋殷……

以𩚑表示,與日人之稱病為「病」,用意相同。丁山誤釋𩚑為疾,詳《微》釋殷……

𩚑



𩚑表示,與日人之稱病為「病」,用意相同。丁山誤釋𩚑為疾,詳《微》釋殷……


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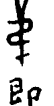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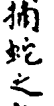
𩚑表示,與日人之稱病為「病」,用意相同。丁山誤釋𩚑為疾,詳《微》釋殷……



𩚑表示,與日人之稱病為「病」,用意相同。丁山誤釋𩚑為疾,詳《微》釋殷……

十一、表現動物身體上的一些器官



 金。表示人双目口下。表示乳、膺。圓形象人上指目形。与金文的 𠂔夏之夏意近。

 金、夏。𠂔𠂔中。都以。象側視人形双眼或目睛眸子。以上三字形詳《徵》釋夏、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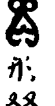
 金。以。象蛇眼。字即 𠂔之異文。後有作 𠂔即第。𠂔字。原象以 捕蛇之狀。



 金。釋𠂔。國部。以 (与中同)象蛇頭。𠂔象蛇眼。同于。以上二字詳見拙釋第。𠂔。

 金。象天牛眼。𠂔与甲文之 𠂔形並同。詳拙釋夏、𠂔。




 金。象蜻蛉的双眼。𠂔即 𠂔之省文。前人不釋。學者或釋为蝙蝠形。匪夷所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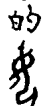
 金。象馬眼睛形。此畧晚文字。以 代初文馬頭形的 。

 金。象鹿(麟)眼(鹿即後世之麟。鹿的象形字。原象一種有 形双角獸。長頸。

鹿形。甲文作 𠂔。不釋。或釋鹿。鹿原指牡鹿。牝鹿作 𠂔。甲釋鹿。𠂔不金釋鹿。用文。

心來表示這是有花紋无角的鹿形獸。後另造麒麟字代鹿。許氏蓋誤以麒麟为牡。顛倒牝牡。

 金。象人眼中的瞳孔(与 中之 以。示目不甚相同。)

 金。象婦女的双乳頭形。用双乳發達。以表示她是已育的婦女。别于一般的 女。

身

齒

口

龜

通



萬



蝦


口


口




齒


 金 中。以。象人將形。周金更作  以示男身。近人或釋身為娠。頗片面


 甲 三 象人齒即  形的省文。



 金 象躋踰之美昆虫。鱗翅類昆虫的幼蟲。身而側的呼吸孔。詳《徵》釋辰。


 國形 代表被斧鎖磔落的人的下肢。全國象施刑之類肉形的慘景。




 國 象龜眼。代表甲紋中作  皆誤釋龜。甲文龜皆作側視  與龜嚴別。

 國 象蛙眼。象蛙背上的凸泡狀物。金不釋。聞一多先生釋龜。多誤為龜。


 中 代表蠍腹的。狀花紋。日釋萬。

 中 代表豬豕形。即  之省訛。日釋蝦。

 國 代人頭。國象以戌斧磔人。斧落之處。身首兩分之狀。

 國 代由人身割下的某一部分肢體。品官。全國與甲文  金文  並特辟同意。

十二 代表某種重疊重複的物像之形。多用八兩點來表現

 金 用八表示 ↑ 形的齒。柱。原本有二。前後重疊只見一 ↑ 之意。參見《源》。詳《徵》釋齒。

𠂔

金·密字之。表示字形中的，原有二形以示其多，亦即𠂔之省文，由此可知必亦以有；

𠂔

𠂔 𠂔 𠂔 表示商 觴 觴 口原有二柱之意，故𠂔即初文𠂔 𠂔 之省文，實即𠂔之古文；

𠂔

𠂔 𠂔 表示原有二柱形——即故知𠂔 𠂔 即𠂔 𠂔 之省文，說詳拙釋商尚；

𠂔

𠂔 𠂔 象人拱手拜（𠂔）月形，稍晚周金省作𠂔 叔戠敗以八指示其字原有兩手省身形；

𠂔

𠂔 𠂔 加八以表示其牛已被分為兩個半片之意。

十三、表示某物上的孔、穴、或中空之意。

𠂔

𠂔 𠂔 象戍斧頭上的穿孔，亦即𠂔 形 詳拙釋王 𠂔 𠂔 𠂔 象戍斧上的孔形，同上

𠂔

𠂔 𠂔 表示（鐘、車）鈞上端環部的中空。參《源流》五二五頁，已圖，說詳《徵》釋干支一已

𠂔

𠂔 𠂔 表示假面舞面具上的眼孔，即中文 𠂔 形中的四形，作 𠂔 四个，似即「方

相氏……黃金四目」之意——象獸頭双目，下 𠂔 為眼孔，以便舞者外觀……詳拙釋《黑》

𠂔

𠂔 𠂔 表示插箭的「面」𠂔 等 𠂔 𠂔 部的中空，許氏自未明此理，錯以為日字，解作「日出……」

𠂔

𠂔 𠂔 通字所从，可能表示晚期直懸的鈕鐘，鑄上的鈕部的中空；

易

歲

域或

豈

甲

醜

孕

平

果

𠂔 金。表示盛器。𠂔 目的中空。𠂔 有作 𠂔 祚作 𠂔 蒙更訛作 𠂔 許氏遂誤說為錫形「守宮」。

十四、表現代表一些複雜內容

𠂔 是 𠂔 中的省略。字原作 𠂔 歲 有作 𠂔 初意指以成股解人牲以為祭。歲美……

𠂔 金 𠂔 又是 𠂔 之省。亦以一代 𠂔 後或作 𠂔 日中之。是更複雜的 𠂔 之省 參《源流》五九

𠂔 金 𠂔 金 雖所从 形中的。乃為翼羽毛形的簡化。全文即 𠂔 𠂔 之省 參《源流》一九四

𠂔 甲。表示鼓上的裝飾。𠂔 即鼓（古詞）的本字。象古鼓形 參《源流》五四五。

𠂔 甲。代表盾面上的裝飾。甲 古盾形。 參《源流》四三六頁 詳拙稿千文一甲；

𠂔 金。代表着盾四形。𠂔 即 𠂔 形之省。金 全文作 𠂔 𠂔 同形 參《源》四二一頁

𠂔 甲。代表孕婦腹中的胎兒形。字即 𠂔 的異構。𠂔 粹 𠂔 為子。不粹 𠂔 ；

𠂔 晚金。疑即周金 𠂔 之省。以代 𠂔 其之 𠂔 ； 𠂔 晚金 以代 𠂔 稍早本作 𠂔 ；

十五、代表其它雜物之形

果 金 六表示微曲舞人身上所佩帶的鈴之美由 𠂔 轉為 𠂔 𠂔 變為 𠂔 𠂔 可知；

𠂔

象代表繁茂或花蕊形

𠂔

象以代刀口，口蓋耒耜代形

十六、字面上的純裝飾，流行于晚周，已無所象內容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此外內容不明的點，和不能釋出的有文字極多，遠超過已識的字，很多還未明所象。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疑即網之省。

𠂔

𠂔

疑雪字。𠂔，乃心形，非貝字表示淚滴于心的婦女，或即懷字的初文……

由此可見古人造字時用點表現的內容之多而廣泛，大到日月，星辰的光華，小到昆蟲的呼吸孔，

微妙到肉眼所不能見的味聲波，病毒……直到今天的X光也未必能透視的器，體內之物，无不藉

各種點形來形容，常超出今人之意料，其妙用，可謂包羅萬象，无所不有，充分發揮。以上也僅能撮

其大略以見一斑而已。于指出之例中，思于習見之字，而稍詳于前人未發之文，以免雷同，陳陳相因，

而未知能有一得之愚否？至于遠超于此，更多的未明之形，有待于大家繼續努力探討。

校後補記



這些材料多是在自己的探索中隨時蒐集錄下的一部分，大都是我們的不太成熟的一家之言。

七五年夏，蒙友人助我到唐山強撻一時，不料又跌折了左臂……那些年的心情一直很緊張——誰知哪一刹那就有不測之災飛來，而人書俱廢，心血變為爛紙，所以不得不重新抄寫，倉卒苦幹，在唐山郊區，每夜都揀着斷臂，用血喂着成羣的饕餮蚊，忍痛整理材料，寫出了這部底稿。以後伏案繕寫，後秋及冬，其間又經歷了不少曲折……終于又被逐出唐山——不過因此却使我僥倖的避過了地震之災，直到這年深秋才抄完。那時惜時囤紙如金，故竭其目力，小字密書，開張又過大，所以在此這次付印之前，又給原抄動了一次大手術，逐行逐字的剪開，貼入新稿紙，工作枯燥繁重，從八一年夏貼到八二年五月才竣事，也略作了補訂，但由於這種手抄稿，難免更多的修改，所以有很多缺點——主要是有些話前後重複，嗚呼可厭……都未能盡改，只好留待以後再改了。這一本書，飽經患難，又連累不少朋友們為此憂愛，受難，幸過神州澄清的今天，才否極泰來，得以面世。痛定思痛，撫今追昔，使我深感今日來之不易，要更努力工作，並謹向助我工作的所有的朋友們致謝。

康 敢 八三年五月

